内容提要

小说以极其细腻的笔触，讲述了多愁善感的中年评论家，大学教授秋叶与年轻朴实的酒吧小姐雾子，从相识同居到分手的故事。秋叶以其独有的经验和伤感，痴恋着雾子小姐的肉体，并在性爱和精神上对雾子施加影响。他们双栖双飞——一同避暑，一同到欧美旅游……但当秋叶为了实现永久占有雾子的目的，而资助她开办自己的服饰店的时候，眼界日开、性爱与世事方面逐渐成熟的雾子却永远离他而去。作品正是通过这一年轻女子与中年男人的恋爱经历，表现女性在爱情岁月中，由彷徨无知到成熟高贵的心理历程，并无情地戳破了浪漫男女企图在爱情中追求“绝对永恒”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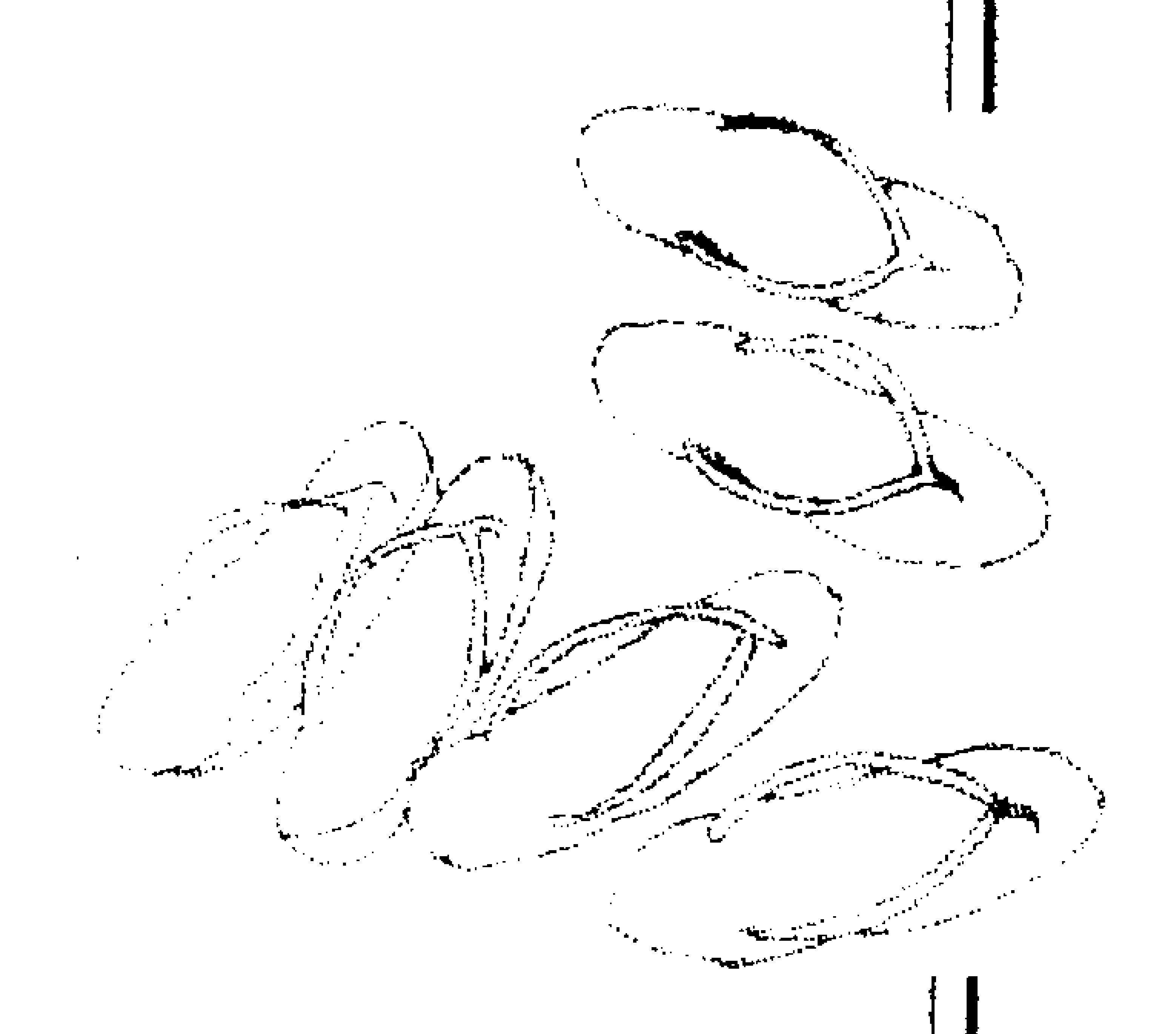
作者以特别细腻平实的手法，和最具现实感的哲理性叙述，再现了当代男女关系的微妙、困惑与真谛。而大胆奇妙的性心理与复杂异常的感情纠葛的描写，又使本书成为震撼心灵的罕有杰作。它因此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 录

上 册

下 册

春夜



春　夜

"新干线"列车越过多摩川。进入东京，此时暮色已淹没了街道。

秋叶大三郎很喜欢这时候的东京。六点将至，大楼窗口和商店街的灯火逐一地亮了，行驶在路上的汽车也开了小灯。大都会正要改变风貌，由明亮的白昼进入神秘的黑夜。

以四月初来说，今天的天黑似乎嫌早了些，也许是积压在天空的乌云所造成的错觉吧？只有西天一片红晕，许是吹着西风。

午后由京都出发时，已经开始下雨，不过那一大片乌云，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从箱根飘到东京。

秋叶每个月要去京都的大学授课两天，今天从京都回来，经过品川，见到市中心的大楼逼在眼前，不禁松一口气想：终于回到东京了。

很多人说："东京人没有故乡。"不过，耸立在黑暗中的大楼，毕竟还是让人有一种城市也是故乡的情怀。

在玻璃大楼的一角，映着草席色的云朵。秋叶注视着那些红黑交杂的斑点，想着抵达东京站后要做什么？

如果直接回涩谷的家，未免有些不甘。好不容易才来市中心一趟，而此刻京都中心傍晚的街道，正预示着春天的暖意，何不浅酌小吃一番再回去呢？

然而，一个人喝酒实在无趣，那么找一家熟店，和酒

保聊聊天吧，又会妨碍人家做生意……。

注视着车窗，秋叶依次寻思着一些住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朋友。

那些五十岁上下的男人正忙着搞事业，如果火车到站以后，拨电话给他们，他们还在公司吗？就算在，也未必有空。

要不是傍晚的街道使他临时起意，早在离开京都前，就该先拨个电话去。

怀着些微的悔意，秋叶看到了有乐町的霓虹灯，脑中忽然浮现出能村平太的脸。

能村是秋叶高中同届的校友，如今是一家大型家电企业的广告部主任，和搞文艺评论的大学兼任教授秋叶，可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但正因为如此，两人谈起话来，就比较没什么可顾忌的。

“这家伙虽然也是个大忙人，但或许会在吧？”

秋叶自言自语着，并想起能村那边的另一个女人。

他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印象中那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

火车准时在六点十八分抵达东京车站。秋叶身穿一件棕色西装，肩上挂着一条围巾；右手提了一个小旅行袋，走下月台。

四月，正当新学期的开始，大学新生和送行的母亲，分外引人注目。在月台较深处，有一群人围成圆圈，象在为调职的朋友送行。

秋叶穿过人群，走下阶梯，在新干线剪票口左边的公

用电话前停下来。

他一边回忆着能村平太的电话号码，一边按着按钮。果然能村现在还在公司。

“我现在在东京车站，你晚上有空吗？”

由于自己是心血来潮，秋叶说话采取低姿势。

“我正要去参加一个厂商的晚会，有事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只是不想回家。”

“我八点以后有空，你能等吗？”

八点？还有两个钟头呢。应该会有地方打发时间吧？

“好，我等你。银座见，好吗？”

“好呀，那里比较近。”

“哦，对了，有一个女孩子……忘了什么名字，有点土气，看起来孤苦无依的样子。”

“孤苦无依？”

“就是说想吃味噌青花鱼汤的那个。”

“我知道了！是里美。里美怎么了？”

“我们在里美那家‘魔吞’见面吧？”

他直接喊出店名，能村似乎吃了一惊。

“你对里美有意思吗？”

“没这回事。只是上回听她说的话很有趣。”

秋叶指的是能村约里美吃饭的事。那一次，不是正式的邀请，只是随口提议，结果里美说她想吃味噌青花鱼汤。

他记得当时能村苦笑着说：“车站或大学附近的饭店当然有这道菜，但是在银座要吃味噌青花鱼汤，可就难了。”

然而秋叶却为里美的话感动不已。

银座多的是妖艳的女人，但象她这种想吃味噌青花鱼汤的倒是罕见，秋叶就是喜欢她的朴素。但是那次见面并没有发生任何事。

在银座林荫道的街角上，有一家专卖高级外国货的店，“魔吞”俱乐部就在同一栋大楼的六楼。

“魔吞”这两个汉字，是从法国小说家蓝波作品中的人物音译而来，选用的字虽然奇怪，“吞噬魔鬼”倒也很有些银座声色场所的味道。此外，这里的老板娘有一张圆脸，和曾主演电影“情妇玛依”的凯萨琳·奥佛立有点象。（译注：80年代重拍的“情妇玛依”由凯萨琳·丹妮芙主演）

秋叶走出电梯，站在店前，目光移到门口右手边的一个文字键盘上。

这家店采用会员制，要进去的话，先得在键盘上按出一组固定的句子。

“风中的羽毛……”

秋叶念着，按下“风中的羽毛”。这五个字正是所谓的暗号，刚按完，门便由内侧开启了。

他知道这句话出自于威尔第歌剧“弄臣”的歌词：“女人心，变幻莫测，一如风中的羽毛……”说不定店主正是要每个光顾的客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这家俱乐部总共只有两个包厢，长形的地板，中央摆了一张S形的大桌子，顾客坐在桌旁，就有吧台的感觉。为了使客人不至于脸对着脸，桌子上有柱子或小酒柜，巧妙地保存了隐秘性。

夜晚的俱乐部，本来就是男人游乐的场所，但在刚进

来的一瞬间，大多数人还是有点紧张。门一开，酒保喊道："欢迎光临。"先到的客人也回头看，这时向里走的人的表情可就不尽相同了。

有的人羞愧地低着头；有的自认是熟手，便抬头挺胸；有的则四下张望，看有没有认识的人。

秋叶希望自己的举止尽量自然。

不过能村只带他来过两次，他还是有些窘迫。

"您一个人吗？"

"能村大概等一下会回来。

服务生似乎知道能村的名字，便把他领到S型桌子里面。

"就用能村先生的酒好吗？"

服务生说完，去准备冰块及矿泉水。尽管时间还不到八点，店里已经很挤了，这里的女孩即年轻又有几分姿色，这点可能是叫座的原因。

坐在俱乐部的位子上等小姐的时候，心情最不稳定；如果只有一个人，便是手足无措，只有靠吸烟来熬时间。秋叶吸着烟，正要用打火机点的时候，身后有个人说：

"对不起"。

回头一看，老板娘手中的打火机已经凑上来了。

"真难得，你会一个人来。"

"我和能村约八点。"

"谢谢。你是……秋叶先生吧？"

只来两次，就记得名字，这女人不愧是老板。秋叶从西装的内口袋掏出名片给她。

“今天算我的帐。”

“没关系，算能村的好了，反正他每天都来。”

“不，这一次是我提议要求的。”

老板娘笑着点头。

虽然她才三十岁出头，但是在这群年轻的女孩中，只有她一个人穿和服，看起来就老练多了。她的脸孔并不算漂亮，可是丰富的表情却流露出一股聪明。

“您能来，真是我们的荣幸，不知道有没有熟的小姐？”

“这倒没有……”

秋叶慢慢吸着烟，若无其事地说：

“上次有一个女孩子叫里美是吧？”

“那就叫她吧。”

老板娘向侍者挥了挥手，叫他带里美过来。

“秋叶先生是大学教授？”“不过……”

名片上的某大学教授的职务，其实只是兼任性质，他主要的工作在文艺评论，不过他想没有必要交待那么清楚。

“我这种身份，好象不应该来这里。”

“没这回事。”

老板娘口中否认，心里可能正这么想。

“里美！这边。”

侍者带来的女孩，有些困惑地低着头。不错，这正是上回坐在身旁的女孩。

“我走了，请慢坐。”

老板娘一走，这里就只剩下他俩了。秋叶假咳了一声，仿佛要掩饰自己指名要人的羞赧，然后又打量起里美。

里美穿着一件黄红花纹的洋装，胸挂着白色的饰物。

比起上回的灰色连衣裙，这次要鲜艳多了，也许这是老板娘要她改的吧。

不过衣服的花样仍然脱不了乡土气息，胸前的装饰品也象小孩子挂的东西。她那瘦小的身材，走在街上会被误认为是刚从乡下来的大学生呢。

秋叶苦笑地想：这女孩还是适合吃味噌青花鱼汤。

“我上次跟能村一起来过，你记得吗？”

“记得呀，我们坐在那边。”

里美用手指着身后的包厢。

她说的没错，那时秋叶和里美相邻而坐。

刚开始，他觉得这女孩很孩子气，但多看几眼，他意外地发现她的五官十分端正，虽不是什么大美人，但鼻子和嘴巴都小巧而整齐。

最叫秋叶欣赏的是她雪白的肌肤，胸部被一个蝴蝶结挡住了，但是不施脂粉的脸，以及握住酒杯的手指，都白得有些透明的感觉。

“你是不是贫血？”他开玩笑地问。

里美却认真地摇头。

他很高兴，她的肌肤及神态跟上回一模一样。

“你是新来的吧？”

“才来一个月。”

“那么……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才来二十天？”

秋叶、能村两人大约是十天前来过这里。

“第一次来银座吗？”

“是的。”

“那里人?”

“北海道。”

秋叶点了点头。白皮肤和朴实的个性，的确象北海道来的女孩。

“喝点酒吧?”

“我酒量不太好。”

“不过，只喝一点点应该没问题。”

里美伸手拿起桌上的酒瓶。这时候，他隐约见到她耳朵到后脑的曲线。耳朵也很白，脖子上的细毛在霓虹灯下闪着银光。秋叶注视她，想象她耳朵红起来的样子。当然，里美并不知道秋叶正在想这些。

她调好威士忌之后就拘谨地坐着。“魔吞”的收费很贵，实在不该任女孩和自己那样隔阂，但是他觉得向里美要求太多，似乎有点残忍。

“家在北海道的那里?”

秋叶拿起一根烟，想藉抽烟掩饰自己的不自在。里美见他叼起烟，马上为他划火柴，连划了两三下才燃起来，点烟的动作也还生疏得很。

“函馆。”

“喔，函馆出美人。”

他听说函馆、松前、江差一带的女孩特别漂亮，有一次他在函馆车站前见到一个卖螃蟹的女孩，为之惊艳不已。

“离开故乡以后，就直接来东京了吗?”

“我还在千叶县呆了一阵子。”

“现在住哪里?”

“在胜哄桥桥头。”

在银座上班的女孩，大多住在青山、四谷附近，最近也有人在银座附近找房租较便宜的房子。”

“是不是公寓?”

“是的。”

“很贵吧?”

“不会，那是店里的房子。”

“原来如此，最近很多店都供住宿。”

交谈间，秋叶兴起和里美单独约会的念头。

能村应该不会破坏好事，但是，如果要约会，在能村还没有来的时候，比较好开口。然而，话到嘴边，他还是有点紧张。

邀约一个俱乐部的女孩，有什么好紧张的?何况对方只是一个刚到东京一个月的小女生啊。

秋叶自己也吃惊了，也许，正因为她太年轻，自己才会心虚。

上一次里美说她二十三岁，那么四十九岁的秋叶足够当她的父亲了。这是他第一次向这种年龄的女孩搭讪。

“从胜哄桥到店里，要花二十分钟吧?”

秋叶表面上镇定得很。

“晚上街上比较空，十分钟就到家了。”

“你一个人住在公寓里?”

“是的。”

里美做这一行才不久，讲话太简洁，让人无法接腔。秋

叶摇晃着酒杯的中冰块，听着叮当的声音。

“没有男朋友？”

里美用力地摇头。这么坦率的否认方式，看来不是假的。

“那么，你都在外面吃饭喽？”

“不！大部分在家里自己做。”

“煮些什么呢？”

“很多呀……”

她似乎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再来一杯。”

秋叶喝干杯中的酒，递出空杯子。里美接过去，注满威士忌，加上冰、矿泉水，用长匙搅着。

注视着她的动作，秋叶若无其事地说：

“哪天一起吃饭吧？”

里美的手忽然停下来，困惑地看着秋叶。

“我们可以吃你喜欢的味噌青花鱼汤。”

“真的？”

“是呀，礼拜六或礼拜天好吗？星期一到五也可以。”

里美的眼神仍有些恍惚，灯光下，她的额头看来有点凸出。

“怎么啦？”

“太突然了，有些奇怪。”

“奇怪？我是说真的。这个星期六怎么样？有事吗？”

“没有……”

“那就在星期六晚上六点吧！哪里你比较熟？”

"这附近我都不熟。"

"N旅馆总该知道吧？六点在那里的咖啡厅见。"

话刚讲完，能村的圆脸就出现在门口。

能村并不很高，不过小腹凸出，看来个子很大，他高举着手，巨大的身躯缓缓移动。

秋叶看惯了，不觉得怎样，不认识的人看他走来，会感到一股压迫感。乍看之下，他不象一个常要接触群众的家电企业广告人；不过，多看几眼，会发现他有张娃娃脸，礼节也很周到。在他那一行里，一定很有人缘，也颇得上司信赖。

"抱歉，久等了？"

"没什么。晚会怎么样？"

"露个面就行了。那些人可能会去银座，不过不会到这一家，不必担心。"

"要加冰块吗？"

里美出声问道。能村这才发现里美在一旁。

"喔，果然在。"

里美似乎不懂这句话的意思，默默地在能村的杯中加冰块。

"好久没来了。"

能村说完，随即举起酒杯更正道：

"也不久啦，十天前才来的。"

"我坐在新干线上，看着黄昏的街景，忽然就舍不得回去了。"

秋叶正说着，里美要插进两个男人中间。

“不，不，你就坐原位。”

能村赶快制止。

当两位客人只叫一位小姐时，按规矩，女的要坐在两人中间。能村之所以阻止里美这么做，很明显地是要她陪秋叶。能村这人心细如发，和他的身材恰好相反。

“能村先生，最近到那儿风流啦？”

老板娘走来，坐在两人中间。

“今天是秋叶说要来的。”

“哎呀，真的吗？”

老板娘吃惊地重新打量秋叶。

能村一来，秋叶就心安了，这才自若地喝起酒来。总之，单独一人和两个人时的勇气就是不同。

能村和老板娘又说又笑，直到老板娘离去，才想起来似地说：

“怎么样？那一位……”

“没什么。”

“这什么话。”

能村好象有些不满，不过当他脸色恢复时，又谈起女人来。

和能村共饮就是有这好处，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你是你，我是我，不必说太多的客套话。

秋叶觉得自己喝酒的速度比平常快。

正要再喝，经理过来通知里美转台。

“对不起……”

里美站起来。正在讲邻居女孩子故事的能村，身子转

向她说道：

“什么？要走了？再呆一会儿。”

秋叶替茫然的里美答道：

“没关系，去吧。”

“可是……”

能村一副担心的表情，秋叶却轻轻摇手。

“老实说，我和她约好了。”

“真的？什么时候？”

“刚才你还没来的时候，我约她星期六晚上见。”

能村吃惊地看着秋叶，然后笑着说：

“你还是老样子，动作真快。”

“没有的事，我好久没和这种地方的女人约会了。”

“真的？哎，随便你。”

能村有些赌气地说，举起杯子：

“干杯。”

“怎么回事？”

“预祝秋叶大三郎恋爱成功。”

“没那么严重。”

他对里美只有一份关心，还谈不上恋爱，就象在山上偶然看到一枝梅花或樱花，想轻轻抚摸一下。

说这些给能村听，他能懂吗？

“从你说要来的时候，我就怀疑了。”

三十分钟之后，两人走出“魔吞”。十点多，下午京都的那阵雨，终于赶到了东京了。

两人撑着从“魔吞”借来的伞，走进另一家叫做

“茧”的酒吧，这店在离“魔吞”一条街的银座大马路上，是一栋建筑的地下室，店面只有四坪大。店东有两位，一位三十好儿，另一位是个搞活剧的见习生，都是女的。秋叶是这儿的常客。

能村坐在靠近门口的柜台旁，叫了一杯酒，边等边说：

“你真的约了那女孩吗？”

“当然。有什么好奇怪。”

“奇怪是不奇怪，但是她……”

“你是说太土气了是不是？”

“很年轻是没错，不过以你平时对女人的挑剔，这不象你的作法。”

到此地步，秋叶不得不反驳了：

“她在那家店里的确不出色，不过基本了她容貌不差，皮肤也很好，只要加以磨练，一定会有进步。”

“简单地说，就是要把石头磨成钻石。”

“钻石我是不敢说，但至少不是普通的石头。”

能村叹了一口气说：

“那么，你就是那位磨钻石的人了？”

“话不是这么说……”

事实上，秋叶是真的想把她当成女朋友。

“没错，她看来瘦瘦小小的，正是你喜欢的类型。”

秋叶向来偏好苗条、个子不高的女性，相反地，能村则中意那种丰满健壮的女人。这种各有所好，互不干涉的情况，也是他俩能维持友情的原因之一。

“不过，你也不是养花的年龄了。”

“养花?”

“是呀！不是说要磨练那个乡下女孩吗?”

两个大男人凑着脸说个不停，实在有些奇怪，老板娘看到了，从柜台里走起来。

“两个人真认真呀！谈公事?”

“不是。是这家伙看了一个新的女人。”

能村解释完以后，老板娘吃惊地说：

“秋叶仔，真的吗？对方是谁?”

“刚认识，就跟人家订下约会啦。”

“喂，别胡说。”

秋叶出声阻止，但能村不理他：

“那人跟老板娘很像，瘦瘦的，胸部像飞机场。”

“讨厌。”

“还喜欢吃味噌青花鱼汤。”

“什么?”

“很年轻哟，二十三而已。”

“咦？秋叶仔也当起老爷来了。”

秋叶不愿引起四周客人的注意，但是老板娘不忌讳地说着，随手换了一个烟灰缸。

“人年纪一大，就喜欢年轻小姐，就算只牵个手也是好的。”

“他可不是只想牵手喔。”

“哇，愈来愈严重了。”

“完了，这一整年他都要粘住那孩子的。”

两人开尽秋叶的玩笑。

“来，为这次爱情干杯。”

老板娘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也为秋叶及能村添了酒。

“当男人真好，再老也能谈恋爱。”

“其实没什么。我只是看她土土的，态度又很好，就想请她吃个饭。”

“吃味噌青花鱼汤？”

“那是她想吃的。”

“小心喔。这次想吃青花鱼，下次不知道想吃什么？”

秋叶听说过银座女人的手段，不过他觉得里美不是那种人。

“那你的旧情人怎么办？”

“旧情人？”

“你们以后总会常在一起吧？”

“我说过，我只是请她吃一顿饭而已。”

秋叶苦笑着，想起田部史子。他和史子交往了将近四年，她该不会为他和其他女孩共餐而吃醋吧？

走出这家地下室的小酒吧，已经十一点了。夜雨催着客人提早回家，通常在十一点半以后才会拥挤的计程车招呼站，今晚很早就有人在排队了。

能村提议再去另一家，不过秋叶拒绝了。因为能村明天还得陪工作上的朋友去打高尔夫，秋叶不想太麻烦他。

秋叶坐上车，看着被雨打湿的银座街灯，叹了一口气。

早晨走出京都的旅店，到泉涌寺一个窖场旁的大学上课，然后上新干线，傍晚抵达东京，忽然想喝酒，约能村

去“魔吞”和里美订了约会，又去了另一家酒吧。

就这样，也没做什么事，一天就过了，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是因为花太多时间在从京都到东京的路上？还是因为自己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订了约会？

“太过份了……”

注视着雨中的霓虹灯，秋叶呢喃道。

一个人冷静地反省之后，他为自己搭上年轻的女孩而羞耻，也难怪能村要笑他，他大可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啊。

是中了邪吧？最不可思议的是，他一个人先去“魔吞”等能村。银座有好几家店他都很熟，怎么会选一家自己只去过两次的呢？可见他一开始就想着里美。

“喂！喂。”

秋叶敲着自己的脑袋。

“你是不是喜欢那女孩？”

他自己都迷糊了，“喜欢”也许太夸张了，自己或许只是想跟小女生玩玩罢了。

或许，潜意识里想把她带在身边，守护着她。

“看来，还是跟养花差不多。”

昏暗的车厢中，秋叶感到自己忽然衰老了许多。

秋叶住在涩谷南口越过二四六号线的南平台。从车站到他家大概要走十二、三分钟，虽然交通不方便，环境倒是满安静的。

这几年，他家四周建了许多大楼，秋叶家的西边就有一栋八层的公寓大楼。

在离都中心不远的一隅，能拥有一块一百多坪的土地，是很令人羡慕的，据说卖价高达两、三亿元。

这当然不是秋叶买得起的，他在外务省工作的父亲战前就在这儿定居，他只是继承了遗产。

秋叶向来不会理财，也从来没想过要理财。只是他当家的时候，正好大矶有一块土地，就卖了钱来缴税金。

老实说，秋叶现在仍有养家的负担。不动产税很高，房子太大，维护费也不是小数目，如果有办法，他倒想换一栋方便合意的大楼。

只是今年七十七岁的老母亲，坚决反对搬家。

“你要搬的话，我一个人留下来。”

她说谁也不能勉强她。

于是，他和母亲及女佣人便在这房子住下去了。苦于房子难找的东京人，一向有“东京居，大不易”的说法，但秋叶他们的烦恼却是房子太大。

四年前，秋叶还跟妻子、女儿住在一起的时候，房子一点也不嫌大，若不是离婚，这样的空间正适合他们一家人。

离婚之后，房子就象膨胀了似的。

然而奇妙的是，每当感到房子太空时，他就想起妻女离家这件事。

但这并不表示他后悔离婚。

妻子和母亲之间，确有婆媳之争，不过根本的原因，还

是在秋叶和妻子合不来。

妻子出身富家，浪费而且倔强，常不管自己的想法是对是错。象这样不讲理的女人总叫人退避三舍。

但是，直接的导火线是她有外遇，而这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她。

秋叶明知如此，同时心中也有一份宽容，但一切都是再也无法回复到以前的样子了。

每次迟归涩谷的家，秋叶都从后门进去，走大门的话，就得让别人来为他开门，而且是连开两道锁，实在麻烦。

走进后门，绑在里面的牧羊犬“可乐”，发出撒娇的声音。替大型牧羊犬取一个“可乐”这样可爱的名字的，是那个跟他妻子一起离开的女儿杏子。当时还是小狗的“可乐”，如今已长成五岁的巨犬。

“乖，乖。”秋叶轻声唤着“可乐”，走入房中。

母亲总在十一点以前休息，为了配合她，那位有五十几岁的女佣，十二点以前便上床。

他穿过静静的一楼，爬上二楼的书房。

屋子坐北朝南，白天从这儿可看到院子和“可乐”，如今只有一盏柱子生锈的水银灯映入眼中。

下午三点，文英社村山先生来电话，要您明天交稿。

下午四点半，武井教授来电话，说明天再跟您联络。

下午五点，“东京广播电台”来电话，请您参加座谈会，明天还会联络。

下午七点，田部女士。

这是今天下午女佣中村昌代，代接电话所作的备忘录。字体浑圆，措词礼貌，最后一行写的“田部女士”，指的是田部史子，不过纸上并没提到她有什么事。

他在与妻子分手一年之后，才跟史子亲密起来。她是一家大出版社的编辑，来向秋叶邀稿，此后两人便开始来往。

那年她三十七岁，如今四十了，小秋叶九岁的史子也已离婚，有个念初中的孩子。

秋叶和工作上有往来的女人交往，老觉得背后有人指指点点，不过，没多久史子就辞职去当自由记者了。

她的理由是：“工作轻松，收入也比较多。”秋叶却不以为然。

他猜：真正的原因是他俩的事已成公开的秘密，史子在原来的环境呆不下去，只好离开。不过，即使他问，她也不会承认的。

秋叶脱掉西装，换上睡衣，横躺在沙发上。

书房有十个榻榻米大，桌子对面的墙边，摆了一套简单的会客设备，左边有个藤编的屏风，隔开一张床；这正是一座男人的城堡，兼有书房、客厅、卧房的功能。

秋叶拿起书架旁的白兰地，倒一些在玻璃杯中。

晚上已经和能村喝了不少，不过他仍意犹未尽，三十来岁的时候，体能正好，他可以一直喝到凌晨三、四点钟，最近酒量变小了，不过喝到午夜一点左右仍不成问题，何况明天不必上班。

不过，虽然不必出门，但是如果喝太多，明天就不能

写稿，到了晚上可就紧张了。

明知今晚最好就此打住，但是他还没尽兴，情绪高昂得很，仿佛不甘心一个人在这儿独饮似的。

“八成还是那女孩子的缘故……”

不知不觉地，他又想到里美。他对自己现有的心情感到有些厌恶。

“该不是认真了吧？”

他注视着琥珀似的白兰地，喃喃自问着，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原以为自己只是好玩，不料愈想愈觉得不对劲。

“管他的，顺其自然。”

不管是喜欢或讨厌，秋叶自得其乐于这种浓浓的感情中。正要倒第二杯，他想起田部史子来过电话，便拿起话筒。

虽然时间已过十二点，但史子有时更晚才上床。她曾抱怨：“深夜打电话来，会吵醒我女儿。”不过那只提醒他，并没有兴师问罪的意思。

按完键，也不知道她是否醒着，他唤了一声，史子立刻回答。

“今天你来过电话？”

“你好象醉了。”

史子的声音低而清晰，充满了理智。

“傍晚从京都回来，和能村一起喝酒去了。”

“我明天要去福冈，临时采访。”

再短的旅行，史子都会先通知秋叶。

“我本来想托女佣告诉你，结果是令堂接的。”

也许是母亲接了电话以后，再叫昌代记下来。

“其实告诉我妈也没有关系。”

母亲向来不多问秋叶和异性交往的情形。离婚的时候，她也只说：“这是你的事，好好考虑，自己决定。”

“不过，只说行程，不是很奇怪吗？”

母亲曾在史子来拿稿时，见过她两、三次，也在电话中问过她的名字，说不定早就隐约感到他们二人的关系了。不过，母亲始终没有直接质问秋叶，或对这事发表任何意见。

母亲的观念里，儿子和自己分得很清楚，这同时表现她顽强与豪爽的个性。

“去福冈的话，是要在那儿过夜了？”

“是有这样打算，休息一天，刚好星期六，顺便再去长崎看一看。”

“一个人去？”

“和我女儿。”

秋叶回想着史子今年春天就要升初二的女儿。在她读小学时，他见过她几回，和史子长得很像，小脸显得很聪明的样子。

不过，小女孩和他仅止于互相认得，并不亲近。

“现在恐怕还有点冷吧？”

秋叶想象着史子母女俩共游福冈、长崎的样子，虽说母女在一起也是和乐融融，但只两个人，似乎仍有点寂寞。

“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

秋叶忽然想起自己的妻子，但他很快用原来的语调答道。

"你们就好好地玩吧。"

"你会一直待在东京吗?"

"当然罗。"

"……"

史子不说话了。沉默的夜中，似乎传来一声四十岁女人秘密的叹息，史子不是那种把感情表露在外的女人。

中途静下来的电话彼端，充满了春夜的寒意及寂静。雨落着，滴在庭院的泥土地上，不发出任何声音。

"刚才你已经睡了吧?"

"是的，睡了一会儿。"

秋叶的脑海中，浮现史子躺在床上的景象。

史子外表看来很冷静，上了床却很狂野，尤其这两年，更是常采主动，这或许和她四十岁的年龄有关。

"我也是躺在沙发上。"

"睡那里会感冒的。"

"不会，很舒服呀……"

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他一点也不冷。一个月前还是寒冷的冬天，如今，春天真的要来了。

"已经十二点了吗?"

如果现在史子立刻见面，她说不定会答应，两边家里都有人，会面一定要在外头。事实上，两人以前大都是在外面碰头的。

“明天几点走？”

“我想搭白天的车。”

“那么，你是过了星期日才会回来？”

他想起自己和里美的约会。

“九州你不是去过好几次了？”

“福冈去过两次，长崎没去过。”

“那边的樱花该谢了吧？”

秋叶的话，并没有得到回答。沉默中，他感到她有一股炽热的情绪，于是秋叶强调道：

“好好玩一趟吧。”

秋叶现在没有欲望，也许是喝酒之后累了，今晚想好好休息。

“那么我星期日回来好吗？”

“当然好……”秋叶咽下这句稍嫌冷淡的话

秋叶向来不限制史子的行动，两人尽管已有肉体上的关系，但史子仍可自由地去任何地方旅行。史子应该明白这点，只是她偶尔会忘记，或假装忘记。

“你休息吧。”

秋叶似乎没发觉有什么地方不对，道了别，便挂断电话。

星期六晚上，不到六点的时候，秋叶已抵达银座那家旅馆。旅馆很小，一进回转门就是前厅，右边稍高的地方便是咖啡厅。

秋叶找了一个可以从玻璃窗透视外面的位子坐下，同时叫了一杯咖啡。

如果里美走来，他可以先看到她。

不过，他仍不敢确定里美会来。

约是约好了，但当时只是趁能村还没到，匆匆抛下的一句话，也许昨天该打个电话再提醒她一次才对。

但是，秋叶不愿太勉强她。如果她爽约，他会有点遗憾，但是也只好算了。

秋叶之所以执意不多说，是因为对方太年轻，当吧女的资历又浅。如果她年纪稍大，再老练一点，也许他就会打电话敲定这次的约会了。

要是能村知道他这种想法，一定又要说秋叶反常，不过，请个小自己二十岁的女孩子吃饭，毕竟令人尴尬。

有些老前辈说："算对方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如果年龄差距到两人可以当父女，你不得不泄气。"现在他很了解这种心情。

话说回来，如果自己比现在更老，说不定他又能镇定了。

胡思乱想中，秋叶四下张望。

平常这儿有很多吧女，今晚却只见到一般上班的女孩，要不就是脸贴脸的情侣。

不过，再仔细看，还是有吧女和酒客的组合。这个组合里，女的因为今天不上班，所以穿得非常鲜艳，同行的男人则有些年纪也不轻了。

"并不是只有我这样……"

他稍稍安心，正要喝咖啡，里美便出现了。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就在秋叶东想西想的时候，里美已经推进回转门进来了。

“你不是说六点吗？”

一看手表，六点整。秋叶很欣赏她的一丝不苟。

“哎，请坐。”

里美今天穿深蓝色的洋装，可是胸前那一大件带荷叶边的饰物，仍然不脱土气。

刚才秋叶看着一对对男女，心中别有奇想。

他猜测着谁会是这个男人或女人的约会对象。英俊多金的男士身旁，理应配个成熟时髦的女性，有时来的女人却很稚气。相反地，有的男人实在谈不上什么风采，却有美的令人瞠目的女友作伴。

然而那些不协调、奇怪好笑的搭配，却也令他释怀不少。

现在，别人又怎么看他俩呢？

无疑地，别人对他俩一定先注意到女的比男的年轻许多。但是由于女的看来象吧女，两人神情又不像父女，感觉上，或许类似成熟的叔叔带着刚从乡下来的侄女吧？

秋叶回过神来，问道：“好了，我们去吃你爱吃的味噌青花鱼汤吧？”

“不吃那个也没关系。”

“你说你爱吃，我特地打听到一家店呢。”

当初里美提到味噌青花鱼汤，他感到吃惊，那是因为地点在银座的俱乐部；如今在外头，听起来就自然多了。

比起那些要求吃虚有其表的西餐，或昂贵的寿司的女

人，里美使人有好感。

“店在赤坂，我们搭车去吧？”

秋叶先站起来付帐，两人一起走出旅馆。

六点一过，银座再度进入神秘的黑夜。白天天上尽是大朵如花的云，此刻，大楼四周及陆桥下，仍潜伏着春夜的热气。

“你和店里的客人出去吃过饭吗？”

“没有，今天第一次。”

拦了一部计程车，两人进去，但是里美浅浅坐着，似乎心神不定。

“我也喜欢吃味噌青花鱼汤。”

“真的？”

“那就象妈妈做的菜一样。”

“我妈妈很会做这道菜。”

“令堂身体还好吧？”

“她在千叶县。”

“令尊呢？”

里美没有回答，缓缓摇着头。

赤坂那家店，正对着一个通街角往东京广播公司的小路。那是一间木造的小屋子，楼下是柜台，二楼有个小小的榻榻米式房间，显得很可爱。

秋叶向来不信任太大的日本料理店。客人一多，厨师也多了，做出来的食物味道就很杂；日本料理讲究的是一个“鲜”字，大量采购的作法，便已失去“鲜”的前提了。

日本有句俗语，用“青花鱼的外鲜内烂”来形容虚有

其表的人，可见青花鱼不容易保持新鲜。顾名思义，青花鱼要是没有青色的光泽是不行的。

秋叶的父亲长年住在国外，很爱吃日本菜。托他的福，秋叶从小就被带去各式各样的饭店吃饭，有时还去住地的鱼市场。

他的前妻不擅烹调，每次都在超级市场卖菜。要看鱼的好坏，一定要实际用手指压一压鱼肚，试试它的硬度及弹性，这是挑鱼的基本常识；而超级市场的鱼都包装好了的，很难判断新鲜与否。

秋叶说了好几次，妻子总是口头答应，行动上则始终我行我素。

口味不同虽然是小事，但也未尝不是使他们离异的原因之一。

总之，赤坂这家店的菜是值得信任的，老板已经六十多岁了，至今仍在自己掌厨、调味。

两天前，秋叶便通知他准备味噌青花鱼汤了。

那时他说："两人份，做好吃一点。"老板答道："嗯。"他又说："别人也点这道菜吧？现在水还冷，鱼的脂肪还没有消耗掉。"老板说："知道了。"

老板看到和秋叶一起来的，只是一位不认识的小姐时，似乎颇为失望。

"还有其他人要来吗？"

"她很喜欢吃这个，快上菜吧。"

他不知道里美喜欢那一种味噌汤，但他自己喜欢有些甜味的，多加一点生姜更妙。

“好久没做这道菜了，最近很少人点这个。”

老先生把盛着味噌汤的碗，排在他们面前。

“奇怪，现在的人怎么不吃这种好吃的东西。”秋叶真心地说。

“现在的人只求方便和快。”老先生抱怨似地说。

里美没有在这种地方吃过东西，两眼看着碗，直到秋叶伸筷子去夹之后，才开始吃。

她那表情，象是在用心研究这到底是不是青花鱼。

“怎样？”

吃了几口之后，秋叶问。她缩着脖子说：

“真好吃。”

在“魔吞”店里一直都没什么表情的她，笑起来向来很拘谨，现在到了外面，人终于放开了。

“这和你妈妈做的，那一个比较好吃？”

“都好吃。”

他原以为她会说：“这里的好吃。”答案竟是：“都好吃。”秋叶听了很喜欢，这里做的固然不错，但妈妈的菜也总是令人怀念的。

“你常回千叶去吃味噌青花鱼汤吗？”

里美不答，只是暧昧地笑。

明明问得太多不礼貌，秋叶仍追问道：

“令堂多大年纪了？”

“四十九。”

知道她母亲和自己同岁，他突然兴味索然。

“父亲呢？”

“五十三了吧?”里美说完，又添一句:“不过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秋叶点点头，倒些啤酒在玻璃杯中。

里美的母亲似乎跟别人住在一起。不管她父亲是死了或离开了，她的家庭并不单纯。

“不再喝一点吗?”

“我可以添一点饭吗?”

不错，味噌青花鱼汤正是要配饭才好吃。秋叶又叫了一些寿司和泡菜。

里美说话、吃东西，都慢条斯理。现在她也是一面吃饭，一面用筷子一小块一小块地挟起味噌汤里的青花鱼放进嘴中，她自己是乐在其中，但傍人看了不禁要为她着急。

看着里美的吃相，秋叶自己也想吃饭了。

“先生您也要饭吗?”

秋叶向来只吃菜，所以老先生有这吃惊的一问。

秋叶不自觉地加入里美大快朵颐的行列。

“怎么样?”

吃得差不多了，老先生问道。

“好吃，要是能常吃到就好了;只是，如果客人光点这道便宜菜，你就赚不了钱了。”

“不不，这的确是最好吃的东西。”

老先生向来不说客套话，也许这个性情，正是他在赤坂的大厦之间开这么一家几乎要倒闭的店的动力。

“我看，可以挂个灯笼，上面写上:高级饭摊。”

谈笑中，喝了几口茶，他们走出店来。

店前的小路上，正好有一大群人经过，当那些人走过以后，里美一本正经地说：

"谢谢您的招待。"

"那里……"

秋叶见到里美为了一顿普普通通的味噌青花鱼汤，向自己道谢，不禁有些尴尬，不过也很高兴。

"喝一杯吧？"

才八点钟，周末的赤坂，此时正当夜生活的开始。

"有没有什么比较熟的酒吧？"

"没有。"

里美四下张望着，跟在秋叶身后。

"从前有很多银座、赤坂的人来这里，最近比较少了。"

"不过，还是很热闹。"

"这里渐渐要变成年轻人的天下了。"

秋叶走进一栋贴着褐色瓷砖的大楼，地下室有个酒吧。

这店是由一个来自赤坂的艺妓所开，日本式的装潢，气氛颇温馨，让人看了十分舒服。秋叶和里美并排坐在靠里面的位子。

"你也许比较喜欢迪斯科舞厅这类比较热闹的地方。"

"那种吵杂的地方我待不下去。"

店里的墙壁上，装饰着黑色及白色的线条，使得房间四周仿佛都挂了竹帘子似的；室角高悬着灯笼，柔和的灯光下充满古典的气氛。土气的里美，坐在那里，显得不大协调。

也许是星期六的关系，不见老板娘的踪影，店里也只

有一对顾客。这种地方，有很多报公司帐来吃喝玩乐的中年人，星期六晚上自然就比较空闲，而那些做年轻人生意的店，则现在正是最挤的时候。

“你喝什么?”

里美考虑着，四下张望。

“这种地方，有没有日本酒?”

“有是有，但是，是清酒。”

“我就是喝不惯威士忌。”

“啊，那刚才为什么不叫日本酒呢?”

“不好意思。”

“没这回事，日本酒才是最好喝的酒。”

秋叶也喜欢清酒，不过他有好几次因为喝得过多，第二天宿醉得受不了，除了这副作用是个缺点外，日本酒倒也不比洋酒差。

“要用瓷杯还是玻璃杯?”

“用茶杯好吗?”

女侍轻轻笑着走了。

在赤坂的酒吧里要求用茶杯装酒喝的客人，的确罕见。不过秋叶只为她的直率感到好玩。

“你酒量好象不错。”

“不行，我喝一点脸就红了。”

里美抚着双颊，问：

“你常来这种地方吗?”

到目前为止，里美几次见到秋叶，他都在吃菜饮酒，但这并不表示他真的常在外面吃饭。

“每天晚上都喝酒的话，钱包会受不了的。”

秋叶每个月要花一大笔钱在生活费及给妻子的赡养费上，幸好他除了工作收入外，还有父亲留下的房屋、股票，生活不成问题。“不过，该玩的时候还是要玩。”

里美大概不懂这些吧。

“好安静呀。”

酒力发作了，里美的双颊红了起来。

里美的脸，在日光灯下映得很清楚。像“魔吞”那种霓虹灯，光线在镜中反射出不稳定的光，她的魅力只能显出一半。

高高的灯笼由右上方洒下光来，淡淡地勾勒出里美侧面的轮廓，也许是有点醉，也许是累了，她一边吐着气，一边喝酒。茶杯触到嘴唇时，左手还把落下的发丝撩回原位。

他忽然注意到她从后颈到耳朵都红了。

里美闭着眼，慢慢喝酒，少女的长睫毛垂着，当酒杯从脸前移开了之后，两眼才又张开。

当然，这些完全是无意识的动用。

在秋叶眼中，里美就像是浮世绘中的人物，外表看来是孤苦无依，一副少女的神情，轻酌小饮中却别有一番艳丽。

秋叶注视着微倦的她，打算着下一步。

该谈的都谈完了，以两人年纪的差距，共通的话题本来就不多。他想要的，只剩下里美的身体。

目前他并不急。一方面里美未必答应，另一方面，银座的女人不会在第一次跟男人一起吃饭时，就轻易跟他上

床。

秋叶并不心烦。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不会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而心神不定。相反他，他能在貌似纯朴的里美身上，发掘出她艳丽的本质，并引为乐趣。

当初能村还笑他约里美，如今事实证明了他的眼光并不差。

他对里美怀有欲望，但是心中想和她建立更深的关系，不光是共餐同饮，一定要在她心中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再换一家吧？”

秋叶按熄烟头，考虑着下一站要去哪儿。

想和自己喜欢的女人深入交往时，选择约会的场所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宾馆”，不过这种地方令人联想到性行为，一点气氛都没有，老情人自然没有问题，刚交往的女性就很可能不愿意了。退一步说，如果女孩子一开始就同意随行，男的反而兴趣索然了。

并不是不能借酒装疯，半强迫地把她带走，但这手段太残忍了，也未必能成功。还不如去掉这些丑恶的部分，让大家保有清纯的印象。

难道就没有格调高又容易成事的地方吗？

如果一个人住，那就再方便不过了。只要借口工作忙或交通不方便，在都中心租个房间，一切都好办，并不是说这样女孩子就没有警戒心，而是和宾馆比较起来，一个人住的屋子比较可能成功。

最近流行出租套房，恐怕这也是用途之一。

能村有两个朋友，他们合资租了一间套房，两人都有钥匙，便约好在大厦入口的信箱里放进写有号码的卡片，当做暗号。有“1”表示屋里没人，“2”表示两人中的一个在房内睡觉，“3”表示两人中的某人已经带了一个女的进去了。在“3”的情况下，当然是先到的有优先权。

这设计非常周到，不过，有一次有一个男的带女孩回来，忘记把“1”换成“3”就进屋去了，一个小时以后，另一个合伙人带着女孩子来了，门一打开，天下大乱。

秋叶想起这回事，苦苦一笑，但是里美应该不会发觉才对。

“对不起，给我一杯水好吗？”

里美向女侍要水喝，声音很疲倦。

又有新客人进来了，秋叶决心出去了。

“走吧。”

里美点着头站起来，脚步不稳，一手扶着桌子。

“对不起。”

容易下喉的酒，往往后劲很强。

从地下室出来，要走一段楼梯，走在台阶上，秋叶小声说：

“再去一家就好了。”

“可是，我已经……”

“太晚门会锁起来吗？”

里美象是忽然想起来似的，看了一眼手表。

“我送你，不必担心。”

走到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先上的秋叶告诉司机——

家四谷旅馆的名字。

九点以后，赤坂似乎更熱闹了。进入大路之后，里美不安地四下张望。如果要送她回去，车子必须朝新桥开，便是车子一路往纪尾井町驶去。

明知女方醉了，还带人家去别地方，这似乎不是绅士的行为；如果人讲究礼貌、体贴，应该立刻把她送回去才对。

不过秋叶目前还不想放里美走，他还没有打定主意占了她的身体，但是就此分手，又令他觉得可惜。说她是一只“走投无路的鸟”也许有些夸张，但是她已经醉得站不稳了，至少可说是一只“虚弱的鸟”吧。

“我们要去那里？”

“前面一家旅馆的酒吧气氛不错。”

里美见到外头的风景由亮而暗，原来车子到了弁庆桥。由她的表情看来她似乎是又想尽快回家，又对四周陌生的环境感到很好奇。

车子过了新馆以后，直开土坡，在旧馆前停了下来。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刚进候客室，秋叶便加快脚步，先到前厅柜台前订了一个双人房，大旅馆就有这个好处，不必预约也有房间住，至于开销方面划不划算，再等一会儿就知道了。

他也许操之过急了，不过，要对付现代的新女性，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

九点以后，旅馆的客人仍很多，有的是过夜的，有的是来参加酒会或餐会的，更有的是刚吃完喜酒要回家的人。

这是市内少数的几家大旅馆之一，候客室一带就像大街一样地热闹。

里美一个人站在候客室前，在前一家店的时候，她醉得涨红了脸，如今却显得有些苍白。

"走吧？"

他将拿到手的钥匙放进口袋中。看到秋叶靠近自己，里美的表情很困惑。

"我要回去了。"

"都已经到这里了，怎么回事？"

"好象喝太多了。"

"前面就有一个酒吧，我们过去喝一杯清爽的饮料吧。"

都已经到旅店订了房间，现在就让她回去，可不是人财两失吗？

秋叶搂着里美窄窄的肩膀，走进一间设有钢琴的酒吧。

酒吧里面就没有外面候客室那样吵了。

秋叶自己叫了一杯酒，又替里美叫了一杯酸威士忌。

"喝了这个以后，精神就好了。"

如果只是为了要醒酒，应该叫一杯不含酒精的饮料才对，但那就不好玩了。这种用心，似乎是一种亲切的伪善，但他不过是不想让里美回家罢了。

"怎么样？"

"很好喝。"

比起浊烈的清酒，这一杯显然刺激性较小。

里美一下子就喝完了。"再来一杯。"

"可是……"

不管她的拒绝，秋叶又吩咐侍者端来。

“你常来这种地方吗?”

“有时候。”

里美点点头，四下张望，这儿的灯光比上一家暗多了，桌上的小灯营造出一种美好的气氛。

一位女钢琴手开始弹奏了，里美听了叹一口气。

“住在这种地方，可真是不得了。”

“不得了?”

“旅馆的房间一定也很漂亮吧?”

“要不要住住看?”

里美听不懂似地注视秋叶。那眼神，使秋叶觉得“走投无路的鸟”快要飞入自己怀中了，不禁紧张起来。

“走，我们去看看。”

他催促着她，里美默默地站起来。

秋叶签了帐。走出酒吧，朝电梯间走去。

走廊正是新馆通往旧馆的要道，行人不少。电梯中一共有十人左右，里美僵硬地抬头看门上跳动的数字。

“到了。”

到了九楼，秋叶喊了一声，她才赶快跟出来。

和候客室相比较，客房安静得吓人，秋叶找寻着自己的房间号码，沿着走廊向右走去。

“真的要去吗?”

里美见四周只有他们两人，不安地问着，跟在秋叶后面。

这时候，根本不要管对方的想法，事情已经进展到这

地步，一定要一气呵成。秋叶提醒着自己，加快步伐。

"我……"

里美正要说话，眼前出现了那间客房的号码。秋叶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开门。

走进去，打开灯，地上是淡咖啡色的绒地毯，左边有一张双人床，前面摆了一套简单的沙发、茶几。床的对面则是一张长书桌，窗前的遮阳布是褐色的。

"请进。"

秋叶若无其事地向站在门口的里美喊道，仿佛只是请客人进自己的家。

里美大概是第一次进这种高级饭店吧，她以一种既不安又好奇的表情打量房间里面。

秋叶打开窗旁的小灯，这次用一种好玩的口吻说：

"欢迎参观。"

里美可能觉得自己不好一直站在门口，就慢慢左右各望一眼，畏畏缩缩地走进来，象一只要偷鱼的猫。秋叶忍住笑，绕到里美身后，关上门。

预备阶段结束了。现在就算她要回去，也没那么简单。话说狠一点，要是他用暴力的手段，也没有人会来救里美了。

不过，秋叶不想用暴力。他花了那么多时间下饵，小鸟此时正要自投罗网。

说起来有点邪恶，他想先看看小鸟为陌生的环境而吃惊害怕的样子。

"这房间很好吧？"

秋叶平淡地说。他想让快进笼的小鸟放松心情。要是声音太急切，对方会有警觉心的。

里美点了点头，看着床。罩着床单的双人床，静静地摆在那里。

“我们要住在这儿吗?”

秋叶不回答，拉开窗前的遮阳布。

阳台下面，一条从新宿通往市中心的高速公路，路的一端，明亮的赤坂映入眼中。

“你看。”

里美不敢走进屋子深处。不过，一股好奇心使她走近窗口，看外头的风景。

“好漂亮……”

里美呢喃道。声音不再那么紧张了，她只是坦率地表达着自己的感动。

“那边就是赤坂。”

秋叶站在里美身旁，指着外头。大都会的夜晚正处于高峰状态。

“那块暗的地方就是东宫御所。”

他指着，感到里美就在自己伸手可抱的地方。

秋叶仍然看着窗外，不采取行动。

高速公路上的车子，就像精巧的玩具。秋叶感到自己和里美间，保持着某种平静。要是秋叶现在只要手腕一动，踏出半步，两人间的平衡就会立刻破坏掉。

秋叶把和女人的第一次幽会，比喻成比剑。

双方面对面，动也不动，或是双方的刀刃交接在一起，

谁也抽不开。

就在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中，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只要有一方先动，另一方便能趁机攻进来，动的那一瞬间，正是进攻的大好时机。

现在，他们手中虽然没有剑，但是两人都正用全身感觉对方，眼睛看的是窗外，皮肤敏锐地察探对方的情况。

秋叶耐心等着里美先动。时间没过多久，他却感到天长地久；先忍不住这种静止的感觉的人，就会先动。

无数的车辆来往着，远方的高速公路象一条白色腰带。

"嗯……"

里美先动了。不但发出声音，脸也微向秋叶转过来，就在这一瞬间，秋叶立刻抓住她。不顾她的惊慌及羞怯，两手抱紧，凑唇上去。

"嗯……"

里美这才知道事态严重，慌忙地闭口，用力摇头。但是，秋叶已用他的两只大手捕捉住小鸟，紧紧抱住。

求爱完全靠时机，就算对方对你有好感，失去时机的话，仍然会功亏一篑。到了紧要关头，就该放手一击。但是也不能太粗暴，否则对方会反击，再温驯的小鸟，如果方法不得当，也会变得凶猛的野兽。

如果是要捉来杀掉，自然另当别论；如果捉来是要爱抚它，动作就不能太野蛮。因此，重点在于暴力时间的长短。瞬间的暴力是爱的表现，持续的暴力却只有使对方痛苦。

秋叶慢慢放松腕力，偷袭的暴风雨之后，他只给她少

许的拘束感。刚才用力吻了她的唇，如今却只在她耳畔轻轻游动。和起初猛烈的一击相比较，现在的既温柔，又平稳。

一样是被抓住，里美在似乎安心了一点。一时的恐惧消失了，如今她安静下来，这是因为经过先前的冲击，后来的刺激便显得没有那么强烈了。暴力停止的那一瞬间，秋叶感到里美的身躯稍稍放松。

第一次在“魔吞”见面时，他就觉得她“孤苦无依”，现在将她抱在怀中，他更感到她“孤苦无依”了。

为了确定这种感觉，秋叶用手轻触她垂在肩上的头发。

假如女孩任由对方抚摸自己的头发，这无疑是表示她对男的有好感。即使是俱乐部的吧女，要是碰到讨厌的客人要摸她的头发，就算她不立刻推开对方，也会在瞬间表现出想避开的动作。

女人的头发非常敏感，从碰到她头发所得到的反应，可以看出女人的心情。

秋叶的手，慢慢由头发滑落肩头，里美的脸埋在秋叶的怀中，一动也不动。

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喝醉站着很累，她一点也不挣扎。

“我喜欢你……”

密室里只有两个人，秋叶的勇气大增，便在她耳畔说道。这样说，似乎有点恳求的味道，不过，该说的还是要先说清楚。

里美靠在他身上，睡着了似地不说一句话。

秋叶的视线落在里美肩后车水马龙的夜景，脑子里却想着如何把她带上床。

床离窗口并不很远，只要慢慢把她扶过去就可以了。

不过，可能的话，应该用一种更流畅、更有默契的方式。现在，秋叶在意的是这屋子太亮了，门内的灯和窗旁的小灯都亮着。

理想状况是只有小灯亮着，但是窗口的开关离这儿太远，如果告诉她："我要过去关灯。"里美可能要冷静地回一句："我要走了。"

老实说，订这房间里，他还没想到要和里美上床。只要能骗她进房间，接个吻就行了，第一次约会，这样就够了。

不料，避开秋叶的吻之后，里美又象雏鸟投入母鸟怀抱中一般，赖在他的身上。就算还是她喝醉了的关系，里美多多少少喜欢秋叶也是原因之一。

可以说，是里美的顺从，引发了秋叶新的欲望。秋叶又去拨弄里美的头发，吻着她的耳根，右手绕到背后。里美伏在秋叶的胸口，一步步跟着他，朝床的方向移动。

只差一步了，秋叶抱紧她，自己先往床上躺。

"不要……"

里美忽然叫起来，秋叶却不顾一切地骑在里美身上。

和刚开始一样，他又变成一只野兽。如果男人一味保持稳重，而容易成功的事也不会成功，瞬间的暴力是男女间的必要之恶。

应付着再度袭来的风雨，出人意料地充满了力气，如

果稍微放松，就要被挣脱了。但是，抵抗没有持续很久，力气用尽之后，她忽然停了下来。

秋叶有些失望，松开了手，俯看着里美。

胸前那曾令他觉得有些土气的褶边，如今扭出皱纹，有个扣子松脱了，她却面无表情。

注视着她，秋叶的手逼近里美的裙边，里美小声念道：

“拜托，不要……”

那是祈求的声音，奴隶向国王哀诉的悲惨声音；但那悲惨更挑起了男人的欲望及爱意。

里美似乎不想抵抗了，秋叶的手触到她的裙子，她仍不动声色。那态度象是在说，要的话就拿去吧。

秋叶不想那么单刀直入，并不是他忽然良心发现，而是里美那句“拜托”令他有些不舒服。

“不行吗？”

秋叶这句话有很多意思。既是问她：“不让我侵犯你吗？”又是问：“要不要我等一下？”也有“今天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的意思。

秋叶抱住里美，轻轻地吻她。里美嘴没有张开，但她沉默地接受了。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样？”

他又问一次，里美没有回答。秋叶放松了一些，偷看里美一眼，在她紧闭的眼皮四周有些薄薄的泪水。

秋叶觉得自己见到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似的，那不是普通的眼泪，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拚命抑制而忍不住流出来的泪水。

"怎么了?"

里美象要掩饰一般，轻轻别过脸问道：

"你要我吗?"

"当然。"秋叶咽下这句话，这话太坦白，反而煞风景。秋叶将手放在她的肩上，以行动代替回答。沉默中，里美说：

"要的话温柔一点好吗?"

秋叶当然不会粗暴，只要对方不反抗，他自信能够比任何人都温柔。

"好呀。"

"帮我关灯，我要脱衣服。"

里美斩钉截铁地说完，恢复仰卧，两手放在胸前的扣子上。

屋里只有门口及窗旁两盏灯是亮的，秋叶站起来，先按门旁的开关，再把窗前的小灯也给息掉。

屋子被黑暗所吞没，只有窗口一带浮出淡淡的影子。

"关掉了。"

秋叶说完这句话立刻走进浴室。

里美刚刚很明白地表示要关灯、脱衣服。他不知道她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话是里美亲口说的，总不会错。

既然她这样说了，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她。他之所以走进浴室，只是要离开一会儿，在一旁等她脱衣。

秋叶用浴室的毛巾揩着头上的汗水，并见到镜中自己的脸。

将近五十大关了，他脸上增加了不少皱纹及倦容，两鬓的白发份外引人注意。有家酒吧的老板娘说："男人上了年纪，才显得成熟。"但是，脸毕竟忠实地反映一个人的年龄。

"假如我今年……"

秋叶呢喃起来。这张自己已看了好几十年的脸，如今因对一个年轻女孩的期待及好奇而精神焕发起来。

他当大学教授或评论家并没有任何理想，只是要借着授课及批评来教育及批判自己。

"不过……"

秋叶用手中的毛巾重新擦试自己的脸。

追求女人象是男人活着的证据。只有健康及有好奇心的男人才会追求女人；一旦对女人可有可无，男人就不是男人，而只是一个凡人了。

"男人，还是当男人好。"

他自言自语着，勇气急增，抓住门把手。

里美到底脱了衣服没有？

打开门，他注视黑暗的屋内。

乍看之下，他找不到里美，不禁慌了起来，仔细一看，原来她已经躺在床上休息了。

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房间也由漆黑而逐渐有些微光。就在昏暗的一角，横摆着一张双人床，床上睡着里美。

秋叶仿佛做梦般，俯视着这张床。

里美将被单拉得很高，看不见她的脸，只有黑色的头发披散在枕头上，她似乎真的脱掉衣服了，一旁的沙发上，

有一堆摺得整整齐齐的衣物。

这是怎么回事？秋叶轻轻地叹息了。

既然已经脱衣上床，里美应该是不会拒绝了。但是，秋叶为她的顺从感到有些许汗颜。

如果她再稍微抵抗一下，说："讨厌。""不行。"什么的，他可以安抚她，再半强迫地逼她就范。象现在这么予取予求，他反而心生畏怯，甚至有些扫兴。

"你睡了吗？"

他问了一个自己都奇怪的问题，但没有回答。

秋叶忽然觉得这只是梦中的一幕，掀开床单，里头将没有女人的身体，只剩一些头发在枕上，他为此深感不安。

明知床单高高隆起，外面又有头发，但谁又知道里面睡的是不是里美？

秋叶去摸放在一旁沙发上的女装。这的确是里美的连衣裙，桌上摆着她的项链及手表。

秋叶又看了床一眼，开始脱衣服。他曾和好几个女人发生关系，但是今天这种经验还是第一次。大多数人都是半推半就，要不然就冷漠到底，不留任何可乘之机。

里美就显得太容易了。不，也并不容易，从接吻到上床，她都曾奋力抵抗。

但是偏偏她中途忽然放弃，顺从得叫人吃惊。

黑暗中，秋叶再度确定着床上隆起的形状，开始慢慢掀开床单。

缩在双人床上的，的确是里美。

里美似乎只穿着一件连衣衬裙，在这光线下，看不清

颜色，不过从它的亮度看来，可能是淡粉红色或淡褐色。

秋叶犹豫着该如何处理才好，伸手去抱里美。

他料想的没错。里美的身体非常柔软，乍看之下，仿佛瘦骨嶙峋，实际接触以后，却没有硬板的感觉，不但圆润柔软，皮肤更有一种少女特有的弹性。

“谢谢……”秋叶忽然想说这句话，他正有着类似心情。

即使现在立刻打住，不攻破最后一道防线，他也没什么好悔恨的了。

但是这只是他在感动的情绪上的想法，事实上，抱着如此迷人的胴体却立刻停下来，简直是一件残酷的事。

秋叶抱着里美，手从她背后往下伸，摸到柔软的衬衣。轻轻地，自然地滑下去，停住，将裙角卷上来。从她还没脱掉衣服时，他就在猜想了，如今证实她的臀部很小，富有弹性。

那一带探索过后，他的手又回到她的胸部。

但是，连身衬裙似乎和胸罩是连在一起的，没法从前面打开，秋叶正在摸索金属扣子，里美说话了：

“后面。”

秋叶赶忙停下手，缓缓抬起头来。

刚才那句话真的是里美说的吗？该不会是有人躲在房内偷看吧？旅店的客房里，不可能有人进来。

回脸过来，里美正横躺着，脸微微朝向自己，但是他只看得出她双眼闭着，不知道她的表情。

秋叶过去只知道胸罩外可以再加上一件衬衣或长衬裙，从来没见过这种胸罩和衬裙相连的内衣。也许最近年

轻女孩子流行穿这个。

秋叶十分感动，但是里美告诉他扣子的位置，也令他尴尬。

当然，里美是看到秋叶急躁地寻找扣子的位置，基于同情心才指点他。

不过，当生命中第一个男人向自己求爱，使自己紧张得混身僵硬时，忽然冒出那句话，实在是出人意表。而且，声音还异常地镇定。

秋叶已经不在乎扣子的位置了，他耿耿于怀的是她那清醒的声音。

冷静的里美，是不是把这兴奋的男人的所有动作看在眼里？想到这点，秋叶也清醒过来。

但是，在解开扣子，剥掉胸罩之后，他渐渐不在乎了，他心中充满好奇。

秋叶仿佛要和里美那句话赌气，他稍稍粗暴地抽开里美的胸罩。

里美的乳房不大，大约一只手盈盈可握，圆圆的，很可爱。秋叶看了一会儿她胸部的形状，然后用指头碰乳头。

他一方面想要报复里美方才清醒的声音，一方面想要掩饰自己的急躁劲儿，才做出这动作，但是里美闷不吭声。

见到她那么地沉稳，秋叶心中逐渐兴起残忍的欲望。

既然这样子她仍然不动，他打算更激烈一点。秋叶抬起上身，嘴唇向手指按着的乳房凑近。

他并不喜欢太丰满的胸部，令人有压迫感的胸部激不起他爱怜的感觉。相反地，当他感到对方表现出一种动物

般的强壮，自己立刻就泄气了。

还是那种盈盈可握的胸部好。

现在，里美的胸部便在秋叶的掌中，既柔软又富有少女的弹性。秋叶慢慢地感觉着那部位的形状。

如果房间亮一点，就可以看清楚里美的颈子和胸部了。第一次见面时，就令他印象深刻的北国雪肌，如今或许已因兴奋而微带朱红。

秋叶的舌头触到顶端，然后四下移动，来来去去，仿佛在乳头及乳房间象迷路了似的。

里美的反应却不十分热烈。触到她的乳头时，里美轻轻一皱眉，好像有些麻痒，此外就没什么动静了。

秋叶仍不灰心。年轻而缺乏经验的女孩，光被触到乳头，未必就会有什么反应，紧张的情绪使她们有些迟钝。秋叶反而对这情况感到新鲜。

不过，里美也未免太冷淡了。她似乎把秋叶的动作当成一种蹂躏，从脖子、肩膀到胸部，他要什么，她就给什么，不表示任何意见。

“舒服吗?”

秋叶忍不住问。

里美轻轻别过头去，不回答。也许是在床上的时候，她已经把所有力量花在抵抗上了，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她再也没斗志。

做了这个判断后，秋叶的手伸向她最后一件短内裤，里美仍然不做抵抗。

在他要把裤子从她脚踝抽掉时，她在任由秋叶将她的

双膝稍微扳弯。

秋叶感到不安了。这会不会有什么阴谋？轻易地献上身体之后，半途杀出一个男人……

不过，里美不象那种靠“仙人跳”赚钱的女人。就算是，现在回头也来不及了。

秋叶为了消除不安，抱紧全裸的里美。里美咽了一口气，又小声说了一句话：

“拜托，对我温柔一点。”

从一开头，秋叶就没想胡搞，他有自信，只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安抚她，飞到怀中的小鸟一定会是自己的。

“不要担心。”

秋叶困惑于自己的声音是如此地冷漠，并用手去抚摸她那裸露的背部。

脱光衣服之后，里美的身体显得很小、更孤单了。但是她的皮肤又细又软。

尽情享受着这种触感，秋叶的手缓缓滑下去。里美忽然缩腿，夹紧两膝。秋叶的手也停下来，但那只是一时的犹豫，象又想起似的，他的手又动了起来。

小小的反抗和游移的手掌，相互对抗着。最后，里美似乎落败了，她稍微张开了大腿。

在这平稳而反覆的动作中，里美闭起眼，似乎很安心地睡着。

她原以为男女结合是一件很激烈的事，或许她过去有类似的经验？

秋叶的手游移到里美的私处，见里美还没有反应，就

用中指去轻轻的碰触，里美只是轻咬嘴唇，仍然一声不吭，秋叶加了力度。

充分地爱抚之后，秋叶终于抬起身来。

“没关系。”

这句话一半是讲给里美听，一半是安慰自己。就在一种“侵犯圣女”的思绪中，他进入她的身体。

当进入她的身体时，里美忽然哼了一声，接着发出小小的呻吟。

房间很暗，里美的眉头似乎皱起来了，她的嘴巴也象是微开着。

里美的反应到此为止，以后又是任人摆布。

秋叶不懂她的柔顺。他很久没有接触到年轻的女体了，既感动又紧张，对方却意外地异常冷淡，象在说：“要的话，请便。”秋叶忽然觉得自己在唱独角戏。

或许，他想错了，里美也是因为紧张才说不出话来。

不管怎么说，里美的态度太镇定了，她和秋叶以前交往过的田部史子及其他反应丰富的女性完全不同。

秋叶开始慢慢地抽动，后来便加快了速度，两只手还抚摸着她的小小的耳垂，后来又用嘴噙着她的乳头，下部的动作也剧烈起来，觉得自己喘气粗了很多。里美腰部随着秋叶的动作而微微地有些起伏，是那种娇羞而美妙的蠕动，而眼睛却很平静地注视着秋叶，秋叶看着里美的眼睛，问：

“舒服吗？”

他感到不该问，但不小心又问了。

他以为她不会回答，里美却幽幽地说：

“有一点。”

秋叶心中好笑起来。在做这种事的半途上，男的问：“舒服吗？”女的却答：“有一点。”

也许她只是实话实说，但是这实在不象床第间的对话。

“有一点。”是一句老实话，指的并非完全没有感觉，但是很淡。这正是“里美”式的回答。

就在她回答时，秋叶感到自己的身体逐渐从对方身体内萎缩滑落出来，对自己刚才的拚命努力，感到滑稽和多余。

秋叶不再动作，轻轻接个吻，然后离开她的身体。里美仰卧着，又闭上双眼。

秋叶的欲望尚未完全满足，事情正进入高潮就中断了，整个人象吊在半空中。

不过他并不生气。快乐并没有到达顶点，但是能够享受同床的乐趣就很够了。原来他只想接吻，现在这情况甚至可说是大成功。

都到这地步了，她等于他掌中之物。

秋叶抱住裸体的里美，享受余韵。

一度亲密过后，里美似乎已经平静了。她依偎在秋叶的臂中，一动不动，那稚嫩的胸部、匀称的腿，光滑的感觉令人愉快。

“你……”

秋叶没有说完，他原想问她喜不喜欢自己，但这是一个傻问题，连身体都奉献给他了，她不可能讨厌他。再多

问，情份也不会增加，何况他也只是求对方不讨厌自己而已。

秋叶真正想知道的是，里美现在有没有情人。

从她今天的态度看来，她似乎没有男友；就算有，相交也不深。

但这并不表示里美是个处女，否则她不会那么轻易地任由别人摆布。

话说回来，可以确定的是，她并不是所谓的"在外面玩的女孩。"

这种事发展到最后，双方的真面目都会表露出来，同时他们过去到现在的历史也会隐隐出现。不过，两人结合之后，也未必就能立刻完全了解对方，有时原来以为懂的，这下反而不懂了。

秋叶正在胡思乱想，怀中的里美抬起脸来。

"现在几点了？"

秋叶抬起身子，看桌上的表。

"十一点半。"

"我要回去了。"

里美的话，自然得不象躺在床上说的。

秋叶松开抱住里美的手，抽出与她缠在一起的脚。

"晚一点没有关系吧？"

"我想回去了。"

事情结束之后，她忽然想家了。里美又躺了一会儿，终于起身。

秋叶则不在意她，继续仰卧在床上。

也许是眼睛已习惯了光线的关系，昏暗中，里美的动作宛如皮影戏一般。她先捡起扔在地板上的内衣，蹲在阴影处穿上，然后抱着叠放在沙发上的衣服，走进浴室。

秋叶等她关上浴室的门，起身，想了想，换掉旅馆的浴袍，穿上白衬衫及西装裤。

上床前，高速公路上汽车来往不息，如今已经空多了，但是市中心的上空仍然照得通红。

秋叶看着欲燃的天空，心中想着如何向里美话别。

这种情况，该给她多少钱呢？给她钱的话，就象是用钱买她的身体似的，可能的话，最好是送里美一样她喜欢的礼物，但目前一时又来不及准备。

正想着，里美从浴室回来了。

“我要开灯了喔。”

他打开窗边的小灯，里美害羞的蒙住脸，立刻转过身子。

“那么我走了。”“等一下。”

他明知她决心要走了，但是就这样分手，显得有些无趣。

“我送你。”

“不，我一个人回去。”

里美似乎完全酒醒了，一度染红的双颊，如今已回复平常的颜色。

“不会太远吗？”

“没关系，我可以叫车子。”

从她正面看来，并没有任何亲密后的痕迹。

她仍是和今晚初见面时相同的发型及服装，仅仅胸前缝在褶边的上钮扣，有点松动。

“下次还能见面吧?”

里美轻轻点头，秋叶塞了一张万元钞票在她手中。

“拿去坐车。”

“但是……”

秋叶吻了她欲言的唇，抓住门把手。

“我送你。”

“真的没关系。”

里美坚决地说，仿佛一只脱笼的小鸟，快步离开走廊。




夏草



夏　草

随着初夏的来临，年轻女孩子的脸显得十分洁白。

季节由春而复，女孩子的脸反而变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先前都呆在家中避寒，晒不到太阳的关系，还是她们的面容在新绿的映照下，呈现出苍白的样子？

一个月后，来到大学校园，风景及学生的表情都变得陌生了。

秋叶沿着路旁的银杏树，朝大门口走去。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一个月前的此时，太阳早已斜照在西边挂有时钟的讲堂，如今却还高吊在中天。

秋叶正要从大门走到马路，碰到几个迎面而来的学生向他点头致意。他不记得他们的脸，但这些学生可能选了他的课；其中有个女孩，在绿树的辉映下，额头有些苍白。

秋叶这次完全讲自己喜欢的题目，选修的人很多，几乎坐满了可以容纳三百位学生的西 11 号教室。

究其原因，可能是一个月只要上两次课，他这位评论家又小有名气，授课内容新鲜所致吧？

今天他讲解的是“世阿弥”。这位中世纪时杰出的能乐师，遗有“风姿花传”等著作，，其中最有名的一节是“秘则是花”。意思是说从人类的所作所为到事物的本质，人间万象都要在神秘之中，方有妙味，太明白的话，反而会失去魅力及气氛。

这句话的真义，与能乐艺术的奥义相通，只有在收敛、

隐秘之下，花才能开出它真正的面目。

秋叶觉得这句话实在说得很好。

的确，不管是人还是花，如果自以为正宗，这股压迫感会是使原本想一看究竟的人退避三舍，失去兴趣；自我主张太强烈的话，等于是泼人冷水，削减自己的魅力。

“秘则是花”也适用于女性的美感上。

秋叶从授课内容联想到里美。里美真的是一朵神秘的花吗？

事实上，里美给秋叶的印象并不统一。从刚认识她到约她出游，里美即收敛又柔弱，正有一股神秘的风情。但是，在强吻以及上床之后，她却自动脱掉衣服，最隐秘的地方被人触及，仍然一点也不反抗，这和神秘的印象稍有不同。

里美真正的面貌是什么呢？

世阿弥那句话还有下文，“秘则是花”后头接着“不秘则无花”。

这上下对应的简洁句子指出：“神秘才能显出花的美丽，失去神秘，就等于失去了美丽。”

这话对吗？也许人性真有这倾向，但是它会不会太武断呢？

从下半截句子来看，岂不是说：“即使一朵好花，一旦缺乏神秘性，就失去了花的资格。不，不光是花，容貌、艺术、才能等，只要理直气壮提出自己的主张，就失去它的美丽。”是这样么？

“秘则是花”是典型的日本思想，尤其从日本人的细心、

收敛、深沉等习惯看他们的感性形式，真没有其他更好的形容词了。

或许，我们可以说，世阿弥的能乐，正使得所谓的日本式感性得以完成。

西欧思想则不然，神秘不如表达，收敛不如扩张，消极不如积极，沉默不如雄辩。

极其娇艳的花、才能出众的人物、卓绝出色的技能……这些事物即使不故作神秘状，岂不仍是"美"的吗？有没有什么"美"拒绝卖弄神秘这种小把戏，仍能保持"花"的本色？

想到这儿，秋叶又想到里美。

床上的里美，自动宽衣解带，还告诉他扣子的位置，从日本人含蓄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有些扫兴。

当然，这并不表示里美违反了"秘则是花"的原则；只是，主动脱衣并接受男人，称不上是神秘的做法。

也许，"神秘"与"坦率"二者，应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说来，"不秘则无花"也只是日本人才有的想法罢了。在"不隐忍就不能成名花"的观念深处，潜伏着日本人经年经月养成的谨慎美学。不逾距、不强出头。这些日本人的生活信条，便是上述观念的源头。

而这种感性是否与生俱来的呢？

从平城京的建筑及古典文学作品"万叶集"，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证据。"青丹绝了，奈良之都……"这是古人歌咏平城京的诗词，用以赞叹它那青色、朱色的华丽彩饰。在

古时候，日本想必要有更多金光闪闪的建筑。“万叶集”中，不论作者身份是尊是卑，大都直截了当地吐露自己的心声。

从平安王朝中期到末期，各种文学技巧纷纷出现，唯独那份坦率都牺牲了，建筑物亦然，人人喜好“草庵”这种纯朴的风味，流风所及甚至引起能乐及茶道的发达。

看来“秘则是花”可说是日本人自中世时代起就培养出的美学思想。从这点看来，世阿弥这人意义重大，如果说世阿弥创造完成了日本式的感性，这说法并不夸张。

但是，“不秘则无花”就多少有些夸张了。

秋叶在了解了这组文字中的表达技巧后，才对它发生疑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秘则无花，所以要好好地保持神秘。”换句话，它暗示着神秘可以虚张声势。

世阿弥曾公开表示不透露自己研究的秘诀，以巩固他的地位。

他恐怕并不响往西欧那种绝对的存在，不论外表是否敷上一层神秘，他无意成为一个至强、至义、至尊的人物。他只追求日本人那种靠神秘而膨胀的美感、强韧以及深度。追求神秘中的节制与清爽，正是日本味十足的想法。

如果世阿弥是在观察日本人的个性后，才记下那些心得的话，他除了是优良的艺术家，更是一个擅于掌握人心的大师。

想到这儿，秋叶又想起里美来。“不秘则无花”，但是里美一点也不象那种工于心计的女人。

课在下午三点结束了。秋叶的课共有两堂，从下午一点到三点，他向来从头上到尾，尤其是上次他为了工作的

关系而请假，今天便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

京都这所大学有位教授叫朝井，是秋叶的同届校友，就是他请秋叶来兼课的，待遇相当不错，据朝井说，这已经是学校的最高价码了。不过，若把从东京到京都的交通费也算上的话，秋叶仍然不划算。

不过，秋叶不计较金钱，每个月他仍然到京都上两次课。这种半强制性的京都之旅，正好使他有机会细细品味京都迷人的寺院及庭园，也就是说，他为游乐找到了借口。

这次他来京都，就不单纯只以上课为目的。

昨晚，他去里美的店里，亲手拿车票给她，那是上午三点由东京出发，五点五十分抵达京都的火车。课堂上，他一直挂念着这件事。两点左右，课正上了一半，里美可能刚出门，朝八重洲口走去。三点钟刚上完课，他打了一通电话去里美住处，果然没有人接。

现在已经三点多了，她可能正在新干线上。

秋叶在一星期前的某个晚上，约里美去京都。

原则上，他的课是在隔周的星期四，他以为里美在非假日的晚上会分不开身，不料她却爽快地答应了。

"你真的要带我去吗？"

里美似乎从来没有去过京都。

"只要你愿意。但是……店里可以请假吗？"

"不大方便。不过，我可以想办法。"

里美并没有告诉秋叶她编了什么理由，总之，老板娘是准假了。

"京都比东京温暖吧？"

"冬天很冷，夏天很热。不过现在你可以把它当成和东京一样。"

秋叶有些担心她穿得太土气，虽然此时的里美已经比较懂得打扮了。

"那地方比较古典，最好是穿朴素、自然一点的衣服。"

秋叶希望来京都的里美，打扮上多少迎合他的喜爱。

秋叶通常住在位于三条再上去的鸭川河畔的一家旅馆。那里朝东的房间，正好可以望见东山及比睿山，底下则是清澈的鸭川。

光是坐在屋中，遥望京都最富风情的方角式街道，便已沉醉在京都的气氛中了。

这家旅馆唯一的缺点是，规模太小，没有事先预约，很可能订不到房间。

这时，秋叶就会住在东山高台寺附近的另一家旅店。旅馆位于八坂神社外的大道旁，十分清静。早晨，知恩院及邻近的寺庙，会用一连串钟声唤醒夜宿的旅人。

不过，最近那家旅馆愈来愈象餐厅了，四十来岁的女店东也不大照顾旅馆的工作，反正夜宿的人不多。结果，客人更不是愿住在这太晚回去就没人开门的旅馆。

里美答应去京都时，秋叶考虑过这家旅馆，但是和年轻女孩同行，太令人尴尬了。

熟识的人会轻笑着说："原来秋叶先生也喜欢年轻的女孩子。"

结果，他还是选了鸭川河畔这家。

侍者领他进房间，揭开窗前的竹帘子，东山就在一列

房舍之后。和缓的起伏中，有一段颜色较淡的便是比睿山，初夏午后的天空勾勒出它清晰的轮廓。

秋叶欣赏着风景，打个呵欠，脱掉西装，穿着衬衫、西裤，便仰卧在床上。

以往，这个时候就回东京了，偶尔决定留下过夜，就随兴去逛东山的寺庙或美术馆，有一次秋叶甚至去了一趟九条那儿的脱衣舞剧场。

但是，今天在里美来之前，他什么地方都不想去。

再过三个小时，里美就要出现在这房间里，脱下她的衣服。

从一起吃味噌青花鱼汤，而后又去旅馆的那晚迄今，已将近一个月了，这段期间，秋叶去过店里三次，但却没有提出非份的要求。

如果要求，她未必会拒绝，但是，一夜之后就摆出主人的面孔，或许会吓着里美。

念及此，秋叶装出气定神闲的样子，里美似乎也很喜欢。

仰卧在床上胡思乱想的秋叶，不知不觉睡着了。

也许是今早为了赶赴京都而起太早了吧？

茫茫中，电话铃响了。

接过来一听，是田部史子。

“你果然在。”

史子知道秋叶到京都的时间及住处。

“今天不回来吗？”

“这个……今天晚上和大学里的朋友约好了。”

他想说得自然一点，不过仍有些结巴。史子沉默了，秋叶只好问道：

“有事吗？”

“没什么。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秋叶想不起来。他既没有跟史子约今天见面，今天又不是她的生日。

“你忘了。”

这三个字中含有史子的怨恨。

“今天就是那一天。”

“那一天？”

“去川奈的那一天。”

“啊！”秋叶握着话筒，点头。

认识史子之后，两人一次出外旅行，就是去伊豆的川奈，以后每年的这一天他俩都一起吃饭。

“前阵子，我还在想日子快要到了……”

他推托着，但是精于察颜观色的史子，不是那么好打发。

“就算要住下来，也该先通知我一声。”

最近他一直想着里美，所以才忘了这日子。就算没有忘，他也不可能放弃和里美外宿的机会。

“那么，你还是不回来罗？”

“对不起！今天晚上实在脱不开身，那个朋友下个月就要去美国了。等回东京以后，我再好好补偿你。”

“那你就好好享受京都的夜晚吧。”

史子故意礼貌地这样说，挂掉了电话。她的口气很平

稳，但又象发觉了什么。

放下电话筒，秋叶坐在窗口的椅子上，注视着东山。原来明亮的阳光，在四点多的此时，终于有些暗了。鸭川河畔的柳树，在堤岸上投下长长的影子，有两个少年正在追逐一条狗。

秋叶看着少年的背影，点了一支烟。

刚才那通电话使他吃惊地发现，他和里美、史子出游的日子竟在同一天。这是巧合，也是讽刺。

早知道，两、三天前就该先告诉史子自己要留在京都，不回去了，而他根本忘掉了这回事。

聪明的史子，不说任何露骨的话，但心中一定很生气。

“是吗？”

秋叶自言自语着，想起史子的身体。

四十岁的人了，一点赘肉都没有，身材仍很匀称，她比里美高一点，很适合穿宽松的长裤。

但是，史子的胸及腰的确有些松弛了，用心保养的脸，也有些小皱纹。

她的皮肤的弹性、胸部的结实上，当然比不上里美。

但是，单论容貌，史子则占上风，她的五官比较有立体感，也较端正。

起初，他就是着迷于这种聪慧的长相，现在那反而令他感到某种负担。这负担中可能也包括他和史子长期接触所带来的疲怠感。

从前，他俩一周见一次面，或是共餐，或是同床；近来，有时候一个月约会不到一次。

秋叶正为自己的文章“才能论”七月起要在某杂志上连载而忙碌，但是这和史子给他的倦怠感无关，否则他不会一月内一连上里美的店三次，又打了好几次电话给她。

史子可能感觉到了什么，但是她不可能知道原因出在里美这个年轻的女孩身上。

如果史子知道秋叶为了一个小她二十岁的女孩而神魂颠倒，她会有什么反应？

他不愿意史子晓得，又恶作剧地想看看她晓得这件事那一瞬间的表情。

就这样躺在床上，秋叶似乎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已经四点半了。

里美搭乘的新干线六点会到。他约好要去月台接她。

秋叶穿上敞领衫及夹克，五点离开了旅馆。

傍晚，京都狭窄的道路上很挤，棋盘式的都市规划固然很整齐，但是如今车子多了，太多的十字路口反而造成负面的影响。

从木屋町路南下，半途转入河原町路，抵达车站时，正好是差十分六点。他原以为从旅馆到月台，二十分钟就够了，可是现在刚好到了约定的时间。

秋叶买了月台票，爬了阶梯，搭电动扶梯到月台上。

从东京出发的新干线好象刚到站，乘客陆续下车，就是没有里美的影子。

他迟到了一会儿，但是他的确递了一张绿色的新干线的车票给她，里美应该会在这班列车上才对。

会不会有急事不能来了？他曾告诉里美旅馆的名字和

电话号码，她至少该拨个电话才对呀。

秋叶再巡视一次，也找过了玻璃窗外的候车室，可是她仍然未出现，他只好搭电动扶梯回到剪票口。

如果里美不来，他今天住在京都又要做什么呢？

他有些丧气，再去车站大厅找，仍然不见里美。他不甘心就这样走开了，又回到月台上，这时，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站在绿色的头等客车厢旁的柱子前。

“喂！”

秋叶忍不住举起手来。

他正要绝望时，里美却奇妙地出现。

里美穿着一件白蓝相杂的水手装以及裤裙，好象要去海边玩似的。

秋叶赶上来，用质问的口吻说：

“什么时候跑到这儿的？”

“刚刚。刚才下车找不到你，就走到前面去找，现在又走回来。”

“总而言之，看到你真好。”

他很想抱她，但是那件水手装使他犹豫。白色配蓝色实在配太抢眼了，何况裤裙又短到膝盖以上。

也许她是想，反正是出远门到京都，便穿了一身精神抖擞的服装，但是在这种古典的城市中牵着她一起走，未免有些难堪。

“你刚才以为我怎么了？”

里美终于笑了，将一个大布袋背在肩上。

“走吧。”

两人上了电动扶梯，从楼梯下来，秋叶四下张望。

万一被大学的老师或学生看到的话怎么办？秋叶走在里美前面，其实即使两人并列，恐怕没有人会当他们是情侣，照他们的样子来看，若不是叔侄，就是父女。

“刚才我看到一个和尚站在月台上，就知道京都到了。”

里美悠闲地说着，背着大包走下来。

剪票口左边有个计程车招呼站，秋叶避开必须排队的小车，带里美进了一辆不必排队的中型车。

目前不必担心被别人发现了，但是到了旅馆之后，仍是问题。两人一起住双人房自然没有困难，只是伴侣是一位穿着鲜艳的年轻少女，这就有些不好意思了。

“袋子里有些什么？”

“盥洗用具和换洗的衣服。”

里美的脸几乎要贴到车窗上，她注视着即将入夜的京都街道。

“河原町路是京都最热闹的地方。”

秋叶说明着，里美用力点头。

微热的傍晚，路上尽是车辆，左右的人行道上走满了人。

“你的本名是什么？”

“……”

“上旅馆一定要签名的。”

和女性一起上旅馆，有很多登记方式。和妻子一道的话，写上“妻×子”就可以了，如果同伴不是自己的配偶，就比较麻烦。两人都冠冕堂皇地用假名自然是一个办法，不

愿意的话，在男的名字旁加一句“另一名”也行，秋叶和史子一起的时候，就常用这方式，有时也写：“妻、史子”。即使没有结婚，年龄上搭配得正常，也不会引人怀疑。

那……里美怎么办呢？

秋叶原本打算不告诉柜台她和他是一起的，静静地走回客房就算了。

但是里美这身打扮太惹眼，又带了一个旅行的大袋子，走过那家小旅馆的前厅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秋叶很后悔找了一家柜台服务生认识自己的旅馆。

人家知道他是从东京来教书的老师，如果他和年轻女孩约会的事被发现了，形象将破坏殆尽。

里美似乎不知道秋叶这层顾虑。

“我叫八岛雾子。”

“八岛雾子？”

“八个岛，夜雾的雾。名字很奇怪吧？”

“不会，一点也不奇怪。”

“生我时候，我爸爸刚好去多雾的钏路，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经她这么一说，他觉得她的侧脸颇有“雾子”这种孤苦无依的感觉。

“在店里为什么叫里美呢？”

“我不好意思用本名。和老板娘讨论以后，她说以前那儿有个叫里美的女孩子很漂亮，叫我就用这名字。”

“就那么简单啊？”

“哪一个名字比较好？”

“这个嘛……”

他以前只知道“里美”，如今又觉得“雾子”似乎更合适。

车子在河原町路右拐，旅馆就在路口，秋叶鼓起勇气说：

“你从旅馆侧门进去好吗？”

旅馆有两个门，一个在正面，一个在侧面，后者有楼梯可以通往餐厅和商店。

“进去以后，到地下楼搭电梯到六楼。我在上面等你。”

“电梯在那里？”

“穿过地下楼的商店，就在左边。就只有一个，很好找的。”

这样的话，里美就不必走前厅，他也不必担心四周的眼光了。

“大厅上有些大学的朋友，但不想让他们见到你。”

他不说里美太年轻、打扮太鲜艳，另外找一个借口。单纯的里美点了点头。

她在俱乐部上班，这方面很能会意。

车子到了旅馆前，里美依言背着袋子走向侧门。秋叶目送着她，自己从大门进去，在柜台领了钥匙。“您回来了？”

柜台服务生向他轻轻点了个头，一点也不知道他约了一个女孩从地下楼上来和他约会，乘上电梯到六楼，在电梯门口等，隔两班电梯，里美出现了。“很快就找到了吧？”

“那是因为这个旅馆不大。”

里美把这里和上次在东京去的旅馆比较了一下。

电梯出口右边第五间，就是秋叶的房间。

插进钥匙打开门，里美跟在后头进来。已经有过一次进旅馆的经验后，她似乎平稳多了。

“哇！好漂亮！”

里美直接走到窗前，远眺暮色中的东山。秋叶看着她的背影，关上大门。

现在好了，不再有人打扰，这是他们两人的世界。

“过来。”

秋叶从后面抱住里美。

突如其来的动作使里美没站稳，但她立刻投入他怀中。秋叶感受着里美柔软的身躯，吻着她，小声说道：

“以后我就叫你雾子。”

雾子那小小的头，在秋叶胸前点了一下。

重逢之吻结束后，一切都不急了。

“去吃饭吧。既然来到京都，就别吃味噌青花鱼汤，我们去吃茶点。

从现在起，一切都要顺秋叶的意思了。

“对了，你还有别的衣服吗？”

“当然有。”

雾子在袋子里掏了一阵子，但是都是一些女用衬衣及长裤。

“这些不行吗？”

“不是不行……”

雾子以为她现在的打扮很轻便，可是这套衣服实在不好看。就算这种服装目前正流行，也不适合穿来这种一流

旅馆。

“我们先去买衣服。”

“买谁的衣服？”

“当然是你的。买件衣服送你，做为这次旅行的纪念礼物。”

“……”

“专卖店应该还没关门吧。”

雾子呆了一下，马上准备出门。

“我们很快就回来，带个手提包就行了。”

但是，雾子手中拿的是一只长带子的背袋。

“我先去叫车，你就从刚才进来的地方出来。”

出旅馆没有进旅馆那么引人注意，但是他还是要个别行动。

在正门乘上计程车，弯到侧门来接雾子，秋叶问道：

“你可以穿成衣吧？”

“可以呀，只是我的尺码比较小……”

“找一找，应该有。”

“你真的要买给我吗？”

雾子半信半疑，秋叶却是真心真意。总之，和穿太过洒脱服装的雾子走在一起，他总感到别扭。他之所以要送她衣服，一方面是要祛除那种别扭感，另一方面他也想叫她穿上他自己中意的衣服。这是一种要女人为男人改变自己的心理。

不过他不知道该上那儿买，只知河原町路上似乎有一两家女装店。

刚到三条，一家规模很大的女性用品店就出现眼前，秋叶在店门前下车。

一个中年男人身后，跟了一个穿裤裙的年轻女孩，这种奇特的组合分外引人注意。店员用意味深长的表情说：

"欢迎光临。"

秋叶正经地在陈列架中穿梭。

"那件怎么样？"

右边的一个模特儿穿一套淡咖啡色的女装，窄窄的裙子，配一件下衬车边的黄色女衬衣，相当好看，既高雅又秀气。

雾子却还没会过意来。

"没有穿过这种衣服吧？"

在酒店里，雾子几乎都穿连衣长裙，别的场合则是毛衣加牛仔裤。

两人正在观望，店员过来。

"要不要试穿看看。"

雾子一副困惑的样子，秋叶也鼓励她：

"穿穿看。"

"这是几号？"

"这件九号，不过我们也有七号的。请这边走。"

雾子望了秋叶一眼，向试穿室走去，留下秋叶一个人手足无措地四下张望。

在这女性用品店中，几乎都是女人，左边角落有一个中年男人显然是陪太太来的，一脸委曲。

"在这种地方逛来逛去，实在不好看。"他正一个人自

言自语，叹着气，雾子已从试穿室回来了。

“怎么样？穿起来很舒服，好不好看？”

雾子不知道这套衣服适不适合自己，在镜前从伸面、后面打量个不停，回头问秋叶：“怎样？”

“很好。”

秋叶本来就不喜欢女孩穿裤子，不管什么女人，穿和服一定最好看，再来是裙子。他对普通女裤或是牛仔裤并不欣赏。

当然，这牵涉到每个人的个性、喜爱、打扮的技巧及审美观；但是，去除这些枝节的因素，和服最能带给男人好感，裙子次之，裤子则又次之。这和男的年龄、社会地位、喜好都没有关系。

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喜欢的女人穿和服，对穿和服的其他人也会另眼看待。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日本料理店的时候，如果店里的女侍穿的是和服，即使那只是普通的羊毛料，一般人都会觉得这家店很高级。也许和服中藏有男性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情欲的因素，男人才会那么地迷恋。在用许多布巾裹着的和服中，有一种抑制的美。别上衣襟，合拢裾角，绑上锦带，这些动作紧紧地限制了身体的行动。一旦解开腰带，层层衣服嗦嗦地落下，当最后一件衣服也卸下时，不禁使人惊讶，端庄的外表下，竟是包裹着裸裎的身躯，无怪乎引起男人的色情的幻想。

比较起来，裙子就略微逊色了。不管是中世纪贵妇人穿的大圆裙，或是现代穿的高级裙子，都缺少和服那种梦幻的色彩。裙子豪华的质感虽不差，却没有隐藏在和服下

那种阴暗的色情美。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丰满的臀部穿上紧紧的窄裙，如果再配上一件短套衫，就更有一股艳丽的韵味。总之，裙子使男人有“如果从下面往上看的话……”的幻想。

相形之下裤子就乏善可陈了，它只是为行动便利而设计的罢了。当然，女性穿裤子比较好工作，但只求效率及方便的裤子，是引不起男人的想象力。男人每天千篇一律都穿裤子，所以不管女人穿裤子有多好看，他们都不会注意。要是男人不服输，也穿上裙子，女性恐怕也一样地不会欣赏。雾子还有点疑惑。她过去都穿些青春洋溢的服装，忽然穿上成年人的衣服，不大习惯。但是，雾子已经二十三岁了，这年龄已不适合成天穿裤裙或水手服。

“怎么样？穿起来很舒服，又很好看。”

雾子以前的服装，就是缺少了“舒服”的感觉，从连身裙到裤裙，都是流行的花色及设计；总体来说，却少了一份“舒服”，胸前的衣褶也显得凌乱而不够大方。

近年来年轻女孩子的时装，可说大胆有余，魅力不足。象流行的百褶裙、水手装，很少有人真正穿得好看，大部分简直是穿来强调自己的缺点。有的人不考虑自己的身材，穿上一些裙边多变化的裙子，结果暴露出穿着腿短的缺点；还有的人盲目地穿上宽松的毛衣，让人有一种邋遢的印象。

简单说，不是她们在穿流行，而是流行在逼她们穿。所谓“流行”，不过是设计师及服饰商人为了赚钱而故意推动的趋势，美感只是第二考虑。

年轻人对新潮、流行比较敏感，但是他们太容易被流

行所左右，缺乏审美能力及自信，只要他们坚持自己的个性，不管流行怎么走，应该都可以挑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衣服。

秋叶常在大学校园见到一些女学生，使他产生很多感想，有时他想在课堂上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看到有男性在场就算了。

广义来说，“时装”也在秋叶专攻的“美学”范畴内。也许，今后的美学正应该积极地关心这些世俗的问题才对。

总之，美感的先决条件，在于看来是否顺眼、舒服。

秋叶希望雾子能加强她的审美能力，为了这目的，任何费用他在所不惜。

“就买这套吧。”

秋叶对镜前的雾子肯定地说。

雾子的尺码正好是七号。既然九号是一般标准，那么七号的身材就是比一般人稍小一点了。

“那么，我帮你们包起来。”

店员说着，秋叶出声制止，并向雾子提议：

“就这样穿着不是很好吗？”

雾子吃惊了，店员却立刻点头。

“很好看，您就穿着吧。”

雾子受到两个人的鼓励，又照了一次镜子。雾子不知道新买的衣服该不该立刻穿上，秋叶却唯恐她不穿。

“这件比较高雅，很好看。”

他又敲了一阵边鼓，雾子说：

“但是……这双鞋子……”

她在意的是鞋子。雾子穿着一双平底鞋，的确不大配这么正式的打扮。

"那么，换高跟鞋吧。"

他原先只想到改变她的衣服，真是太大意了。

"好，我们再去买鞋子。"

"这个……"

雾子愣住了，她只是说衣服和鞋子不配，所以衣服不能直接穿在身上。

"鞋店大概也还没关门吧。"

秋叶说着，店员似乎听到他俩的对话。

"这边有女鞋专柜。"

秋叶听了，四下一看，发现从衣服到鞋子、腰带、耳环，这儿都有卖。

"去别家太麻烦了，就在这里买齐吧。"

"请跟我来。"

店员微笑着，走在前头，跟在后面的秋叶也笑了。

晚上霓虹灯初亮的时分，忽然出现一个人，花一大笔钱从衣服买到鞋了，又当场换上，只是出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换衣服的却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说有趣是有趣，但也真荒唐。

秋叶从前不大注意女性的脚，没料到高跟鞋也有那么多款式。雾子很女性化的东挑西选了半天，最后挑了一双跟高八公分的黑皮高跟鞋。她的身材不错，但是个子不高，雾子也许喜欢比较高的高跟鞋。

"怎么样?"

雾子害羞地穿上鞋子问秋叶。

“变得好漂亮。”

淡咖啡色的套装配上一双高跟鞋以后，看来已没有原先穿裤裙时年轻，却高雅多了。

衬衣的花色也很可爱，从后面看来，窄裙隆起的样子更是娇艳。

一转眼，她已经成为一位俏皮而娇小的淑女了。

“这双鞋子也穿着吧。”

秋叶掏出信用卡，看到摆在一旁的平底鞋，那是雾子配裤裙穿来的，如今已不适合她的淑女打扮了。

“这个皮包也很特殊。”

还要买吗？雾子吓了一跳。

但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了。

“可以带我们去看手提袋吗？”

为年轻女孩子买东西是需要勇气的，若是替史子买就无所谓，跟雾子一道，会叫人觉得他很好吧。但是，现在要躲起来也来不及了。

东挑西挑了半天，又问了店员意见，他们才决定买一只黑色的小提包。

“这下可以了吧。”

秋叶问焕然一新的雾子。

“很漂亮喔。”

店员这么一讲，雾子也满意地点了头。

走出店来，晚风拂面，令人舒爽无比；初夏的微风，正

介于春寒与夏天的炎热间。

“谢谢。”

走上大路，雾子深深向秋叶鞠了个躬。他的右手拎着一个装旧衣、旧鞋的袋子。

“别客气。”

秋叶被谢得有些不好意思，赶快把话题转到衣服上。

“这样一来，你就变成一位出色的淑女了。好漂亮。”

“都托您的福。”

“不要叫我‘您’。”

两人有过亲密的关系了,“您”这种称呼叫人颇有负担。可是“秋叶先生”太见外,“大三郎”又不大合乎他们的年岁差距。有些情侣以“你”互相称呼，但秋叶觉得有点生硬。想来想去，两人竟象没有合适的称呼似的。

“穿这样回魔吞，老板娘都会不认识你了。”

“是吗?”

“以前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吗?”

“想是想过，可是总觉得不合适……”

“你很有气质，要穿一些高级时装才好看。”

老实说，她那头烫过的头发也该洗直，只是今晚来不及了。

“现在，路人也要多看你几眼了。”

雾子忍住回头看的欲望，路人的眼光的确都停在她身上。

“从今以后，你应该多穿一些成熟的服装，现在别的女孩子穿得都很花俏，穿得雅一点的人看来反而出色。”

“可是这样会很麻烦。”

“怎么说?”

“鞋子呀首饰的都要准备。”

“没问题”。

只要雾子能变得更美，花多少钱他都不在乎。秋叶似乎已经热中于把雾子改造成美女了。

刚从旅馆出来时，秋叶打算去赏花小径东边的一家小餐厅，但是他半途改变主意，决定去东山高台寺附近另一家日本料理店。

起初他顾虑的是雾子的裤裙打扮,如今她已换上新衣，就没问题了。

他曾打电话去问店里有没有位子，结果那边的柜台说只有两位中年的男客人。

“好久不见了。”

老板娘亲热地迎向他，一双眼早就盯住雾子了。

“最近都没来，到那儿风流去了?”

老板娘知道秋叶一个月来上两次课。

“也没有去那里。上一次停课，上上一次当天就回去了。”

“是吗?京都很小，一问可就知道罗。”

老板娘问他点什么，他叫了啤酒及日本酒。

“还是这里高雅。”

这儿只是柜台，但是要脱鞋，两脚踩在榻榻米上，和身处日式房间没有什么分别。

老板娘倒完啤酒，仔细地打量雾子。

“真漂亮呀，又年轻……”

“是吗……”

雾子知道人家在说她，不禁低下头去。

“她是从东京来的吗？”

“嗯，工作上的朋友。”

老板娘笑着点头，弄得秋叶好不自在。一年多以前，他带史子来过这儿。善于察颜观色的老板娘似乎看出他和史子的关系了。

至于雾子，她又是如何想呢？光说是工作上的朋友，是瞒混不过去的。

“还是东京人比较漂亮。”

雾子明知这是人擅长的客套话，心里还是满受用的。

店里的一、二楼另有房间，柜台这儿是点菜的地方，在这儿霸占老板娘太久，会影响人家做生意。

“很忙吧？”

秋叶觉得该进去了，眼睛看向屋内，老板娘却不慌不忙。

“不久以前，能村先生也和几个工作上的朋友一起来过。”

他和能村一道来，则是去年秋天的事了。

“我倒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

“一个礼拜以前吧？大概是上星期二。他没告诉您吗？”

“没有。”

要是能村在这儿提过雾子的事，秋叶刚才说她是工作上的朋友就穿帮了。

“那家伙最爱胡说。”

“秋叶先生也怕别人说闲话吗?”

“话不是这样说。”

“啊，失陪了，你们请里面慢用。”

就在这气氛快弄僵时,老板娘笑着向雾子轻轻点个头，告退了。

只剩下他俩了，秋叶看着菜单。

“吃什么好吗?”

雾子第一次来这里，加上这里是京都，她更紧张了。

“香鱼上市了，就吃香鱼吧?”

现在出的是小香鱼，秋叶今年还没有尝过。

“还要叫什么?”

他把菜单递给雾子，她看了一会儿，说了句不相干的话:

“老板娘说的‘能村先生’就是我们店的能村吗?”

“是呀，奇怪，来这儿都不告诉我。”

他当然没告诉能村他和雾子这次要来京都。

“她好漂亮。”

雾子指的是老板娘。

“已经四十多岁了。”

雾子佩服地点头。

上次史子来这儿见到老板娘时，表现出一种沉默的敌意，雾子则没有这种反应；也许是老板娘在年龄及身份和她差距太大，不足以成为她的情敌。

温好的酒送来了，秋叶为雾子倒了一杯。

“要不要用茶杯?”

他说了个笑话，雾子假装要用手肘撞他。

先前雾子都一板一眼的，如今竟做了这样的动作，秋叶感到很新鲜。

“请问生鱼片要怎么吃?”

厨师问道。秋叶要他先送上一道海鳗。

京都是个离海很远的盆地，生食并不兴盛，现在交通方便了，采购来的食物容易保持新鲜，但是长久以来的传统已经改变不了了，秋叶就很少在京都吃过好吃的生鱼片或寺司。

话说回来，京都的汤很不错，正因为这儿罕有活鱼，烹调手法便更讲究。简单地说，材料不好，就更需要增添美味的手法，这恐怕也是料理发达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

刚好相反的是，北陆及北海道一带，常年有活鱼，食物不必多加处理就很好吃，料理技术也就不发达了，偶尔有特殊的方法，也不过是把许多种山珍海味凑在一起罢了。

“吃吃看”。

秋叶说明着，劝雾子尝一尝，她却珍惜地注视着眼前的小菜。

“来多吃一点。”

“这个好可爱喔。”

雾子身前的小菜装在一个小竹笼里。里头只有一些蚕豆，竹笼却用海带漆过色，颇费工夫，完全是京都风味。

海胆酱豆腐和炸杜父鱼块摆在初夏砍下的杉板上。排

列得漂漂亮亮。

他以为这些海胆酱豆腐买来后，每一块都是在冷天里打过霜的，一问厨师，才知道不是这样。厨师说要先把汤叶屋的豆乳拿来煮过，用盐卤好，以低温煮成糊状，再放进凝形箱，加上海胆酱盖上玻璃罩，慢慢加温。煮的时候要小心，避免海胆酱散掉，等凝固成豆腐，便大功告成。

五月的时候，京都人都会包粽子，不但竹叶、竹皮要包札好，还要用金色、银色的细绳仔细捆绑，连解开都得大费周折。

秋叶觉得京都的厨师实在是太棒了，连食物都负有发扬文化的使命。吃京都料理，与其说是吃它的味道，不如说是吃它的制作心血。

“这个杜父鱼，大概是在鸭川抓的，这种炸法叫做‘吉野炸’。”

秋叶夹起小鱼，告诉雾子：

“这种鱼喜欢聚集在岩石下面，鱼群动起来，连石头都会摇动。”

雾子惊奇地用筷子轻敲鱼的外表。

“什么叫做‘吉野炸’？”

“就是把在奈良吉野那里采的吉野葛，用擀面棍弄碎成葛粉，再加上面粉及杂蛋，浇在材料上炸。”

雾子佩服地点头，慢慢把食物送入口中。她似乎觉得这么难做的菜，不该一下子就吞掉。

“从小菜就可以看出厨师的功夫，小菜做得不好的店一定好不到那儿去。”

秋叶往自己的杯里倒酒，雾子赶忙伸手过来。

“不，不，今天你是客人。”

秋叶给自己倒完酒，再替雾子倒了一杯。

厨师拿了一个竹篓进来，放在柜台旁。竹篓底铺了好多片竹叶，上面放着近十条的小香鱼。

按这家店的惯例，厨师必须当着客人的面烤鱼，在客人注视下把食物盛到盘子上。

“香鱼现在正嫩，最好吃。”

厨师抓起一条鱼，用手指在它两眼间弹了一下。

“他在做什么？”

“这样可以使鱼暂时失去知觉。如果直接放在网上烤，香鱼会跳动，失去知觉以后，就不会从网上跳下来了，但是鱼也没有完全死，不会失味。为了要吃美食，人类想出很多残酷的手段，这就是一个例子。”

秋叶说完，厨师笑道：

“从前，我在四国的松山，吃过一种烤鲷鱼。他们把一条三十公分长的鲷鱼，放在用炭火烧红的铁丝网上，用湿毛巾按住。由于鱼是活的，还会乱动，压毛巾的人常要弄得面红而赤。这种现烤的方法，的确好吃，但是看到鱼挣扎的样子，心里实在不舒服，比较起来，现在造的孽还算轻的哩。”

“如果是大香鱼，压它的背，它会滑掉的。”

“也就是说，要把鱼的背打脱臼。”

“小香鱼的话，就不能用打的了，以免把它的身体打坏。”

“那就要看手指的劲道了。”

厨师把烤好的鱼，依序放在盘子上。

雾子好象是第一次吃真正的香鱼料理，不知道如何下手，秋叶替她加了一点蓼醋。

“加一点这个，虽然我不大喜欢。”

清香的醋和蓼草的涩味，带有一种梅雨期的凉意，不过，秋叶觉得那反而盖住了鱼的滋味，他宁可只洒一点盐。

“时下的年轻人，很多不会吃鱼。上次看到一个人，吃起鱼来弄得散散破破的。”

可能是好久没有机会吃鱼了，雾子把鱼骨吃得干干净净。

“你好象很爱吃鱼？”

“我从小就爱吃鱼。”

“这样很好。”

秋叶想：是这样，她的皮肤才会那么洁白剔透。

饭前，因为先替雾子买了一身的衣饰，所以吃完饭，走出店来已经十点了。

“真好吃，多谢你的招待。”

雾子还是没忘记道谢。

“真的那么好吃吗？”

车上，秋叶恶作剧地问。

雾子愣住了，停了一会儿才说：

“我第一次去那么好的店。”

“那家店的确不错，可是未必高级店的东西就好吃。”

也许是以评论为业的关系吧，秋叶对任何事都抱着批

评的眼光，他喜欢由事情豪华鲜艳的外表，看透其真实的内在。

“下次我再带你去别的店。”

“真的？”

“要练嘴先得去真正好吃的店里品尝，去过很多地方，吃了很多东西，你就晓得真正好吃的是什么了。不光是吃，从音乐到美容、时装等，都是同样的道理。我要教你很多事情。”

“去那种地方，我会紧张。”

“我来付钱，你大大方方进去就行了。”

喝醉的秋叶，有些口没遮拦。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品味，不过那并不是绝对的，有些东西任何人都得承认是美味。”

“我一直住在乡下，所以不懂。”

“不，你的舌头很精。”

“不要开我玩笑。”

“我是说真的，上次你说要吃味噌青花鱼汤的时候，我就很佩服。说不定那比你刚吃的香鱼还好吃。”

“没有的事……”

“反正我会带你去很多地方，好吃的你就说好吃，不好吃的你就说不好吃。”

秋叶希望雾子能成为一流的女美食家。

十点多了，八坂到四条的路上都是人和车子，看这热闹的情形，秋叶不由想起与谢野晶子的短歌来：

樱花和月亮的夜晚/在清水往祇园的途中

遇见的路人尽皆美丽

现在不是樱花季节，但是这首诗所描绘的华美情景栩栩如生，“尽皆美丽”这样理直气壮的词句，更是只有大胆的晶子才写得出来。吟着这首短诗，秋叶看着八坂到四条路上高兴的人们，他不禁兴致高涨。

秋叶在八坂神社的石阶前下车。

刚才在车站见面时，他不好意思和雾子同行，现在是晚上，雾子已摇身一变为淑女，他反而引以为荣了。

“樱花和月亮的夜晚，在清水往祇园的途中……”

秋叶吟着道：“很棒吧？”但是雾子听不大懂。

“遇见的路人尽皆美丽，你也是。”

他解释着，说些好玩的话，雾子笑了。

“这真是好季节，真是好季节。”

初夏轻轻的晚风，拂过他醉酒的双颊。

从赏花小径左拐，一截写有“花本”字样的布帘下有一扇木格子门，乍看和一般住户没两样，但是地下的三合土旁，摆了几双女用草鞋和舞妓的鞋子。

这里原本是茶店，只有进门左边一角是小酒吧，但是进去仍然要脱鞋。

“哇，好久不见。”

秋叶和雾子一同坐在柜台旁，老板娘从日式房间下来，她也是身穿和服，但比上一家老板娘约年轻四、五岁。

“我的酒要掺矿泉水；还有，有没有冰的日本酒?”

“咦？您不是不喝日本酒吗?”

“不，那是给她的。也许可以用茶杯。”

忽然，雾子踩在地板上的脚轻轻踢了他一下，秋叶便把两个脚掌交叉缠在一起，老板娘当然不知道他们在玩些什么。

“今天您还是有美人作伴。”

京都女人善于应付，但是从这一位老板娘也称赞雾子漂亮看来，雾子的确很出色。

“谢谢。”

秋叶稍微抽开脚，不料雾子的脚又跟来踩住他，他吃了一惊。

先前在另一家店，她曾作势用肘撞他，现在则闷不吭声地踩他的脚。这是因为她喝了酒，还是她体内的女性逐渐苏醒过来了？

二楼房间里好象有客人，三弦琴的声音传了下来，刚才在门口看到的舞妓鞋子，可能就是现正在跳舞的舞妓所有。

“如果东京也有这种日本式的酒吧，不知道会怎样。”

“你想要开一家吧？”

“我这种人怎么能……”

雾子赶忙摇头。而秋叶开始想象雾子在这种地方当老板的样子。

穿着和服的雾子，站在柜台后和客人应对；另一端，秋叶好整以暇地坐着，不让人知道他是幕后出资者，慢慢饮着威士忌。这似乎有些卑猥，但这也是男人憧憬的一幕。

“但是……”

秋叶陷入深思。假如真是这样，小他二十六岁的雾子，

也未必有耐性成天呆在柜台后面。

胡思乱想中，房门打开了，一些客人和艺妓走下来，坐在身后的包厢中。

这些艺妓和舞妓都没有见过秋叶。

“好漂亮。”

雾子第一次见到舞妓，回头看，口中念个不停。

“你是说衣服？”

“嗯。脸蛋也是。”

雾子逐渐恢复了容易听信笑话的本来面目。

“你要不要当舞妓？”

“可以吗？”

“很可惜，她们有年龄限制，你大概不行。”

要当舞妓，至少要在二十岁前就开始训练。但是以雾子这种小个子，打扮起来，或许还可冒充几分。

“那些衣服都要自己买吗？”

“不，班里的妈妈会替她们准备。”

“也许女人都曾向往过这种衣裳。”

“不过，很辛苦喔，从早练到晚，晚上又要去表演，辈分也分得很清楚。”

其中严格之处，远非银座的女人所能理解。

“年轻的时候，受一次这种训练，或许也不错。”

风才一起吃饭时，雾子有些紧张，如今似乎比较自然了。

她愉快地喝酒，和过去一样，染红的眼角别有一番妩媚。

看着她的侧面，秋叶的脚仍触着雾子的脚，她并没有躲开。

从前雾子不会这样，也许是一度春风之后，她变得大胆了。

“再来一杯吧？”

老板娘上二楼去了，现在是一位年轻的男人在帮他们调酒。

秋叶喝了一口，问道：

“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雾子困惑地看着手中的玻璃杯，然后小声呢喃：

“没有。”

说话同时，她还摇着头，这动作使秋叶相信她说的是实话。

如果她另有爱人，就不会轻易答应这次旅行的。她的回答令秋叶如释重负。

确定了一件事后，又想求证另一件事；秋叶很性急，但这是情侣们的通病。

“再问你一件事。”

秋叶把手肘摆在柜台上，雾子撩了一下头发，象在问：“到底要问什么？”

“到魔吞以前，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君津这个地方吗？”

秋叶没去过，但是他知道那地方在木更津更前面一点，面对着东京湾。”

“我在那里一家超级市场做事。”

“那为什么又到银座呢?”

“有朋友在那里。”

就算有朋友，象她这样冒冒失失到银座上班，未免太大胆了。

“你母亲知道你现在的工作吗?”

“知道……”

“父亲也知道吗?”

雾子没有回答，低下头，旋即下定决心似地抬起头来。

“我是为了躲我爸爸才出来的。”

雾子喝干杯中的酒说：

“男人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那种事?”

“真讨厌。”

雾子愤愤地说。从她强烈的口吻中，他可以渐渐察觉雾子和她的继父间发生了什么事。

“你亲生的父亲呢?”

秋叶吸了一口气，问些别的问题。

“十年前死了。”

“从那里起你就一直……”

“一直和现在的父亲呆在千叶。”

秋叶觉得自己渐渐明白了。

一定是和她母亲住在一起的继父，对长大变漂亮了的雾发生兴趣，她受不了便离家出走，现在这家俱乐部提供住宿，她便来这儿上班。

“到了夏天，我们去北海道。”

秋叶觉得自己问了不该问的事，便改变话题。

两人在祇园呆了一个钟头左右便出来。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或还有其他男性酒友，他或许还要多喝一点；但今晚有雾子作伴，喝太多的话，整晚都虚度就太可惜了。

车到旅馆附近时，雾子问：

"我还要走侧门吗？"

"不，这次一起进去。"

侧门在十点以后就关闭了，现在叫她从那儿进去不大可能，何况以雾子现在的打扮，让柜台服务生看见也不怕了。

早在为买衣服时，他就决定让雾子和自己一起进旅馆。

十一点之后的旅馆，有些空荡荡的，由于规模不大，柜台后只有一位服务生。

秋叶由门口长驱直入，说完自己房间的号码，又说：

"今晚她和我同住。"

服务生吃惊地看向秋叶身后的雾子。

"知道了，立刻准备。"

"不不，这样就可以了。"

服务生的意思好象是要另外准备枕头和睡袍，但是等一下如果还要开门让人进来，实在太麻烦了。

拿了钥匙，和雾子一同登上电梯后，松了一口气。终于没有人打扰。

走进屋内，灯开着，正前方窗上的帘子也是开的。

外头一片黑暗，室内的照明映在玻璃窗上，走近一看，

窗下的鸭川及东山的轮廓还看得见。左边的山峦上有盏小灯，那一定是比睿山的山顶了。

秋叶放下帘子，朝身旁的雾子小声说：

“终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秋叶抱紧她，雾子将脸靠上来。

刚开始只是嘴唇相触，过了一会儿，秋叶的舌头轻轻动了一下，雾子的双唇象花蕾盛放般徐徐打开。

他再加些力，舌头向里推进。

有一瞬间，雾子似乎有些迷惑，但她立刻放弃抵抗，开口接受了他的侵入。

这种柔软的感觉，是她在第一次接吻时所没有的经验。

这是他们出外旅游的第一夜，虽说好不容易有了温存的机会，但也不必性急。

秋叶离开她的唇，脱掉西装说：

“去洗澡吧。”

“你呢？”

“我没关系，你先去。”

雾子点点头，她走向门口附近的厕所，在那儿停了一会儿，似乎是脱着衣服，然后才走进浴室。

安静的房间中，只剩秋叶一人，他点了一支烟。

秋叶和雾子从认识一个多月，他从来没想到两人会亲密到一同出外旅游。

人生旅途中，连眼前一寸的地方都是黑暗的，男女之间不可预知，亦复如是。认识雾子之前，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再交年轻的女友了。

只和田部史子一个人交往那阵子，他觉得爱上年轻女孩的男人，简直是愚蠢的浑球，如今自己就是那愚蠢的男人。

秋叶爱的不只是青春气息，他还要求气质及胸襟，还要有美丽的身材及清纯的感觉。

当然，雾子并未具备上述所有的条件，光说气质和胸襟，她就比不上生长在富裕家庭中的女孩。话说回来，那种自恃出身良好的女孩也叫人不敢领教。

年轻的时候，秋叶见过太多这类型的女人，他很清楚在她们高贵的外表下有一颗任性的心，离婚的妻子就是一个例子。

雾子仍是一块无知粗野的石头，不过，只要加以琢磨，她一定可以成为钻石。秋叶很得意他发现了一块好材料。

一壁之隔的浴室，传来流水的声音。

雾子在洗浴缸，还是在洗身体？想着这些，秋叶兴奋起来。

他坐在椅上，定不下心，便顺着声音走向浴室。里头的人仿佛听到了动静，忽然没有了声音。秋叶站在门前，双手抱胸，叹了一口气。

一开始他并没有共浴的念头。那是因为他不想要求得太过分，也可以说，他只是为了给雾子好感，才放弃不提。

如果他老实说自己想进去，雾子会答应吗？说不定她会在迷糊之间轻易答应。

就因为她这种个性，一起吃饭的时候，雾子常显出超乎年龄的礼貌，这种不平衡的感觉吸引了秋叶。

“干脆敲门看看。”

秋叶想着，赶忙又摇头。

“不行。”

都忍耐到现在了，不能破坏形象。

这可能是秋叶的弱点，也是知识分子共通的弱点。如果是一个无赖或忠实于自己的男人，这时一定会大叫：“我也要一起洗澡。”要不然就低头拜托。面对自己喜欢的女人时，他们会反覆倾诉：“我爱你。”有时又赖在地上说：“让我亲热一下嘛。”

这方式乍看很下流，完全是男人耍赖，不过它也把当事人的要求表达得一清二楚，女人对这种压力常无计可施。

相对地，男性知识分子的态度就比较虚伪暧昧，不容易叫人了解。往往有很多好女人都被无赖追上，这说不定就是虚伪的男性知识分子气势太弱的缘故。糟糕的是，不会耍无赖的人，耍起来还不象。

想到这儿，秋叶为自己站在浴室前的样子而哭笑不得。

跟在女人的身后，却不敢一起进去洗澡，这副德性实在丢脸。

浴室里的水声又响了，秋叶被水声赶回窗口的椅子，但到了厕所门口便又停住脚步。

秋叶把脱下的上衣挂在椅子上，他原本要挂在厕所里的衣架上，但是雾子已经先挂了。

在别人正在洗澡的时候，贸然推门进去固然不好，但是挂挂衣服总没有关系吧。

秋叶瞄了一下浴室。

厕所是长条形的，有一根杠子横在前面，跟双眼齐高，上头有几个挂钩。雾子刚才穿着套装，短上衣及裙子分别挂在左边。

旁边有一个稍微高起来的台子，上头放着雾子带来的大袋子，以及今晚刚买的皮包，台子旁的地板上摆了一双高跟鞋。看来雾子曾费心整理过这儿。

秋叶看出这点，将自己的衣服挂好，忽然注意到她那只袋子的袋口有些松了。

明知不应该，他还是偷看了。里头隐隐约约有一本"京都导游手册"以及一台小小的照相机。

"原来如此。"

雾子在来京都之前，就先准备了导游手册及照相机。

这些都是经常带的东西，只是，从她万全的准备可以看出，她多么希望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这件小事深深触动了秋叶的心。

换上浴袍，秋叶点上台灯，从冰箱拿出一小瓶威士忌。

他并不是很想喝酒，但是手上总想拿点什么，何况洗完澡出来的雾子，说不定会想喝一点。

倒了一杯酒，正要凑上去喝，雾子从浴室出来了。她换了一件蓝色的无袖连衣裙，可能是睡衣。

"要不是喝一点？"

"不。"

雾子撩了一下头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过我这边来。"

秋叶放下玻璃杯，等雾子靠近，一把抱住她。

刚出浴的雾子，头发有点湿，洗发精的香味犹存。秋叶轻抚着她的头发，吻她，将两手放在她肩上。

“累了吧？”

雾子没有回答，只是把额头靠得更紧。

“已经十二点了。”

秋叶松开手，站在床前，拉开床单。

在东京的那夜，他抱着雾子，慢慢把她拖到床上，如今不必那么辛苦了。

“来。”

秋叶先躺在床上，掀起床单的一角，象是说：“睡进来吧。”雾子慢慢地进去。

旅馆的床整理得很好，干净又舒服。当雾子把腿伸进来以后，秋叶的脚立刻缠了上去。

“真舒服。”

秋叶接触着她柔软的肌肤，感觉很好。

“真好。”

他正要剥开她胸前的睡衣，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这时候会是谁打来的？

只有家人及史子知道他今天住旅馆。会是史子打来的吗？

如果是的话，不要理比较好。可是，雾子一脸担心地看着自己。

不接的话，她会怀疑的。等铃响第三次的时候，秋叶起身拿起话筒。

“喂？喂？”

对方是个男的。

“你果然在。是我，我啦。”

他听到急促而略微高昂的语调，立刻知道是能村。也许能村正在那儿喝酒，有音乐及人声传来。

“我打电话去你家，你家的人说你在这儿。今天不回来了吗？”

“当然，现在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秋叶侧仰卧着，一手拿话筒，一手搂住雾子的肩。

“怎么？睡觉了吗？”

“不……”

“你是不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胡扯什么？”

秋叶赶忙把话筒贴近耳朵，房间很安静，能村的话说不定传进雾子的耳朵了。

秋叶抽回搂住雾子的手，换手接电话。

“你知道我跟谁在一起吗？”

“谁？”

“我和魔谷的老板娘一起来拉邦。”

“拉邦”是赤坂的一家酒吧，秋叶也去过几次。

“你别装蒜了，里美在你旁边吧？”

秋叶被人一语道破，话筒更是贴紧耳朵。

“你叫她请假，然后把她带到京都……”

“……”

“喂，招供吧，你是不是跟那位味噌青花鱼汤在一起？”

十二点刚过，能村八成是喝醉了。

“现在老板娘就在旁边，要不是叫她接电话？”

“不要。好了吧！”

秋叶用脚尖触着雾子柔软的身躯，低声道：

“太晚了，等我回去再找你。

“还早呢。”

“反正我要挂了。”

“不要教小孩子做坏事喔。”

在能村的叫唤声中，秋叶放下话筒。

“是能村打来的。”

“……”

“他说他正和魔吞的老板娘一起喝酒。”

气氛正达高潮，杀出一通电话，秋叶十分扫兴。雾子也用床单掩着脸，不说话。

“你有没有告诉老板娘，今天要我和一起来京都？”

“我只是说要去京都。”

“能村怀疑我们在一起。”

“……”

“老板娘好象也这么想。有没有问题？”

秋叶问她，她却反问：

“被她知道不好吗？”

“我是没有关系。”

“但是……”

“老板娘不会告诉别人的。”

秋叶点头。

老板娘为了做生意，当然不会把店里的女孩子跟客人

外出旅行这种事，一一告诉别的客人。她的工作只是了解上班女孩的一举一动，然后默不吭声。

不过，他仍然吃惊于雾子告诉老板娘她要来京都。就说有事，或回去找母亲，或用其他适当的理由都可以，她却没有这么做。

虽然如此，他告诉她能村的问话时，雾子也没有慌张的样子。

她似乎不在乎让能村或老板娘知道这回事，也许她根本不管别人怎么想。

雾子仿佛听了那通电话似的，靠近秋叶身旁。

她希望他抱紧她，又象是在责怪这男人为了一点小事而念念不忘。

受到她的催促，秋叶再度抱住雾子。

绵质的睡衣稍稍有些硬，但胸前的钮扣很好打开。

这是第二次了，雾子几乎没有反抗。

房中只剩窗口的小灯是开着的，那柔和的光线斜斜地照在床上。

雾子侧着脸，闭上双眼，象要避开光线，但她坦开的胸部却正在光线之下。

秋叶稍稍起身，俯看着雾子。

雾子的脸被头发盖住，几乎看不到她的表情，线条优美的耳朵在发丝间隐约可见。

由于她侧脸仰卧，脖子上的筋脉很清晰地呈现出来。

秋叶喜欢看女人的颈子。

年轻的时候，秋叶曾和一个女孩跳“吉鲁巴”，在他带

女孩旋转的一瞬间，看见她脖子上紧绷的皮肤，为之迷恋不已；同时，女孩穿的长裙也高高扬起，露出一大截漂亮的腿来。

总之，头小脖子细的女人侧脸时，常引他注意那段美丽的颈部。也许这也是他从前爱跳“吉鲁巴”的原因之一。

秋叶不喜欢丰满的胸部，换句话说，他偏好筋骨之美。

他知道雾子的胸部不大。这并不是说她的胸部很小，而是说她并没有那些性感魔女那么丰满。

也许“玲珑”才是最好的形容词。

雾子的骨架很小，肩膀也不宽，但浑身很圆润，由胸部到腰部，形成一个向内弯曲的弧度。

他的手指似有若无地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在她的身体上移动，等着雾子的反应。

雾子其实并不是一个敏感的女人。

上次问她：“舒服吗？”她答：“有一点。”那是一句老实话。

明明有感觉，却要装作没有的话，经验多的男人立刻就会发现。以秋叶的年龄，这方面的观察力毕竟是有的。

秋叶并不为她的迟钝而生气。相反地，这种尚未成熟的感觉反而讨他喜欢。

不敏感，正证明了她以前很少接受男人的爱抚，心中没有过去的男人的阴影。

耐心地爱抚着雾子，秋叶想到她的继父来。

据她说，继父是在三年前和她母亲在一起的，那时雾子已有二十岁了。

刚从少女蜕变女人的雾子,一定常使她的继父动心吧!这不表示她的继父邪恶，或雾子不知检点，凡是健康的男女都会有这种只能称为“愚昧”的本质。

单就雾子来说，事情除了“愚昧”外，另有发展。

这件事使她对男人失望,更可能使她对性爱抱有偏见。

雾子的不幸，也在于她早年丧父。她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对年长的男人特别有好感。说不定这也是引起她继父兴趣的原因。

在这些矛盾之下，她才会先抗拒秋叶，半途忽然又要他温柔一点。

他希望冷感的雾子变成一个敢于享受愉悦的女人，他要治愈她的伤口。

这需要耐性,但对男人而言,这也是一件快乐的工作。一个男人如果顺利地打开另一个女人的世界，这男的无疑将是为这女的带来幸福的青鸟。

秋叶不相信真有冷感的女人。

有的女人自称:“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或说:“我一点点也不关心那种事。”其中有些人只喜欢跟自己所爱的人同床。

但这些话正表示她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男人，或是接触过，但还没有深入体会就半途中止了。在这些不顺利的例子中，可能有初夜的酸涩，只为取乐的荒唐，或雾子这种被继父侵犯的不幸。

要是没有上述遭遇，又能被一位温柔而有耐心的男人深爱，任何女人都会自动解除自己的冷感。

没有一个女人是天生的性冷感。从过去的经验中，秋叶深信这句话。就是这种信念，使他对稚气的雾子产生欲望。

雾子并不是冷感，她只是为了一件意外而对“性”抱有恐惧，敬而远之。

证据是：当他温柔地抱着她时，她便温驯地象个成熟的女人。应付这种女性，耐心地爱抚是最好的方法。

现在，秋叶轻吻着她的乳房，右手贴在她背上，手指则从腋下滑向腰部。

忽然，雾子感到一种麻痒，扭了一下身子，嘴巴微微张开。

快感的第一步，就是麻痒。

秋叶确定没错之后，指尖开始在脖子和腰间，来加急抚摸，最后触到她臀部上低洼下去的部位，雾子终于发出声音：

“啊……”

同时她抱紧秋叶。

秋叶抱着这轻轻颤抖的女体，若无其事地将手伸到她背部的更下面。

他左手抱着里美的上身，右手从颈部、背部、腰部下到臀部，是那种慢慢的、若即若离而无限柔软地沿着背肌滑下去的方式。这样温柔、似有若无的抚摸，让里美的感觉敏锐起来。秋叶反复指尖的爱抚，指头再从女人腰部触及臀缝时，里美无法忍受似的呻吟。

“不要……”

他再度接近她的臀部，雾子发出拒绝似的声音，上身却相反地迎向秋叶。

此该，秋叶含着里美的乳头，双手触摸她两腿之间喘气的小小阴蕾。秋叶感到性爱不是胡乱用力蛮顶硬戳就好，而须温柔，时而让对方不耐的沉稳方式接触，他到近50岁时才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在里美身上得到证实。

雾子陷在全身麻痹中，她已不知道身体是不是仍是自己的，她完全被一股兴奋的情绪所抓住。

“嗯……”

最后，里美似乎难受以极，实在忍不住了，雾子要求着，“快点……”

见到这情景，秋叶觉得是时机，便起身，慢慢进入她体内。

翌晨，秋叶在六点醒来。窗口的竹帘不但放了下来，遮阳布还由左、右拢向中间，房间十分黑暗。但在两块遮阳布之间，一道长长的光线直射到床头。

尚未完全清醒的秋叶，看到身旁的雾子，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有一种迷路的错觉。

但是，睡在床上的人的确是雾子。

昨晚刚结束时，雾子还靠在他怀中一阵，现在她却背对着秋叶，朝窗户的方向躺着。也许是热，她的肩头露在床单外，但是那件蓝色的睡衣穿在上头。

昨晚，在他伸手进她睡衣中，爱抚她的乳头及背部之后，她脱光了她的衣服，使她全裸。

在东京的旅馆那一次，雾子僵硬着身体，不安而害怕；

昨晚她直到最后一关，都不再那么紧张了。

长时间的温柔爱抚下，雾子小口小口地喘气，轻轻扭动身肢，反应仍不剧烈，但是秋叶知道那是出自她身体深处的感觉。

最后，在长久以来不曾有过的倦怠中，秋叶抱着雾子睡去。

雾子就象腹中的胎儿般，在他怀中缩成圆形。

现在她却穿着睡衣，可见后来雾子曾一个人起身穿衣服。

秋叶慢慢将手伸入她睡衣的下裎。

雾子的脚忽然动了一下，上身翻成俯卧。秋叶的手停下来，然后再绕上去。

细腻而有弹性的肌肤，光滑滑的，摸起来很舒服。秋叶享受着，并将手探向她大腿的内侧及臀部，碰到她的三角裤，再去摸她的背，发现她连胸罩都穿上了。

昨夜，雾子的确在秋叶睡着后，起床穿衣，然后又回床上。

她也许不习惯裸睡吧？

做爱之后，还会起来穿内衣，秋叶为雾子的一丝不苟感到惊奇。

雾子熟睡着。

最近，秋叶常在早晨这时候醒来，就算前一天直到凌晨两、三点才上床，六点或七点时候他还是会醒一次。

当然，醒来不一定就起床，有时是上厕所，有时发一会儿呆，又糊里糊涂地睡着。

更早以前就不同了，只要前晚因工作而熬夜，他第二天会睡到十点、十一点，甚至超过中午才起床。没有正事要做的上午，他要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看来，秋叶近来不必太多的睡眠。早起打高尔夫球也难不倒他；秋叶自以为自己的体力蛮强的，但是一位医师朋友的说法完全不同：

"那是因你体力不好，睡不久。要知道，昏沉沉地半睡不醒，也要消耗体力的。"

被人家这么一说，他也有这种感觉。

几年前，大学里的研究会办了一次旅行，早起的全是教授，学生反而睡得很晚，强烈的阳光洒在脸上，他们还是一副睡不够的样子。

那时他还觉得这些学生真是迟钝，如果按照医师朋友的说法，或许该解释为：他们的体力好到即使大太阳晒着仍能熟睡。

雾子现在的睡法很相似。

她穿着内衣，背对秋叶，沉沉睡着。他偷偷碰了她的胸部一下，但雾子似乎一点感觉都没有。

秋叶为她的健康而吃惊，也有些类似恼怒的感觉。

她第一次来京都，昨晚又跟男人在旅馆中做爱，如今竟睡得那么死！

也可能她不习惯和男人共睡双人床，整晚无法入眠，直到快天亮才睡着。

秋叶很想替她找理由，但是眼前的雾子睡得那么香，他看了实在不大乐意。

他想来个恶作剧。

秋叶的手再度伸进她的睡衣内。只要去碰那个昨夜她有微妙反应的地方，她就算睡得再沉，也会醒来吧？

秋叶还没有亲眼看过雾子最隐密的部位，当然他也没有要求看过。

只要是男人，一定都想看那地方，只是在交情不深时，提出这种要求是太过分了点。

他能想象那儿的样子。

他猜对了。他只用手指抚摸，就知道了。那儿和她表现快感的方式一样地文雅、谨慎。

秋叶很满意这种淡淡的感觉。

女人的反应强度只和她领到的快感成正比。

他还想更进一步时，雾子缩起脚来，反对似地摇着头。好不容易抵达终点的手指也被赶开了。要调戏一个睡着的人，其实还是很难的。

秋叶放弃了，仰卧着看天花板。

时间还早，邻房和走廊上没有人走动的声音。

他在黑暗的房间中屏着气息，忽然侧卧，从后面抱住雾子的胸部。

年轻的雾子似乎还没睡饱。秋叶一开始就以观察她的动静的心情抱住她的，后来却也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已经八点多了，算来他又睡了两个小时。雾子仍然背对着他。

秋叶起身去门口拿报纸回来，这时雾子醒了。她先轻轻甩一下头，然后吃惊地四下张望，问道：

“几点了？”

“八点多了。”

雾子正要起身下床，忽然发现自己的睡衣卷起来，便缩着脚，在床单里把它整理好。

“不要急，慢慢来。”

“可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吗”

“你想去那里我们就去那里。”

初夏时分，在京都街上悠闲地散步是很不错的活动，但是在床上和雾子玩也不坏呀。

“睡得好吗？”

雾子点点头，但是看来还没完全清醒，她用拳头在额上敲了两、三下。

“昨天晚上你全身脱光了。”

秋叶一说，她赶忙把敲额头的手放下来，挡在睡衣前。

“你真棒。”

“啊？”

“这里。”

秋叶忽然指了一下她的两股之间，雾子低下头来。看到她那垂首的样子，秋叶爱怜地抱住她。

“真好……”

秋叶呢喃着，再去吻她的脖子。雾子怕痒，稍稍避开，秋叶不理她，以吻攻击她的脖子及耳朵。

“救命……”

雾子叫着，趁隙跳下床，逃向厕所去了。

“今天你没有工作要做吗？”

"有是有……"

他有好几件事非办不可，但是他还不想放雾子走。

"要不要去寺院玩？"

"好棒喔。"

雾子很少这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快乐。

"不过，你最好先去美容院一趟。"

"要做头发吗？"

"把你烫的头发洗直。"

"好，我先去美容院。"

经过昨夜之后，雾子表现出顺从的样子。

掀开窗上的竹帘，外头的天色微阴，东山上的晨雾几乎散了，透出沾着露水的绿色，这种天气应该不会下雨吧。

雾子俯看着鸭川问道：

"今天也穿这套衣服吗？"

"除非你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是穿了这些衣服以后，好象都变成大人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

雾子点头，走出门去。柜台服务生推荐了一家美容院。

秋叶一个人拿着报纸，又回床上。

雾子虽然不在了，床上犹有余温。他躺在上面，就着窗口射来的阳光看报，这大概就是幸福吧？

秋叶不由得感伤以及羞惭起来。

就这样读着报，不知不觉地有点想睡觉，昏沉中有人敲门。他赶忙下床开门，雾子跳了进来。

“怎么样？”

她原先烫成波浪型的头发，如今已成披肩的直发。

“嗯，很好看。”

“后面会不会很奇怪？”

“转过来我看。”

雾子听话地在秋叶面前转了一圈。

“不管从那个角度看，你都是最高贵的淑女。”

从穿着到发型都变了，她已脱胎换骨，不再是昨天来的那个雀跃的小女生了。现在的她，具有一种文雅艳丽的韵味。

秋叶睁大眼睛看着自己的杰作。

“我们先去吃饭，再去东山散步。既然你是第一次到京都，应该去看看清水寺和银阁寺。”

“好棒喔，你要带我去吗？”

“不是‘带我去’，是‘陪我去’。”

出生在偏远的北海道的雾子，说起话来比较随便，秋叶早就注意到这点了，现在才提醒她。

“对不起。”

“不，没有那么严重。”

秋叶既吃惊又困惑，自己竟于涉起直率的雾子的措词来了。

他们在旅馆外搭计程车，花了一个半小时，从银阁寺、知恩院、洁水寺绕到平安神宫。

这些京都代表性的古迹，秋叶来过好几次了，雾子却是第一次，所以她感动地看着各个地方，一一发出惊叹。

出生于北海道的雾子，念书的时候虽然没有到京都来旅行过，后来搬到千叶，离京都更近了，为什么还是没有来过？

秋叶对雾子的过去，仍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

她说她家在三年前搬到千叶，可是她没有念大学，或许只念到高中，那所高中的毕业旅行没有把京都安排在行程中吗？还是她根本就没有参加毕业旅行？

既然她的亲生父亲在她十三岁那年就死了，她家里的经济情况也许不大好。他想了很多，但是这种事应该由本人主动谈起，外人不好问。

即使是很普通的地方，雾子仍然珍惜地浏览着。秋叶很高兴，这次总算不虚此行。

逛完平安神宫，一看表，已经两点了。

"该去车站了。"

雾子今天晚上要上班，三点以前一定要搭上新干线。

"真的不能请假吗？"

秋叶还舍不得分开，雾子却抱歉地说：

"老板娘在等我。"

他以为既然出来玩，再续假一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雾子自有自己的原则。

"那就没办法了。"

他原想强留住她，但是一想到昨夜被能村逮个正着，觉得还是让她回去比较好。

打消念头之后，两人一路往车站去，赶上了两点四十一分那班叫做"光"的火车。

“这样一来，五点半可以到达东京。”

秋叶向随车人员要了两个高级客车厢的位子，和雾子并排坐下。

“从昨天在东京上火车到现在，只有二十四个小时。”

雾子遗憾地遥望着京都的街道，口中自言自语。

的确只有一天，但就在这一天中，雾子已有了相当于一年的成长。

火车刚出京都，随车人员便来查票了。

秋叶递出两个的车票，随车人员对着座号，看着他俩的脸。秋叶知道他没有恶意，但是他那种好奇令秋叶不安。

下午在清水寺照相时，也是这样。在银阁寺及知恩院地时候，他帮雾子照相，雾子忽然说：“我们一起照一张。”

秋叶很高兴雾子想拍合照，但是四周光观客太多了，单是帮她拍，他已经不大好意思了，两人站在一起让人家拍，他更不敢。

“叫那个人帮我们拍好不好？”

雾子指着一群摄影者中的一对情侣。

“等一下。”

两边都是情侣，应该很好商量，可是两边的组合不大一样。对方是一对年龄相当的年轻男女，这边明明象父女，但是旁人一看便知关系不同。

秋叶希望不要合照，浏览完了就回家，但是他考虑到雾子，又觉得拍一张两人的合照也好。早知道，该找

计程车司机帮助，但是计程车停在石阶的另一端，太远了，另一方面也来不及了。

“赶快去拜托人家嘛。”

雾子似乎不懂秋叶的心情，她先走到一处背景不错的地方，挥着手。

秋叶无计可施，只好向身旁的高中男生求助。

“对不起，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

高中生立刻就答应了，抓起了那台全自动的相机。

也许是在取角度吧？高中生迟迟不按快门。

他不是对秋叶和雾子感到好奇，只是受到陌生人的托付，特别慎重罢了，但是四周的人开始往这儿看了。

“快一点！”

秋叶强压住叫喊出来的冲动，高中生终于按下快门。

“谢谢。”

秋叶胡乱道个谢，离开雾子身旁。

和那里的尴尬相比，如今坐在车上是轻松多了。

座位朝向列车行进的方向，后面人看不出他俩年龄的差距，从前方走来的人，最多也只是停下来看他们一眼，立刻坐到另一侧的邻座去。

途中，秋叶叫自己不要去想那些无聊事。都已经出来玩了，还在乎什么别人的眼光！

车经过米原之后，秋叶买了啤酒和便当。他也考虑过要不要到餐车去吃，但是最近新干线的东西不好吃，他又打消念头。

吃完中饭没多久，两人就去寺院及神社玩，如今雾

子似乎又饿了。她看着窗外，贪婪地吃着便当。

秋叶忽然觉得自己和雾子正在毕业旅行。两人的年纪和辈份都和往昔有差距，但是心情上却是如此。

车经过名古屋，更接近东京了。他才逐渐回到现实世界。

“你到了东京车站要去那里？”

“回家。”

雾子抚着自己今早才洗直的发说。

“但是，那时都五点半了。”

“没关系。我告诉过经理我可能会迟到。”

如果雾子在五点半到八重洲口，回家换衣服，再赶到银座的店里，恐怕快八点了。

“你要去那里？”

雾子问道。秋叶心中有些犹豫，最好是直接回家办正事，但是他现在没有心情工作。

“你一定要回店里去吗？”“怎么样？”

“没有，要是你能请假的话……”

“我说好要去上班的……”

雾子看着窗外。火车已过了箱根，黄昏了，山腰里的人家都点上了灯。

“那就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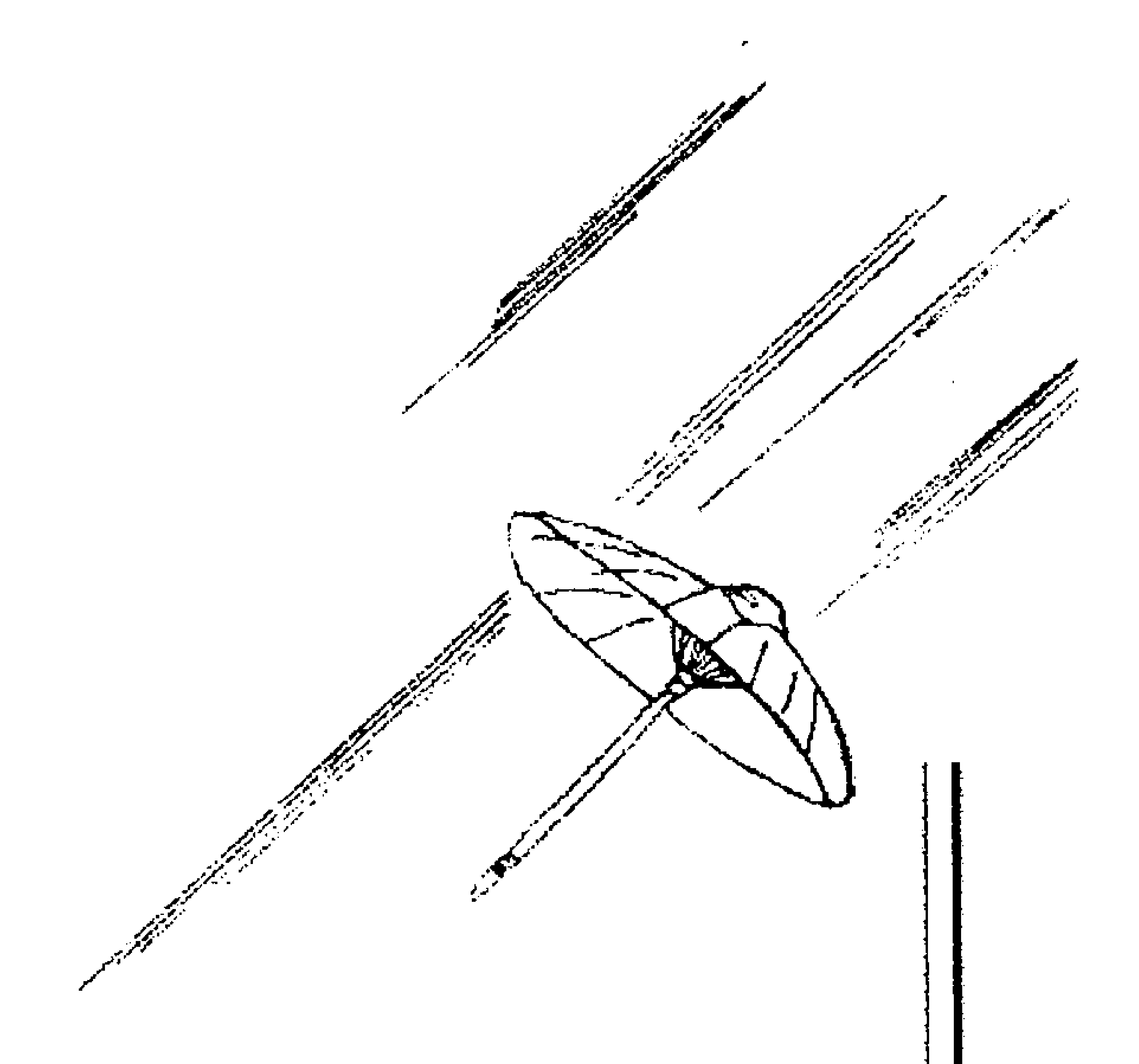
他原以为相聚了一整天，能和她潇洒地分手，结果心中还是不甘，他希望能和她再度一晚。

这种奇妙心理，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不愿把昨晚自己怀中的女人，还给那些不认识的酒客。

"真的要去吗?"

他自己自语道，心中想道：为了独占雾子，一定要叫她辞掉酒吧的工作。

梅雨



梅　雨

庭院里的树、草静静接受梅雨的洗礼。漫长的雨季里，连向来唠叨惯了的母亲及女佣昌代都沉默多了。

天空及大地，屋内及外头的院子，都被梅雨紧紧地缠住。

秋叶却不讨厌这种令人嫌恶的季节。

雨不停落着，一股郁闷罩在人们的头顶；但是，那潜藏在云朵后面的柔弱光线，反而有助于开展工作。

秋叶每天守在家中写稿，不必象上班一样天天早出晚归。

从前，他常在中午放下窗帘，挡住那强烈的阳光，宁可自己开灯。如今，梅雨期的阴晦反而合他意。

梅雨期刚开始时，他也开始动笔写“才能论”，如今进度已达总预定页数四百张的一半了。

在这篇论文中，秋叶试图更深入地分析人的个性，指出其中一些被一般人误以为和“才能”无关的部分。

许多人把“才能”解释作“敏锐如刀的判断力”。他们认为“才能”是一种仅靠努力是无法自然获得的异禀天赋。

但这只是表面的情况，在其内部，还有一些关键，主宰着一切能否水到渠成。

这关键和“敏锐”恰好相反，是一种正面意义的“纯厚”；再好的人才，如果没有深厚的城府作后盾，终归不能成功。

石川啄木这位天才诗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多愁善感，但也自恋傲慢；他既要抱怨生命的苦难，又自暴自弃地不谋解决，甚至引以为荣，累及父母妻子也在所不惜！

石川啄木最后在痛苦中因病早夭。由结局看来，他终究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从不反省，从不振作；妻子陷于贫穷之中，仍不能改变他追求文学梦想的脚步。

这份冷酷及固执实在非比寻常。与其说石川啄木是一把尖锐的刀子，不如说他具有淳厚深沉的心灵。

这就是秋叶对“才能”的基本看法。他觉得“爱情”的道理也是相同的。

由古至今，人世有无数美丽、悲怆或残酷的爱情故事；然而，能为后人所知的又有多少？日本历史上的纯然之爱，在当时不过是一桩丑闻罢了；是“时间”这张滤纸，淘汰了绝大多数的残渣，并把悲哀升华成美感。

松井须磨子和岛村抱月两人，就是现成的例子。

须磨子在日本近代话剧史了，自有她一代女伶的地位；抱月这位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则是当代的名演员兼编剧。

只因抱月是个有妇之夫，两人受到世俗的指责，终于被恩师坪内逍遥逐出师门。

后来，两人共同组织剧团，并以“复活”一剧风靡一时，为日本近代话剧奠下基础。只是他们的爱情仍以悲剧收场；抱月忽然去世，须磨子也在两个月后自杀身亡。

在世人印象中，这段故事充满了美丽的色彩；但是，事实上可能未必如此。

就以抱月舍弃的家庭来说，他的妻子市子精神失常，他的长子在年轻时便自杀，他的长女也长年过着黑暗孤独的生活。而须磨子的家人，也为她的丑闻而深受困扰，一度将须磨子软禁起来。

历史上的爱情故事，充满了这类暗潮，不知有多少人饱尝其痛苦。

如果这些人太顾虑这些痛苦，美丽的爱情故事就无法诞生了；换句话说，只有牺牲现实利益，贯彻自己的欲望，才能完成一种轰轰烈烈的大爱。

这种淳厚的心胸，难道就不是"才能"吗？

想到这儿，秋叶自然地思量起雾子来。

如果真的想和雾子恋爱，他应该冷酷地切断过去的一切牵绊。

他想起田部史子。

好久没有和史子见面了。

三天前那通电话并没有特别的事，他只是觉得好久没有她的消息了，便打过去。

结果两人约好一起去吃饭。

交谈到最后，"不得不"相约去吃饭，这种微妙的束缚，正是缺少了一份冷酷所致。

晚上，他抵达六本木的牛排馆时，史子已经在入口的休息室等着了。

他们约六点钟，秋叶只迟到了五分钟。

史子约会从来不迟到。

大多数女人约会总迟到一会儿，要不就是先到，在附

近逛逛，等男的已经在等了，这才出现。但是史子一向准时。

这正是史子一丝不苟及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地方。

“好久不见……”秋叶想说，又忍住了。

“好久不见”完全是秋叶所造成的。

“雨愈来愈大了。”

他换了一句不得罪人的话，坐在史子身旁。侍者送来两杯茶。

这家店是史子选的。他问：“要吃什么？”史子立刻回答：“牛排好了。”

如果是雾子，她可能会抬头迷惘一阵子，史子却是一个忠于自己的爱好又充满自信的女人。

才喝一口茶，经理来了，请他们到店里面的座位上。

桌子设计成柜台的模样，前面备有铁板，两人都叫里脊肉牛排，还开了一瓶红酒。

“有三个月没来这儿了。”

“不，上一次是在三月初，已经四个月没来了。”

史子连这个都记得一清二楚。

秋叶点着头，轻轻和她碰杯。

史子和过去一样将头发束在脑后，露出她的额头；不过她今天特地穿了一件无领的连身裙，使长长的金项练分外醒目。

史子向来善于打扮自己，但是她今天格外显得美丽。

“你大概很忙吧？”

史子用长长的手指执着酒杯问。

这话其实没错，但是一想到自己常去找里美，秋叶又不方便同意了。

“也不是很忙……”

秋叶的手轻轻摸头，含糊其词。

“是不是什么有喜事？”

“没有……”

“可是你看起来喜气洋洋的……”

也许她只是实话实说，但是秋叶已经作贼心虚了。

史子拿叉子的姿势很美。

她的左手平稳地叉起切下的肉片，送入口中，动作干净利落。

不管史子是否故意如此，她对自己的手确是信心十足。

史子以同样优美的姿势叉起生菜沙拉问道：

“今年暑假你有什么打算？”

每年梅雨过后的七月中旬，秋叶都去山上湖畔的别墅。去年母亲和女佣昌代也一起去了，但是史子去的那两次，她们并没有同行。

“你母亲要去吗？”

上了年纪的母亲怕麻烦，不想去。湖畔的空气不错，但是她有风湿病，又不习惯离开久居的东京。

“她说只要装了冷气，东京也跟别墅一样。”

“那你是要一个人……”

稍早，秋叶曾考虑过带雾子一起去山上。两人在那儿一起吃饭、散步，将有多么快乐呀！

不过这样一来，史子会发现一切的。

"你是要在那儿工作是吧?"

夏天留在别墅工作倒是挺合适的，没有杂事干扰。

"我想在七月底休息一下。"

"要去哪儿旅行吗?"

"现在还没有决定。"

他暗示着自己仍考虑和史子一起去别墅。

"今年不知道该怎样安排。"

"不去别墅吗?"

"不知道。"

"为什么?"

秋叶渐渐辞穷了。

"我也该去收集一点工作上的资料了。"

史子放下叉子，用餐巾轻拭嘴角说:

"最近你不是收集了很多迷人的资料吗?"

"迷人?"

秋叶吃惊地反问,但是史子若无其事地掏出一支烟来。

从前两人见面以后，一定上旅馆。这已是两人的默契，不必任何一方提议。

今天从家里出门，秋叶便漠然地想着：先在六本木吃饭，再去赤坂的旅馆。

最近他正在迷恋雾子，不过也没忘掉史子。而其中他最难忘的是史子的肉身。

秋叶对史子已无热情，他已经没有兴趣带她去很多地方，为她买新东西了。

只是，他仍无法割舍对史子的欲望。

他不想和她温柔、深刻地交谈，只愿意保持肉身上的来往。

一般女性一定要责怪秋叶的自私了，这不等于把女人只当是性交对象吗？

其实，秋叶曾经把这种心态说给一位有名的女评论家听。当然，他用一种客观的语气。果然对方暴怒地说："这种男人一定要跟他一刀两断。"

连四十来岁的她都那么生气了，年轻的女孩子一定更为愤慨。

不过贪恋肉体真的那么十恶不赦吗？秋叶不了解为此大皱柳眉的女人。

如果没有了女性的魅力，男人在不爱你之后，就不会去想你的肉体了。

男女交往一久，不免有争吵或厌烦，爱情多少会动摇，自己都控制不了。

比较起来，肉体的牵绊就强烈而深刻。一旦习惯了，那感觉便在身内生根发芽，遍及全身。

那位女评论家为"贪恋肉欲"而发怒，殊不知这正是维持男女关系的关键，缺少了这层，男女之间很快就会分手。

秋叶不是不想告诉她这些话，只是固执的女评论家可能不会了解。

史子也许比她客观，但是能否了解仍是问题。

史子那柔软的身体和她的年龄完全不同；也许这是她年轻时跳过芭蕾舞的关系。

人到中年，依然没有赘肉，胸部和腰部仍有曲线。

全身的肌肉是比较没有弹性，脖子和手背上也出现一些皱纹，不过以四十岁的女人来说，史子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多了。

秋叶不知道史子如何保持她的身材。

他问过一次，但史子笑而不答。

就算在家里大作美容工夫，她也不可能把这情形告诉别人。

成天在外工作，使她看来有活力；明明有一个小孩子，还象一个单身女郎。

她曾半开玩笑地说，走在街上，常有男人向她搭讪。其中有的人就跟能村一样，太过聪明，叫人不敢接近。

史子毕业于一流的大学，工作能力不逊男人，是名优秀的自由记者，给人“女强人”的印象。

秋叶所知的史子，却比外表容易拘泥于小节，他认为她是一位很女性化的女人。在某些场合，她比秋叶的前妻更要歇斯底里。

不过，史子尽量不把这一面表现出来，外观上，她一直是那么爽朗、聪明的女强人。

只有秋叶知道史子里之外的两张面孔，连她女儿都未必了解母亲的内心。

秋叶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史子这两张脸。

史子对任何事情，都能立刻判断，妥加处理。

但在床上，她就会一脱冷静的外表，表现出惊人的狂乱，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人。

只有秋叶知道她有这种“突变”。

和纯情的雾子交往中，他有时也会渴望中年女人的成熟情欲。

吃完牛排，吃了一些草莓果子冻，喝完咖啡，秋叶看了一下表。

“该走了吧？”

史子点了头，用卫生纸擦掉沾在咖啡杯边缘的淡淡的口红印，站了起来。

隔着玻璃门看外面，六本木的夜仿佛笼罩在烟雾中。

秋叶忽然想在下雨的街上漫步。

自动门开了，秋叶撑开伞说：

“过来吧。”

史子不回答，撑开她自己的伞。

“Just walking in the eain.”

秋叶想起这首老歌，但是各人撑各人的伞，就没有那种浪漫气氛了。

“坐车吧。”

“去那里？”

两人之间，不必再明讲旅馆了。秋叶挥手，计程车停下来。

“来！”他招呼她。

史子却退开一步。

“我失陪了。”

“怎么了？”

“今天刚好有事。你不是也很忙吗？”

“没这回事。”

正在纠缠不清，司机先生不耐烦地按了一声喇叭。

“上车吧。”

“一起走嘛……”

史子转身离去。

“喂！”

他喊了一声，史子没有回答，她向前走，消失在撑伞的人群中。

秋叶无心追上去，上了车立刻关上车门。

忽然被抛下的他，不知要去那儿。

“银座。”

他随口说了一声，看向窗外，但是史子早就不在了。

“搞什么鬼……”

注视着烟雨的街道，秋叶啧了一声。

刚才他是想带史子上旅馆的。吃饭的时候，他就觉得她提议吃饭只是上旅馆的借口。

怎么忽然说回去就回去了！

他感觉到她一直话中有刺，不过却没料到史子会丢下他一个人。

史子一定是生气了。

秋叶回想着史子那气定神闲的脸，以及最后那拒人于千里外的冷冷眼神。

车子向银座开去，他还没告诉司机详细地点。

秋叶向来不喜欢一个人喝酒。不管是一个人占了俱乐部的一整个包厢，或默默地坐在酒吧柜台前独饮，都显得

太无聊。

最后，他决定去“茧”。他是这家酒吧的老顾客，就算老板娘没空陪他，也总有几个相识的客人吧。

巷子里车很多，计程车进不去，秋叶在大马路下了车，穿越大楼与大楼间的路，走进店去。这儿果然有位熟人，对方在广告公司做事，年纪和秋叶差不多。

“欸!”挥手、点头，就算寒喧完毕了。

坐在门口附近的椅上，他摸着被雨弄湿的头，老板娘递上一条毛巾。

“您不是跟能村先生在一起吗?”

“怎么了?”

“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完了。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能村喝起酒来，精神特别好。在这个被人遗弃的晚上，和他对饮最为称心。

“大概是去魔吞了，他说要去一个有很多漂亮女孩子的地方。”

“对不起，帮我拨个电话到魔吞好吗?”

“要我来拨吗?”

“是呀！你方便的话。”

老板娘查出号码，按下键盘。

秋叶用毛巾擦手，向柜台上的年轻女服务生要杯酒。

“你一个人吗?”

刚才那位相识的客人出声问他。

“嗯……”

秋叶含糊应着，点了一支烟，老板娘似乎找到能村了！笑着对话筒说话。

“在呀，他刚坐下。”

秋叶接过话筒，立刻叫道：

“喂，是我。我有急事要见你。”

“我也是刚到这儿呀。”

能村吃惊地说：

“你过来吧。”

“不，我们在这里见。”

“真奇怪，你不想见她吗？”

“反正，我在这儿等你。”

他不想去跟能村的朋友搅和，也不愿和雾子坐一起，被人嘲笑。

和老板娘聊了一个小时以后，能村到了。

“您回来了。”

老板娘递给能村一条毛巾，但见他巨大的身躯坐在秋叶身旁。

“你怎么一个人来这里？”

秋叶确定老板娘走开之后，才说：

“其实我是被抛弃了。”

“被谁？”

“刚才我和田部史子一起吃晚饭。”

说史子的姓，能村听得更明白。

“最后被她逃掉了？”

“也不是逃掉，不过差不多。”

“她一定是知道你爱上小女孩了，要报复。”

不愧是能村。今晚史子的态度，的确只有“报复”两字能够解释。

“所以你找我来替她和你约会。”

“什么替不替的，有事想和你商量。”

秋叶叫了一杯双料酒，他喝的很快，不知道为什么，今晚总想喝烈酒。

“老实说，是里美的事。”

秋叶差点说成“雾子”。

“她变漂亮了。今天我看到她，吓了一跳。”

秋叶饮着酒，心中想说：“是我改造她的。”

“上次，你带她去京都玩对不对？”

“不……”

“不要骗我了，她都招供啦。”

“真的……？”

“骗你的，不过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了。我说要跟你会合，她马上注意听我说话。”

秋叶强忍着爱意，若无其事地说：

“我要叫她辞职。”

能村以一种“你说什么？”的表情注视秋叶，缓缓问道：

“然后呢？”

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

“你愈来愈认真了。”

能村叹了一口气。秋叶是在京都之行以后，才有叫雾子辞职的念头的。

旅行中，他对雾子的爱意激增，舍不得分离，又不得不让她回店里上班。后来他便常想：要是她不必上班的话……。想归想，事实上雾子还是在上班，秋叶傍晚或晚上想见她一面时，还得一直等到酒吧打烊。

一想到雾子每晚都要和一些喝醉的男人同席，他就坐立不安；象雾子这样的女孩，一定很多人约她下班后去吃夜宵或喝酒吧？

秋叶刚认识她，她是个刚从乡下来的小姑娘，如今雾子已经不逊色于其他上班的女人了。她在“魔吞”已是数一数二的红小姐。

从前她可以从头到尾坐在秋叶身旁陪他喝酒，现在则常要转台，没有办法一直坐着。

与其说雾子漂亮，不如说她有一种新人的生涩感，穿着虽不华丽，但是格调十分高雅。

那些厌烦于交际名花的男人就是看上这点。

这三个月以来，雾子可说是脱胎换骨，仿佛一朵逐日绽放的花。她变得更有信心，说话及神态也完全没有乡下气息了。

秋叶觉得自己是功臣。

他有一股冲动，想向围在雾子身旁的追求者叫道：“你们迷上的这个女人，是我的。”

但是他又没有把握雾子是不是真的属于他。

把雾子带上床，替她买衣服、鞋子的确只有秋叶一人。

但是这并不表示秋叶已占有了雾子。

现在她很听话，但是她什么时候又会离开他呢？尤其

在银座这种充满诱惑的地方，更不能大意。

如果现在要把她留在身边，把她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形象，就得尽快叫她别在银座上班。

他的想法，只能对能村一个人讲。

老板娘原本正跟别的客人聊天，现在她走来调换了一个烟灰缸。

"怎么了？两人一副严肃的表情。"

"你以为我平常都不严肃啊？"

"不过，我还是喜欢能村先生大声笑，大声骂人的样子。"

"我就不能象贝多芬一样忧郁一下吗？"

能村的措词是在开玩笑，眼睛却没有笑意。老板娘警觉到这点，便走开了。

"但是……"

能村降低语调说：

"要她辞职的话，她的生活怎么办？"

"我有办法。"

"你要当她的干爹吗？"

"我可没有这种怪念头。"

"但是你的作法就是这样。"

秋叶答不出话来。能村没有吃惊，他叹口气说：

"不过呀，很麻烦喔。"

"她不是那种浪费的女人。"

"不是钱的问题。你一定不会叫她去上班吧。"

既然叫她辞职，当然就没有理由要她再去找工作。

“我认识一位朋友，他也是叫他喜欢上的一个女人辞职，但是那女的成天没事干，寂寞无聊，一天不见面就吵翻天，还打电话去他公司和他家里。”

“……”

“当然了，你现在是单身汉，情况不完全一样。”

“那女的几岁？”

“大概二十五、六岁吧。”

雾子今年二十三岁，不过年龄和“寂寞感”是没有关系的。

“那他怎么办呢？”

“结果，他叫她去驾驶训练班学开车，那女的却跟那儿的一个年轻男子跑了。”

他一直没想到这些麻烦的问题。长年混迹于银座的能村，说起话来极有说服力。

“你该不是要和她住一起吧？”

“没有……”秋叶吞吞吐吐地说。

不管是否要同居，先把她从酒客的魔手中救出来，才是当务之急。

左边两位同行的客人站起来，三个客人取而代之，秋叶和能村移往柜台另一端。

“对不起。”老板娘向他们道歉。

两人讲悄悄话，还是到角落比较安心。

“可是……”

能村又叫了杯酒，想起来似地说：

“我没有料到你会这么认真。”

能村无法相信，就连秋叶也没有料到自己会陷得这么深，仿佛一日日往泥沼底部沉下去。

不过，现在他并不以为自己陷在泥沼里。

“那女孩子的确不错，只是……”

能村说了一半，喝起酒来。秋叶焦急地追问。

“你是说太年轻了？”

“既然你喜欢，这就不是问题。”

能村说到这儿，又停下来。

“我没想到你会选她。”

“你以为谁比较好呢？”

“我不想批评别人的兴趣，不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田部。”

“你不是说她很冷漠吗？”

“工作能力强的人，当然会给人这种印象，不过她这个人很聪明，我很欣赏。”

秋叶忽然觉得雾子很可怜。

能村似乎有点轻视在银座上班的雾子。她未必就不聪明，只要愿意，她也能作好别的工作。

“你以为在那种地方上班的人就不聪明了吗？”

“话不能这样讲，是合不合适的问题。”

“你是说我和她不合适？”

“逢场作戏的话，跟谁都一样，但是你好象相当认真，这就另当别论了。”

“这话什么意思？”

“你号称是现代知识份子的代表，怎么可以和她……”

“那是记者乱取的外号，知识和谈恋爱无关。”

“既然你这么说，那就没什么好谈了。”

“我还是要叫她辞职。”

秋叶有些赌气地下了结论。

他和能村又去另一家酒吧喝酒，直到十一点半才分手。

然后，秋叶到他和雾子见面的老地方“依斯特”吃茶店去等她。

和史子约会的时候，秋叶根本没有想到雾子，后来史子忽然离去，他又和能村谈了一阵，这才想和雾子见个面。

兴起这个念头的原因可能是他先受到史子冷落，后来能村又反对他和雾子交往的缘故吧。

能村固然是为朋友着想，但他的措词太伤雾子了。

雾子的确在银座上班，也没有上过大学，从知识和气质上来说，当然比不上史子。

可是雾子还年轻，把她和四十岁的史子相提并论，显然不公平。

聪明的能村怎么会说出如此不通情理的话呢？

外表看来充满智慧的人，会令人以为他喜欢智慧型的女人，可是这个推论常是错的。

大致说来，知识高低和对异性的喜好没有直接的关系；学问好的人，未必就有比较高尚的恋爱观。

相反地，头脑愈灵活的人，对色情愈感好奇。那些无爱无恨的知识分子不是懦弱，就是不懂如何向女人求爱，要不然就是自我防卫的本能太强。

想着想着，秋叶逐渐释然了。

起初他只想跟能村谈谈雾子，后来能村轻视雾子，使他对她的感情更加高涨。

最后，他几乎要叫出来："你根本不知道雾子的身体有多棒！"

其实，男女间的事，第三者是无法了解的。

只有有过性爱关系的男女，才知道对方真正的面目。外人的批评，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

话说回来，恋爱中的人如果不找别人商量，心中仍是不安的。

能村被秋叶找来商量事情，最后又遭到否决，似乎有些不高兴。到了另一家店以后没多久，他就回去了。

秋叶觉得自己不应该，但他自己也是怪怪的，便打个电话到魔吞叫雾子出来。

十二点以后，银座的吃茶店成了男女约会的场所，"依斯特"位于酒吧密集的大街上，相当热闹。

十几个小包厢中全是约会的男女，等人的大部分是男人，他们悠闲地吸烟、喝咖啡，眼睛不时瞄向门口。

秋叶在左边中间的包厢，面对门口坐下，点了一支烟。

雾子的店在十一点四十五打烊，到这儿差不多要走五分钟，所以她十二点应该能到。

秋叶把手伸向咖啡杯，顺便看了一下手腕上的表。这小小的伪装，也是他害羞之处。

偷看了三次表，门开了，雾子出现。

雾子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看到秋叶后，立刻走过来。

其他男人的视线跟着她走，直到秋叶坐的地方才停止。

“怎么样？这女人很迷人吧？”

秋叶忍不住心中的得意，向雾子轻轻点了个头。

雾子似乎是急忙赶来的，她轻喘着把落下的发丝撩回去。从京都回来以后，雾子一直留着中分的直发。

“很忙吗？”

“忙是不忙，有人要约我出去。”

秋叶是在十一点多打电话去“魔吞”的。

“你推掉了？”

“正好！我不想去。”

“如果我不打电话给你，你大概就去了？”

“反正老板娘也一起去。”

雾子叫了一杯咖啡，用毛巾轻拍淋湿的肩膀。今晚她穿了一件苔绿色的洋装，黑色的宽腰带系在腰上，整体的颜色有些保守，但是略低的胸颈，露出洁白的肌肤，很引人注意。

这件衣服和她胸上发亮的细项链，都是秋叶半个月前送她的礼物。

“不过，那位客人的目标是你吧？”

“没关系，我向老板娘报告以后才来的。”

“你说我在等你？”

雾子用力点头，用吸管喝冰咖啡。

秋叶一时心情复杂起来。

“老板娘很生气吧？”

“不会，她很体贴我。”

雾子本人无所谓，秋叶却觉得自己以后不方便去“魔

吞”了。

“刚才我和能村在一起。”

“他九点到我们店里，你们是后来才见面的吧？”

秋叶点头，喝口冷饮说：

“干脆辞职怎么样？”

“什么？”

“辞职……”

雾子吃惊地望着秋叶，不安地问：

“那我怎么办？”

“学学做菜，去你说过想去的英语会话补习班，或者做其他的任何事。”

“但是我……”

“不要担心生活的问题。”

雾子偏着头考虑。修长脖子上，一条斜斜的青筋映在日光灯下。

“太突然了……”

“没错。”

在秋叶看来，辞职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年轻的雾子来说，这却需要一番决心。

“慢慢考虑吧。”

秋叶这话有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他拿着帐单站起来。

和史子分手时下的雨，已经小多了，但是空气更为闷热。

秋叶为雾子撑伞，往晴海路的计程车招呼站走去。

这时银座正热闹，再加上下雨，等车的人很多，好在

有雨伞遮着，两人在一起，并不显眼。

“今天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还没有和雾子一起去过那种传供人幽会的旅馆。

从前都是在高级饭店过夜，所以他不好意思明说，不过偶而到这种地方也不错。今晚秋叶之所以情欲大发，有一部分原因是要排解被史子抛弃的恼恨。

“好吗？”

他问。雾子沉默。也许她不知道目的地在那里，所以无从表示意见。

“很近，就在涩谷。”

上了车，告诉司机地址之后，秋叶问她：

“你刚刚说约你出去喝酒的客人是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药厂的老板。”

“几岁了？”

“四十岁左右吧。”

连老板娘都一起请去，他原以为那位客人年龄更大，没想到竟小自己九岁。

“药厂是不是他们的家族企业？”

“大概吧！听说他父亲过去也常在银座玩。”

“那么他是花遗产的钱了？”

秋叶听到对方比自己年轻，不禁生出敌意。

“不过，这个人很有趣。”

“你刚才不是还说他讨厌吗？”

“可是他吵着要跟我结婚呀。”

“他还没结婚？”

"结过婚，又离婚了。"

"你怎么回答他?"

"我根本没那打算。从我妈妈的经验来看，结婚未必就幸福……"

雾子这想法，正合秋叶的意。

"那种离过婚的大少爷，不是好对象。"

秋叶忘了自己也离过婚，批评起人家来。

车子通过涩谷的陆桥，从东急本店路左转到斜坡上，过了一会儿，爱情宾馆的霓虹灯便映入眼中。

"幻影"就在上了坡以后的左手边。

秋叶的家在南平台，他常来这一带，有一次在附近一家百货公司买东西，发现一栋长长的大楼上，挂了"幻影"宾馆的招牌。

广告上说："全套镜房，便于由各个方向观赏。"令人觉得有点滑稽。

那时他就想：有机会的话去看看。

他第一次来这里，没料到路很好找。附近有很多家类似的宾馆，不过"幻影"新开张不久，涂成白色的墙壁在炫目的霓虹灯下很好辩认。

"走吧。"

秋叶催促着，雾子尾随在后。

自动门开了，柜台在右边，对面的墙上有许多房间内部的照片，下面还标着价格，客人挑出自己喜欢的房间，在图片下方的盒子中取出钥匙，就可以进房间了。

这种方式，一来不必面对服务生，二来可以自由选择

合自己意又负担得起的房间。

秋叶选了一个日本式的房间，登上电梯。

“你来过这种地方吗？”

他开玩笑，雾子却认真地摇头。

“我也是第一次。”他正想说，却想起自己和史子曾经上过别家同类型的旅馆。

他们在三楼下电梯，微暗的走廊上，只有脚边有两排灯光，三〇六号室就在眼前。

走进去，先是六个榻榻米大的起居间，屏风后就是卧室，外头房间的中央摆了一张桌子，还有梳妆台、电视和冰箱。

“喝不喝啤酒？”

秋叶为了掩饰害羞，打开冰箱，这时雾子往洗手间走去。他趁机打量卧室，和式的榻榻米上摆了两床棉被，枕头一个是粉红色的，一个是蓝色的。

棉被旁的墙壁，乍看是纸糊的格子门，上面却有把手，左右拉开来，里面是面大镜子。仔细一看，连屏风的内侧及天花板上都贴着长方形的镜子。

镜子的四周都有小灯，只要按一个钮，立刻全亮。

“原来如此……”

秋叶研究完卧室的设计之后，坐在桌前，雾子也从洗手间回来了。

上床前，雾子向要来先淋浴。秋叶再性急，她也是说：“等一下。”然后往浴室走去。

没有流汗，皮肤不油腻的时候，她仍旧坚持先洗澡再

上床，雾子这种爱美的天性，是不是得自母亲的遗传呢？

他想象雾子幼时生长在家教严格的环境中，直到母亲改嫁……

“你不洗澡吗？”

秋叶只是问问，雾子却困惑地看了浴室一眼。

令人困惑地是，从桌子这边，可以隔着一片透明的玻璃见到浴室里面。

“我不会偷看的。那么，我先洗好了。”

秋叶脱了衣服，一个人向浴室走去。

偷看她洗澡一定很有趣，但是反正今晚可以从镜子里欣赏她雪白的肌肤。

秋叶在浴室中漫天地幻想，出来以后，见到雾子仍是衣冠整齐地坐在桌前。

“快去洗，我不会偷看的。”

秋叶把透明门上的帘子放下来，雾子这才站起来。

目送着她，秋叶关掉房间的灯，走向卧室。

听说最近有很多爱情宾馆大出花招，从圆形大床到秋千，什么都有。这个房间却很清雅，正因如此，镜子里的映象并不复杂。

秋叶躺在被子上，按了一下右边的按钮。

右边墙上的灯亮了，一面镜子缓缓地升起来。他又按了中间和左边的按钮，结果脚前和左边也各升起一面镜墙。

秋叶见到三面大镜子映出自己的卧姿，不禁狼狈不堪。

吃惊中，他又按了一个标有“上”字的按钮，这下天花板亮了，秋叶的全身又跌到上头去。

“哎——”

他忍不住惊叹了，四下张望着那复杂的设计。

如果雾子一丝不挂地映在镜上，那会是什么情形？

这时，雾子从浴室走回来。

她用一条大毛巾裹住全身，看来里面没有穿衣服。

雾子穿睡衣的样子和裹毛巾的样子一样好看。她把头发缠得高高的，以免弄湿，这使得她的脖子看来修长又有诱惑力。

“进来吧。”

秋叶捺住性子，掀起被单。雾子似乎没有注意到四周的境子，她慢慢爬进被窝中。

她进来以后，秋叶抱住她，两人洗过澡后的皮肤密接在一起。

秋叶在她胸部、背部爱抚了一会儿后，慢慢揭掉被单。

梅雨期的天气非常闷热，一点也不冷，雾子也没有抗拒，他顺利地抽开毛巾，使雾子全裸，并按下了枕畔的按钮。

忽然，灯亮了，木门后的镜子显现出来。

雾子背对着那面镜子，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回头一看，她慌张地摇头。

“不要……”

她那纤细洁白的腰部映在镜中。

“关灯……”

他抓住想逃走的雾子，再按了一个钮。

脚下发出光来，雾子吓得缩起脚来，但是秋叶把天花

板的按钮也给按下去。

“啊……”

她大叫起来，看到天花板，立刻用手遮住眼睛。

雾子仰卧着，她的胸部及嫩白的腹部、缩着的脚，全照在镜子里了。

“不要……”

“讨厌，不要……”

遮过前面，挡不了侧面，缩起脚来，大腿及臀部反而展现无遗。无所遮掩的裸体一无防备地暴露在镜子中，更凸现出里美两腿之间的一丛稀疏的耻毛、隆起的阴埠的优美……

雾子的身体已被镜子包围了。

秋叶陶醉在其中，从前直接用眼睛看的身躯，如今透过镜子的影象，别有一番情趣。他充满了一种偷看不该看的东西的兴奋。

此时此景，秋叶认为男人想看女人美丽的胴体是天经地义的事，故意否认反而成了罪恶了。

秋叶忽然觉得自己象身处于女儿国或后宫中。

四周的镜中，尽是年轻、身材匀称的裸女，每个裸女都被灯光照得异常洁白。

“不要，盖起来。”

雾子的手伸在半空中要被单。

可是她抓不到早就被取走的被单，再怎么动，也只是提供给镜子更多的姿势罢了。尤其是那活泼跳动的乳房和白晰光滑乳房上的粉红色乳头，都只能使男人的情欲更加

强烈而已。

除了看不到表情以外，一边的镜子映出她抱在胸前的手臂以及膝盖，另一边的镜子映出她圆圆的背部，以及腰部的曲线，脚下的镜子则照出她丰盈的臀部，从两股到两股间的阴影，全部清清楚楚。

天花板上的镜子更使这一丝不挂的裸女现形了，她平躺在白色的床单上，紊乱的黑发爬满了枕头。

“好漂亮，好迷人。”

秋叶盯着镜子看，谄媚似地呢喃。

任凭她再怎么哀求，他也不愿意掩起这卷艳丽的画册。美女的宿命就是在光亮中、在他人的注视中，忍受痛苦及羞惭。

“拜托……”

雾子又说，但是秋叶置之不理，又去看脚下的镜子。

“好奇怪的人……”

秋叶忽然觉得雾子这句话象别人的声音，和前几句相比，这句分外冷静。

秋叶吃惊地回头，一直闭着眼睛的雾子，已经睁大了眼，瞪着镜子。

虽然没有碰触肌肤，但是雾子也能感受到秋叶淫荡的眼睛正舔舐她的全身，她不耐烦地背向镜子。

“神经病。”

没有错，是雾子在说话。

秋叶被她冷冷的表情吓倒了。

原先还羞愧得抬不起头来的人，如今抬起脸，张眼注

视镜子，一副好奇的表情。

她在知道反抗无益之后，干脆仔细研究外界起来。

起初为自己的裸体而害羞的雾子，最后也觉得自己很美，同时感到那个为自己疯狂的男人，是如此地不可思议。

秋叶一时面红耳赤。

欣赏裸女是件赏心乐事，不过那是因为女方害羞而想逃，自己却强迫她留下而引起的。

如今，对方睁开了眼睛；本来要看她的，现在却被她看，自己岂不成了笑柄了吗?

和女人的裸体相比，男人的裸体未必就逊色。可是，中年男人松弛的肌肉在年轻女人的身旁，只显得丑陋。

"你太漂亮了……"

秋叶说了一句象是抱歉的话，赶忙从脚下拉起被单。

与其说他要把雾子的身体遮掩起来，不如说他是想先掩饰自己的丑态。

"我不知道还有种旅馆。"

他再度道歉，并把镜子旁的电灯关掉，屋中只剩一盏柔灯。

他一时无法适应黑暗，但是在油灯的光线下，镜子映出的影象别有一番风情。

雾子的肉体逐渐成熟了，每次见面，他都感到她正如一朵徐徐开放的花朵。

雾子在从京都回来以后，每周和秋叶见两次面，以及上床做爱。

起初秋叶只要温柔地抱住她，她就满足，现在光这样

都不够了。

他曾经爱抚她后，故意不再进行下一步，引得雾子不停发出不满的声音。有时秋叶累了先睡，她会摇着他的身体说："不要睡，起来……""你要吗?"他露骨地问。"不要。"她摇头，但是表情上一看就知道是要。

秋叶很喜欢这样逗雾子，听她那小猫撒娇似的声音实在有趣。

当然，害人久等之后，一定要付酬劳，而苦等已久的雾子，更加容易燃烧。

男人喜欢看清纯、冷漠的女人兴奋的样子，这比经验丰富的放荡女人更叫男人动心。

那是一种"只有我知道这女人的真面目"的优越感。

雾子的确变成了这种女人。

在店里的时候，她文文静静，孤孤单单的，容貌及身材都很好看，却有一种不合适生活在这竞争激烈的世界的味道。

到了晚上，床上的她却变了，虽不是一头凶猛的狮子，但也固执得象一支彻夜哭泣的小猫。

秋叶看着不断变化的雾子，宛如看亲手养大的盆栽。到目前为止，这盆栽成长得很顺利。

但是他也有不放心的地方。

从小就教她贪迷情欲，长大了以后，他会不会控制不了她?

而在现实生活中，摸着她的皮肤时，他就无暇去多想这些了。

雾子洁白的身体映在灯光下的镜子里，秋叶看了，不禁兴奋起来。是满溢情爱的行为让女性体内的血液流畅，增加了性分泌而滋润了皮肤吗？秋叶的手偷偷地伸到雾子的胸前，一下抓住雾子小巧、白晰而丰满的乳房。雾子驯服地闭着眼睛，承受着男人的抚摸。秋叶感受着雾子皮肤的光滑柔软，也感到了那小小粉色的乳头花蕾般地翘立。秋叶满意地更加勤奋地爱抚。

她已经不大害怕镜子了，对秋叶的动作也有一些反应。

当秋叶的双唇覆盖在她小巧的乳头、轻轻吸吮时，雾子喘息声有些粗重起来，她的双手推拒着秋叶上身，自己的下身却情不自禁地与男人的身体挨得更紧。秋叶有些沉不住气了，虽然喜欢与女人调情与前戏，他还是光滑而顺畅地进入了雾子的身体……

完事以后，镜子、灯光这些挑起情欲的东西，看来都庸俗而古怪。

秋叶想起似地关掉四周的镜子装置，拉起被单，仰卧着。

雾子则一直把脸贴在秋叶胸上，轻轻伏着睡觉。

秋叶向来先睡着，雾子常被他的鼾声吵得无法成眠，最近好多了，鼾声再吵，她也没有怨言，反而是秋叶常在半夜里醒来，见到她睡得十分香甜，并以一种睡在巢中的小鸟的姿势，缩在自己的臂中。

和第一次见面的惧怕相比，如今她已十分信赖秋叶，秋叶不禁为她的适应力而吃惊了。

他不知道这算进步还是退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雾

子已经习惯秋叶的身体了。

从前，做爱完毕以后，秋叶总是筋疲力尽，雾子却要先起床整理一下自己，如今两人有时也可以一起睡了。

“起床吧。”

秋叶无可奈何地说，雾子懒散地点头。

满足之后还要出门，实在是件讨厌的事，但是这不是普通的旅馆，秋叶不想在爱情宾馆过夜。

这时，他就会想，要是自己有间屋子该多好，可是只要母亲还在，他就不可能搬出来住。

“今年夏天，我们去山上住。”

秋叶的别墅在山上的湖畔。今年母亲常跑医院，大概不会要去了。

“去一个月怎么样?”

“那么久吗?”

“你辞职算了。该没有向店里借钱吧?”

“没有。”

“那就简单了，这个月做完就别做了。”

由雾子沉思的样子看来，她逐渐正视这件事了。

放在枕旁的手表显示出两点半。进旅馆时，约是十二点半，他们在这儿待了将近两小时。

“起床了。”

“等一下。”

秋叶正要起身，雾子制止他，自己先起床。

她在浴室淋浴着。

史子在上床前会洗澡，但是事后就不洗了。有一次史

子说："我要把你的味道留在身上。"

秋叶记得自己当时又得意又感到负担。

史子那句话的确是爱的表现，但是其中也隐藏着女性可怕的情欲以及中年女人特有的心思。

雾子放起水来，声音很大，带有一种和史子完全不同的少女的爽朗。

秋叶在桌前吸烟，雾子从浴室出来，她已换好衣服，整理好头发，虽然没有化妆，但显得容光焕发。

二十三岁的她，经过这些亲密的接触之后，更加精力充沛了。

秋叶就显得有些疲倦，也许是酒醉还没全醒的关系。但是做爱消耗太多的体力才是主因。

他慢慢地换衣服，喝光剩下的啤酒，雾子早已在卧室折叠棉被了。

她蹲在屏风的阴影中。不过他仍然隐约可以见到雾子正折着睡袍，把床单拉正。

秋叶的前妻很少做这类事。也许身为富家女的她，以为整理床铺是女佣的工作。

在他和数名女性交往的经验中，只有家教严格的女孩子才会在交欢之后整理床铺。

除了家教以外，男人还注意女人在做爱前后的举止。不管穿的衣服再高贵，再漂亮，狂乱之后就呼呼大睡的女性，常令人扫兴。

不能随便和别人发生肉体关系的理由之一是：只要有一次关系，任何细微的大意之处，将尽在对方眼中。

秋叶之所以迷上雾子，就是因为她有着超乎她实际年龄的细心。

整理好被子以后，雾子走回来，秋叶倒了一杯啤酒给她。

“好好喝。”

雾子握住玻璃杯，缩着肩膀，那样子一点也不象刚才那个冲动的女人。

反而跟先前讶异地呢喃着：“好奇淫的人……”那位女孩比较接近了。

“该走了。”

秋叶想起自己刚才也曾痴态毕露，甚至成为雾子观察的对象，心里就不安。

秋叶打电话给柜台结帐。

他本想要柜台顺便叫辆计程车来，后来又想，直接在这种地方上车，怪不好意思的，便又作罢。

把钥匙还给柜台，付了钱，走出来一看，雨几乎停了。凌晨两点，旅馆街上的行人仍不少，偶而有汽车驶过。

为了避人耳目，两人共撑一把伞，走下坡道，在那儿拦了计程车。

“我先送你回去。”

“可是你家不是在附近吗？”

“不，我们去你住的地方。”

雾子的公寓在晴海附近，方向正好相反，深夜车子开得很快，花不了多少时间。

“下次我帮你找一间房子。”

车子到高树町的交流道时，秋叶在雾子耳畔悄悄地说道。

“青山或原宿都好，随便你。”

秋叶住在涩谷，他的意思是：只要离他家不远，住哪里都可以。

“要住这些地方吗？”

“你不喜欢？”

“不是，我很想住住看。”

夜晚的汽车中，他听到雾子叹了一口气。

“辞掉工作，到那里安心地生活。”

“辞掉工作以后，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情。”

秋叶想象着自己在雾子的住处，一起吃晚饭、一起在床上休息的样子。

“真的可以辞吗？”

“当然。”

“那我就工作到月底。”

她突然下决定，令秋叶稍感讶异，不过他当然没有异议。

“下星期，我们一起去找房子。”

秋叶十分兴奋，仿佛自己有了新家，他伸手握住雾子的手。


云海


云　海

秋叶在山上的那栋别墅，座落于往麻玛森林方向的高地上。

别墅是他父亲建的，已有二十多年历史。在还不流行盖别墅的当时，秋叶的父亲听到“山中湖”这个名字，以为这是个偏僻的地方，印象很深刻。

实地一看，才发现“山中湖”正对着富士山，山脚一片辽阔的树海，景象极其壮观。

父亲曾轻描淡写地形容说：“轻井泽这一带只能算是乡下！”

可是，自年轻便长年旅居国外的他，对这块看得到富士山的“乡下”，别有一番感情。

那时从东京去别墅，交通十分不便；要搭中央线到大月站换往富士山的快车，然后再换一次巴士，一路颠簸到湖畔才算大功告成。

后来，东名、中央两条高速公路相继开成，省下不少车程，从涩谷出发，只要两小时就到了。

父亲生前，每逢七月中旬的梅雨季节，就会留在别墅，直到九月初。父亲死后，这里就成了秋叶一家人度假的地方。

秋叶离婚后，妻子儿女都不再来了，除了他，就只剩母亲和女佣一年去住两、三个礼拜。

去年他在别墅待了半个月，前一星期母亲也在，后一

星期则是史子去陪他。

秋叶认为别墅最好雇一位管理员，想去的时候，就打个电话吩咐："我过来了。"那有多方便。

有很多去别墅度假的日本人，出门前先往车上塞一大堆粮食、衣服、餐具、玩具，到了目的地后，除了大扫除，还要采购、煮饭、晒棉被、割草、修理生锈的阳台……他们简直不是去休息，而是去劳动，完全失掉休假的意义。

如果是全家一起动手，还有点乐趣，象秋叶这样的单身汉，可就纯粹是做工了。

日渐老迈的母亲和女佣，也懒得去别墅，就算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如果有人要这房子，他愿意出让，只是一想到这是父亲留下来的，以及富士山的那片景观，秋叶又觉得可惜。

他一直认为留着总会有用，但却没有料到，最后竟会用这房子来招待一位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的女郎。

决定和雾子来这儿以后，秋叶最大的顾忌：别墅附近的人。

山中湖开发得虽早，但是附近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及社团的宿舍，秋叶不认得那些舍监；倒是前面及右边两栋别墅的主人，在这儿住很久了，他见过很多次，彼此也招呼寒暄。

这些邻居看到秋叶和雾子会怎么想呢？

他们都见过秋叶的妻子，但是几年前秋叶和史子一同出现时，也没有人特别投以奇怪的眼光，人家或许以为离婚了。

但雾子远比史子年轻。

说不定附近的三姑六婆会咬耳朵说:“隔壁的老头和一个年轻女孩子在一起哪!”

一想到这个他就不安，可是总不能打退堂鼓说:“邻居会说我们的闲话，不要去了。”

毕竟，近邻只有两户人家，彼此的院子又隔了很长一段距离，秋叶未必每天都碰得见对方，只要出门时尽可能搭车，不就万无一失了?

就算被人看到，他难道不能说雾子是自己的侄女或朋友的女儿?

如果这样人家还要闲言闲语，那也只有随他了，反正他们度完假就走。秋叶暗自下定决心。

不过，母亲那边可要费些唇舌，再说，又要找谁来帮忙煮饭、打扫呢?

去年母亲和女佣回去以后，都是史子帮的忙，他还坦白告诉母亲自己和史子在一起。

今年，母亲问他:“田部小姐去不去?”秋叶不置可否，她又问:“不去吗?”“不……”“那就是要去罗?”母亲关心儿子的生活起居，完全是好意，并没有刺探的意思。

他想说:“我打算和另外一个女人去。”以便让老母子放心，但实在难以启齿。

“要不要我一起去?”“不用了，没有问题。”好不容易有个和雾子独处的机会，母亲来的话，岂不大杀风景?

盛暑的八月初，秋叶和雾子双双奔向山中湖。从涩谷上高速公路，进入东名公路，秋叶驾着车子，往御殿场的

方向驰去。

“这是我第一次去别墅。”

很多年轻女孩喜欢装出含蓄有礼的样子来讨好人，雾子却很坦白，毫不掩饰地表现愉快。

“很快就到了。”

“我真的可以去吗？”

“当然呀。”

秋叶口里这么说，心中却怀疑雾子能不能胜任打扫、烹饪之类的工作。

她可能没有母亲或女佣昌代那么老练，不过，考验她的能力，就是一种乐趣。

“不用上班，高不高兴？”

雾子还没正式辞职，她是以休假名义出游的。

“附近有没有什么商店？”

“有一家杂货店和小型超级市场。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拿手菜？”

“这里也有鱼店，不过可能买不到青花鱼。”

雾子爱吃味噌青花鱼汤，秋叶故意开她玩笑，但见她翘起嘴来：

“你要吃西餐吗？”

“不，味噌汤下白米饭也行。”

“那我会做。”

雾子今天穿了一件无袖的绿色连衣裙，除了系上一条红腰带外，还戴了一副鲜红的耳环，看上去非常轻松，从京都回来以后，她就不穿裤装了。

而秋叶送她的金项链，她也一直挂在胸前，这份心意令人疼爱。

“晚上别墅会不会很恐怖？”

“放心，你害怕的话，我陪你上厕所。”

“讨厌……”

雾子故意夸张地说，并提出一些房子大小以及四周景色的问题。

秋叶口里回答着，眼睛却注意到她的肩膀。

无袖的衣服，使她纤细的肩膀露在外面，两肩之间，胸部隆起，当她伸举手臂的时候，剃光腋毛的部位隐约可见。

女人的夏服，性感集中在侧面。

断断续续聊着天，抵达别墅时已是四点了。

阳光还很强，但是一到黄昏，高原的气温就比平地低很多，穿无袖洋装的雾子感到一股刺人的寒意，便在肩上披一件毛衣，站上阳台。

“哇！好漂亮。”

山中湖位在正前方那片茂密的树林后面，再过去就是富士山的树海了。

“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富士山山顶。”

梅雨季节到仲夏这段时间，云层较厚，富士山有三分之一都隐在云朵中。

风却是清爽宜人，四周的森林不时传来鸟鸣声。

“我们要在这里住半个月吗？”

“如果你喜欢，可以住更久一点。”

秋叶原先预计住十天，但延长或缩短几天也无妨，不

管在哪里，只要能安心工作就行了。

“没想到我也能住这种地方。”

雾子望着眼前的湖水，仿佛自己是别墅的主人，秋叶看着她的脸侧，不禁兴起一种家庭的幸福感。

“你就住这间吧。”

大门内的客厅约有十个榻榻米宽，再进去，有两个单人房，各是八个、六个榻榻米。二楼还有一个房间，过去秋叶都把它拿来当书房。母亲偏好楼下那间较小的卧房，因为从窗口可以隔着树林望见湖水。

“这间有镜子，对你也方便。”

窗旁挂了三面大镜子，对面则是一座衣橱。

“这一整间都给我吗？”

“是啊。”秋叶想去去年史子也住这间。

“你看，还有衣柜！”

天真雾子高兴地打开衣柜。

“这间当卧房好了。”

这间房间有八个榻榻米，靠山边，比较暗，也比较隐秘。

“厨房在这里。”秋叶指给她看，然后介绍浴室。

“这栋别墅好棒呵。”

“房子有点旧了。”

这儿整修过很多次，不但石墙砌得很牢靠，木料更是精心挑选，地基也打得很稳，原先就设计成山中小屋的风格，象客厅的梁，用的就是上好的赤松原木。

“住这里一定很舒服。”

秋叶低下头，他想起史子也说过同样的话。

三天前，女佣昌代已经把这里打扫得一干二净，且预备了很多食品，现在随时都可以下厨。

不过，两个刚到，煮饭太累了，出门买食物回来吃也挺麻烦的。

“晚饭我们出去吃吧！今天是第一夜，我们找一家高级的餐厅。”

“要换衣服吗？”

“不用，这样就可以了。”

在休闲旅游区，衣着可以随便一点，但是雾子还是回房迅速换上秋叶在京都送她的那身套装，看来很漂亮。

准备就绪，两人出门。天空云层厚密，湖畔右方的天空已是一片殷红。到了秋天，夕阳还会更美。

秋叶穿着一件敞领衫和麻料的休闲外衣坐上驾驶座，雾子则坐在他身旁。

隔壁和前头别墅的两家人好象都来了，秋叶不希望碰上他们。

他发动引擎，匆匆逃下山。

路两旁高大的树枝拱出一条绿色的隧道，车子一路驶向湖畔。

黄昏时分，空气中已颇有寒意，湖畔却有一些年轻人正兴高采烈地玩着冲浪帆船。

“很好玩的样子，那一天我也试试看。”

雾子眼睛都亮了，秋叶却提不起兴趣。

“我宁可去打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不是很难学吗?”

“现在开始练习，秋天就可以正式上场了。”

秋叶从来不带女朋友去打高尔夫。一般情况，球友中若是夹了一位女性，麻烦事会特别多，整个赛程都会乱掉。打得好，要夸她，打坏了，又要安慰她，美女固然赏心悦目，但美女同时也骄傲自大，斟酌起来仍是弊多于利。

这是秋叶一贯的论调，不过，雾子不在此限。

十年来的论调，为了一个雾子便面临崩溃，可见也不是什么金科玉律。

山中湖离东京不远，但是自然景观维护得不错，增建的别墅都集中在特定区域里，不象轻井泽如今已是一片喧闹。

湖畔的年轻人比往年多，不是拿着高尔夫球杆，就是骑在脚踏车上。

秋叶的父亲要盖别墅时，曾考虑河口湖，现在看来，选择山中湖是明智的。

不过，河口湖倒有一家不错的饭店，那儿也看得见富士山。父亲健在时，秋叶全家曾在那饭店过夜。

当时，从山中湖开车到河口湖要一个小时，如今公路修好了，只要花半小时。

走在这条路上，秋叶想起死去的父亲。

长年居住国外的父亲是个体面的人，如果他看到秋叶和年轻女孩一起开车兜风，会怎么说呢?

他可能会骂：“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干这种事。”也可能苦笑地说：“你可真行。”

秋叶一边想着父亲，一边开车，不知不觉地到了目的地。

“就是这里。”

秋叶打开车门，雾子先下车，站在饭店前仰首观望。

“真别致呀。”

这是一栋木造的三层建筑，正门是宫殿造形，右边有个了望台。

“这房子很老了吧？”

年纪跟我差不多了。”

饭店建于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距今已有四十八年。高高的屋顶上贴着杉木皮，主梁则是一整根赤松木，墙上挂满了竹网，窗户呈纵长形状。

“真罗曼蒂克。”

一直待在东京的雾子，对这房子十分好奇。

“这家饭店今年就要拆了。”

“为什么?”

“它老了。”

秋叶不禁联想起追求年轻女孩的自己，一时十分丧气。

用餐的地方在楼上左边，他们走着，由敞开的窗口看到面向河口湖的庭园。那儿的草坪已被挖土机破坏无遗。听说店主正要把这儿拆掉重新建新的。

“这家饭店和以前都不一样了。”

秋叶感伤起来，雾子是不会明白这种感觉的。

从饭店的规模看来，这儿的餐室相当大，而且几乎座无虚席，客人也许都是来避暑的。

"好久不见，欢迎光临。"

秋叶每年都来，经理都认识他了。经理领他们到一个靠窗的空位上，让两人面对面坐下。秋叶心中仍不笃定。别人大多携家带眷，只有他和女孩子同行，他总觉得大家的眼光一直投向自己。或许有的男人会羡慕我吧？秋叶想到这儿，稍稍释怀，但毕竟无法全然自在。

秋叶点上烟，看了看服务生拿来的菜单问：

"要吃什么？"

才说完，他想起雾子说她不会作西餐，就点了些日式食物。老实说，清淡的日本酒比较合秋叶的口味，不过这家饭店供应的日本国产甲州洋酒，品质也不错，秋叶就叫了一瓶。

服务生为两人各倒一杯，他们对饮起来。

"到这里来真好。"

雾子轻轻笑着，肩膀缩起来，这话虽然史子也说过，但雾子却是用语言及全身的动作来表达。

"明天开始，你要负责煮饭，我们不能每天出来吃。"

"我一定全力以赴，只要你不嫌弃。"

秋叶有些担心，不知道雾子会作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但是，退一步想，又觉得很有趣。

大概是酒精起了作用，秋叶开始不在乎周围的眼光。

随便人家说好了，他甚至为自己是别人闲话里的男主角而自豪起来。

原先他觉得自己象雾子的叔父；自己是亲切的中年男人，雾子是乡下来的小姑娘。如今秋叶却以董事长自居，雾

子则是他美丽的秘书。这么一想，他立刻觉得天经地义起来。

“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美丽的秘书，难得地凑过来问。

“你不是结过婚吗？”

秋叶很少告诉雾子自己的私生活。

“为什么要离婚呢？”

“为什么……”

谈到离婚的理由，说也说不完，一言又难尽。

“你不爱她吗？”

“这也是原因之一。”

“不过，至少你曾经爱过她吧？”

秋叶和前妻当然有过相爱的时候，可是雾子一再逼问，他一时很难解释。

“后来她一直是一个人吗？”

“当然。”

“你不会爱上别人吗？”

“没有，可是……”

这声“可是”带了少许的良心不安。

“男人一个人怎么生活呢？”

“我有母亲和女佣照顾。”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

秋叶为她的大胆吃了一惊，雾子似乎是指性生活，但听她大方地说：

“书上说男人忍耐不了多久。”

“这个因人而异。”

他想打马虎眼，雾子去追问下去：

“现在没有吗?”

“没有什么?”

“女朋友呀。”

“没有。”

他原打算大声强调，不料说出口却意外地软弱。

雾子并非存心调查秋叶的私生活，她只是想知道他这样年龄男人的生活方式。

“你不想再结婚吗?”

“这个嘛……”

老实说，秋叶完全没有再婚的打算。

他在工作劳累或喝醉酒回家的时候，偶尔会想到，有个太太也不错；有时工作不顺利、情绪低落，更会希望有个象妻子那么亲密的人听他倾诉。

不过，有太太以后，麻烦事也将不少。

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不能自由自在地玩，更别提象他现在这样带一个年轻女孩子一起度假。

结婚及单身各有利弊，不见得哪一方一定好。

这等于要在“自由”及“安定”二者间作抉择，秋叶现在就是选择了前者。

离婚到现在已经四年了，而家里有两个老女人帮忙，使秋叶住得很快活。男人需要有人照顾，而他没有这方面的烦恼，自然就不想结婚了。

也许，男人结婚只是想找人来照顾自己吗?

话说回来，秋叶目前事业正值巅峰，身体也算健康，再过十年，等他老了，或许就会希望有人常在身旁陪伴。生活上的不便是小事，老来的寂寞却难耐。

这大概是人性吧。婚约可说是一种老年的保障，外表看来，爱情是两人结连理的理由，实际上，其中含有为将来保险的意味。

很多人真的是为了寻求生活保障才结婚的。相反地，那些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却不需要这种“保险”，他们拒绝结婚。

秋叶对“婚姻”抱着怀疑的态度，这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失败过一次。但史子也是使他无意改变现况的原因之一。

男人在四十岁以后，性欲就没有那么强了，而史子在这方面仍给他极大的满足。

于是乎，生活起居上有母亲，性方面有史子，秋叶过得十分自由快乐，他当然不考虑再婚。

“你不想再结婚吗？”这是雾子的问题。

但是，秋叶不能说出实情，就算她能谅解男人这种心态，但把史子扯进来，问题会更复杂。

在这高原的湖畔，雾子食欲很好，从饭前的小菜到正餐的肉片，她都吃得一干二净。

饭后甜点是冰淇淋。

雾子吃到一半，凑上脸来：

“对面的人好象认识我们。”

雾子所说的“对面”，正是秋叶的背后，他看不见。

“从刚才就一直看我们。”

“大概是你太漂亮了。”

今天雾子穿得十分体面，既象是偷偷溜出来幽会的女人，也象一般家庭的好女孩。

“会不会是常去你们店里的客人？”

秋叶边吃冰淇淋边说。

“是女的。”

秋叶和雾子是在一个小时前进餐室的，那时他并没有见到熟人，可见对方是在他俩开始吃饭以后才到的。

“什么样的人？”

“四十几岁，带了一个小女孩。”

听到雾子这句话，秋叶的背仿佛被后头那人的视线刺了一下。

“她真的是在看我呢。”

秋叶想回头，却没有回头。明知一回头就看得到，脖子却动弹不得。

“好象是一对母女。”

被这句话一激，秋叶低下头，越过肩膀向后瞄了一眼。

“啊！”

他险些叫了出来，雾子问题：

“怎么了？”

秋叶喝一口冷饮压惊，然后深吐一口气。

“你认识她？”

“不……”

匆匆一瞥之下，那人好象是史子。一共有两个女的，另一个他没看清楚。

“又在看了。”

秋叶很想回头确定一下，可是脖子象打了石膏似的。

会是史子吗？刚才看了那人一眼，的确很象史子。

"她还在看我们吗？"

"现在她低着头吃东西。"

秋叶下定决心，回头去看。

他垂着脸，装作要找侍者的样子，再瞄之下，他确定那是史子。

秋叶这一桌位于餐室最里角的窗口旁，隔了三张桌子的距离，史子母女面向这儿坐着。两桌只相距十公尺左右。他们似乎刚开始用餐，史子可能没有注意到秋叶。

"你认识她吗？"

"嗯……"

"所以她才会一直看你。"

照理说，史子只看得到秋叶的背部，难道她只看背影就认出来了？

秋叶觉得史子在看他，背部不由地拱了起来。

"你不过去打个招呼吗？"

"她们是在我们坐下之后到的吧？"

"大概是吧。"

可是，史子来这家饭店做什么？又为什么偏偏跟秋叶他们挑同一个时间？难到她是一路跟踪来的？

秋叶的行程，只有他家人知道，莫非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

服务生送来咖啡，晚餐至此接近尾声。

秋叶等服务生离开以后，才加砂糖和奶精。

最好是能耗下去，等史子先走。

可是一杯咖啡再拖也只能拖个十到二十分钟。

史子她们才吃到一半。

秋叶边喝咖啡，边想着脱身的办法。

史子坐在通往出口必经的路上，过道很窄，她又面向着他们，实在难办。

秋叶后悔选了这个位子，但这是经理领他们来的。史子她们，恐怕也是有位子就坐，别无选择的余地。

这真叫祸不单行！

秋叶不自觉叹了口气。雾子担心地问：

“怎么了？”

“没什么。”

这样下去，雾子一定会起疑的。

“对面的人还在吗？”

“在啊。有什么不对吗？”

“那女的是我在出版社认识的朋友，我不想见她。”

“你一说，我也觉得她很象干编辑或记者这一行的。”

除了史子的职业以外，秋叶说的都是谎话。

“喝完咖啡，你先出去。”

“我一个人出去？”

“在楼下大厅的贩卖部等我，我马上过去。”

秋叶想使史子以为他和雾子只是凑巧同桌，这样的话，两人最好不要同行。

“那我先走了。”

雾子立刻站起来，秋叶却还没做好心里准备。

“等一下。”

秋叶喝一口冷饮，干咳一声，点一个头。

雾子象在等他发出讯号似的，把皮包夹在腋下，停了一下才离开。

秋叶象寻找什么似地看了桌下几眼，然后把香烟和打火机放进口袋，站起来。

史子应该已经注意到他要离席了，秋叶感到背部一阵温热，慢慢回头，正好和史子的视线相接。

秋叶稍稍躲开她的眼光，象个挨骂的小孩，低着头走过去。

和史子一起吃饭的果然是她女儿。

秋叶本想装出吃惊的样子，可是他没那种演技。

就这样一直走到桌前，他才出声：

“什么时候来这里……”

史子轻轻点头，并不答话。

秋叶站在明亮的房间里，后悔自己停下脚步，如果自己刚才点个头，直接走过去就好了。

如今他多嘴打了招呼，就走不开了。

他十分愧疚，只想辩解，结果就真的说不出话来。

例是史子只轻描淡写地点个头，颇出人意料。

聪明的史子，应该不会意气用事、出口骂人的。不过，他以为她至少会讽刺他一句。

“我……去别墅。”

“……”

他尴尬地解释着：

“吃过饭，我马上就回东京。”

“……”

史子还是不说话。

“再见了。”

秋叶低着头，快步走向门口。

她该不会追上来吧？他心跳个不停，赶忙逃走。

秋叶在经理及侍者的目送下走出餐室，回头一看，史子窄窄的肩膀还在人群里。

秋叶松了一口气，走向雾子等他的地方。

这次总算没有当众出丑，雾子也没有穿帮。

不过，他觉得自己未免太多嘴了。

根本就不必说什么“我去别墅”或“马上就回东京”。这些话只不过是强调自己没有打算跟雾子留下来过夜罢了。

不说心里不安，说了又象不打自招。

聪明的史子，一定看穿了他的花样。

秋叶计划了半天，最后还是败在史子手里。

走到楼下雾子正站在前面。

“你没有买东西？”

雾子拿出一只木鸟来。

“你看。”

这只木雕的啄木鸟别有机关，只要一拉它的尾巴，它就会啄向前面的一块板子，发出敲击的声音。

“这个装在门上，可以替人敲门，很可爱吧？”

“装在那扇门上？”

“当然是别墅啊。”

秋叶不愿意给自己的房子装上这种玩具，可是这是雾子买的，他不好拒绝。

雾子付钱给店员，忽然想起似地问：

“那个人怎么样了？”

“躲不开，只好说了一些话。”

“好可怕，她一直瞪着我。”

“走吧。”再耗下去，碰到史子就不妙了。

拿着包装好的啄木鸟，走到外头，冷风迎面而来，白天的暑意已减了不少。

“好暗哪！”

除了饭店门口之外，四周一片漆黑暗。

“哇！星星好近，看得真清楚。”

雾子指着车子前的天空。

“好久没看到这么漂亮的星星了。”

秋叶点头附和，一同欣赏这幅美景。

雾子又问：

“你那朋友也住在这里吗？”

这正是秋叶担心的事，不过当时他不方便问史子。

“她们大概不会立刻回去吧。”

难道雾子感觉到了什么？秋叶有些窘迫。

“不知道。”

秋叶冷冷地说，加快了车速。

都已经晚上八点多了，路上还是很挤。

很多人驾车从河口湖或富士山赶回山中湖。

看来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到家。反正吃饱了，也不必太赶路，回去以后立刻睡觉就是了。

秋叶满心期待，也稍感不安。

史子母女吃完饭后去那儿呢？是住在附近的旅馆，还是回东京？

秋叶告诉史子自己要回东京，如果现在又被她们在别墅撞见就糟了。

不过，史子该不会不请自来吧？

三天前，史子打电话给秋叶：

“今年你去不去山中湖？”

他先前曾经说过不去别墅，所以史子有此一问。

“我还在考虑，最近很忙……”秋叶含糊其词。

三天后，两人却在河口湖碰个正着，秋叶身边还多了一个年轻女孩。

不过，史子也未免太恶毒了，明明今天要来河口湖，三天前在电话中却不透露。

八月份，避暑胜地的饭店向来客满，史子一定早就订好了房间。

更过分的是，她在电话里一副随便问问的口气。

秋叶感受到史子深沉的一面。

外表平静的她，内心说不定正妒火中烧。

秋叶感到压力，又觉得史子有一股浓厚的“女性天质。”

话说回来，造成如此情势的祸首仍是秋叶自己，他既拥有雾子，又不肯和史子一刀两断。能村也说过，一个男人不可能永远同时和两个女人保持关系。

秋叶不是不想做个解决，但是该怎样向史子提议分手呢？

最简单的方法是，向她明讲自己已有了新情人。

可是史子和他交往了那么多年，他说不出口。

这是“优柔寡断”，也是事实，与其说诚意不够，不如说他先天性格上就有这缺陷吧。秋叶本人也未必愿意当这种男人。

他和史子约会的次数比以前少了，以往每周一次，没见面也会打个电话，现在只要史子不打电话过来，十几天没消没息的也是常事，秋叶希望她能了解这种情况的意义。

聪明的史子一定能够了解他的暗示。

偏偏史子三天前还要多问，害秋叶不得不支吾其词，再加上一点凑巧，才造成了今晚的尴尬。

要分手，就要干净利落，象这样牵扯不清，两人都难过。

看来秋叶的种种对策都是多余的，如果他的前妻知道了，一定会说：“你又在做什么无聊事？”

不过，拐弯抹角及心存芥蒂，正表示两人还互相留恋，要是他们真的厌倦了，两人早就自动不相往来了。

秋叶的“优柔寡断”正是他割舍不了史子的表现。

“孽缘啊！”

能村曾用这种口吻批评过秋叶，但是他觉得他和史子之间还没有这么严重。

如果要他在两人之中选一个，他无疑会选雾子，秋叶对雾子是真心的，只是他也不愿意让史子离开他。

雾子使秋叶感到刺激昂扬，史子却给他一种安定感。

史子毕竟是个成熟的女人，知识也比较丰富，每当秋叶遇到工作上的难题时，他第一个想讨教的就是史子。就算问题不能完全解决，她也能提出很好的参考意见；就算是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她也会安慰他，使他安心不少。

工作上如此，家庭、交际等方面亦复如是，史子可说为秋叶设想得面面俱到。这是因为他俩年岁相近的缘故。

雾子却老是叫人担心与困惑。

要是有一个女人，既有史子的稳重，又如雾子般令人心动就好了，但是这愿望未免太理想化了。

秋叶在雾子身上追求一份纯洁无瑕的女性美，他热中于把她改造成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在这种尚待琢磨的女人身上，又如何要求她成熟稳重？

也许有一天雾子能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不过，那时她还会留在秋叶的身边吗？秋叶那时的想法还会跟现在一样吗？

偏头一看，雾子靠着车窗睡着了。

秋叶跟她谈起了史子，说起来算是她的情敌，只是因为她不清楚史子的一切，所以才能那么轻松。

雾子今天从东京到山中湖，又从山中湖到河口湖，一路奔波，再加上喝了不少酒，难免想睡觉。

她低头的睡姿着实惹人爱怜，秋叶兴起了吻她嘴唇的欲望。

如果摆出这姿势的是史子，秋叶可能就无动于衷了，莫非“年轻”就是一种“特权”？

秋叶开着车时，忽然兴起促弄雾子的念头。他空出左手，伸向她的膝盖，就在他的手抵达终点时，雾子睁开眼睛问：

“啊！怎么了？”

“没什么。”

秋叶若无其事地看着前面。雾子恍然大悟，往他的左手用力拍下去。

“死相！”

“有感觉吗？”

“不知道。”

雾子把秋叶的手拨开后，整理了一下头发，重新坐正。

“这里是那里？”

“已经到山中湖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

湖畔的餐厅透出点点灯光，湖面则是一片漆黑。

不久，路窄了起来，左右尽是苍郁的大树。车子上了山坡以后右转，开了约一百公尺，在别墅前停下来。

“好了，下车吧。”

对面那栋别墅的灯亮着，四下无人。

“这里的星星也很多。”

雾子眺望天空说。秋叶掏出钥匙打开大门。

“我回来了。”秋叶开玩笑地喊道。

“欢迎回来。”雾子跟着说。

两人大笑起来。秋叶紧紧抱住雾子说：

“今天晚上我要好好欺负你。”

“讨厌……”

“讨厌也没用，这么远的深山里，没有人会来救你。”

秋叶因自己在别墅中和美女幽会而感到十分兴奋，直接把雾子抱进房中。

把二楼的书房算在内，这栋别墅共有四个房间，对他俩而言，实在太大了。

尤其是四周环绕着森林，雾子似乎有点害怕。

“我们两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

“我陪你睡，不要担心。”

秋叶先去浴室放水，再回到卧房铺被子，第一次来的雾子只能跟在后面做。

“你睡床，还是睡地板？”

“以前住我那一间的人，留下一张床，所以我都睡床，不过我喜欢睡榻榻米，上面铺被子。”

“对，那样既干净，又好睡。我们今天就这样睡吧！”

两人头向窗口，把两床被并铺在一起，不留间缝。铺床单的时候，雾子也帮着拉角。

秋叶正想起史子也做过同样的事时，雾子正好问道：

“先前那两个人会不会来这里？”

“啊？”

“她们会不会在回家前，先来这里看看？”

真的这样就糟了。

“没有人会来的，你放心。”

铺好被子后，秋叶把雾子带到厨房，把碗、锅子的位置指给她看。

“这里有酱油、味噌和油。”

“我会炒一些小菜。”

“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秋叶从冰箱拿出啤酒，倒一杯给雾子，两人对饮起来。

“为我们的共同生活而干杯。”

雾子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默默啜了一口酒。

“洗澡水好了吗？”

“好了吧，你先洗。”

雾子点头，大方地径自走进浴室。

秋叶一个人慢慢地把啤酒喝光。

别墅静静伫立在夜色中，想到两人终于能独处了，秋叶感到一股安定，以及一丝牵挂。

他毕竟愧对史子。

史子现在在做什么呢？

他刚想到这儿，似乎就听见有人敲门。

这么晚了，会是谁？秋叶心虚地看了门口一眼。

别墅建在斜坡上，面向湖面的那侧由柱子撑着，要走一段阶梯才能到门口。

奇怪的是，秋叶只听到敲门声，没听到有人走上台阶的声音。

这时候不可能有人来，要来也会先打个电话，何况敲门也不会敲两声就停下来。

对方敲了门以后一声不吭，难道是在门外等着？

只有史子可能在这个时候来。她会不会是来一探虚实，看秋叶有没有真的回东京去？

他看着门口，但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见微风把屋旁的树叶吹得摇晃不停。

秋叶站起来，蹑足走近门口，他和雾子两人的鞋子整齐地排在地上，毫无异样。

秋叶朝外头喊："谁？"

连喊两声没人回答，他打开锁，慢慢拉开门。

"啊？"

秋叶觉得好象看到一条人影，凝神再看，又象是在灯光下摇曳的树影。

换个位置，站在门口外的平台上四下张望，除了微风，就是一片漆黑及沉默了。

走下台阶，站在停车场上，他还是看不见任何人。

"我真的弄错了。"

他自言自语地走回屋内，关门上锁，再扣上铁链。

雾子已经洗好澡，穿着一件棉质睡袍。

"怎么回事？"

"刚才好象听到什么声音。"

"好恐怖喔。"

"放心吧，只是回声而已，是我听错了。"

秋叶希望自己也能相信这句话，事实上他仍然无法释怀。

雾子由客厅走回自己的房间，边整理行李边问：

"我可以用这个壁厨吗？"

"当然可以。房间里的东西都是你的。"

秋叶简单地说明了一下就向浴室走去。这种持续加热

的日式澡盆，不必换水，水仍然很干净。

泡在水中，秋叶再度想起刚才的声音。

那时他正要喝第二杯酒，叩门板的咚咚两声便传入耳中。

也许是想史子想得入了神，才会误以为史子来敲门吧？

他没有在外头发现任何人。然而真的是错觉吗？会不会是史子敲完门便走？

秋叶顿时不安起来。

站在门外的平台上时，他甚至怀疑史子躲在暗处，自己什么也看不到，对方却把自己看得一清二楚。

"会吗？"

秋叶兀自喃喃，甩了甩头。

史子不会这么恶毒的，何况她今天和女儿同行。敲下门，立刻逃走，会让女儿笑话的。

史子不是那种想不开的女人，要整人有很多别的方法。

也许自己太紧张了，一切只是自己在胡思乱想。秋叶说服着自己，走出浴桶。

浴桶是父亲生前特意用桧木制的，质感好，又散发出原木的味道。他先在稍嫌老旧的竹席上洗了一遍身子，然后又泡了一次热水。

秋叶每次来别墅，都穿那件有纵纹的白色睡衣，现在他走回客厅，雾子正在那儿看电视。

"洗过澡，清爽多了。"

秋叶用毛巾搓着头发说。雾子把头转了过来问："你妈多大年纪了？"

“七十七了吧？”

突如其来的问题，得到一个暧昧含糊的答案，雾子一脸狐疑。

“你妈现在还用口红吗？”

秋叶不明白她问这些的用意。

他没有注意过母亲的嘴唇，一般人恐怕也没有理由特别问起这件事。

“都七十七岁了，她大概不用口红这类化妆品了吧？”

“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以前只有你妈用过吧？”

“是呀。”

“镜台的抽屉里有一支口红。”

“什么？”

那房间的上一任主人是史子。去年秋天他们在别墅住了三天两夜。今年秋叶和女佣虽然已过来别墅，但是他们只开了窗子和打扫，并没有过夜，因此，口红很可能是史子忘了带走的。

“或许是他偶尔出门时用的吧。”

“不过，颜色很鲜艳呢。”

“抽屉里真的有？”

“你看嘛。”

雾子象等这一刻等很久了似地，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口红来，放在桌上。

拔开淡灰色的盖子，淡粉红色的唇膏映入眼中。有一小截已经用掉了。但它令人想起过去使用这支口红的女人。

“会不会是佣人的？”

秋叶低声说。雾子没听到似地注视电视。

秋叶明知道这不是母亲或女佣的东西。

“这个，没用了吧？”

秋叶拿着口红，正要往垃圾桶扔去，雾子回头说：

“说不定口红的主人记得，还是拿去还给她比较好。”

秋叶不回答，径自扔了下去。

这么好的气氛，被一支口红给破坏掉了。

对女人而言，口红极其重要。不过，史子为什么会把它忘在这里？记得要离开时，他还再三问她有没有忘记带什么。

仔细一想，口红应该摆在皮包里才对，不可能到了别墅，又多花工夫把它放在镜台抽屉里。难道史子是故意的？

秋叶不由地感到这支口红中，隐藏着史子的某种固执。

电视节目里，两所大学的男女学生分成两队，各派五、六个人，互相求婚，表情十分认真，非常好笑。

穿着棉质睡衣的雾子，盘腿坐在沙发上，这大胆的姿势比正襟危坐更可爱。

这件宽松的大睡袍，是秋叶特地为她买的。

轻轻松松坐在沙发上的雾子，居然就是几个月前在床上颤栗如雏鸟的小女孩。

“不，不只如此。”

他看着雾子无辜的侧脸，心中想，口红这件事也表现出雾子恶意的一面。

她在抽屉里发现口红而觉得奇怪的时候，应该马上拿给秋叶看才对，可是她却拐弯抹角，先问：“你妈用口红吗？”

再问："房间只有你妈住过吧？"最后才亮出秋叶母亲不可能用过的口红。

先套出实情，再拿出证据，她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心中一肚子鬼，叫人无从辩解。

年纪轻轻的雾子，架势已经可以和史子并驾齐驱了。

秋叶看着雾子发呆。

雾子却跟电视里的年轻人，一起笑了起来。

她那表情，令秋叶有点情不自禁。

他原本计划早点把坐在沙发上的雾子邀进卧房，但口红这件事却使他难以启齿。

如果她怀疑秋叶另有女人，一切就不对劲了。

会不会只是作贼心虚的缘故？雾子说不定已经忘了，她现在不是正兴高采烈地看着电视吗？

他太敏感了，一支口红算得了什么。

秋叶松一口气，下定决心说："该睡了。"

雾子回过头来，憨直地点头。

秋叶起身关掉电视，拉起雾子，缩着头的雾子立刻从沙发上跳起来。由于睡袍下没有长裤，她就象只穿一件特大号的衬衫一般。

雾子身材苗条，穿衬衫和穿睡袍一样好看，更何况宽松的睡袍里面只有一件短内裤……。

来山中湖度假的乐趣之一，就是可以好整以暇地欣赏她穿睡衣的样子。

秋叶开始忘掉史子的口红，心中充满着对雾子的爱慕。

"我要关灯了。"

“不要全关，太可怕了！”

“那就留下一盏灯，两人走进靠山的卧房。

别墅的空气十分清新，晚上更是凉爽，这是闷热的东京所比不上的。

于清新的空气中，睡在铺着棉被的榻榻米上，再加上身旁躺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人，天下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

秋叶息掉枕畔的灯，他没有窥看雾子裸体的念头，只想随兴所至和她共享性爱之乐。

外面的灯光透过和式纸窗映在枕头、棉被上。深吸一口气，山林的空气以及榻榻米的草香一起传来。

秋叶轻触雾子的胸部，她象受到电击般微微震颤起来。第一次抚摸她时，她也有过这种反应，但那是紧张所致，现在就不同了……，可见她心中充满喜悦及平和。

秋叶吻了吻那部位。这时，电话响了，象在责怪秋叶似的。话机放在客厅的一角，离卧房有一段距离，但在这安静的楼房中，铃声听得格外清楚。

这么晚了，会是谁？这次该不是错觉。

“电话。”

刚进入状况的雾子也听到了。在客厅讲电话，这儿是听不清楚的，要是让雾子起疑就不好了。

“你不接吗？”

“好吧……”

秋叶不安起来。

会不会是家人打来的，响这么久，难道母亲出了意外？

他赶快起身，从卧房走到点着小灯的客厅、拿起话筒。

“喂？”

“啊……”有个女人叫道。

“喂喂？”

秋叶再追问几声，对方却挂断电话，话筒传出嘟嘟嘟的声音。

“搞什么鬼。”

秋叶看着话筒，喃喃自语。

奇怪，响了十几声以后，只有一个女人啊地叫一声，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在东京，他也接过恶作剧的电话，但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种情形。打错了就该道歉，是家人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而那声音又不象史子……，实在奇怪。

回到寝室，雾子侧睡着。秋叶钻进被窝，雾子等待已久似地说：“好了吗？”

“一接对方就挂断了。”

“刚才不是有人敲门吗？”

“那只是听错了。”

“可是，好奇怪喔！”

说奇怪是很奇怪，但想开了也没什么，那通电话可能只是别人打错了。

“不会再有人打来了。”

秋叶躺下来，手探向雾子的胸部，雾子半躺着，任秋叶抚摸，却没有先前的反应，刚才那通电话已把燃烧的肉体给浇熄了。

秋叶有些恼怒，但是怨那通电话又有什么用？

今天也真奇怪，从饭店里的狭路相逢到敲门声、口红，以及上床后的怪电话，可说怪事连连。如果刚才的电话是史子打的，她可真是成功了，在两人正要进入状况时，电话铃就及时响起，好象算准了似的。

当然，这只是秋叶的猜想，他并没有史子搞鬼的证据。

秋叶重新爱抚雾子，吻着雾子嫩白的酥胸，手抚她腿根之间。但是一度冷却的激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复燃的；尤其是女人，非得先放松心情，再慢慢地在柔和的气氛中培养性欲不可。

以目前的情况，只要秋叶要求，雾子不会拒绝，但是只让男方一个人达到高潮也没什么意思。

到了秋叶这种年龄，重视对方是否达到高潮，甚于自己单独享乐。也就是说，宁愿把女人的快乐放在自己的快乐之上。为女人服务，秋叶很满足于扮演这个角色。

与其当演员，男人宁愿当导演。这是男人的愿望，也是生理构造所使然。至于女人，则天生只适合表演。

秋叶想把雾子塑造成一个伟大的女演员，他使出浑身解数，要唤醒她的性意识，使她热情奔放。他是一名奉献者，也是供女人作乐的玩具。

秋叶含着雾子已经突起的乳头，呼着热气，用舌尖绕弄乳头。同时另一只手伸入她的下体，温柔地拨弄似触非摸地左右轻晃。

雾子慢慢兴奋起来，一度被电话铃惊醒的肉体，在秋叶的努力下，再次得到温暖的滋润。

几个月下来，雾子在性爱方面成熟了许多。当初她四肢僵硬又畏怯，如今却浑身柔软而大胆，有时还激昂主动；不过，一旦发现自己的狂态，又羞得抬不起头来。

虽然刚和秋叶交往时，雾子就已不再是处女了，但当时她仍不懂得性的乐趣，甚至认为性是一种污秽的罪行。如今她已全然脱胎换骨。如果没秋叶，她不可能有今天。

秋叶充满骄傲与自信，他确信是自己使雾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

秋叶在意的是，虽然雾子已经习惯于男女间最常见的结合姿势，并且认为这姿势最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不希望雾子养成习惯。

坦白说，秋叶怕自己不能永远在雾子的梦中扮演领导的角色；目前是不成问题，但是他的体力总在衰退的一天。于是，他尝试侧卧着爱抚雾子，这样比较不花力气，又能持久。更简单的办法是只用手指和嘴唇……使她满足，这种方式的好处是秋叶可以从旁反覆地施行。

如果雾子能习惯这种变通方式，秋叶就不怕日后体力不济了。

秋叶认识雾子快半年了，但还没有试过那种最具诱惑性的方式。好几次想做，都忍了下来，他怕雾子可能会感到狼狈不堪，而且一想到要强迫一个小自己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做那事，秋叶更羞愧。

但是，如果想继续和她交往下去，非用那种爱抚方式不可，这是维持两人关系势在必行的手段。

“嗯。”

昏暗的光线下，雾子轻声诉求。

“要吗?”

秋叶一边不怀好意地问，手指一边顺着女体往下滑……

“嗯。”

雾子再次要求。

“嗯。”

短促的悲鸣之后，雾子仿佛触了电似的缩回下半身，同时，微张的双腿立刻夹紧，挤开秋叶。

这时放弃就前功尽弃了，秋叶耐着性子将脸硬贴向雾子那个部位。若任何人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硬要挤进年轻女孩股间的样子，一定会吃惊而不忍卒睹吧！与其说这姿势怪异，不如说它滑稽好笑。

性行为的外观，本来就非常怪异滑稽，当事者愈认真，样子就愈显得好笑，这真是人类最特殊的行为。不论男女，回想起自己做这事的情形，很少人不会脸红的。

秋叶就曾在镜中见过自己做爱的样子。不过，现在的他勇气十足，而且既然挑逗在先，就不能半途而废。他决定无论雾子如何求饶或反抗，也要贯彻到底。

雾子的下半身看来十分瘦弱。

秋叶忽然想起第一次和雾子结合时，她也曾激烈反抗过。既然对方不喜欢，为什么要强迫人家呢？当时他对自己感到十分嫌恶，可是，勉强自己做嫌恶的事情之后，反而使雾子表现出愉悦欢迎的神情。

现在也是如此。

任她再固执，秋叶只是全心全意地挑逗她，反覆几次之后，雾子逐渐乏力了，紧闭的下肢稍稍松开，他看出新的快感遍布她全身。

男人再驱使嘴唇舌头服侍那突出的部位，这只不过是个开场，秋叶把脸埋在雾子那刚刚到达高潮的地方。

"不要……"

哀求中有些娇嗔。女人的喜悦常在围墙里头，这围墙是痛苦也是羞耻心及洁癖，推倒它之后，一片喜悦的大花园便在眼前。

男人就没有这层障碍了，唯一的一点羞耻心在欲望来临前便已不存在。所以，说它单纯没有错，说它无趣更没有冤枉它。男人的性爱既浅薄又短暂，女人侧把她们深广无比的快乐，藏在极为狭窄的通道后面。

女人的快感的确强多了，但他们需要一个开启大门的仆人，造物者指定无法享受到最深刻快感的男性负起这个责任。

秋叶正在努力。也许并没有那么冠冕堂后皇的动机，但他心中的确有种近似使命感的力量在坚持着。他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雾子起初受到惊吓，两腿夹紧，宛如铁铸一般，现在却温顺地接受了。偶尔羞耻抬头时，也会握拳拒绝，但是一旦尝到了滋味，便再也无法舍弃。

"不要……啊……"

雾子的呼叫化成低吟，她掉入愉快的深渊中，任由恶魔啃噬。她与羞耻奋战，却愈陷愈深，开门的仆人已完成使用；善与恶，神与魔的战争中，最后肯定是恶魔胜利。羞

耻的城墙，已经被快乐的炮火所击垮。

“啊。”

秋叶进入雾子体内，但当他的下体柔软地贴绕时，雾子躬起腰迎合着，秋叶先从侧面贴靠的方式让四腿交缠接合，他左手撑着雾子的腰，右手爱抚那仰起的乳房，秋叶一进一退，乍看动作都一样，但他仍不时轻轻撑起女人的腰……雾子因那似疼还痒的快感剧烈喘息着。当秋叶松开紧密贴合的大腿根部之间，以为它要离去的焦躁感更让雾子感到急促，不用说，秋叶的目标是让雾子达到无限满足。

她再度发出销魂的声音，股间激烈颤动……

清晨，秋叶在鸟叫声中醒来，也许是昨夜太激烈了，雾子仍沉沉睡着。

钟指着七点，这时间对雾子来说还早。

秋叶一个人看着逐渐变亮的窗外。山中胡的凌晨，总有一片白茫茫的雾，树海也罩在乳白色之中，要到五点太阳升起之后，雾才会散，天才会亮，鸟啼声也才会逐渐多起来。

现在湖畔的雾应该散得差不多了，视野内的树海将沐浴在朝阳下，发出绿意。

过去，秋叶常在早晨去湖畔散步，在尚未散尽的朝雾中，他抚摸着沾露的小草，一路悠哉地走下山坡。回到别墅，史子已经在厨房里准备好早餐了。

想到这儿，秋叶敲了一下自己的头。

现在躺在身旁的雾子，不是史子。史子相当早起，秋叶一醒，她的眼睛也跟着睁开，秋叶下床，她也跟着起来

打点，送他出门．这点雾子恐怕做不到吧；其实，他俩在年龄及阅历上都不一样．以史子的标准要求雾子是不公平的，正因为雾子还年轻，一切都刚开始，所以她才会跟着秋叶。

他偷偷拨弄雾子的脚．那滑溜溜的皮肤极富弹性，是史子所没有的。

“青春”当然比“老成”更有魅力。秋叶再次贴近柔软的肌肤，雾子微偏着头继续睡，全身散发出一阵温暖，他摸索她的胸部、腋下、腰际．发现被子里的她什么都没穿。

从前做爱之后，雾子都会起身穿上内衣，至少也穿上短裤，今天她却全裸地睡着．也许昨夜实在太过激情，她来不及穿衣服。想起昨夜的迷乱，秋叶悄悄地从后面抱住雾子。

再次醒来，枕边的钟指着八点，先前醒来时所见到的阳光更强了，白色的线条画在棉被上，雾子在斜线下酣睡不醒，秋叶怀疑她到底要睡多久，本想拍拍她的脸颊，看她一副安详的表情，便又作罢。

由于年龄的差距，两人的就寝及起床的时间颇不一致，看来，秋叶是不能奢望散步回来以后有早餐可吃了。

这是来到别墅的第一个早晨，秋叶有点忧伤，但并不严重。既然两人要共同生活下去，他非得让雾子适应自己不可。”

“喂，喂。”

他下定决心，拍着她的肩膀，雾子皱起眉来，嫌吵似地把背转过去，但是秋叶知道现在放过她，以后一定会后

悔，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爱都是她必须学会的课程。

“八点了。”

他将手伸进她的睡衣，摸着她的乳房。

雾子摇摇头，睁眼问：

“什么？”

“没事，该起床了。”

雾子现在才发现秋叶捏着自己的胸部，赶快拨开他的手，拉好衣襟。

“你什么时候起床的？”

“早就起来了，还偷亲了你一下。”

“骗人……”

“真的，亲这里。”

秋叶隔着被单，指她两股之间，雾子刹时满脸通红。

“你……”

“我有证据。你下面什么都没穿。”

雾子在被单下伸手一探，轻声说：

“对不起……”

“这没有什么好道歉的。”

“你转过去好吗？”

“要起来了？”

“嗯。”

那直率的娇羞，是史子身上所没有的。

秋叶穿着睡衣走到浴室的洗手台前洗脸，洗完脸，走到门口，想起没有报纸，顿时觉得十分无聊，虽然看电视也可以知道外界的消息，但是对长年看惯铅字的他而言，没

读报纸简直不能安心。

正在回房，秋叶想起昨晚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山间的空气倏然流入，鸟声迫近，雾已经散了，树梢的绿叶映在湖面上。

穿着拖鞋来到停车场，四周没有任何异样，阶梯扶手和车子上沾了许多露水。

昨晚真的是听错了。

秋叶稍稍安心下来，回到客厅，他发现客厅和卧房的隔间门关着。

“起床了没有?”

“不准进来。”

雾子斩钉截铁地说。她可能正在换衣服。

“那我到二楼去了。”

秋叶从门旁的楼梯，走上二楼。

二楼的书房有八个榻榻米大，书桌靠在窗前，另一头有一张床靠着墙壁：从前全家来玩的时候，他常在这儿工作，累了便可以休息。

这是二楼唯一的房间，既安静，视野又好。站在楼下的阳台往外看，有些地方还会被前面人家的庭树挡着，这儿就能一览无遗了。只是风景太好，容易耽误工作，有时他工作进行得正顺利，才停下来休息一下，就被窗外的景色吸引住，看个半天。

秋叶将带来的资料摆在桌上，从梅雨季节开始写的“才能论”将近尾声了，他希望能在别墅完成它。望着桌上的稿纸，他吸一口烟，忽然想喝咖啡。

“喂！咖啡。”

他忍不住唤了一声，立刻慌忙地四下张望。这是他对史子惯用的口气。

从前史子常适时地端一杯咖啡到书房，在他熬夜时，她也会自动煮碗素面送来，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

他明白自己无权苛求雾子也如此，心中却多少感到一些失望，颓然坐在桌前，定不下心。

雾子现在在做什么？楼下一点声音都没有。抽完两支烟，到客厅一看，雾子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早已脱下睡衣，换上一件无袖洋装。

“你怎么了？”

秋叶这话问得莫名奇妙，雾子似乎也吃了一惊，她不解地看着秋叶。

“我不是告诉你我在二楼吗？”

其实刚才秋叶一直在等雾子上楼，他并不指望她及时送来一杯咖啡，但是换好衣服总该立刻上来陪他吧？

“我可以上去吗？”

雾子可能以为自己不该上楼打扰秋叶，所以一个人呆在楼下。

“我饿了，我想吃早餐。”

“要我做？”

“当然。”秋叶责备地说：

“你会做吧？”

雾子为难地偏着头，发束上的白蝴蝶结十分可爱，但是那可不能当饭吃。

“我们有面包、奶油，也有咖啡。”

“你不吃饭吗？”

“现在煮饭来不及了。”

“那么就吃面包和奶油好了。”

“冰箱里有蛋和火腿，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女佣昌子为他们准备了四、五天的食物。

“试试看怎么做早餐。”秋叶以一种冷淡的口吻对有些手忙脚乱的雾子说话。一小时后，早餐好了。

秋叶坐在书桌前，边抽烟边看手上的资料，背后响起脚步声，一回头，雾子站在半开的门口。

“开饭了。”

雾子在洋装外加上一条白色的围裙。

“我在厨房抽屉里找到的。”

这件围裙是秋叶的大女儿买的，只因为胸口上的滚边太花俏，女佣人不喜欢，便一直收在抽屉里。

“嗯！很合身嘛。”

女人的围裙在清新中别有一番性感，秋叶欣赏着，挥手叫她过来。

“干什么？”

雾子走近椅旁，秋叶一把将她拉到怀中。

“不行……”

雾子抗拒着，雾子终于明白秋叶的意图，雾子挣扎要躲开，秋叶已抓住她，把她翻转过来，穿着围裙的雾子两手扶在椅子上，垂着头，秋叶把雾子裙子的下摆撩起来，扒下三角裤叉，白嫩浑圆的双臀凸显眼前。尽管雾子她含着

欲拒，但不知不觉中，也因这种姿式而激情荡漾，秋叶怀着一种少年似的眼神看那白嫩多姿的臀部，一触及那光滑的皮肤，就按捺不住。瞬间，类似惨叫的呻吟，雾子身体向前倾……此刻两人简直像野兽交合。秋叶和史子也曾有过这样姿式的交媾，和雾子却是第一次采取这样姿式，秋叶兴奋之极，完全像动物般拚命戳动，最后伴随犹如断气前的咆哮达到高潮。后来雾子曾很害羞地对秋叶说，那一次他棒极了！

这时一阵焦味传来，好象是楼下的面包烤焦了。

“该吃早饭了。”

“知道啦。”

秋叶随她走下楼去。厨房的一角，餐桌上摆着土司、火腿蛋和沙拉。正如秋叶所预料，火腿蛋遍体鳞伤，蛋白大都焦了。

“还可以吗？”

东西焦了倒无所谓，问题是这种“大餐”怎么会花一个小时？

餐桌上，他们对坐着，秋叶和雾子共餐过好几次，象这样在家里相对进食却是头一遭，他不禁兴起一种美妙的感觉。

其实，既然要在别墅共度好几天，现在这种感觉早就该预料到，在朝阳中互相关心，使秋叶感到家的温馨。

雾子似乎比较挂念那份焦的火腿蛋，她说：

“我不太熟悉煎锅的性能，我们重弄一次好了。”

“不不，这样就行了。”

不只是煎太久，火腿也切得太厚，看起来活象一块萝卜。

“火腿应该切薄一点。”

“对不起。”

人家都认错了，他又如何忍心骂她？只是为了避免下次再发生，还要告诉她一下。

“蛋只要稍微煎下就行了，让蛋黄保持流质状，还有，一片火腿配两个蛋不是很好吃吗？”

“……”

“不过，味道还不错。”

秋叶怕自己太严厉，赶忙给她一个安慰性的赞美。

也许，雾子根本没有在正式场合吃过这种普通的食物——火腿蛋。每次他和雾子住旅馆，点的都是日式早餐。

做菜这回事，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不如带她去附近的旅馆，实地试吃一番。

“沙拉怎么样？”

雾子象个接受烹调测验的学生，有板有眼地问。

桌面中央有个小盆子，里头装了生菜沙拉，有卷心菜、莴苣和蕃茄片，卷心菜切得极不整齐，显然操刀者颇伤了一番脑筋。

“还可以。”

生菜沙拉只是一道简单的菜，谈不上什么技巧，倒是它的容器必须讲究。

“现在是夏天，用玻璃盘装沙拉，看起来比较清凉。”

“会不会放在里面？”雾子赶忙跑到碗柜前搜寻。

技术不好，态度却很认真。

她找到玻璃盘了。

"换这个吧。"

雾子想立刻改进，但他说：

不必了。重要的是少了两条餐巾。"

雾子吃了一惊。秋叶一家人进餐时，一律要在膝上铺一条餐巾，即使不是吃西餐也一样，事实上，喝味噌汤和用筷子挟菜，更需要防止衣裤弄脏。

"会放在那儿呢？"

秋叶站起来，从橱子的某个抽屉中找出餐巾。

"好讲究呢。"

"那里，只是习惯了。"

秋叶不想让雾子觉得自己多罗嗦，他没有告诉她这是他家的规矩。

"好啦，你也坐下来吃吧。"

雾子正襟危坐，低头很有礼貌地说："我先用了。"

秋叶看了满心喜欢，雾子菜做得不好，又不懂得餐桌上的规矩，但她在饭前乖巧地说一声"我先用了"，实在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这可能是她自幼养成的习惯，非常难得。

从这种小地方上，也许不能显示出一个人的知识和修养，但是却叫人想象出那人的家庭环境，秋叶猜雾子来自一个贫穷但严谨的家庭。

"土司要不要涂奶油？"

秋叶都开始吃了，雾子还是不放心。

"不必了。"

"咖啡呢？"

"不错。"秋叶说。

"等你辞掉工作以后，我带你去学做菜。"

"我一定好好学。"

"对，以后做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吃。"

餐毕，秋叶到沙发上去坐，雾子站在梳理台前善后。他望着系着围裙的雾子，感觉上好象已经和她生活了很久。雾子当然没有昌代熟练，但她是第一次。

"辛苦了。"

等她弄完以后，秋叶慰问道。雾子轻轻一笑，好象很为自己感到骄傲似的。

"我上楼工作，你自己看看电视吧。"

"我想在附近散步。"

"好呀！"

在房子四周逛，秋叶怕她引人注意，如果让她去湖边玩，他又怕有年轻人追她。

"我想晒晒太阳。"

"那到阳台躺着好了。"

别墅的阳台十分宽敞，还有一个藤制的摇椅。

"可是这里的阳光太弱了。"

"不会吧？何况晒得太黑并不好。"

近来一到夏天，女性就拼命晒太阳，她们认为小麦色的皮肤象征着生活优裕。

一般公司女职员都有能力赴关岛、塞班岛，甚至东南

亚或夏威夷旅游，但如果只是想晒黑皮肤，到东京专门提供日光浴的美容院就行了。因此，黑皮肤并不能代表有钱有闲。

“女人还是白一点比较好看。”

日晒过多，会使皮肤粗糙并长出雀斑。

流行归流行，秋叶认为健康的皮肤不如白皮肤美。

雾子的肌扶便苍白得有点透明，害羞时还会泛红，再好看不过了。

雾子决定留在家里打扫环境，她说这样比较轻松，秋叶点头同意，走上楼去。

他继续早上的工作，但是仍定不下心。他要自己摒除杂念，结果仍只能一支接一支抽着烟。

和母亲和史子在一起就不会这样了，如今他始终牵挂着楼下的雾子在做什么。她在打扫吗？还是扫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不就是又找到口红之类的东西。他边想边抽烟，偶尔想起什么似地看着稿纸，然后又休息一下，如此反覆好几次，直到雾子踮着脚偷偷上楼，象小猫一样冒出来。

“要不要泡茶？”

她没穿围裙，大概扫除已经结束了。

“会不会无聊？”

“不会。我觉得很愉快。”

刚来就丢下她一个人，好象太残酷了点，但想到两人来日方长，他觉得不妨先让她习惯，不要太宠她。

一小时以后，秋叶下楼去，看到雾子坐在阳台的藤椅

上，任微风吹拂发丝。

"你看，富士山。"

他走近阳台，夏天的天空下，富士山难得地展现全貌。

"看起来好近啊。"

秋叶同意，并且想起从前。从前他曾分别和妻子、女儿、史子等人共同眺望富士山。一样的富士山，不一样的观众，这人世的变化也只有山知道了。

"不过，夏天的富士山好象比较没什么。"

雾子忽然说起不相干的事。秋叶明白她的意思，夏天山顶没有覆雪，黑黝黝的富士山缺少了一种高贵的气象。

"快中午了吧。"

秋叶想起所有陪过自己欣赏远山的女性，不禁郁闷起来，说完话便转回屋里。

"十二点的时候，我要去湖边一趟。"

秋叶和S杂志社的编辑约好正午在饭店见面。

从前常有朋友到别墅来找秋叶，其中有的人自己在山中湖或洞口湖有别墅，夏天就顺便过来看他。自从离婚以后，客人就自然减少了，这是因为近年来亲戚间不大来往，秋叶本人也怕麻烦，不主动邀约。

约在今天见面的那人，本来是要去洞口湖的，他只是途中停下来和秋叶谈论公事。

"我想去拜访府上。"那位编辑说。

秋叶却以亲戚来别墅玩为理由，约他在湖畔某饭店见面。对方不知道他只是不愿意让雾子曝光。

秋叶迟到了十分钟，饭店离神社很近，编辑坐在面对

湖面的位子上等他。

秋叶和这位编辑所属的杂南社协定好，要在一年以后开始连载一篇有关东、西洋文化的文章。

秋叶告诉对方时间还很多，他想先去欧洲走走。两人聊了一小时左右便分手了。

难得到湖畔，秋叶顺便到超级市场看看，但是他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鲜鱼，只好买些合口胃的罐头。

回到别墅，雾子坐在沙发上发呆。

“怎么了？”

“刚才有一通电话。”

“谁打来的！”

“女的，她说她姓田部。”

秋叶感觉不妙。

“我说你马上回来……，田部是谁？”

他无辞以对。

“一个朋友。”

这叫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出去不过一个小时，偏偏史子在这时来电话。

难道她早就知道秋叶那时不在？不会吧，假设史子在旅馆住了一夜，她可能只是在回东京前夕打个电话。

“响了很久，我才接的。”雾子僵着脸，低声抱歉。

“直接接下来没有关系啊。”

秋叶故作镇定，雾子别过身抱怨道：

“可是，怪怪的？”

“怪怪的？”

“她问我是谁，问我的名字。”

“然后呢？”

“我说了，她就说辛苦了。”

“辛苦了？”

好狠的挖苦！

“她还说一直受到你的照顾，要我替她向你致意。”

秋叶深吸一口气。

“致意”也许是礼貌上的表示，“一直受秋叶的照顾”这句话又从何说起？河口湖那次邂逅，只有使史子不悦，根本谈不上“照顾”，莫非是指这些年来的交往？她忍住气说这些客套话，更让秋叶感到不安。

这可能是分手的宣告。

“就这些？”

“嗯。”雾子点头，神色有些暧昧。

秋叶站着不动，阳台外，树梢伸展向遥远的广阔天空，史子已经在回东京的途上了吧？史子那白色套装的背影，顿时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

下午秋叶和雾子去游湖。在离湖不远的三国顶上，两人眺望着甲斐、相模、骏河等地的风光，富士山山脚下有一大片树海，连绵不绝地伸向南阿尔卑斯山。

南阿尔卑斯山隐在云层后面，眼下的山中湖，形状象个初三的月亮，“初三月湖”的别名正是由此而来。

雾子第一次见到这奇景，赞叹不已。美丽的风景似乎已经把史子那通电话带来的不快给冲得一干二净了。

秋叶不知道是个性或年龄的因素，即使雾子容易忘掉

烦恼，但他自己一直惦念着史子。

史子回东京以后，两人也许不会再见面了，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不可能主动一再打电话给秋叶。

怪的是秋叶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他自问：难道我一点都不想补救？

昨晚在饭店不期而遇之后，若能立刻拨个电话去解释，说不定就没事了。这当然只是事后的说法而已。

秋叶现在可以了解到史子的影子在自己心中生根，这是一种负担，但他还是不讨厌她本人。

男人也许是自私的，但事实就是如此。

站在山顶上的秋叶，想象着史子回去的路线，如果她搭巴士，洞口湖旁的高速公路是必经之路。

“大概吧……”

秋叶不觉呢喃出声，雾子转过头来问：

“什么？”

“喔，没什么。”

事后才想念分手的女人，又有什么用呢？

“晚上煮点好吃的吧！”

“我煮？”

“是呀，回去时先到超级市场采购，要什么买什么，让你大展身手。”

他想和雾子吃顿丰盛的大餐，借以忘掉史子。

到了超级市场，考虑半天，雾子决定做咖哩饭。

难得的双人晚餐，竟然用咖啡饭打发，但是秋叶无可奈何，因为雾子说她只会这个。

无论如何，当务之急是赶快让雾子学会掌厨。

饭前，秋叶在屋外割草。夏季来临以后，他曾叫管理员整理过一次，但现在草又长长了。

小虫很多，他还是奋力辟出一条路，刚完工，雾子就叫道：

“开饭了。”

她穿着围裙，一脸缺乏自信的样子。

回屋里洗手，上餐桌，雾子盛了一碗咖哩饭给他，此外还有冻豆腐、什锦酱菜以及味噌蚬汤。和酢谷家中的晚餐相比，今天的菜样实在太过简单，认真挑剔可就没完没了。

秋叶吃下第一口，雾子急着问：

“怎么样？”

“还好。这是速食，用泡的吧？”

“嗯，不过我还抄了一些洋葱加进去。”

雾子似乎很得意自己知道这常识。

“味噌汤呢？”

“很好喝。”

味噌汤是秋叶点的，但是任何汤，只要加些蚬肉煮，味道都很鲜美。

雾子刚觉得稍堪告慰，秋叶却狠下心说：

“不过，饭太糊了，咖哩饭要硬一点才好吃。”

吃起来松软软的，会破坏咖哩的风味。

“你用什么煮的？”

“电锅。不好吗？”

“不是不好，但是用普通锅子会更好。”

喜欢美食的父亲常亲自下厨，秋叶也常在一旁帮忙。

想煮出香喷喷、粒粒饱满又晶莹的米饭，首先洗米时要用力搓，筛掉水后，静置二、三十分钟，再放进预先烧滚的水中，搅拌一下，表面弄平整，用中火烧到冒出蒸汽，再改文火慢熬至熟。

“下次我煮给你看。”

与其叫雾子去尝试错误，不如自己示范比较快。

“你怎么连饭都会煮？”

“以前来别墅的时候常帮忙嘛。”

小时候，他常看见母亲或女佣在流理台前洗米，发现沙沙的声音，这种声音过去在每个家庭里都听得到，如今却久违了。

“不会吧，一定有人煮给你吃。”

“胡说，我一直是单身汉。”

雾子嗤嗤笑出来。

“除了咖哩，你还会什么？”

“都不会。”

“不可能吧？你今天真的就不错。”

“我会炒饭、炒面……”

听说最近的女孩常吃这些，依秋叶看来，炒饭类还没资格编入食谱。大体而言，油炒的食物比较不需要技术，说自己会炒饭，等于公开承认手艺不行。

“炒面很好吃喔？”

“我喜欢吃意大利菜，但是不会做。”

“意大利菜不过是把一大堆东西拌一起，再加一些橄榄油，似乎不能算是什么大菜。”

“可是，意大利菜很受欢迎啊。”

“也许是便宜又好看的关系吧。”

吃了软糊糊的咖哩饭后，秋叶愈发挑剔起来。

第二天，秋叶开车带雾子去沼津买东西。昨天雾子的表现太令人失望了，秋叶打算示范一下。

买鱼应该起个大早，不过那样太累了，他们下午赶到海滨公路旁的鱼店，挑了一些新鲜的竹荚鱼和沙丁鱼，然后又到超级市场买萝卜、茄子和调味用的姜、蓼草。

“你真的会做菜吗?”

雾子半信半疑，秋叶则在采购时，愈来愈有表现的欲望。

“今晚，让你尝尝山珍海味。”

搞这些会耽误工作的，但这也正是休假的乐趣。

回到别墅已经四点了，他们从山中湖远赴八十公里外的沼津买菜，真是兴致勃勃。

秋叶卷起衣袖，站在流理台前。雾子穿着她在沼津买的短裤以及一件宽衬衫，两边的衣锯在腰上打了个结，淑女装已由利落的装扮所代替。

“咦?”

秋叶瞪着她敞开的胸襟，雾子用手挡住说：

“不准看，先做菜。”

“你能帮我做吗?”

秋叶挖掉竹荚鱼的鳃和内脏，用水小心洗干净，拿布

吸掉水分，切成三块。

“好厉害。”

雾子看得啧啧称奇，秋叶却不很满意，因为他在剔掉鱼骨时，稍微弄坏了一点鱼肉。

“好久没做，都生疏了。”

秋叶处理完鱼刺，剥掉鱼皮，细切鱼肉。然后用刀切葱及姜，用刀背拍出汁液来。

“这不算什么困难的技术。”

耳濡目染下，秋叶也学会了，只是父亲地下有知，一定没料到学会做这道菜给象雾子这样的女人吃吧？

秋叶向来不喜欢西餐，就以挪威的法国菜来说，他认为法国菜和法国的建筑、庭园一样，人工雕琢太多。

日本料理就比较自然细腻了。

西餐或甘或辣，味道很重，完全不顾及食品的原味，凭人喜好任意添加调味料，从美食的观点来看，西餐或许比不上日本料理。

秋叶的父亲常说：

“洋鬼子的菜呀……”

他现在很了解父亲为何会用这种口吻批评西方。

秋叶年纪愈大，愈不能接受西餐，西餐本身有很多缺点，西方人得成人病的机会远比日本人多就是最好的证明。

“也许从小避免吃西式的食物，对健康比较好。”秋叶说。一旁的雾子点头附和：

“我几乎不吃肉。”

“所以你的皮肤这么漂亮。”

秋叶认为爱吃肉食的人，皮肤比较黑，体味也比较重。

“帮我把冰箱里的竹荚鱼拿出来。”

饭和味噌汤都煮好了以后，鱼也上了碟子，补些紫苏以增凉意，撒些葱末更添清香，一旁摆两片生姜和蓼草，最后加个切片柠檬，就大功告成了。

“西餐可就没有这套视觉上的讲究了。”

秋叶自吹自擂着，并把清蒸沙丁鱼拿了出来。

“这种既实惠又好吃的东西，最近都没人吃了。”

“大概是刺太多了吧。”

“有的人不会吃鱼，把鱼吃得乱七八糟。”

他的前妻就不会吃鱼，每次都弄得狼狈不堪，当初分手的主因是个性不合，其中口味不同也是个因素。

“我只是偶尔自己搞一下，招数毕竟有限，你想学的话，我叫家里的佣人教你。”

佣人昌代在秋叶家呆了三十年之久，工夫委实了得，秋叶一家对饮食的高品味，可说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有时他甚至觉得外面饭馆的师傅，未必比得上昌代。

“我不敢。”

“她是一个保守的人，但是个性却很爽朗。”

只要雾子有心，昌代一定很乐意教她的。

“放心，你对做菜很有天份，一定没问题。”

照食谱上“砂糖三大匙”、“盐一小匙”地做菜的人、本领大多不高，老手都是凭眼睛目测，却能够味道拿捏得恰到好处。

雾子习惯以后，应该也能达到这水准，她另外有个缺

点，就是食量太小，不讲究“吃”，这是个鱼与熊掌的难题，贪吃会发胖，不贪吃则做不好菜。

“很多料理学校都只教人做蛋卷、饼干之类的小点心。”

“也有教日本料理吧？”

“要是你学做炖萝卜该有多好。”

“那是要做菜汤的对不对？”

“其实最好的做法是浇一些味噌汤，再把它和柴鱼、海带的浓汁搅拌在一起。这才是地道的日本菜。”

秋叶愈说愈起劲。

“用淘米汤洗萝卜，可以去苦味。从这些简单的菜，就可以看出厨师的段数。”

“这些我都不会，要不要把佣人叫来？”雾子黯然的说。

“不过你打扫的工作做得实在好。”

秋叶注意到她在用完吸尘器以后，还会特殊用抹布再擦一遍，流理台等易脏的地方，更是特别擦试，现在的女孩子很少有人这么一板一眼了。这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或许雾子从小就看母亲这么做，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从前秋叶叫女儿打扫，他们都爱做不做的，敷衍了事，有时拿准备考试做挡箭牌，他不明白有了高深的学问却不会整理房间，念书又有什么意义？责备女儿，她们就说秋叶是老古板，但他认定：邋邋遢遢的女人是再糟糕不过了。

秋叶年轻时曾和一个公司女职员谈恋爱，她那副邋遢象就叫人不敢领教。有一次他在星期天突然登门拜访，只见流理台上积着泡在水里的脏碗筷，屋子里到处是报纸、杂志，柜子上积了厚厚的灰尘，上头可以写字；衣橱的抽屉

半开，里面有皱成一团的内衣，令人看了都恶心。

那女孩还算漂亮，但是她的房间使人觉得她身体不干净，什么海誓山盟，至此都吓醒了。

象这种事情，除非交往了一段时间，亲自去对方房间看过，否则是无从知道的。

"你的房间一直都很干部吧？"

"嗯，我喜欢打扫房子。"

史子也爱干净，但是史子似乎是见不得脏才去打扫，不象雾子只把它当成一种运动。

老实说，当初秋叶曾担心和雾子来别墅过家居生活，会不会破坏了彼此良好关系？男女相处的定律是：保持距离等于好感，两人愈接近，愈容易发生磨擦。

十天的假期过去了，他发现自己是杞人忧天，他和雾子的成长环境不同，当然彼此有不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吃的方面，但这并非无法弥补的缺撼。

雾子的长处在于肯接受批评，她不会象史子一样说："那你自己做做看。"

年长的史子有自己的想法，一旦被否定，难免不高兴，甚至会反驳。雾子不是从不闹情绪，但她比较干脆，不会借题发挥。也许是年纪和个性的不同，造成她俩这种差异。

总之，年轻的雾子较有弹性及好奇心，她受到指责时，在否认前会先问自己："我是这样吗？"再问别人："为什么？"这种坦然的态度，令人觉得清新可喜。

倒是秋叶的工作毫无进展，"才能论"没有如预期地完成，住在别墅这段日子他只写了十几张稿纸，重读后还不

满意，秋叶打算回东京以后再改一次。

每年夏天他都来别墅写稿，今年是雾子影响了他的工作，但秋叶不怪她，错在他自己。譬如早饭和晚饭之后，有一大段时间可利用，他却放心不下，不知道雾子会不会觉得无聊？是不是出去散步了？会不会和附近的人聊起来？满脑子都在想她。有时工作进入状况不到一小时，又想起她，下楼见她一面后再回书房。清新安静的夜晚正是工作的好时刻，他走下楼，见到雾子在沙发上睡着了，不禁想吻她或捉弄她。

“干什么？”

她叫一声，又迷糊睡去，他剥下她的衣服……。

每天如此，工作当然没有进展，他终于了解了一位朋友说的话：“讨了年轻老婆以后，工作都不能做了。”

说也奇怪，秋叶简直已经把雾子当成生活的重心了，在他的想法里，既然和雾子在别墅共同生活，工作这念头根本就不该有，应该抛到脑后。

“好家伙。”

秋叶吃惊于自己居然如此放荡，但心里一点都不生气。

离开别墅的那一夜，秋叶和雾子往湖西的山丘走去，那儿有家饭店，正好可以由湖端远眺富士山。这家饭店用“不见富士，免费宿食”的口号招徕顾客，不过这只指秋冬天晴的时候，盛夏的现在可不在保证之内。

两人走到大厅前的院子，远眺阳台外的湖水，富士山还在黄昏的云雾里。

“下次我们秋天来这儿住。”

只住一、两夜的话，饭店是比别墅舒服多了，秋天以后，这一带会变得很冷。

“到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宿食免费。”

“你很有把握看不到富士山?”

“当然。”

在别墅共同生活了十天以后，雾子渐渐会说笑了，向来沉默的她，兴致一来还相当能扯，有时也会挖苦人、撒娇或赌气，这些都是两人更加亲近的表现。

“别墅大概在那一带吧?”雾子手指向森林左方。

“那栋白色房子，有尖尖屋顶的就是了。”

“看到了。”雾子的手雀跃起来。

光这样就高兴了，她真是年轻。

“真好。”

雾子靠着栏杆，望着昏暗中的湖水，低声说。就要回东京了，也许她有些感伤。

“如果我妈也能来，她一定很高兴。”

这是雾子第一次主动提起家人，秋叶觉得自己看到了她的另一面。

“下次带她来吧。”

“我可以借你的房子吗?”

“当然可以。”

“不过……不行。”雾子想起什么似地摇头。

“她——那样就行了。”

秋叶不懂，雾子也不说下去。

两人在阳台上欣赏黄昏，大约半小时以后才回到饭店

的餐厅。秋叶坐在饭桌前，叫侍者开一瓶香槟。

"干杯。"

碰杯之后，秋叶补上一句：

"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

秋叶曾在酒吧打听到她的生日，并记在册子上，他一直不说，是想给她一个惊喜。

"送你的礼物。"

秋叶从西装口袋掏出一个盒子。

"打开看看。"

雾子用指甲小心地解开花结，剥掉包装纸。

"啊！这是戒指呀。"她大喊，秋叶赶忙四下张望。

年长的男人送戒指给年轻女孩，旁人不难看出他一心要讨好她。

秋叶费了一番工夫选这戒指；如果是订婚戒指就好办了，但他们并非那种关系。想了很久，他买了一个镶V字形红宝石的指环。

"我可以戴起来吗？"

"当然，这是特地为你买的。"

"谢谢，我会好好保存的。"

雾子低头，秋叶不好意思的举起酒杯。

"祝你二十四岁生日快乐，也纪念我们的别墅生活……"

今天是她的生日，也是他们留在这儿的最后一天，这只是巧合，不是秋叶的安排。

“我好高兴哦。”雾子用戴上戒指的手举杯道。

“可是，我不喜欢变成二十四岁。”

“这时候，女人正要开始变漂亮哪。”

“二十三好象很年轻，二十四就……”

她的尾音弱了下来，凝视着戒指，脸上不知何时显出成熟女性的沉静。

“秋天我还想来看看。”

雾子穿着她来时穿的绿色洋装，红色的腰带和红色的耳环也跟来时完全一样。

明亮的灯光下，秋叶边用餐，边想起十天前在河口湖那家饭店遇到史子时，他也是正和雾子共享晚餐。

“今天有没有朋友也在吃饭？”

雾子大概也想起同一件事，她四下看着问。

“没有。”秋叶也曾想打电话给史子，但想了好久，最后都放弃了。

即使现在再打，史子也不会相信他的解释。只要他仍爱雾子，他就只会令史子不愉快。

他仍留恋史子，但目前以保持沉默为上策，就算要分手，也要分得漂亮，最好是互相了解对方的立场，说句体谅话，再各自离开。这也许只是秋叶的如意算盘吧。

“回东京以后，赶快帮你找个房子。”

秋叶借着筹画未来来忘掉过去。

“你是说真的？”

“当然呀，我要给你一个好房子住，让你慢慢变成一个完美的女人。”

秋叶在史子身上得不到寄托，这情绪使他更重视雾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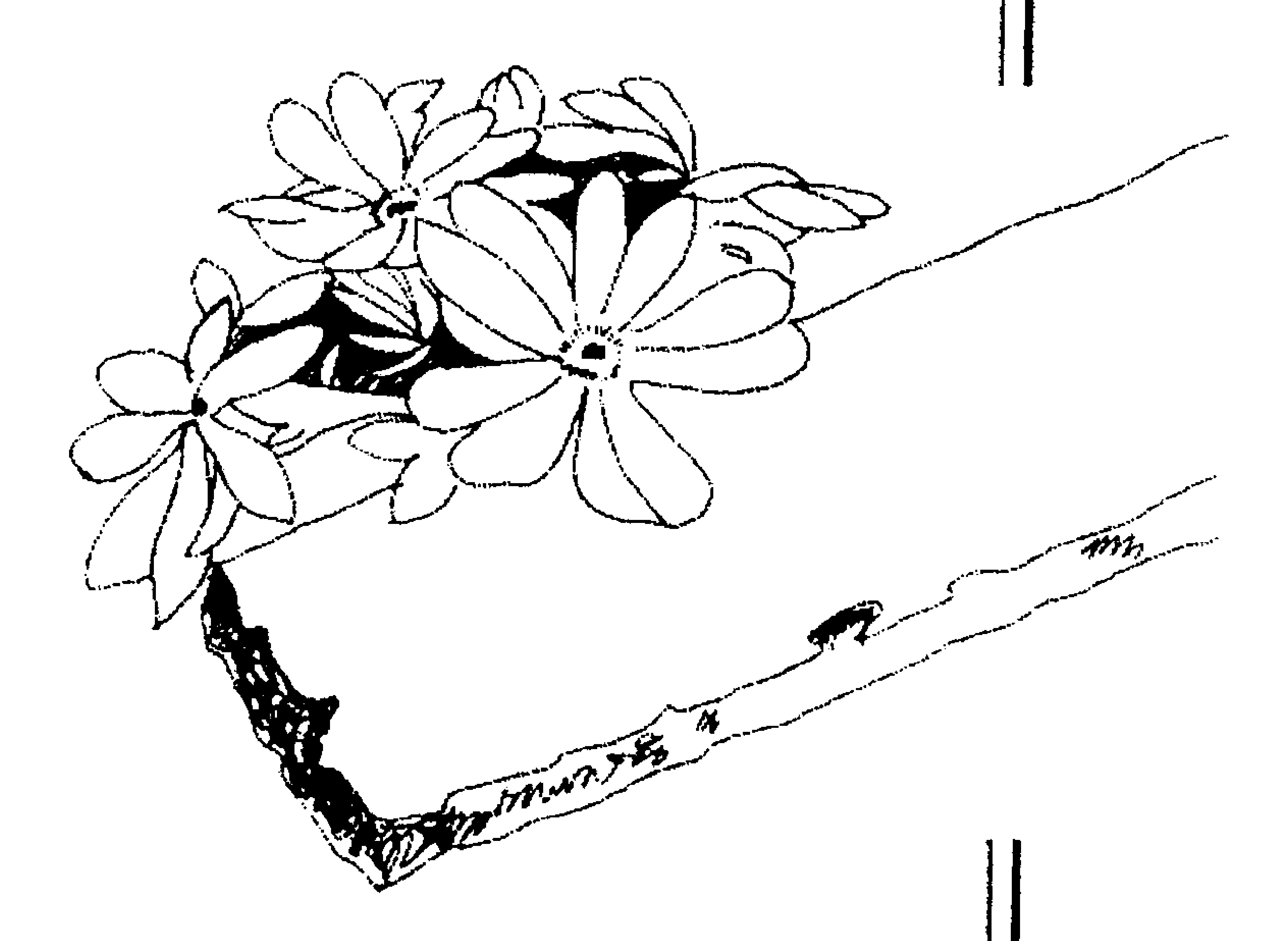
“这里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这十天的确发生了许多事。

秋叶和史子有了致命的裂痕，相反地，他和雾子关系更加密切。秋叶知道她外表看来很弱，其实却是一个坚强又好奇的女人。

雾子也知道秋叶的生活步调及饮食习惯，更领会到了新的性爱乐趣。这个夏天的经验，使她由年轻的女孩变为成熟的女人。

晚香



晚　香

九月底夏天结束的时候，雾子把银座的工作辞掉，搬到广尾的大楼去。

“魔吞”的老板娘一度反对她辞职，似乎是不肯放过逐渐红起来的雾子。

“再做一阵子以后，你就可以自己开店了。”

老板娘为了留住她，不惜鼓励她另起炉灶。

可是，想在银座立足，光靠姿色是不够的，一定还要有处世技巧。有的人以为这行生意就是靠脸蛋，其实决胜的关键仍在思虑的精明与否。

雾子的脑筋未必就不好，只是她根本没有想在银座当老板娘的意思。

她只是在离家出走之后，受到朋友鼓励，才来银座上班；又意外地受到欢迎。利用这点事迹想在银座占一席之地，还差一段距离呢。

雾子的长处在于举止大方，这点很得客人的好感。

听说老板娘在知道雾子去意甚坚之后，说了一句：“你真的那么喜欢秋叶先生吗？”

雾子笑而不答。秋叶知道这件事以后，心中有些懊恼：别人还以为是他强迫雾子离开的。不过事到如今，也顾不了别人的想法了。

更让秋叶在意的是，老板娘还告诉雾子：“要是无聊的话，欢迎你回来。”

万一有一天，雾子真的说要回去怎么办？

“你难道还想回去上班吗？”

“我才不喜欢那种地方呢。”

听她这么说，秋叶才稍稍安心。

辞职以后，找房子就比较麻烦了。

最好是买一间公寓，但是这样就得立刻筹出一大笔钱，比租房子更费周章。

秋叶的家在涩谷，如果在那一带找房子，两人见面将方便很多，但怕母亲或女佣撞见了就不好。

雾子觉得市郊也不错，只是那儿住户多，比较杂、象秋叶这种年纪的男人出入于一个女孩子的房间的话，立刻会引起人们的议论。

既然要清静，青山到麻布一带是最好的了。

秋叶过去常在广尾一带走动。有一次他看到一家房地产公司，走进去一问，对方说恰好有一间半个月前空下来的公寓房子。

实地去看了以后，秋叶发觉房子距离广尾车站约有五、六分钟的脚程；后面就是栖川宫纪念公园，环境颇不错。

八个榻榻米大的西式起居间，加上六个榻榻米大的日式卧房，还有厨房设备，一个人住的话是很宽的了。而且，由于房间在七楼，视线也很好。

“就这间吧。”

秋叶懒得再找，就决定了。雾子听了吃惊地反问：

“要住这么豪华的地方吗？”

让一个单身女郎住月租十五万日币的房子，的确有点

奢侈。

“我住便宜一点的就可以了。”

雾子目前住的地方在河边，不论从地段或房子的大小而言，广尾这间房子显然是豪华多了。

话说回来，这房子并不只是雾子一个人住，秋叶也可以常来吃饭、过夜，或作些简单的工作。以两人共用一间房子来看租金的话，就不算太贵。

十五万日币的月租，在秋叶个人的收入中也算是一笔庞大的数目，不过，他本来就不只是靠自己的收入生活。

父亲留下的土地房产以及股票是另一项财源。

每个月给雾子十五万元，也只不过是加快遗产消耗的速度罢了。

与其辛辛苦苦累积财产，不如在还能周转的时候妥善加以运用。

秋叶的心中，一直存有等待遗产用完的念头。

订了房子之后，秋叶和雾子一起去逛百货公司和家具店。

原先雾子那间单人房，是银座酒吧提供的宿舍，家具都是现成的，没有什么是雾子自己购买的东西。而现在，得要买一整套用品了。

“我自己有被炉，这样大概就够了。”雾子说。可是，月租十五万元的屋子配个被炉，未免太杀风景了，既不好看，又失去高贵的气氛。

客厅需要沙发、茶几、碗柜。厨房需要冰箱和小餐桌，最好再加个柜子。卧房里有榻榻米就不需要床了，但是垫

被不能省，梳妆台和衣橱也是必要的。

如果再加上洗衣机、吸尘器、窗帘等东西，费用可还真不少。

“我存了十万元。”

雾子的心意令人感动，但是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你放心吧。”

秋叶在家具店和雾子走来走去，他有一种自己正在组织一个新家庭的错觉。

旁人却不这么想。涩谷一家家具店的店员甚至认真地说：“来都来了，就让令千金挑她喜欢的好了。”

雾子听了不觉得怎样，秋叶却十分心虚。

“房子是你的，家具你自己选就行了。”

秋叶说完就想溜开，雾子却显得不安：

“我不懂，拜托嘛。”

付钱的是秋叶，所以雾子不敢擅自决定。

“好不容易来一趟，应该选品质比较好的。”

一般女孩子的房间都摆满了便宜的饰物，可是秋叶希望雾子的房间愈清爽愈好。

这样一来，只有那些昂贵的家具符合他的要求。

“不必那么贵的。”

每挑一样，雾子就惭愧地说一次。听她那样说话，秋叶愈发想给她买。

结果，从沙发到电视，总共花了七十多万元。

这是一笔大数目，可是，一不作二不休，要买就买个

彻底。

房子和家具都准备好了，事情还没完。

如果雾子以后不再工作的话，他还要给她生活费。

秋叶并不十分清楚雾子的薪水数目，如果一天两万元，扣掉休假和迟到，一个月可能有三、四十万吧？

一般公司女职员的收入可能没这么高，不过，酒吧没有年终奖，再加上房租、治装费、交通费，以及上美容院的花费，最后只剩十五、六万的收入。

如今，雾子不需要华丽的衣服，也不必三天两头跑美容院，可以省下一大笔开销。但秋叶也不希望她过得太寒酸。

要想打消她工作赚钱的念头，一个月必须拿出二十万左右，加上房租，每个月就要近四十万。

金屋藏娇本来就很花钱。

秋叶不禁叹气了，可是娶个太太不也是要花一大笔钱吗？

表面看来，娶妻只是家里多一个人，其实，多了一个太太，收入的绝大部分就得"充公。"

万一丈夫是个调职在外，不能长住家里的上班族，辛苦工作之余，他一定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

如果他深爱着妻子便罢，要是对方和自己是一对几乎没有夜生活的怨偶，要他把绝大多数的薪水交给太太，也未免太残酷了。

"我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

秋叶有个朋友曾经如此叹道。他能了解这位朋友的心

情。

当然，妻子有妻子的苦处，家庭主妇也的确付出了相当的劳力。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妻子不在的时候，男人简直就无法独立生活。不过，秋叶的情形不同，他每个月都要付赡养费给一个和他不再有任何瓜葛的女人——他的前妻。

相较之下，为雾子花钱就有意义多了。

雾子是秋叶最心爱的人。赚钱给她花，他认为再苦都值得。

“说不定不够……”

秋叶主动付了租费，当他又拿二十万给雾子当生活费时，她摇头道：

“不用这么多。”

“刚开始开销总是比较大。”

“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雾子愈犹疑，秋叶愈想给她。

其实秋叶的作法是很旧式的，现代人金屋藏娇，常只出个十万、二十万让对方自由运用，要不就是她自己上班，不够的再找男人补贴，很少有人衣食住行包到底。秋叶之所以把她保护得那么严密，无非是要防止别的男人染指雾子。

有的男人只用礼物就买下女方的心，甚至还有一毛不拔，反而叫女方倒贴的呢。

男女平等的现代，两性在经济、性爱上都应该是平等的。理论上，由男方独力负担经济问题并不合理。这是时

下青年的爱情观。

象史子就不会接受秋叶的任何资助，顶多秋叶在她生日时送她一件衣服或皮包什么的，现金是从来没有给过。外出旅行时，交通费和住宿费则由秋叶付，史子偶尔也出饭钱作回报。

秋叶一开始就没有给史子钱的念头，所以史子的生活虽不富裕，他仍然觉得不给是理所当然的事。

以一个女人的收入要扶养孩子、付房租、打点身边大小事情，实在不轻松。

秋叶之所以袖手旁观，是因为史子给人一种绝无问题的印象，再加上她和秋叶年纪相仿，他下意识地觉得史子应该在各方面与自己是旗鼓相当的。

雾子却比史子年轻多了，秋叶觉得自己有义务补偿她、援助她，另一方面他也想花一大笔财富，把她教养成一个最完善的女人。

房间铺上百货公司买来的地毯，摆上家具，她终于有一个象样的家了。

白色的墙壁、棕色的地毯、淡咖啡色的沙发、桃红木的橱柜，一切都搭配得典雅而清爽。

"嗯，真不错。"秋叶说。

这些陈设都是他为雾子选的，雾子也不喜欢太过于华丽。

"厨房也不错。"

客厅和餐厅用一道手风琴式的褶门隔开，双人用的饭桌和菜橱都是以白木当质料。

“这样，以后就可以常吃你的大菜了。”

“你敢笑我！”

雾子挥拳过去，秋叶躲开，走进六个榻榻米大的和式卧房，一股新榻榻米的草香传入鼻中，衣橱的梳妆台并列着，屋角放了一些座垫。睡榻榻米不睡床，是秋叶的主意。

“怎么没有吊灯？”

“需要吗？”

“当然，否则想躺着看书的时候怎么办？”

秋叶想象着自己晚上躺在床上看书，浴罢的雾子带着香味钻进被窝，此情此景最好在一盏小灯光下进行。

“最好是一盏灯笼状的小灯。”

雾子应该记得到别墅里也有一盏这种形状的灯，如果真要再买一组，就要挑没有涂色的原木灯笼。

“这面镜子松了。”

“你干嘛去扳它？”

秋叶不回答，两手把镜面压稳。

他以为已经买了很多东西，但是需要添购的仍然很多。象吊灯、酱油及盐等调味料、桌巾、浴室脚垫、鞋架、烟灰缸……简直不胜枚举。

吊灯可以在灯饰公司买到，其他就近在百货公司解决。

“还缺什么吗？”

“够了。”

回到屋里，又想起没有拖鞋架、杂志架。

“慢慢买嘛。”雾子说。

秋叶却不以为然：

“下次我带威士忌和白兰地来。对了，还要几个玻璃酒杯。酒杯和烟灰缸都是现成的，下次我带来。”

真不知道这屋子是秋叶还是雾子要住的。

“这里很安静。”

公寓在马路旁，但是阳台却在相反的方向，下面就是一个绿色的公园。

“我第一次住这么好的地方。”

雾子站在阳台上眯着眼眺望，认真地说：

“可是，我该怎么向我妈解释呢？”

她不是知道你在外面租房子吗？”

“是呀，可是她不晓得这里这么豪华，如果她来了，看到一定会吓一跳。”

工作很久了才搬来住这种房子，还有话说。如今没干多久就把工作给辞掉，失去收入还住这种地方，当然令人怀疑。

“就说是朋友突然出国，便宜租给你，要你替他看家。”

“可是家具都是新的。”

“说是借来的。”

二十四岁的雾子，不可能没有撒过谎，但她似乎并不擅长。

“这个给你。”

雾子静静地放了一把钥匙在桌上，这是管理员给她的三把之一。

“都好了吧？”

秋叶四下看着，把钥匙收入裤袋中。

雾子搬人新家的半个月之后，秋叶和能村在电话中约好共同晚餐。能村忽然提议把雾子也带去，秋叶感到有些疑惑。

雾子一定乐于同往，只是，秋叶这边有两个人，能村却只有一个人，似乎不太协调。

了解一切内情的能村是不会在乎的，但秋叶觉得自己不应太过于理直气壮，何况他也有些不好意思。

“你也带一个来嘛。”秋叶故意说。

能村却不上他的当:“我要是有这么善解人意的女朋友就好啦。”

能村曾说:“女朋友不要藏起来自己享受，偶尔也带出来给我看看。”

其实，和别人的女朋友见面未必是乐事，能村肯礼貌地邀请雾子，这是他的长处。

“好吧！我请客。”

“不用了，我已经订了三个人的位子，你们只管来。”

餐厅名叫“山海亭”，位于银座的林荫大道。

这是雾子辞职以后，三个人第一次正式聚餐。

秋叶和雾子准六点到，能村已经等着了。

“喂！这里。”

能村挺着大肚子向他们招手。

“好久不见。”

“是呀，来，坐，坐。”

能村只是向雾子招呼。

小包厢中有两个双人座，一边坐着秋叶和雾子，一边

坐着能村。

“好久不见了，真对不起，打扰你们的约会。”

雾子事先准备好似地流利说道，说完低下头去。

“两大男人在一起有什么意思？欢迎你来。”

秋叶隐约觉得能村和雾子之间比以前生疏多了。

三个人都点了店里的名菜，并叫了一瓶白酒。

“来。干杯。”

能村一副要作怪的表情，举杯看着秋叶和雾子说：

“恭喜两位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嘛。”

三人同时笑起来，互相碰杯。

喝一口酒，能村感触良多地说：

“愈来愈漂亮了。”

今晚，雾子在套衫外加了一件外衣，下身穿窄裙，流露出一股成熟的气息。

衣服并不贵，那是她到百货公司买家具时，看中就顺便买下的。

“变得很有女人味了。”

“哎，我本来就是女的嘛。”

“话是不错，不过你以前是女的，现在呢，有句话不好听，现在是母的。”

雾子似乎不能接受这种形容词，秋叶却了解能村的意思，他说是雾子已由可爱而变得娇娆了。

“早知道你会这么漂亮，当初我就该追你。”

“还说呢，能村先生根本就不会请我吃饭。”

"我那时候以为你有男朋友了。"能村又加一句:

"我慢了一步。"

他们两人的谈话,令秋叶有种奇怪的感觉。能村比秋叶先认识雾子,两人开开玩笑,其实无伤大雅。只是玩笑开过火了,秋叶感到自己的女友被人取笑,心中究竟不是滋味。不过话说回来,两人要是太过客套,听起来也怪难受的。

能村是个交际老手,他当然懂很平衡一下不同性质的话题。

"听说你搬到广尾了?"

"是呀,地方还不错,有空来玩嘛。"

"我可不敢一个人去。"

"所以,趁三郎在的时候来嘛。"

"三郎?"

能村惊叹道。这种去掉姓和截断名字的称呼法,实在奇妙。

"以后我也叫你三郎。"

"算了吧。"

吃完饭,喝过咖啡,已经八点了。

"再去喝点酒吧?"

秋叶正想和久违的能村喝一杯,便叫雾子先回去。

能村说:

"难得来,一起去嘛。"

可是雾子对那种都是女人的地方不感兴趣,在秋叶而言,雾子夹在中间也不自在。

“趁现在时间还不太晚，你先回去好了。”

雾子大致猜出秋叶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今晚要在她那儿过夜。

“不要喝太多。”

“那可不行。我要把他灌倒。”

能村在旁搅和。

秋叶给她车钱，和雾子告别。

两个男人本来要去“魔吞”，后来想，那是雾子待过的店，可能不太方便，便决定去“茧。”

“既然不去魔吞，她也可以一起去。”

能村用毛巾擦脸说。

“她变得好漂亮。”

能村又说。

“你真有一套。”

就算他在挖苦，秋叶也只有接受了。

“所谓沧海桑田……”

“这句话太凄惨了吧?”

“总而言之，她改变很多。”

能村忽然又冒出一句：

“我看你是病入膏肓。”

“病入膏肓?”

“就是无药可救的意思。”

“这样不好吗?”

“倒也不是不好。”

由第三者看来，秋叶对雾子着迷的程度，的确只能用

“病人膏肓”形容。

得了这个病的秋叶毋宁说是快乐的。

“你自己一个人，才可以要怎样就怎样。”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以为自由是恋爱的温床。

但是秋叶以为：有了工作或家庭的羁绊之后，男人谈恋爱的能力仍然存在。重点在于他能不能抛开现实世界，以无比的耐性及毅力奋勇前进。

原本在柜台另一端和客人谈天的老板娘走来。

她穿着一件用秋天的七草染蓝的衣服，很容易使人察觉季节的变迁。

“听说你最近买了一个玩具。”

“玩具？”

“是呀！人家说你从早玩到晚。”

秋叶这时不知道老板娘是在挖苦他和雾子的事，还是说别的。

“是不是能村胡说八道。”

“不是，是银座的人讲的。还有照片为证喔。”

“有这回事？”

秋叶想：自己和银座的吧女相好，该不会闹成新闻吧。

“谁叫你不来捧场，这下被打小报告了吧？”

老板娘的玩笑倒有几分是真的。秋叶近来的确很少出来喝酒了。

“说她是玩具，未免太刻薄了。”

“听说她很听你的话，你说东，她就不敢向西。”

“人家爱我嘛。”

"好啦，你们慢用。"

老板娘用自己的酒杯碰了一下秋叶的酒杯，走向别处。秋叶注视着她的衣服，口里向能村抗议：

"你可别到处胡说。"

"老板娘早就知道了，我又有什么办法。"

秋叶的确带雾子来这店好几次。

"就是要让人家讲才有意思。那些人羡慕你都来不及呢。"

"我这把年纪还在追小女孩，你会不会看不过去？"

"那儿的话，有机会我自己也想试试。"

"对象不是很多吗？"

"很少。"

"用心找的话，一定有。不过你也不需要。你可能已经到了懒得挑女孩子的年龄了。"

秋叶对"玩具"那句话一直耿耿于怀，这时才出了一口怨气。

客人挤在窄窄的柜台旁，但是只要没有无聊的人存心偷听，别人是不会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的。

能村凑上身来，这是他喝醉时特有的动作。

"她辞职以后，一定很无聊吧？"

"不会。她正在学做菜，下个月要学开车，还要去上英语会话课。"

"是你叫她去的？"

"是呀，不过她自己也想学。"

只有高中程度的雾子，似乎蛮好学的，她还说要学插

花、茶道等，秋叶叫她慢慢来。

“她按照你的计划，将一步一步变成高贵的淑女。”

“又挖苦我了。”

“不是挖苦，是钦佩。”

能村喝口酒说：

“你妈知道这件事吗？”

“我没有说。但是她大概感觉到了。”

“你难道没有在她的公寓过夜过？”

“有啊，可是她大概以为我跟田部在一起。”

“田部现在怎么样？”

能村忽然问。秋叶只好把在河口湖饭店遇见她的事告诉他。

“大概没救了。”

“赶快去陪罪，可能还能挽回。”

“陪罪又能怎样。”

“我还是觉得你不应该放弃她。”

“你是不是爱上田部了？”

“没有的事……”

能村虽然否认，但他的确中意史子甚于雾子。

“我知道自己不能永远在她们俩人之间周旋，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想我会选雾子。”

“我了解。今天看到她本人以后，我更了解了。”

新进酒店的客人，从头到肩膀都是湿的，干燥了一整天的天空，终于在晚上落下雨来，这只是秋雨的先遣部队，雨势不大。

"再来一杯。"

能村把空酒杯拿给柜台小姐，盯着前面说：

"以后你打算一心一意对待她罗？"

秋叶不好意思一本正经地作答，但他确有此意。

"你们该不会同居吧？"

"目前不可能。"

"结婚呢？"

"还没想那么远。"

"这样对她不太好吧！"

他从没问过雾子觉得好不好。

"一开始我们就不是为了结婚才交往的。"

能村点头，喝了一口酒，秋叶看着他那笃定的面孔，不禁想恶作剧：

"以后的事很难说。"

"什么意思？"

"说不定会结婚。"

"别开玩笑。"

"未来的事，谁也不敢讲。"

坦白说，秋叶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作何打算。半年前，他不相信自己会对年轻女孩动真情，现在他却叫雾子辞掉工作，还租房子给她住。

"可是你和她差了二十几岁。"

"是二十五岁。不过，我六十的时候，她就三十五了，我七十的时候，她四十五，年纪越大，二十五岁的差距就越显得微不足道。"

能村叹口气道：

“莫非男人年纪大了，就喜欢追年轻的女人？”

“单只年轻也不见得就好。”

秋叶不满能村老是用年轻和容貌来批评雾子。

“合得来最重要。”

从前他们常拿女人开玩笑，象这次这样正经谈是第一次。秋叶离婚和与史子交往的时候，能村的反应都很平淡。

男女之事，外人是帮不上忙的。这似乎是能村的基本态度。

今晚却是能村频频主动谈起爱情的问题。他到底是受到秋叶和雾子的刺激，还是人年纪愈大，愈爱管闲事？

“你现在怎么样？”秋叶反问。

“跟小系进展得如何？”

小系在银座新桥的一间日本料理店“铃”上班。那里的柜台可以容纳十几个人，柜台后面榻榻米，穿和服的女服务生忙着为客人端食物。

四十岁左右的小系，个子小小的，举止很大方，能村对她相当有好感。

“你好好地下功夫，说不定她会接受你。”

“我去她那儿，只是想看看她！没有别的目的。”

能村表现出一种和他的外型极不搭调的罗曼蒂克。

以小系的年龄，她尽可自己当老板了，但是她情愿让别人去主持料理店，自己毫无怨言地在里头做事，这就是能村欣赏她的地方。

“总之，你是喜欢她的耐性。”

“可不是吗。那种自我意识太强的女人，我看了就倒胃口。”

他了解能村的想法，但能村也未免太固执保守了点。

“象田部这种把爱意藏在心里的人，你最喜欢。”

“不过，她似乎个性很强。”

“个性强，男人才会珍惜啊。”

史子和小系年纪差不多，所以秋叶一直为史子说话。

“小系不是单身吗？年纪也不小了，她也许在等着你的追求呢。”

能村愈慎重，秋叶愈想唆使他。

“那种温和的女人，特别容易兴奋。”

“你想到那儿去了！”

能村有些粗鲁地把酒杯放在桌上。

“她不是那种人。而且人家正在考虑要不要结婚。”

“你和她谈过了？”

“她考虑结婚的对象是个鳏夫，如果这次放过，以后说不定再也没有机会了。”

秋叶不觉苦笑起来。

“那正是跟长板凳一样？”

他是指院子里用来乘凉的长板凳。每个人坐一坐以后就走了，下次新的人来，还是坐一坐就走开。

能村和女人交往的模式就是这样，最后总是功亏一篑，这跟他太过温柔的个性有关。

“你只是她的顾问罢了。”

“不是。”

"她什么都跟你说，最后又跟别人结婚，你根本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可没你那么爱吃。"

"我也不会饥不择食，一定要对方心甘情愿，我又喜欢才行。"

说到这儿，秋叶自己都笑出来了，两个男人争辩着无聊的问题，不过，这正是好朋友的写照。

"不管怎么说，去谈次恋爱吧。"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也会。"

"如果小系不行，那就找魔吞的女人好了，就怕她们太胖。"

"我倒是很羡慕你的一意孤行。"

"什么一意孤行。我未婚，而且只有雾子一个女朋友。"

"所以我说我羡慕你。"

"话说回来，单身生活比较累。"

娶了妻子之后，虽然受到约束，但这正是一种安定。单身汉就象一艘不得入港的船，永远得不到归宿。

"要兴风作浪可以，千万别替自己惹麻烦。"

"我不会干什么坏事的。"

"我知道。但是有些银座的女人很厉害。"

"雾子绝不是那种人。"

银座固然有些女人善于玩弄男性，但是绝大多数是脚踏实地的女人。关于吧女的传说，有很多是捕风捉影，事实上，公司职员或一般家庭主妇中，也有坏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都不会害她自己所爱的人。"

“或许吧，但是一直都不被女人爱的男人怎么办?”

“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女人如果被自己所讨厌的男人纠缠得过分，她必然会反击，就算吧女也是一样。”

“总而言之，最好不要碰上这种事。”

“女人就象大海一般……”

这句话似乎也是某首歌的歌词，但秋叶的确深有此感。女人就象宽广包容的大海，无边无涯，提供男人一种巨大的安全感。

这和年龄没有关系，史子和雾子都有这种特质。

“还是女人伟大。”

秋叶认真地说。

“你太幸福了。”

能村缓缓咽着威士忌，他的脸上透出一些疲倦，是心情的关系吗?

号称喝一星期酒都不在乎的能村，毕竟抵挡不了岁月的侵蚀。每天在银座喝酒游乐，看来十分写意，其实这些全是应酬，因此令人疲乏。

“我看你该换一个比广告公司轻松的工作了。”

“说得不错。现在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被绑在工作上，没有时间追女人。”

今年春天，能村负责的一家公司生产了一批有毛病的电烤箱，能村半夜被人叫去商量对策。

“余日无多，要玩趁早，这种事情，通货膨胀得很快。”

“你的理论又来了。”

能村苦笑。秋叶的理论是：玩女人的花费与年龄成正

比。

四十岁的人，一个晚上要花十万元，五十岁的 人如果要在同样时间内得到等量快乐，要花二十万；六十岁要三十万；七十岁要四十万。

这种膨胀率不是其他任何物价所能比拟的。因此，玩女人要趁年轻，才符合经济原则。对女性而言也一样。

年轻时，受到很多男人的追求，有人为她花钱，这种机会在她三、四十岁就少了，等到过了五十，她甚至必须花钱才能得到爱情。

花有花期，鱼类蔬菜有它的旺季，人也是如此。

“现在是最后机会了。”

“反正动作要快。”

“喂，你不是在煽动我吧？”

能村其实也很好色，他只是长年压抑下来，不敢采取行动罢了。

“再一杯。”

能村把空杯子递给女服务生。秋叶想起雾子来。

这时她大概已经到家了。

除非雾子没有直接回家。她该不会在街上闲逛，受到猎艳者的纠缠。雾子外表看来很拘谨，有时却又大胆得出乎人意料之外，这叫秋叶又惊又喜又担心。

秋叶叫老板娘把电话拿过来。

一旁喝酒的能村也许会听见，但这对他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挟着烟的左手，在键盘上按了几下，立刻传来雾子的

声音。“你在那里？”“在地下室那家‘茧’，你也去过。”

“什么？那种地方，早知道我也去。”如果雾子也在场，两个男人就不能象刚才那样发表女人论了。

“我马上回去……”

他碍于能村，只能小声说。雾子却睹气道：

“太晚我可不依。”

秋叶感到一阵不安，不禁叹了一口气。

“港口。”

“船。”

附近有两个人用暗号在谈情，意思不外乎“我爱你”、“我也是”吧！

秋叶挂上电话，能村有些不悦地说：

“她叫你早点回去是不是？”

“没有，只是一点小事。”

“不要一开始就太宠她。今天女人向你要这个，明天她就会要那个，后天她还会再要另一个，根本就没完没了。”

女人在经济和性爱上的欲望，是节节上升的，与她们交往的过程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满足她们到什么程度。

“既然想深交，就更要小心。”

不知何时，攻守之势互换，秋叶又成了招架者。

从前他俩喝酒都喝到凌晨一、二点，最近比较少了，但也从没有十二点以前离席过。

现在才刚过十点，能村也许还想去另一家，秋叶却挂念着雾子。

她也许要等他回来才上床。

既然要到别家店，还是早一点动身好。不料能村摇头说：

“今天到此为止，有人在等你，我明天也得早起。”

“我没有关系啦。”

秋叶反而意犹未尽，能村却立刻起身。

秋叶只好也站起来，交待店方挂自己的帐，走出店门。

晚上十点，是银座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说工商不景气，但路上仍然挤得水泄不通。

走到拐角，能村说：

“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

“今天很对不起。”

秋叶才道完歉，能村就说“再见”，径自走开了。

秋叶坐上驶近的计程车，回头一看，已经不见能村的身影。他掏出烟来。

刚才还一直想快点回去，如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又有点寂寞。秋叶觉得自己好象做了什么对不起能村的事。

“女人和友情不能两全……”

微醉中，他呢喃着。

秋叶幻想自己摇摇撞撞走向自己的女人的房间，醉眼蒙胧地叩门，然后倒在门口。那女的惊慌地问：“怎么醉成这样？”殷勤地帮他脱掉衣服，扶他睡在床上，为他擦试身体，还在他头上放一条湿毛巾。“水、水、我要喝水。”喊完又趴在床上，那女的担心地拍抚他的背。

男人撒娇来，和婴儿希望母亲抱他没两样。不管年纪

有多大，男人心底总藏有这种要人疼爱的欲望。

也不知道是幸或不幸，秋叶还没醉到那地步。他是有点醉眼迷蒙，可是自己该往那里走，还是心里有数。

车到公寓，秋叶下车，他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开始摇摇晃晃向前走。

搭电梯的时候，他靠在墙上，手还敲敲脑袋，看会不会一敲就醒了。

在七楼走出电梯之后，他索性踏起醉步，七〇二室门上有个“八岛”的牌子，他看了一眼，按了一个电铃。

发出小小的声响之后，门开了。

秋叶赶忙闭上眼睛，整个身体抵在门框上。

“你回来了？咦，喝醉了？”

雾子赶快扶住秋叶，“快进来，怎么喝成这样子！”

雾子似乎不知道秋叶在演戏。

秋叶摇摇摆摆走进屋中，咯地一声躺在沙发上。

“刚才打电话的时候还好好的，你是不是又喝了什么烈酒？”

雾子不知所措地站在梳理台前。

她还是穿着那件衬衫似的睡袍，此时正弯下腰，从冰箱里拿出冰块和冰水。

秋叶躺在沙发上看她漂亮的臀部。

男人之所以喜欢喝醉，不外是因为那时候他可以做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说些平常不敢说的话。醉酒只是借口罢了。

雾子听话地为秋叶端来一杯冰水。

秋叶装作不知道，任由她拍自己的肩膀。

“喝水，三郎。”

“头好痛，我要喝水。”

“躺着怎么喝？”

雾子伸手扶起秋叶的肩膀，他顺势起身喝了一口。

“啊！好棒。”

他指的不是醒酒的水，是雾子的温柔。

一口气喝干之后，他又倒在沙发上，雾子凑在他耳旁说：

“起来，我被子已经铺好了。”

“帮我解开领带。”

“你这人真难伺候。”

雾子象母亲一样为秋叶解开领带，剥开衬衫的钮扣。

“快把裤子脱掉。”

秋叶乖乖地站起来，脱掉衬衫和长裤，走到卧房，仰天躺下。

“怎么会醉成这样？一定是能村逼你喝酒。”

女人总是为自己的男人说话，有事情都是别人的错。

秋叶顺着她的意思点头，雾子帮他盖上毛毯。

“头痛不痛？”

“有一点。”

“可惜没有药。我们先用毛巾敷。”

雾子正要站起来，秋叶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留下来。”

“干什么？”

“亲我。”

反正有酒醉可以当挡箭牌，他理直气壮地说。

雾子的嘴角闪过一丝笑意，依言凑上嘴唇。

秋叶享受着那柔软的触觉，不由将嘴移向她的胸部。

解开睡袍扣子，雾子小巧的乳房就在里面，秋叶一张嘴就含住了那小小的乳头。一个大男人在女人身下，这跟母亲哺育婴儿一样。

秋叶曾向雾子说过好几次“我喜欢你”，但是“我爱你”就没说过了。

日本男人向来拙于示爱。

日本女人在相同的气氛之下，也大多保持沉默。

这并不表示日本人天生笨拙，实情是：日本社会对爱情有太多的禁忌，以至于他们缺乏表达爱意的语言。所以，除了“我喜欢你”就是“我爱你。”

这两句话有微妙的差别。情侣比较常用“我喜欢你。”

“喜欢”就是“Like”，它可以用在情侣、亲戚、普通朋友之间，甚至对物品也可以用。而“爱”就专指自己的爱人了，比较慎重。

换句话说，“我喜欢你”这句话是给自己留着退路，“我爱你”则是一项宣言，表示说话的人要对事情负责到底，绝不退缩。于是“我爱你”代表了强烈的结婚意愿，以至于叫人害羞，说不出口。

秋叶仿佛记得自己似乎说过一、两次这句话，但他记不得在何时、何地说过，所以这也可能只是想说而没说。

现在他可以说了。就算会被笑是不正经或鲁莽，他也

可以嫁祸于“醉”。也许他就是为了说这句话才装醉的吧。

“我爱你。”

起先他只在她的乳房下含混地说。

但是说了一句之后，勇气突增，他更大声地说。

我爱你。”

“我很高兴。”

雾子用力将他抱在怀中。

虽然两人在床上相拥，但秋叶却一点也没有做爱的念头。他只想在自己微醉的时候，趁机讨好雾子，并试探她的反应。

知道雾子是如此温柔之后，秋叶心满意足。只要能象现在这样睡在她身旁，就是莫大的幸福。

在雾子有新家之前，两人每次见面，都要去旅馆做爱，有一次秋叶有事，只喝个咖啡就分手，结果他老觉得忘了什么重要东西似的，有点意犹未尽。

如今就不同了。有时，秋叶只来聊个天、喝杯咖啡、看看电视就回去，或是工作太累，在她的床上睡一觉，醒来就走。

说难听一点，过去象一条发情的狗那样急躁，如今就算同床，也未必会有欲望。

他们之间并没有纠纷，只是有了这个家之后，秋叶不必苦等雾子下班或休假，随时可以见面，心中充满了安全感，交往也比较从容了。

秋叶本来就不是个特别好色的人。年轻的时候暂且不论，现在秋叶都快五十岁了，他已经不会为性欲得不到满

足而烦恼。

从前之所以每次和雾子见面都要做爱，是因为他想确定雾子是他的女人。换句话说，那时他缺乏自信。

此时，秋叶的脸靠在雾子的胸前，右手由下而潜入她的睡衣里。

微醉时抱住女人装睡，无疑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雾子也有一些改变。

从前雾子无法忍受秋叶太直接的动作，如今她却任由他的抚摸。她象个溺爱孩子的母亲，任秋叶为所欲为。

当秋叶的手指和嘴唇趁机到处舔的时候，雾子轻扭着身体，用手制止。这不是生气，是一种温柔的责备。

这时候的女人最能表现秋叶所说的“女人就象大海”，而男人就是这片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任扁舟怒吼穿梭，终归逃不出大海的掌握。

雾子的姿势颇为性感。

她面向秋叶，屈着睡，凸出的臀部分外可爱，秋叶的手恰好可以由后面抚摸她。

这半年，雾子在生理上成熟得很快。

她可以随原本畏惧而排斥的挑逗，并充分享受快感。

秋叶为之惊喜，有时却也感到恐慌，不知道她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觉得自己察觉了性爱的某种神秘，但性爱的兴奋很快就压过了这股不安。

他爱雾子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如果雾子要秋叶舔她的脚，他也会屈身下去；要他帮她修指甲，他也会照做。面对自己所爱的人，一切痛苦都将化为快乐。

秋叶觉得“爱情”真是不可思议。一对情侣能毫不犹地共用一支牙刷。

在现今这个崇尚理性与现实的世界，仍存在着不合理的道理，那就是“爱”，别人的牙刷或口香糖，看来就象细菌的温床，但是只要那人是自己所爱的人，他们就可以安心地把对方的牙刷或口香糖放进嘴里。

这不合理的道理，正是人类和电脑不同的地方，也是人类互相信赖的基石。

秋叶连雾子吃过、用过的口香糖和牙刷都不怕了，当然更不在乎吻她身体的任何部位。事实上，他已吻遍了雾子全身……。

这可能是爱欲的另一个层次，他必须教她体会这种方式的快乐。

有酒醉作掩饰，秋叶的双唇渐渐靠近那部位，他为自己感到惊讶，也为自己居然那么沉溺于女体而害怕。

秋叶外宿的时候，南平台的家中就剩母亲和女佣两人。

在他去山中湖那段日子，一个念大学的外甥曾在家里住了一阵，但这种事不会常有。

母亲和昌代的个性都很刚毅，随着年龄增长，她们几乎已经没有害怕的事，即使是寂寞亦然。母亲曾淡然说：

“就算有小偷，他发现屋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两个老太婆，恐怕小偷自己会吓跑。”

最近，秋叶宁可早晨起工作，也不熬夜。好好睡一觉以后，精神比较好，工作效率也较高。何况，一大早赶在母亲起床前回家，母亲看了会很安心的。只是，她起得太

早，想抢先并不容易。

有一次，才清晨五点，他打开门锁，却听到母亲问："谁？"然后她以一种"原来是你"的表情说："你回来了？"使秋叶十分不自在。

母亲对他在外面过夜并没有意见，也不问他去那里，完全听任秋叶自由。秋叶虽没有对妻子的不贞的罪恶感，但心里总还是不舒坦。

他也想过提早在两点回家，可是接触到雾子柔细的肌肤，他又难舍难分。

"四点叫我。"

昨夜他把闹钟定在四点，结果闹钟响了，雾子也叫他："三郎，四点了。"而他只是嗯嗯地应着，又睡着了。只要秋叶没起床，雾子也理直气壮地睡下去。

早上五点，他是被尿意催醒的，否则可能要睡到七点或八点了。

带着一份依恋，秋叶六点到家，母亲果然起床了。

她似乎不管秋叶到底在搞什么鬼，只是告诉他，他的女儿来了。

"阿杏要回来住几天。"

秋叶有两个女儿，一个大四，一个高三。和妻子离婚的时候，她们正是青春期，父母分手对她们或许是一大打击，但两人还是熬过来了。

起初她们并不原谅秋叶，根本不来看他，直到一年以后，两人才偶尔回南平台家一趟。这里毕竟是她们的旧居，何况还有一位老祖母。

两个孩子的学费以及她们的生活费，都是秋叶负责的。尽管她们重视母亲甚于父亲，但现实上却得依赖父亲。

好在最近孩子们对秋叶已没有过去那种冰冷的态度了，不仅如此，双方似乎比过去住在一起时更亲近。

尤其是大女儿，二十多岁的她，长大了，也比较懂得公平地看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问题。

秋叶对自己生了两个女儿感到一份安慰。

男孩子大概就不会那么接近父亲吧？一般说来，男孩比较亲妈妈，女孩比较亲爸爸。

所以，秋叶虽然没有和女儿住一起，他仍不觉得她们离自己很远。

有的父亲每天都要见女儿的面，否则就感到寂寞，可爱的女儿成年之后，他更是成天操心。秋叶实在不了解这种心理。女儿长大了，本来就该找个合适的对象嫁出去。不管她有多孝顺，一旦有了心上人，父亲便被抛在脑后。

秋叶之所以如此看得开，也许是因为他一直忙着追求其他女人吧？那些没有外遇的男人太闲了，只好把心力放在女儿身上。

秋叶不断为自己的行为找合理的借口。

大女儿杏子常来和祖母一起吃饭，有时也跟秋叶聊聊天，但是，或许是怕等在家里的母亲不高兴吧，所以很少留下来过夜。

每次来，杏子都向秋叶撒娇："爸爸，近来好吗？"然后称赞他穿的衣服，顺便要些零用钱。

昨晚杏子大概也是来要钱的吧？

秋叶觉得这个丫头真叫人头痛，却不令人生气。

"她还在睡吗？"

"她说今天七点就要起床到学校。"

秋叶点头走向二楼的书房，他在桌前坐了一会儿，没有心情工作，便钻进被窝，拿一本书来看。

三十分钟以后，他打起瞌睡来，醒来已经七点多了。

家里养的狗大声吠着，也许它是向久未见面的杏子打招呼。

听到一阵阵狗叫，他起床抽烟，这时，杏子敲门出现。

"你醒了吗？"

杏子的两手背在腰后，象只企鹅般踮足走来。

秋叶看了不禁叫了一声：

"呃……"

穿着白罩衫、蓝裙子的杏子，在秋叶眼中，竟有些雾子的神韵。

"怎么了？你好象吓一大跳。"

"没有。"

秋叶连敲自己脑袋两记，象是要自己清醒些。

"早晨的咖啡。"

"谢谢。"

秋叶叫杏子把咖啡放在桌上，再度打量她。

上次见面是在九月，一个月不见，杏子似乎更象大人了。

"咦？你的发型变了。"

"是呀，这样比较好看吧？"

她原来留“偏分”，如今和雾子一样的“中分”。

“昨天你很晚回家，这样不行喔。”

这种母亲的口吻，也跟昨夜的雾子如出一辙。

仔细一算，杏子只小雾子三岁。

从前他常在酒吧听到一些老少配的故事，要不就是有人感叹地说：“那个吧女跟我女儿一样大，真叫人泄气。”

四十岁的时候，他对这些说法无动于衷，反正那些事离自己还远。然而，不知不觉中自己竟也到了那令人感叹的年纪。

长女杏子今年二十一岁，俱乐部里不乏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二十出头的就更不用说了。

秋叶二十八岁时生杏子，如果他早两、三年结婚的话，说不定真的会生一个和雾子同年的女儿。

秋叶只有在和雾子一起散步，或在餐厅吃饭时，才会在意雾子和自己在年岁上的差距。如果是在屋里，他根本无所谓，有时他甚至会有一种雾子比自己年长的错觉。

雾子大概就是在杏子这年龄，和她继父发生纠纷的吧？后来到了银座，二十三岁和秋叶发展出亲密关系。

两年以后，杏子会不会也遇到一个和自己同年纪的人，接受他性爱的启蒙？

光这样想，他就觉得承受不了。

“爸，怎么忽然不说话？”

“嗯，我在想事情。”

秋叶喝了一口咖啡定定心，注意到杏子逐渐隆起的胸部。

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她有时穿着睡衣到书房来，胸罩、衬裙乱丢在客厅，秋叶实在有点看不过去。

对父亲完全没有戒心的杏子，现在就挨得很近，秋叶可以清楚看到她套头衫里的胸罩边缘。

“爸，我要不要应征文英社？”

明年春天杏子就从社会学系毕业了，但是她对出版界比较感兴趣。只是，大出版社很少招考女性，竞争的人又多，录取率往往是百分之一、二而已。

杏子的成绩中等，要应征文英社，恐怕希望不大。

秋叶认得好几个出版社的高级干部，拜托一下对女儿一定有好处，但他不想用这种方法替女儿找工作。就算成功了，女儿在学非所用的环境下将会很吃力，秋叶也会因她在自己常有往来的地方工作而感到压力。

他宁可杏子去贸易公司或银行上班，只是她不愿意。

“有机会就尽量试试吧。”

女儿这次来似乎是要谈就业的事。

“中央书房怎么样？”

“那里女性只能兼差，而且以两年为限，很难正式任用……你不想结婚吗？”

“还早嘛。”

杏子一笑。

杏子已经有胸部了，但是她的身材看来有些僵硬，而且那迷迷糊糊的样子，不象了解男女间的事。

“妈妈没有叫你结婚吗？”

“没有，她说结婚不一定会幸福，找工作才是最重要

的。"

这也言之成理，但秋叶有种被讽刺的感觉。

"也许我去兼差也没关系。"

她还是把就业放在爱情前面。

"是呀，兼差就有可能正式录用，就算不能正式录用，也会认识一些人，说不定能得到别的工作机会。"

"好，就这么决定。"杏子似乎谈出结论了。

"还是跟爸爸谈一谈比较放心，这种事情，男人比较内行。"

杏子不知道"男人"本身也有许多问题。

"对了，爸，你下次什么时候去京都？"

"下星期四，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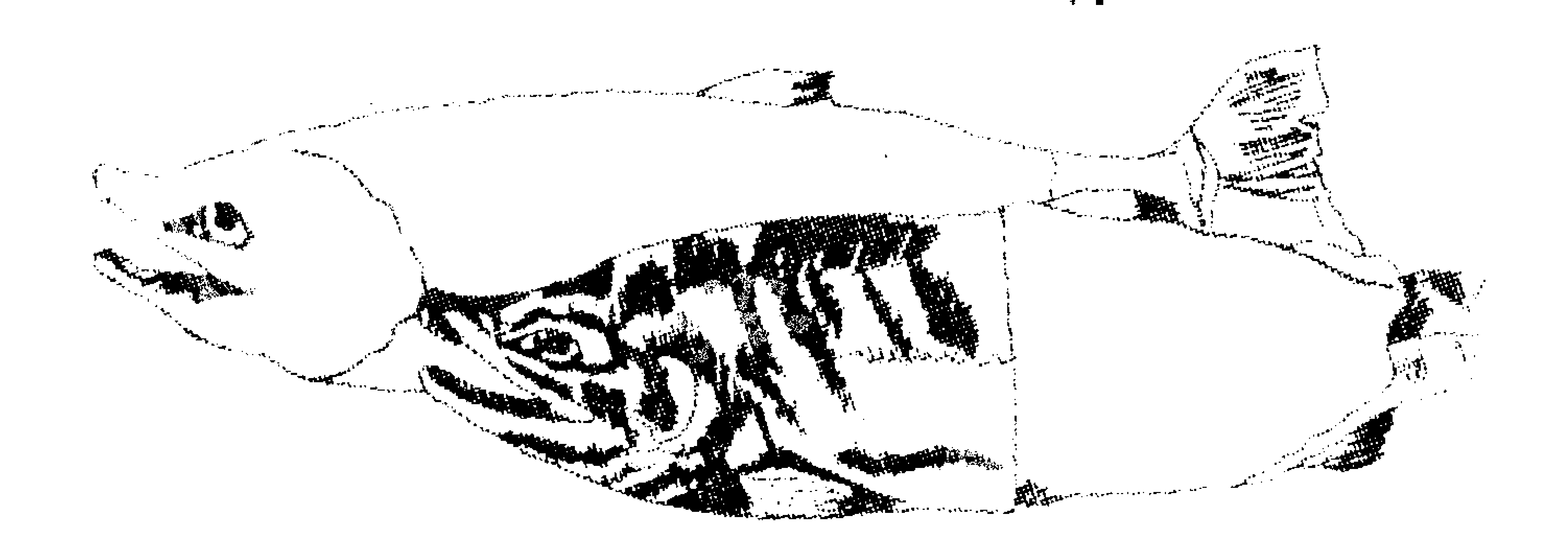
"学校放假了，下次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长大以后，杏子愈来愈亲近父亲，可是，带她去的话，杏子说不定会发现他另外有女人。

"这次我当天就回来了，去也玩不了多久。"

好几次，秋叶都想老实地把雾子的事告诉杏子，但是，看她那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他又开不了口了。

摇光



摇　光

樱花盛开，春意日浓，眼看着秋叶的生日就快到了。

对于生日这档事，秋叶早已习以为常，但眼睁睁地看着今年就在突破五十大关，不免感触良多。

老实说，年轻的时候完全无法想象自己也将有面临五十岁的一天，至少，当时也认为那是相当久远以后的事；如今幡然惊觉，自己已然齿摇发苍。

三月中旬，自己的生日已愈来愈近，秋叶的心情开始起伏不定，但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一周前，雾子撒娇地问他：

"你打算怎么过生日？"

秋叶听了，装作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到了这个年龄，怎么过都无所谓了。"

"但是今年是你的五十大寿，不象样点不行啊！"

秋叶不明白为什么不行，但却暗自欢喜雾子能够记得自己的生日。

生日当天，秋叶在筑地的高级日本料理店订了房间。订了房间却只有两人用餐，似乎稍嫌浪费；不过雾子曾表示，希望秋叶能带她去一趟筑地，所以借着生日的机会带她来，也算满足了她的愿望。

料理店的女经理原本不知道今天是秋叶的生日，但因雾子的一句"生日快乐"，马上就意会过来了。

"你已经五十岁了吗？还象个孩子嘛！"

被这么一说，秋叶觉得自己好象真的年轻不少。

“以后不再去银座，都来这里捧场，好吗？”

筑地也有不少料理店，但秋叶特别偏爱这家的装潢；黑色的门框配上白色的拉门，给人一种沉稳的感觉。

“那么，一言为定哦！”

女经理又将酒倒满。雾子在一旁说：

“我带了蜡烛来，我把它排好，请你来吹息。”

“总不能一下子吹息五十支蜡烛吧？”

“没关系，一支蜡烛相当于十岁，只要吹息五支蜡烛就行了。”

雾子从皮包里拿出蜡烛，把它插在蛋糕四周。

等雾子、女经理与女服务员唱完，秋叶深吸一口气对着蜡烛吹去，结果有一支没有吹息，他又赶快把它吹灭。

“生日快乐。”

大家边笑边拍着手说

“明年请再来这里过生日唷！”

“不只明年，请每年都来。”

被这群女人奉承着，秋叶的心情十分快活，但当女经理离席后，只剩下他和雾子两人独处时，秋叶又感到自己真的已经五十岁了。

雾子对于自己所爱的男人已经五十岁这件事，是否也会感到悲哀呢？

秋叶曾经就年龄的问题问过雾子的看法。

“假如男朋友和你的年龄差距有如父母，你是否会排

那时候雾子还在银座上班，两人的关系还未发展到象现在这样深。

“不会……”

雾子这么说，秋叶赶紧接着问：

“怎么样？”

“只要我喜欢，我不会在乎的。”

秋叶听了，犹如放下心中的一块重石头。

“难道你不介意别人怎么想吗？”

“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假如自己被问及这个问题，答复也许一样，但可能无法象雾子这般果断明确，或许这就是女人的勇敢吧！

比起女人来，男人就常显得怯懦。如果男人和年轻的女人在一起，他们会在意别人的想法；担心被上司发现，又恐自己的妻子儿女知道后无法接受。男人乍看之下拟乎豪放磊落，事实上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小心翼翼，这或许是男人在外工作，必须接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才会比女人更在意别人的看法吧。

而女人一旦心意已决，则任何事情都无法动摇她的决定。只要自己喜欢，女人可以无视于年龄差距甚至于旁人的看法，并且会毫不在意地在大众面前对自己所爱的人表示亲热。

总之，那种刚毅坚强的精神，男人实在望尘莫及。对女人而言，年龄的差距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难怪雾子一点也不在乎情人的年纪了。

今天，雾子主动买了蜡烛为自己庆祝生日，就是最好

的证明。

秋叶在自我陶醉的当儿，雾子从纸袋中拿出系着红色丝带的小盒子。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是什么？”

“你用了以后，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秋叶解开丝带，看到一条黑色皮带。

“我就是要用这条皮带把你绑牢。”

不知不觉中，雾子已经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成熟女子了。

菜非常地丰盛，除了河虾和百合根之外，还有白鱼清汤与家常鲫鱼片；最后上来的是一道竹笋火锅，吃起来清香可口，还可以闻到裙带菜的味道。

“味道不坏呀！”

“我想留在这里，向厨房好好学习。但又怕厨师嫌女人碍手碍脚，不让我进去。”

“以前或许会有这种观念，现在大概不会了。事实上，就女人的本性而言，我想女人更适合下厨。”

“对啊，我也觉得奇怪，哪个家庭下厨的不是女人？”

“那是因为人的味觉会经常改变，所以一般家庭可以由主妇做菜，经常变换全家的口味。然而象这种专业地方就无法由女人掌厨。”

“什么意思？”

“大概是女人在每个月的固定时间，身体状况会改变的缘故吧！”

雾子似乎无法领会秋叶的意思，但立刻反驳说：

"我才不觉得……"

在吃饭的时候谈这些事似乎不太恰当，但秋叶的确曾从赤坂的厨师那儿听说过，女人的身体发生变化时，也会影响到味觉。

"但是，不是有'妈妈的味道'这种说法吗？"

"那是指调味简单的料理而言，至于较复杂的嘛……"

雾子不服气地歪着头说：

"那么，只要那天不要下厨不就结了？"

"我不认为所有的女人都该排出专业厨师的范围。"

雾子还是不服输。秋叶当初没有注意到，雾子也有倔强好胜的一面。

"改天我要做几道可口美味的菜，让你惊讶一番。"

"那就拜托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味噌青花鱼汤。"

雾子马上将脸背过去，不理他。

第一次和雾子吃味噌青花鱼汤，已经是一年前的往事了。当时，雾子战战兢兢地靠在小料理店柜台边，如今却在筑地的高级日本料理店内，悠闲地品尝着丰盛的晚宴。

吃完饭后已经八点半了，秋叶想起留在家中的母亲。

母亲记得今天是秋叶的生日，秋叶临出门时，母亲还对他说：

"我会为你做'樱花饭'。"

每年秋叶过生日，母亲都会为他做"樱花饭"。"樱花饭"是白米加上糯米，蒸过后以清酒调味，再以樱花花瓣做装饰的饭。

当然，樱花季节比秋叶的生日稍早，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做“樱花饭”，但秋叶总是会将“樱花饭”和自己的生日连想在一起。每次一次“樱花饭”就多了一岁，如今已是五十开外的人，实在令秋叶颇为伤感。

他很想对父母说：“都已经到了这种年龄，不必再做‘樱花饭’了。”又恐此举辜负了母亲的苦心。

做母亲的人永远把儿子当小孩子看待；但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新情况显然已成为心理的负担；可是总不能拂逆年近八十老母的心意，将她精心制作的“樱花饭”搁置到明天吧？母亲说“我会为你做‘樱花饭’，”不就是暗示她希望自己今天能早点回去吗？

坐上车后，秋叶不经意地说：

“呆会儿我还有事。”

到了这个年龄，“妈妈做了饭，在等我回家吃”这种话，秋叶实在说不出口。

“事情办完后我会打电话给你。”

“可是，回家后大概就不会再出来了吧！”

雾子有些悻悻然。她本来认为吃过饭后可以找个地方喝喝酒，一起过夜的。

“如果不出来我就不打了。”

“说话不算话。”

这时候，雾子率直地表示出不满的情绪。

“我一定打就是了。”

秋叶又一次让步，先让雾子下车再回到家里时，母亲和女佣昌代正在一起看电视。

"回来啦！要吃饭吗？"

被她这么一问，似乎无法拒绝。

"吃一点好了。"

"马上为你准备。"

秋叶点着头回到二楼的书房。在黑暗中传来阵阵的花香，秋叶把灯打开后，看到桌上有一束玫瑰。

可能是母亲用来插花的，然而在花束上还夹有一张卡片。

"祝你生日快乐　史子"

大约有三十朵左右的玫瑰，全部都是鲜红色的。

在这个煞风景的书房中，此刻只有摆放花瓶的那个角落，才有如天女下凡般地散发出夺目光采。

"原来是她！"

秋叶坐在椅子上，再度凝视着花朵。

自从去年夏天和她在河口湖的饭店分手以来，秋叶就再也没有和史子见过面。之后，史子好象去过别墅，但没有确实的证据。总之，在那以后，秋叶和史子就处于分手状态。

当然，并不是秋叶乐意如此。可能的话，他也希望能够和史子再见个面，把话说清楚，取得她的谅解。但是，就算雾子能够宽容谅解，秋叶也只能就此事向她道歉了事。和年轻的女人一起吃饭，孤男寡女地逗留在别墅内，这些都是证据确凿的事，没有再向另一个女人狡辩的余地。

不过，去年岁暮秋叶还是拨了一个电话给史子。

秋叶想借着年底问候的名义，探询一下史子别后的近

况，所以才拨了电话。但不知是幸或不幸，史子居然不在。当时，秋叶除了有些微的失望外，无形中又感到如释重负。

如果史子接了电话又和自己见面，那么自己和雾子之间的交往，可能就无法进行得如此顺利。秋叶觉得这样也无妨，于是就这么日复一日到了今天。

但是事实上，秋叶一直期待着史子的电话。

秋叶心想史子或许会有打电话来的可能，虽然河口湖那件事让史子老大不痛快，但两人总不至于就此恩断义绝吧！尽管已经拥有雾子，秋叶对史子仍存有几分思念。

可是，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史子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连一点音信也没有。

在那段长期的沉默中，秋叶可以感受到史子的强烈愤怒，所以他也就没有敢打电话给她。而今天，收到她的玫瑰，真是令人出乎意料。

"真高兴……"

秋叶有如初恋少年般地兴奋。

但是仔细一想，秋叶却不明白史子为什么到现在还要送花来？她不是知道自己正在为一年轻的女人神魂颠倒吗？也许，史子对自己仍有所眷恋吧？在河口湖饭店看到自己和年轻的女人结伴同行，虽然使得史子勃然大怒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应该对自己仍是怀念有加吧！

秋叶边想，边又渐渐自我陶醉起来。

在这一年之中，与雾子的交往已愈来愈密切，但秋叶仍然偶尔会想到史子，很想知道她的近况如何，甚至曾私下盼望能够与她言归与好。如今她的玫瑰又适时地送来了。

秋叶心情愉快地走近电话。

收到玫瑰花后，赶紧打个电话道谢，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嘛！

但是，拿起听筒后，秋叶又踌躇不前了。

收到花后立刻回电，充其量也只能说些道谢的客套话，这未免太傻气了。

按捺住自己的情绪，当秋叶再次往桌上看去时，发现了两个邮包。这是秋叶的两个女儿之一特地送来的吧！包裹上有张小卡片写着“给爸爸”。

打开包装纸后，里面一个是打高尔夫球用的手套，一个是手工做的书信夹。书信夹有一封信，秋叶第二个女儿在上面写着“祝您生日快乐！您已经五十岁，请不要再淘气了。”

好不容易收到史子的玫瑰，心情正在非常愉快的当儿，突然看到女儿的信，就好象被泼了一盆冰水一般地冷静下来。

“或许事实正是如此吧！”

秋叶又看了玫瑰花一眼，于是换了和服就到楼下去了。

母亲不喜欢西式房间，所以家里的饭庭是日式的。进了饭庭，秋叶看到“樱花饭”和碗筷并排在桌了。

“喝点酒吧！”

秋叶并没有心情喝酒，但母亲已将酒准备好了，并且把酒倒入酒怀里。

年近八十的母亲为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斟酒，这种情景实在是非常怪异，然而对母亲而言，这是母亲为儿子庆贺

生日的一种仪式。

“今年五十岁了吧?”

“日子过得真快呀!”

“你爸爸在五十岁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秋叶将酒饮干后拿起筷子，却一点食欲也没有。

“刚才在外面已经吃过了，所以……”

“再吃这些应该没问题吧!”

秋叶不能说已经和雾子一起吃过饭，所以只好再拿起筷子。

“今天，真理子特地送礼物来，说是要给爸爸过生日，东西已摆在桌上了吧!”

大女儿姑且不谈，一向很少接近的二女儿更是很少回家。

“她在信上说我已经五十岁了，叫我不要再胡闹下去。”

“本来就是嘛!”

母亲深有同感似地点着头，在空杯中又斟满了酒。

“真理子下个月过生日。”

“她回家来，可能就是要说这个的吧?”

“没有这回事，她是为了要跟爸爸说生日快乐才回来的，要不然，也不会那么晚回家。大约三十分钟以前她才走的。”

如果知道女儿回来的话，秋叶就会早点回家的，但是，这么一来，雾子可能要更不高兴了。

“她还担心你不喜欢她送的生日礼物呢!”

母亲尽是谈着孙女，对史子送玫瑰花来的事却只字不

提。

秋叶与其他女人的关系，母亲是从来不加干涉的；也许她了解，对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唠唠叨叨根本是没用的。但是，秋叶知道母亲体贴的心意，因为她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早日从离婚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但是，对于秋叶的将来，从母亲的举止言谈，秋叶还是可以感受到她的忧心忡忡。母亲每每说些“我的身体不可能永远那么硬朗”之类的话，暗示秋叶如果有适当的人选，就应该赶快再婚。

或许这个麻烦的儿子，是母亲生存下去唯一的意义吧！为儿子精心制作“樱花饭”庆贺生日，并且倚门盼望直至深夜，这些虽然都辛苦异常，但也唯有这样了。才愈显得母亲的存在意义！

但是，儿女有老婆的话就不能这样了。既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凡事就应该由老婆去打点，就由这点来看，秋叶觉得自己单身或许对母亲比较好。

事实上，只要秋叶和其他女人过于亲密，母亲就会表现轻微的不快。

例如，刚开始和史子交往时，母亲说她感觉良好，但是，和史子通电话的次数愈加频繁后，母亲对史子的反应便渐渐冷淡下来。

甚至，有一次秋叶出门时曾交待去处，但是母亲接到史子的电话，却只说了一句简短的“他不在家”，并没有传送秋叶的行踪便把电话挂断了。

母亲应该知道自己和史子最近非常疏远，因为今年年

初她还曾问过："最近史子怎么都没有打电话来呢？"

秋叶心想，母亲这么问，也许只是想知道现在自己是否和其他女人交往，但是，秋叶也只是回了一句"大概她很忙吧"，便把这件事给搪塞过去了。

今天史子突然送玫瑰花来，母亲一定非常惊讶。她也许认为自己已和史子分手，但是，今天史子又送花来，显然并非真正的断绝往来。

秋叶心想，母亲之所以没有直问，大概是看到自己兴奋的模样，明了儿子和史子仍然藕断丝连吧！

母亲年纪虽然大了，但头脑可还清楚得很，对自己儿子一举一动可谓是观察入微了。

秋叶只吃了一团"樱花饭"，喝过茶后便又回到二楼的书房。

和刚回到家时一样，鲜红欲滴的玫瑰花在桌子上吐露着芬芳。玫瑰花在夜里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魅力，秋叶将红色的花瓣靠近脸颊，一边嗅着花朵的芳香，一边想念着史子。

已经有半年多不曾和史子见面了。秋叶曾经想过，在这半年当中，史子是否已经有了要好的男朋友；但是，从史子赠花这件事来看，又似乎没有。

这可能是因为史子对男人总是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好感，但追根究底，最重要的是史子无法忘了自己。

秋叶再次为自己打气，同时拿起听筒。

但是，秋叶居然把拨了无数次的电话号码给忘了。

查过电话簿拨通后，响了五声，秋叶才听到一个女人

的声音。

“喂。”

这一定是史子的声音没错。秋叶过了一会儿才说：

“喂。知道我是谁吗？”

“是你呀！”

“谢谢你送花给我。”

“……”

“我没想到你会送花给我。”

“因为是你生日。”

史子回答的声音虽然和以前并无不同，但在黑暗中听来显得格外低沉。

“我很高兴，实在谢谢你。”

秋叶对着听筒点着头，史子却沉默不语。

“前一阵子我也打过电话给你，可是你好象不在，怎么样？最近好吗？”

“很好。”

“工作忙吗？”

“托您福。”

史子的回答非常冷淡。

“你什么时候有空？”

“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不过，我们有半年多没见面了。”

“……”

“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可以见个面，吃个饭。”

“我现在很忙……”

“你什么时候有空？”

“都可以。”

“那么出来喝杯茶吧！”

“没有别的了吗？”

“主要是想跟你说声谢谢。”

“我知道了。”

史子突然地将电话挂断了。秋叶手握着听筒，觉得十分唐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谈玫瑰花的时候，她还能静静地倾听，但是当邀请她一起吃饭时，她的声音马上变得十分冷淡。

史子挂断电话的举动实在太突然了。

秋叶把听筒放好，不禁叹起气来。

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史子赠花就把自己搞得欢天喜地、得意洋洋，自以为史子对自己仍然有所眷恋，但是当自己兴冲冲地打电话跟她道谢时，她却只回了那么一句“因为是你生日”。言下之意，好象是说赠花只是因为自己过生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含义。

就好象银座的酒廊或餐厅，在顾客生日当天赠花或礼品一样，只是一种礼貌，然而，自己却一厢情愿地以为史子对自己情犹未断。

秋叶为自己的愚蠢感到愕然。打这个电话事实上是自取其辱，也许史子现在正在为自己的自我陶醉而捧腹大笑吧！

秋叶点燃香烟，凝视着玫瑰。

不久前，他还认为玫瑰代表着史子的温柔与深情，但

现在却成了史子冷酷无情的象征。

“但是……”

秋叶一边呢喃自语，一边又陷入沉思。他实在不相信史子赠花的用意如此简单，男女之间如果彼此赠送三十朵的玫瑰，不是意味彼此心有所属吗？

秋叶一边沉思，一边对着玫瑰吐烟。

这种想法也许太过于自负，但是，秋叶确信史子赠花，代表她对自己仍恋恋不舍：如果只是单纯的赠与行为，那么当自己约她一起吃饭时，她应该不会勃然大怒才对。嗯，这种冷淡是有点异常。

那么史子，冷酷地挂断这通邀约的电话。可能是有意一泄这半年多来的怨恨了。

秋叶有点贱骨头，愈是碰钉子，就愈想得到手。当然，不只秋叶有这种怪病，很多男女都有类似的倾向。如果对方说得讨厌你，自己却会把对方当个宝似地看待，一旦对方深陷其中并且紧缠不休，自己反而会逃避情感的束缚。

这种恋爱时的微妙心理，往往会造成始料不及的结果。有的恋爱高手甚至会故意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借以吸引对手，搞得对方魂不守舍。

秋叶却不认为史子拒绝自己是在故弄玄虚，他了解史子不是那种心思缜密、城府很深的人。如果史子的拒绝违背了她自己的本意，那绝不是所谓的欲擒故纵的恋爱战略。而是万不得已的不平衡情绪在作祟。

只要设身处地为史子着想，就可明白她为何有那样的行径了。

一个移情别恋、半年多来没有任何音信的男人，突然打电话约自己吃饭，自己当然不能轻易地答应。

事实上，对史子而言，赠花就需要相当的勇气与决心，如果再在这个节骨眼上示弱，那么女人的尊严何在？

秋叶心想，女人就是会在乎面子啦、立场啦，这些无所谓的事。如果对自己仍然有意，那就干脆明说算了，如果无意，那么就不该再送什么花。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史子的魅力不就在于她随时随地维持良好的女性矜持吗？即使内心里澎湃汹涌，在表面上她仍然会保持一贯的冷静与不在乎。

秋叶之所以会在与雾子如此亲密之余，仍然对史子念念不忘，就是迷恋于史子那股沉着与自制内敛的魅力。那种固执的确是风情万种啊！

想到这里，秋叶体内涌起一股冲动。

他实在很想再次引诱这个高傲的女人到床上，尽情地享受一番。

凝视着玫瑰，史子撩人的姿态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秋叶的脑海里。

平常的日子里，史子会一味地压抑情绪，但当两人在床上做爱时，一旦自己进入她的身体，触发她的欲火后，史子的表现就会出乎意料地激烈。

做爱时的史子和正常的史子是多么地截然不同啊！史子实在是一个双面夏娃。

和她比较起来，雾子就显得单纯多了。她的喜怒是藏不住的，即使不说话，仍然可以猜得到她在想什么。

雾子或许也是个双面夏娃，但是之间的差别却没有史子那么显著。

秋叶虽然深爱着雾子的纯真，但史子的激情有时仍会把自己搞得心神荡漾。

就这么不着边际想着的当儿，史子迷人的倩影悄悄地爬满了秋叶的心头。

现在想和史子亲近一番？这念头实在是非常荒唐，但秋叶的情绪却一直往那个方向游移。

现在实在很想窥视史子亲近一番。

没想到史子赠花就会把即将息灭的欲火再度点燃。但是，点燃后却又置我于不顾，实在是可恶啊！

"再打个电话请求她的原谅吧！"

慢慢地伸出右手，快要摸到听筒时，电话铃声正好响起。

秋叶慌张地拿起听筒，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

秋叶一听那种不客气的说话方式，就知道是能村打来的。

"正在做什么事吗？"

"没有……"

能做什么事？我能说正看着玫瑰花，编织着和史子做爱的春梦吗？

"祝你生日快乐，五十岁了吧！"

"怎么样？有什么事？"

能村也许在酒廊喝酒，从电话里可隐约听到音乐与人

们的嘈杂声。

“过五十大寿，心理做何感想？”

“没什么特别。”

“五十年可是半世纪唷！”

“你不要说我，反正再过两个月你不也是五十岁了吗？”

能村只比秋叶小两个月，满五十只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不错吧！我还能记得你的生日。本来想送花给你的。但觉得对你来说是一种讽刺，所以……”

秋叶知道能村说的是酒后的疯言疯语，但仍不禁对他的最后一句话耿耿于怀。

如果赠花对自己来说是一种讽刺，那么史子赠花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吗？

“过生日怎么可以一个人在家？我现在和同事在一起，你要不要来？”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想出去。”

现在虽然在家，可是呆会儿还得跟雾子见面。

“那么改天再为你盛大庆祝吧！”

能村讪笑着，接着，不经意地说：

“前阵子我和史子碰过面。”

能村看秋叶沉默不语，便又接着说：

“大约半个月前她打电话给我的。”

“她打电话给你的吗？”

“她说她向你借了几本书，要我替她还给你，是不是描写西班牙斗士的书和一本摄影专集？”

秋叶的确在去年春天借给史子这两本书。

"你和她仍然没来往吗?"

"当然……"秋叶回答着，随即反问能村：

"她是怎么说的呢?"

"她笑着说她的年纪已经一大把了。"

"年纪一大把?"

"她大概知道你和年轻的女人交往吧!"

"原来如此。"

"书已经摆在我这里，改天再拿给你。"

能村接着又说"那么，再见。"便把电话挂断了。

放下听筒，把背靠在椅子上，秋叶再次凝视着玫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史子约能村见面实在令人感到意外，如果只是为了还书，那么大可不必和能村碰面，直接送还给我不就结了。

说穿了，还书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半个月以前自己和史子的关系仍然极为恶劣，史子却偏偏选在那个时候和能村见面，是不是又难耐空闺寂寞，才想从能村的身上找慰藉?

但从他们现在的关系看来，又不象有那么一回事，否则能村也不会打电话来报信了。

而且，刚才能村说话的口气满坦然的，不象是有所隐瞒。

但是，秋叶唯一在意的是能村说的那句："她笑着说她的年纪已经一大把了。"

如果史子真的这么说，那么史子和能村见面，可能就是为了要表示她和秋叶已经完全断绝往来了。

秉性高傲的史子难道是想借此表示，即使和自己分道扬镳，她依然不会就此萎靡不振，或许只想试探一下自己的心意呢？

她为什么在自己生日当天送花来，又要跟能村见面，秋叶实在搞不清楚史子的态度。

稍早之前，秋叶还自认对史子很了解，不论是精神或肉体上都已彻底了解，现在却如坠五里云雾中，完全摸不着头绪。

总而言之，史子送来的花就好象突然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头。如果赠花只是想带给秋叶冲击，那么无疑的，她已经达到目的了。

秋叶很想让自己相信，史子是对自己恋恋不舍才赠花的，但是仔细一想，却又觉得事情并不那么单纯。

表面上这些玫瑰如此美丽，但也许却潜藏着史子对自己的憎恨与怨怒；尽管如此，只要看着玫瑰，秋叶的心情就坏不起来。理由是只要想到史子是为了祝贺自己的生日才赠花的，秋叶的内心便充满了温暖。

自从史子赠花以来，秋叶每天都想打电话给史子。

前阵子史子虽然冷淡地拒绝了自己的邀约，但这回也许会爽快地答应也不一定，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她的心情也该恢复平稳，或许也希望两个人见见面吧？

两、三天后，秋叶再度鼓起了新的勇气。

但是，只要接受电话，拿起听筒，秋叶便立刻怯懦起来。

她都那么不留情面地拒绝我，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她？

如果她真的想见我，那么她应该打电话给我才对！这么性急地打电话给她，那不表示我在示弱？

倔强与好胜在内心交战，秋叶于是放弃了打电话的念头。

但是，到了第二天，秋叶又会想要打电话给史子；这些日子里，秋叶便是如此地徘徊在情绪的纠缠中。

不过，这种迷恋并没有持续多久，大约一星期后，玫瑰花便枯萎了。

将玫瑰丢弃后，对史子的思念随之烟消云散，秋叶似乎又对雾子专心一意了。

进入四月，新学期开始后，雾子显得越发地忙碌。

每周的星期一、三、五到英语会话学校上课，星期二、四到料理学校学习烹调，其他空闲的时间则练习插花。

有时候秋叶在彻夜的工作之后，想到雾子那儿好好休息，雾子往往会以“我要上课”的理由加以拒绝。

当初，秋叶心想只要雾子不再外出上班，那么自己想见她的时候都可以跟她在一起，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不过话说回来，把雾子训练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淑女也是秋叶的意思，所以自己无法抱怨什么。

今年，雾子先是考上了驾驶执照，接着又结束了英语会话的初级课程，至于插花，也已可以登大雅之堂了。

初次在银座相遇时，雾子看来象个无依无靠的柔弱女子，反观最近的雾子，却是一副积极忙碌的样子，前后有如天壤之别。

雾子说："我没读过大学，所在现在要好好努力用功。"

秋叶非常喜欢她这种勤学不倦的态度。

有一次，秋叶先到雾子的房间等她，在桌上看到一本NHK教养讲座教课书，这才发现雾子居然借着收音机学起日本史及世界史来了。

"你真了不起呀！"

秋叶夸她，雾子却说：

"现在才开始学，不知道会不会太迟？"

接着又说：

"我快要开始英语会话的中级课程了，以后有空我还要学习茶道。"

"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

把雾子塑造成为一个气质高雅举止端庄的淑女，一直都是秋叶的愿望，所以雾子的求知欲强，秋叶并没有任何疑意，但有些事却是始料不及的。

雾子每一开始学习新的东西，就必须缴纳一本为数可观的材料费和钟点费。当然，这些费用完全需由秋叶负担。

料理学校和插花的钟点费虽然极为有限，材料费却昂贵得惊人，幸好雾子不是个浪费成性的女人，不至于挥霍无度。但是，学插花总是要买花瓶，学茶道就要买茶具，这些都是不能省的。

但是和汽车的价款相比，这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如天壤之别。

考上驾驶执照后，自然就希望能够自己开车罗！

"假如有车的话，即使是小小的一辆都好，我们可以一

起开车出去玩，一定很快乐。"

"再过一阵吧！"

秋叶的女儿杏子从四月份开始在某家出版社上班，杏子要求秋叶买辆车子给她以示庆贺，但秋叶还没有买。

"这是高价位的东西，要经过慎重考虑才好。"

"其实，我也只是上上学而已，并不需要立刻买。"

半个月后，三杯下肚后的秋叶自己开口：

"你如果有了车，以后我若是喝醉酒，你就可以送我回家，这也满方便的。"

"要我当你的私家司机吗？"

"只是试探一下。"

"你真的要为我买车吗？"

雾子的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我一点都不清楚时下的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车，你呢？喜欢什么样的？"

"只要给我买，我就很高兴了，反正我是新手，买中古车也无所谓。"

雾子这么说，秋叶反而想买个更好的给她。

"中古车毛病多，你这个新手难以应付，要买就买新的比较好。"

半个月后，秋叶买的虽是国产车，却是最近才刚发售的新型小轿车，推出后颇受年轻人的欢迎。

"好高兴哦！开这种车是我做梦都不曾梦到的。"

新车送到后，雾子立刻载着秋叶在大厦附近试开。

"刚开始还不太顺手，等我熟练以后，不论你到那里，

都可以去接你。"

"所谓一通电话服务就来，是吗?"

"这可是美人香车哦!"

车款加上保险金，还有在大厦附近租停车场的租金，一共大约花了秋叶二百万元，但是看到雾子快乐的容颜，秋叶便忘记了心疼这大笔花费。

考上驾驶执照后，雾子接着便表示想学习服装设计。

不知道是怎么找到的，雾子拿着某家位于涩谷的学校简介。

"这家也是每周上三天课。涩谷离我这里满近的，我在那里上课，好吗?"

秋叶翻阅简介，发觉该校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教授的课程内容包括了基本的设计学、色彩学以至于美术概论，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学了服装设计后，想做什么?"

"并没有特别想做什么，但是学了服装设计以后，对服装的鉴赏品味应该会高一点。"

可能确实如此吧!看看雾子最近的装扮，就知道她对服装的品味的确提高不少。

今天，雾子的穿着也十分地迷人，褐色的毛衣配上打褶的长裙，充满了女性温婉的气质。

"我想继续到料理学校上课。"

如果再让雾子到料理学校上课，她不在家的时间将会更多，自己就没办法在想见她的时候见到她了。

"已经学习服装设计，就不必再到料理学校上课了，自

已看书学不也一样吗？"

"但是，这样就无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没有人督促的情况下，人也容易怠隋。

雾子似乎已经决定要继续上课。

"钟点费不会很贵，而且除了教课书以外几乎不用花什么钱了。"

秋叶除了在意金钱以外，他更担心的是雾子在学校里，是不是会有其他男人搞在一起。

雾子当初要到汽车驾驶学校上课时，秋叶已经想到这点，而现在这个学校的年轻男学生似乎更多。

"你要一个人去上课吗？"

"本来朋代也想去的，但是她有工作。"

雾子所说的这个朋代，是她在千叶的超级市场工作时认识的，目前在上野的食品店上班。

雾子没有上班后，三个人曾在一起喝过茶，感觉上朋代是一位质朴文静的女性。

据秋叶所知，雾子的女朋友并不太多。雾子高中毕业后便碰到千叶，她后来也没有再上大学，所以现在的朋友中几乎没有人是在校同学。

目前雾子最亲密的朋友便是朋代，秋叶经常可以听到雾子提到她的名字。但是，这并不意味雾子和朋代十分投契。

"那个人太拘谨了，也许到现在还是个处女。"

"应该没有人到了二十四岁还是个处女吧？"

雾子与朋代同龄，但朋代比雾子早出生三个月。

"每次跟她说话，我都觉得不很了解她。"

"男女之间的事比较特别嘛！"

"但是，她尽说些讨厌男人写情书给她，讨厌男人太心急，交往不久就要跟她独处这类的话。"

"你也不一样吗？"

"如果被不喜欢的人纠缠不休，我当然会觉得厌烦，但是总不能如此闭塞吧！"

对于已经极为成熟妩媚的雾子而言，朋代的确显得太过稚气了。

女人之间的友情之所以产生裂缝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彼此与男性的交往方式不同吧。

例如，即使是从高中到大学时代的闺中密友，一旦一方结婚，而另一方保持独身，那么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慢慢疏远。结过婚的人和单身的人感兴趣的话题与事物截然不同，所以也难怪以往的亲密无法继续维持了。

雾子与朋代目前都是单身女郎，所以共同的话题应该不至于太少。不过，雾子目前虽然单身，但事实上却和秋叶这么一个中年男人交往，纵使没有正式结婚，但是两者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

而朋代就是完全的单身，她们不投契，也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我们的事，朋代有什么看法？"

正因为朋代是个一本正经的女孩，所以秋叶非常在意她对自己的看法。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她到现在还常常说秋叶先生

人很好。”

被年轻的女人称赞，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朋代居然不知道自己和雾子的关系，这倒是让秋叶有点难过。

“你没有跟她说吗？”

“我跟她说过我们是在银座的酒廊里认识的，至于其他，我觉得说出来很奇怪，不是吗？”

“哦！原来如此。”秋叶一边点着头，一边思考。

雾子的意思可能是要朋代自己凭直觉去想象吧！

“她相过几次亲，满脑子就是想结婚。”

结婚的确是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但如果雾子受到朋代的影响，也迫切地想结婚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她住在家里，她的家人又很啰嗦，实在受不了。”

“你呢？”

“我不住在家里，而且我妈妈也不会这么烦人。”

雾子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母亲后来又再婚，所以家庭颇为复杂，仔细思量，这可能是秋叶和雾子能够长久持续的原因之一吧？

雾子对结婚究竟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雾子二十四岁，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也是各样烦恼最多的时期。也许雾子亲眼看到再婚的母亲也未必幸福，所以对婚姻一点憧憬也没有。

“你打算永远一个人过下去吗？”

有时候秋叶会有强烈的冲动想要这么问雾子，但却又怕雾子的回答出乎自己的意料，所以，秋叶最后还是保持沉默。

究竟该如何形容目前雾子与秋叶的关系呢？

他们两个虽然没有结婚，但却彼此相爱，所以“情人”这两个字对彼此应该都是最贴切的，只要他们愿意，两人随时都可以结婚。

事实上，秋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要和雾子结婚。

如果想改善目前这种不上不下的状况，完全置雾子于自己的掌握之中，那么结婚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只要冠上妻子的名义，不但雾子能够稳定下来，也可以得到人们的认同。

“结婚吧……”有时候秋叶会一个人这么自言自语着。

某天清晨醒来时，秋叶不经意地脱口说出这句话，当试着再说一次的时候，却又觉得自己的声调出乎意料地生涩。

或许，和离婚的妻子在一起的时候，秋叶曾说过类似的话，不过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秋叶记得，除此之外，他没有再说过这句台词。

而现在，秋叶却很想说这句话。这不仅仅是一种思慕青春的情怀，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已有了可以诉说的对象。

当然，说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够和雾子结婚，因为雾子是否会答应求婚，秋叶都无法确定。

但是根据秋叶现在的感觉来判断，雾子似乎会坦率地接受。就算雾子刚开始会有点为难，但秋叶相信到头来她仍会点头答应的。

没有人会特别反对秋叶结婚，也没有麻烦的事不好解决，至于两个女儿，只要把话说清楚，她们应该会谅解才

对。

只要秋叶说一句“结婚吧”，马上就可以把和自己相差二十几岁的美娇娘娶回家，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现在秋叶就好象手中握着王牌似的，只要打出王牌，就能够得到人人称羡慕的幸福。但是，秋叶还不想打出这张王牌。含混地说，也许是时机尚未成熟吧！

就象光采夺目的宝石摆在眼前，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得到，但反而不想据为己有一样。说来似乎有点可惜，但也许在那个时候，才是内心感到最为兴奋与满足的时刻吧！

一旦宝石落入手中，完完全全属于自己，那种兴奋与满足的感觉就会突然消失，反而成为一种负担。

现在秋叶正被这些无谓的烦恼包围了。

只要自己愿意，随时都可以抓住自己想要的，但是，秋叶却把东西摆在自己伸手可及的面前，就象猫将捉到的老鼠放在眼前，捉弄一番。在这种情况下，猫当然是秋叶，而老鼠是雾子。

唯一不同的是，雾子这只老鼠并不胆怯恐惧，而秋叶这只猫也不见得威风凛凛。相反地，老鼠似乎颇能自得其乐，猫反而显得若有所思了。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两人的年龄差距太大

和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女人在一起，到最后会有好结果吗？

有些夫妇的年龄差距更大，甚至高达三十岁以上。不过那些毕竟是特殊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年龄的差距往

往是造成婚姻不幸福的重大原因。

首当其冲的是性生活能否协调。在这方面，秋叶现在是站在指导雾子的立场，但是，谁晓得这种情景能维持多久？

秋叶知道也许数年后，他和雾子的外境会彼此对调，届时，就算有弥补的方法，但究竟能满足雾子到什么程度，秋叶十分地怀疑。

说得明白点，在这一年当中，或许秋叶教给雾子的已经太多了。为了完全的拥有雾子，不给她任何接受其他男人的机会，秋叶已经精疲力竭。

但是，如果真想娶雾子为妻，那么就该适当地压抑她的快乐才对。男人在结婚之后，当然希望妻子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假如一开始就让她尝到最强烈的快感，以后就会后继乏力。

目前，秋叶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自己行将年老体衰，而雾子却会象盛开的花朵般不断地茁壮成长，两人的差距将会愈来愈大。想到这里，秋叶便觉得未来充满黑暗。

秋叶安慰自己那是以后的事情，但毕竟还是无法躲过啊！届时，要怎么做才能把雾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呢？

秋叶曾听过一个年逾七十的男人，谈起他与他相差三十岁的妻子之间的性生活。

“我的年纪已经一大把，无法再履行男人的义务，满足自己的妻子，现在，我每天晚上都紧握着妻子的双手，直到她熟睡为止。”

这个男人和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只要一过九点他就

会赶快回家。

“也许只有透过肌肤的接触，才能感到安心吧?”

秋叶听到这些后，暗自庆幸那人不是自己。

如果必须这么小心翼翼地侍候，才能把年轻的妻子留在身边，秋叶倒宁可一个人悠闲自在。

但是，那个老人后来说的话，却深植秋叶的脑海里。

“男人与女人之间并不只有性啊!”

秋叶现在回想着那句话。

的确,男人与女人并不仅是因为性才结合在一起的,男女相爱结婚后，在现实生活中家庭与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远超过性。

“男女之间，性虽然极为重要，却不是绝对的。”

秋叶这么安慰着自己，暂时撇开灰暗的思绪。

但是，仅仅握着时值盛年的雾子的手，也未免太痛苦了吧！就算自己能满足，但是雾子会满足吗?

秋叶忽然想到一个阴谋。

一旦自己与雾子的体力有了显著的差距，只要想个办法消耗她多余的精力，不就万事太平了吗?

想到这里，秋叶稍感安心，但是回过头来想，有这种想法不就证明自己真的老了吗?

秋叶对于和雾子结婚感到踌躇不前的另一种理由，还是年龄差距所导致的感觉差异。

现在的雾子比实际年龄懂事，所以秋叶和她说话，有时候会感觉是两人的年龄相关相差无几；不过，那是雾子尽力配合的缘故，一旦话题改变，年龄的差距便自然而然

地表现出来。

就拿唱歌来说，秋叶喜欢演歌，雾子则偏好流行歌曲，他们两人都很讨厌时下流行的年轻乐团，除此之外，他们的喜好几乎完全不同。

除了对歌曲的偏好差距极大之外，两人对于歌曲的感受也有如天壤之别。

两人曾一起看电视上“怀念的旋律”的节目，那些歌曲勾起了秋叶青春岁月的怀念，令他低徊不已；但是对雾子来说，这不过是她小时候不经意地从母亲那儿听来的歌曲罢了。

“这首歌流行的时候，我刚从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呢……”

秋叶回忆往事地说着，雾子却事不关己似地点着头。

这种年纪的差距不仅反映在歌曲上，甚至连日常的事物都无法避免。

例如，吃饭的时候，在战乱中成长的秋叶不会浪费一粒米饭，而雾子却完全不在意。

如果住在一起的话，这种差异一定会更加明显！例如，秋叶在为即将老去而烦忧时，正值盛年的雾子可能根本无法了解秋叶的苦闷吧！

俗语说：“白头偕老”，但是如果一方的头发已经白了，而另一方的头发还是黑的话，那么彼此就难以体谅对方的心了。

只要想到这些事情，秋叶就无法轻易地开口说：“结婚吧！”

最近，秋叶之所以经常想到年龄的问题，追根究底还是今年已经满五十岁的缘故。

秋叶在过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都各有不同的感触。不过，秋叶从来不认为自己已经衰老了，尽管肉体已开始退化，但是现实生活中，秋叶却绝不服输。

四十岁的时候，秋叶曾对一家熟识的酒吧老板娘说："不知不觉中，年纪都一大把了。"那老板娘安慰他说："四十岁是男人的黄金岁月，这时候的男人是最受欢迎的。"

四十岁的男人在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地位，体力也依然充沛。所谓"年富力强"，可能就是指这个岁数吧！

是要一个人过下去，还是在适当的时机找个人结婚呢？

事实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于是秋叶的婚事就这么拖到现在。

秋叶现在的年龄是最适合再婚的年龄。如果再错过这个时机，往后愿意和自己厮守一辈子的女人，就会急速地减少，到最后，一个也没有了。

这些焦虑把秋叶搞得抑郁寡欢。

五月的黄金假期结束了，人们的活动渐渐恢复原来的秩序，秋叶与雾子一道前往京都。

虽然这时秋叶照例要回到大学授课，但是他打算借着新学期刚开始时，辞去讲师的职位。

当初每个月去两次京都，秋叶还觉得有新鲜的乐趣，两年下来，过去累积起来的疲倦，竟然好象历经千辛万苦一样。

秋叶准备以这个理由向大学辞职，但是雾子却表示反对：

“以后如果要来这里，还是继续在大学教书吧！”

雾子的意思是，她并不想失去两人一起到京都的机会，而能否在大学内教书，正是其中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雾子每次都尽可能跟着秋叶到京都，即使暑假和春假停课的时候，他们也平均每个月去京都一次。

也因为如此，雾子得以饱览京都的红叶、白雪以及春樱景色。

对于已经不再做事的雾子来说，每个月到京都一次，无疑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变化，而且仿佛是唯一的乐趣。

想到这一点，秋叶觉得如果就这样辞职，似乎有点遗憾，况且过去只要一有京都之行，秋叶必定带雾子同往，如果这样就能满足她的话，继续在京都教书也许要来得好些。

于是秋叶再接了一年的课，他为自己沉浸于甜美生活的心理感到吃惊。而雾子最近常这么说：“谢谢你带我来这里，我很喜欢这么一个优美的地方。”语气倒也满干脆的。

五月的京都之旅，中午便已抵达目的。秋叶在学校上完课，与雾子在赏花小径附近的小料理店吃饭，稍后又走到祇园的酒吧喝酒。翌日一早，两人观赏了鸭川舞，然后搭乘午后的新干线回家。

大概每次总是这样，与去时比较，雾子回来的时候便显得没劲多了。

也许这可以说是旅途劳累所致，然而，或许也是想到要回东京就意兴阑珊吧！

摇　光

坐在三点半的新干线车上，秋叶读着周刊杂志，而雾子则无言地看着车窗外面的景物。

到昨天为止，天气还很明朗，今天中午以前，天空却渐渐飘起云来，现在已是乌云密布了。新干线过关原的山谷，来到依尾平原，视野顿时开阔起来。

"这回我想开始工作了。"雾子突然说出这句话后，便低下头来，秋叶连忙反问：

"什么？"

自从辞去银座酒廊的工作以来，雾子从没有说出想再做事的话。高中毕业后，她便马上开始工作；这一段日子舒服地享受不必做事的自由，秋叶很为她说的话感到意外。他把正在读的杂志放在一边，再问一句：

"到哪里工作呢？"

"虽然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可是只要有这个心，我想哪里都可以吧。"

"但是，如果要工作的话，象你现在所学的还不够呀。"

雾子以前在汽车驾驶班学开车，现在又补习英语会话、学服装设计，还到插花及烹饪补习班上课。

"设计补习班的功课，只要再一个月就可以修完基础课程，以后我就可以一边上班、一边去补习了啊。"

而秋叶却想知道雾子这么急着工作的本意。

"象现在那样过日子，你觉得无聊吗？"

"虽然有点感觉，但是我每天游手好闲的，您也觉得麻烦吧？"

"麻烦？"

"我因为生活无聊．所以经常缠着你，我想．您大概觉得碍眼吧?"

的确，雾子粘在身边是一件麻烦的事。虽然说起来，秋叶是为了雾子才没有辞去京都的大学教席，可是昨天晚上在祇园喝酒时，他想，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就可以放纵地玩玩了。

尽管如此，他却不希望雾子出去做事。

"我并不觉得你碍眼。"

"是那样嘛?"雾子歪着头，撒娇地说。

"我就象件大行李一般，令人觉得麻烦。而且，我还是一只吃钱的虫呢。"

"没那回事，钱的事你不要放在心上。"

"可是我真的想工作呀。"

雾子的神情出人意料地认真，斩钉截铁般说完，就象说了"拜托"般地注视着秋叶。

"可是，工作也不是简单的事，举例来说，想要找到合适的就很困难。"

"你不必担心，没什么问题的。"雾子似乎有了某个目标，很干脆地说。

秋叶好象放下心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思索着。

他很了解，如果不工作，雾子只上补习班学东西会觉得无聊。其实，在辞去银座那里的工作时，能村也曾经这么告诉他。但是前后只不过是一年的时间，这一天似乎太早到来，所以还是令他感到意外。

"象我这样，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太麻烦了。"

雾子虽然装成开玩笑的模样，但是，秋叶实在没有把雾子当成一个包袱。

而事实上，帮她买车、付房租及生活费，变成每个月一笔为数不少的花费，但那是秋叶喜欢的。也许雾子认为他太辛苦了，希望他少工作才这么要求吧？

"只有那个理由吗？"

秋叶再问她，雾子仍旧看着窗外回答：

"我想自己有些零用钱，就该工作才对。"

"现在难道不够用吗？"

"不是那样嘛……"

秋叶每个月都给雾子二十万日元，由于房租由秋叶负担，那些钱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即使不算多，但也是够用的了。

"那你为什么还需要钱呢？如果真的有什么事，你就坦白跟我说吧。"

秋叶催促着，雾子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我最近都专心在学美容。"

"嗯，那是什么？"

"不知道吗？"

雾子随即笑着说明：

"简单说来，那是使脸变漂亮或风格变突出的美容法。在青山和涩谷就有好多那样的美容院。"

"哦，是在脸上和背上涂上泥土的那个吗？"

"不止在脸和背上，还在全身抹上美容液，一边按摩，一边洗三温暖，实在非常舒服。"

"那和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美容是很花钱的,以前是有闲的贵妇才去的,现在连年轻人也常去了。"

"那——去了那里以后就会变漂亮吗?"

雾子基于这种孩子气的理由而想去做事,秋叶不禁觉得有些好玩:

"如果费用不够的话,可以跟我拿嘛!"

对于雾子能变漂亮的事,秋叶是不会舍不得花钱的。如果去那里真能变美的话,秋叶当然赞成。

"可是——只是想也不行呀!"

"那——去那里一定要花多少钱呢?"

"要看是脸部的美容,或是全身美容,各种项目的价钱,如果完全照着课程来,全部大约要二、三万日元左右。"

只是脸部的按摩,加上全身涂满泥土就要二、三万日元,实在太贵了。

"不少啊。"

"还有,如果使用特别的化妆术,就得花时间仔细地做脸。那里,也有三温暖、体育馆和密闭室。"

"那是什么?"

"在密闭室中,有放了氯化镁的水,人可以浮在水面上。"

"真惊奇啊。"

"只要做一天,脸和皮肤就会感到光滑,心情也变得爽快起来。"

而事实上,雾子的皮肤最近也变得愈发娇艳,秋叶以

为那是她与自己在性爱上获得满足的缘故。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去那里的?”

“大概在两个月以前就开始了。”

雾子去那个地方，秋叶完全没有察觉过。

“是一个人去的吗?”

“有时是一个人，但大部分都跟真纪一块儿去。她也在魔吞做事。”

“她还在魔吞吗?”

真纪是雾子在银座做事时，一块儿住在店里宿舍大厦的女性，但是秋叶却不知道雾子还与她保持联系。

“现在店名虽然改成茉莉了，她在里面却是个红人，忙得很呢!”

雾子与什么样的女朋友交往，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可能的话，秋叶并不希望她与在银座做事的朋友来往。

其实，并没有需要避开银座女性的道理，但那些晚上上班的女人，总是爱挥霍、爱打扮的，如果与那些人接近的话，雾子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再说，到美容院也没有什么，秋叶担心的是，雾子会受到她们诱惑，而说出想再回到银座工作的话。

经过一年，好不容易才把雾子琢磨成这个样子，如果她再度在酒醉的男客人间抛头露面，的确会令秋叶感到不安。而且，如果被其他的男人看上，难保雾子会不明就里地为之着迷。

“其实，要做事哪里都可以，并不是只有银座店里有工作啊。”

"哎！我已经不去魔吞了嘛！"

雾子看着罩衫的胸口，一边绑着绸带，一边摇着头说。

"那——你打算去其他的店吗？"

"虽然不怕会有各种诱惑，但是可能的话，白天的工作还是比较好一点。"

秋叶顿时松了一口气。

"去美容院好是好，如果稍微稳定以后要怎么样？"

"其实我只是好玩罢了，实在没有到那里做事的意思。"

"这我知道，只是以后你要找到好的工作吧？"

"可是，我甚至连大学都没有毕业，恐怕找不到合适的。"

"没那么回事。"

很久以前，秋叶就有意思要雾子当自己的秘书。秋叶曾经要雾子处理关于自己工作的资料和收本，甚至抄写誊清，连演讲的时候也要雾子一块去。

但是，象秋叶这种性质的工作，其实也没有必要设一个秘书。

说是秘书，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秋叶的本意是要把雾子安排在自己身边。

"欲速则不达，一定会有好地方的。"

雾子看着外面没有回答。

薄暮时分，车窗外可以看到海吧。秋叶想，火车随即进入隧道，一出隧道，又可以看到余晖返照下的海面。列车经过热海，渐渐接近小田原。车内的广播报告，三十分钟后就可以抵达东京了。

过去从京都回来，秋叶常常送雾子回到她的大厦，两人才分手。然而，今天如果就那么道别的话，实在有点可怕，更何况在秋叶的心里，仍然留着雾子突然想去工作的事。

虽然秋叶反对，使得她好象死心了，可是她似乎并没有完全同意的样子。依现在的情形看，不知道她何时会要提出想去工作的话。

表面上看来，她的理由是不愿意再让秋叶花钱，不过实际上，她可能对现状感到无聊。

"去吃一下饭吧？"

"不回家可以吗？"

"在京都都吃日本料理，现在想吃牛排了吧？"

"请带我到香格里拉。"

雾子马上说出在赤坂的牛排馆店名。

"朋代曾经说过，想到香格里拉那样的地方看看。"

"那么，下次我们三个人可以一块去吃。"

雾子的朋友之中，朋代算是一个保守的人，让她接近那样的人，也许可以打消她要去外面做事的念头也说不定。

"如果跟阿朋说的话，她一定很高兴哦！"

"她还没有男朋友吗？"

"没有啊，她太保守了。"

"吃饭后，我带你去看成人电影。"

"我想看那种东西，现在也可以啊。"一直沉闷的雾子，眼里露出光芒。

列车到达东京西车站的时候，正好是六点半。如果从

这儿直接到赤坂，吃完牛排后就八点了。

“现在要看普通的成人电影，已经太晚了。”

“有不是普通的吗？”

当然有，不过太早了些。

秋叶想起一家位于饭仓附近的大楼地下室。那里的外面是一个酒吧，里面的房间却可以一面喝酒，一面观看性虐待的表演。

“性虐待就是把女人绑起来的吧？”

“看过吗？”

“基于某种原因，没有。”

雾子有力地摇头表示，却又马上改变主意问：

“那很可怕吧？”

“可怕是可怕，不过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虽然位于大楼的地下室，但由于是合法的表演，目的也就可想而知。

“想看吗？”

“讨厌……”

雾子笑着摇头。秋叶一边看着她的侧面，一边想。在雾子的身体之中，也许潜藏着相当好色的因素吧。对于女性，出其不意地挑逗她，或许会遭致反抗，但是只要耐心地引诱，说不定会发觉更新奇的快乐。

而把雾子确实地掌握在手里，也是要补偿她在其他事情得不到快乐的一个方法。

“女性也会有想看看那种表演的心情吧？”

“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是骗人的。”

“那——我们去看看吧！”

“真的要去吗？”

秋叶起先并没有带雾子到那种地方的意思。如果吃完饭就去雾子住的大厦，顶多也是在酒吧坐坐便回去了。这只是突如其来的想法，她似乎急于看那种奇怪的表演。

不过秋叶以前也曾一度想带雾子到那种地方，那似乎可偷窥到女性的反应，简直带有某种趣味。漂亮的女人看到表演，那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的确是男人乐趣之一。

但是，秋叶连带雾子去看脱衣舞的意思都没有。

最近脱衣舞，甚至包括正式排演，身为男人的秋叶都看过了，相当大胆，连他都觉得不好意思。即使说要让雾子看这种淫秽的东西，但也只希望限于那种美丽的、奇怪的事物而已。

“现在到那里都还早，我们先找个地方喝点东西再去好了。”秋叶端起咖啡杯，同时想着应该到那里去。

在六本木和赤坂，从同性恋的酒吧到性虐待及女同性恋的表演，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到光怪陆离的表演。其中，比较含蓄而不刺激的是女同性恋的表演，而且，这种俱乐部在十二点便打烊，不再营业了。

“我这个样子可以吗？”

“当然，你是看的人，所以没什么关系。”

秋叶苦笑着，问话认真的雾子，看来是第一次去那种地方。

出了赤坂的牛排馆，秋叶便直接带着雾子来到位于一木路大楼地下室的酒吧。这是艺妓在赤坂陪客的地方，以

前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夜晚，也是在这里。

“记得第一次来这里的那天吗？”

随着秋叶一问，雾子也浏览了四周一下，并点点头。

“那里以前放着大的座灯嘛！”

过去在包厢里面都放着方形罩纸的座灯，现在已经拿掉了，改成用纸糊的、可以透出亮光来的座灯。

“那已是一年以前的事了。”

从前，也是在赤坂的小料理店吃完酱煮的鲭鱼之后才来这里的。

“那么做是骗女孩子的吧！”

“不要乱想，绝对没有欺骗的意思。”

“好嘛，如果别人不做的话……”

“就没有做的必要吧。不要做的事情，你应该十分清楚，比如说，少喝点比较好。”

秋叶与女性去看性虐待的表演，这还是第一遭。

“去那里不会被抓起来吧？”

“那又不是违法的事情啊。”

一年前，只有两个人在一起时，雾子仍然显得相当羞涩，没想到现在要去看充满神秘性的表演了，真是莫大的变化。

“咦，三郎，你怎么知道那样的地方呢？”

“为什么——因为男人有各种朋友嘛！”

在赤坂的酒吧耗了一个钟头之后，秋叶出了店门便雇了计程车，目的地是从六本木经过饭仓的交叉点，然后朝着狸穴的方向驶去。

车了经过的地方，曾经是六本木最繁荣的地点，过去有许多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现在却变得冷冷清清，再也没有往昔的痕迹。

秋叶与雾子在设有速简餐厅记号的六楼前下车，随即进入石砌的入口。走下一段陡峭的楼梯，进入门口后，正面就是柜台，一大片的横壁，挂了一个女人被倒吊着的照片。

"啊！"

雾子不禁发出了惊叫声，她的眼睛忍不住注视着鞭子、绳子和捆绑的工具，并朝着摆在玻璃柜中用来表演性虐待的种种用具逐一看去。

秋叶问：

"今天的表演什么时候开始呢？"

柜台的男人回答：

"预定十点开始，如果客人来得差不多了，随时开始可以。"

两人被招待到里面观赏表演节目的房间，房内稍微暗了些，但相当宽敞，将近有二十坪。眼前围放着圆形的桌子，大约有五、六组的包厢座位，前面就形成了做秀的场地。已经有十个左右的客人分占了两个包厢，正在倒威士忌酒喝。

秋叶在靠近表演场地右边的位子上坐下，马上就有一位全身穿著黑色洋装的女招待过来请他们点东西。

"两份掺水的白兰地。"

女招待点点了头离去后，雾子马上按着秋叶的手腕说：

“那是什么?”

顺着雾子所指的方向看去,有一个黑色钢铁制的笼子,正从天花板上缓缓降下,上面的锁闪耀着白光。

“那里面关着奴隶哦!”

“看……”

这时,边墙壁上挂着的十字架,在手脚被绑的地方垂下来一条象渗出汗般的黑皮带。

当女招待端来白兰地时,雾子正张望着越来越恐怖的四周。

在正面表演场地上方的天花板上,布满了呈井字形的钢铁管子,上面还挂着数条红白的绳子,一直低垂到地板上,并逐渐象盘蛇般卷起来。

“不要紧吧?”

当雾子的身体靠近的时候,早先来的客人正与穿著黑衣服的女招待们高兴地这么说。

“是那些人表演吗?”

“是其他的人表演的,她们或许想试试看也说不定。”

秋叶正在说明时,突然正面的表演场地四周围亮了起来。终于要开演了,甚至连预告的音乐也没有。

接着,后面的门开了,一个穿黑衬衫、戴墨镜的男人,一手拿着绳子出现了。忽然,他发出响声:“等一下!”拿起绳子,原来脖子扣着铁环的女人,就匍匐在地上跟着他。

戴墨镜的男人把女人拉到场地中央,威吓般地在地板上挥了一鞭,然后说:

“各位,这条母狗是我的太太,前几天,我发现她与年

轻的男人私通。她平常装成连虫也不敢杀的样子，竟然是干这种无耻事情的淫荡女人，今天晚上我对她的惩罚，只是想给她一点教训而已。”

男人咬牙切齿地说完，冷不防地对匍匐在地上的女人抽了一鞭。随即，那个女人便发出凄怪的叫声，并极为悲伤地摇头。

“好啊！今天我就要在大家面前好好地教训你！”

男人说的话，不过是为了助长当时的气焰，但是，只要看到这一幕，大家都会觉得这真是一个私通不义的女人。

在女人背上抽一鞭时，男人早就把她的手绑在后面了，并把绳子接在天花板的滑车上，可以吊到上头。在吊着绳索的上端，前后都用红白的绳子结成菱形。

开始时，女人身上除了私处遮着一件极小的裤子外，后来就变成全裸了。她看来大约二十二、三岁，似乎满年轻的样子，由于胖胖的，所以身体看来挺有份量。

“说！说出那个男人的名字，难道他不准你说吗？”

听了男人的台词，秋叶看着一旁的雾子，她正用手支着双颊，看得入神。

在表演的场地上，从天花板放下了滑车，女人的手仍然绑在背后被吊了上去。虽然把她往上吊，可是并没有悬空，她的脚尖还碰得到地板。

以一条绳索支撑全身的重量，看来显得极为痛苦，使得女人出现了难过的表情。但是，男人完全不理会这些，他推了女人和肩膀一把，把绳索弄得团团转，更不留情地抽打著她的胸部和大腿，随著鞭子的起落，女人不时发出凄

厉的喊叫。

四下的观众鸦雀无声，大家都注视在灯下象一根蜡烛般立着的女体。

“说！快说！为什么不能说呢？”

戴墨镜的男人又再抽打女人的乳房和大腿，他知道这还是不行，便出其不意地托起女人的下颚。

“这副不敢杀虫的脸，已经常做出轻佻的样子呀！”

男人憎恨地瞟着女人，突然漫天舞动鞭子，鞭打着地板、发生空洞的声响，旋即似乎又变成淫秽的声音，那男人把鞭子指近女人的私处。

“这里，住着你的恶魔。”

男人好象曾立志演戏一般，装控作势般地说着。耳里听着这样的声音，秋叶一时之间，竟把吊着女人想成了是雾子。

假如雾子与这个女人一样，和其他的男人乱搞，那会怎样呢？自己是否会象眼前这个男人，同样地把雾子剥得一丝不挂地逼问她呢？

更凄惨的叫声震动了全场。

“好极了！如果不说的话，我会做到叫你说出来的！”

秋叶听着男人的话，有点后悔带雾子来这里了。吃饭时半开玩笑的话，却成为真的，竟然真来看这种奇怪的表演了。

那时，他想，反正即使雾子来看，她一定会马上说要回家。

纵然看了。只要在开始没有多久之后，她也一定会把

眼光移开。

但是，雾子不但没有移开眼睛，反而瞪着双眼凝视着，那种态度，比起秋叶等其他的客人来，显得认真多了。这一点，使得秋叶觉得稍微卸下肩上的负担，然而相反地，秋叶也确实窥见了雾子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面。

象雾子这种年纪的女性，自然没有无故厌恶什么念头，在那种地方反而大大方方地观看表演。

在雾子的内心里，似乎还隐藏着许多秋叶不知道的东西。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他所了解的方面，也许就是所谓冰山的一角罢。

"喂！怎么样？"

从滑车被放下来的女人，现在两手贴紧腋下，仍被红白色的绳子从右胳臂交叉捆绑著，勒紧了乳房，在绳结之间的丰满胸部，仿佛呼之欲出。

"想不到你这么固执，你真不说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客人也会高兴一点。"

男人说完。就在铺着绯红色毛毡的地板上，转动女人的身体。

"喂，各位，请大家处置这个放荡的女人。"

男人面向观众，把女人当成木材般地滚动。女人全身被捆绑着，没有办法抵抗，但是由于稍胖而皮色浅黑，现在已经不会令人感到悲惨了。

"请别客气呀！"

秋叶听着男人的声音，在被绑着的女体上面，似乎看到雾子的身体重叠在上面。

由于在北国长大，雾子的皮肤白得可以看清皮下的血管；而且，在耳边和腋下的凹处，还投下淡淡的阴影，那是比白还要白的苍白。怪不得美容院的美容师要夸她有“漂亮的皮肤”了。

不过，雾子的白皮肤却很容易受伤。有时候只要被虫一咬，或是用指甲轻轻一抓，不一会儿工夫，皮肤上便出现了红色的斑痕，不容易消退。

秋叶以前曾闹着玩地在她胸上一吻，结果留下如蔷薇花瓣似的痕迹，将近一星期才消失，雾子还为此生气哩！如果现在把雾子绑起来，皮肤上的绳结痕迹，一定象染了鲜红色的斑痕一样，甚至也会留有绳子的条纹。

雾子并没有发觉秋叶正在想象她被绑起来的模样，她依旧用热切的眼神注视表演。

在地板上的男人拿来一支三十公分长的蜡烛，点上了火，并移近横躺在地上的女人。现在如果把蜡油滴在女人的皮肤上，更可以表示惩罚的意思。

“喂！就是这一滴，还是觉悟吧！”

男人玩弄着手段加以威胁，女人应了一声，露出惊恐的表情。当场的男女观众，虽然知道这只是表演，却不免有了移情作用，不禁为那个女人担心。

忽然，随着一声惊叫，地板上的沉重女体竟很快地一跃而起。蜡烛似乎滴到她的胸上。

不过，那只是一时的灼热而已，并不会留下烧伤的痕迹。尽管如此，不一会儿，在灯光下看来，那女人的皮肤上已凝结了白色的蜡烛痕迹了。

男人的胁迫与女人的喊叫交互进行着，仔细听时，在那种悲惨感中，竟仿佛蕴藏着淡淡的甜蜜。

“好，这样还不招出来，只好请客人处置了！”

男人把蜡烛伸向坐在前面的男性观众，大家露出受窘的表情。

最后终于一个人站起来接过蜡烛。但是刚开始时或许太紧张了，手竟微微地发抖。

“再稍微离开一点……”那是唯恐蜡烛拿得太近时，烛芯的热度真的会烧伤皮肤之故。在这种情形之下，使得你非注意看表演不可。

两个男客人试了以后，这次戴墨镜的男人对雾子说：

“怎样？请做做看好吗？”

粗粗的蜡烛突如其来地拿到面前，雾子连忙伸出两手制止，并背过脸去。

“那个家伙呀，喜欢被女性处罚，拜托！”

“不行。”

雾子简直要哭出来似地看着秋叶，戴墨镜的男人于是笑着走开了。

“不可以那样啊！”

雾子象是不满地嘟哝着，眼睛却仍注视表演场地。

秋叶从受罚的女人，看到正在凝视着女人的雾子侧面，觉得挺有趣的。

表演大约继续十分钟，最后女人因耐不住责罚，终于供出私通对方的名字。但是那个名字却正是拷打她的戴墨镜男人的名字。

“我跟你还是在做梦吗?”

说完这句话时，表演便结束了；这是喜剧形式的快乐结局。

或许曾为了这种深刻的气氛所感动，不禁想要解救那个女人，等到女人身上的绳子被解开来，退下场去，这时大家才回过神来。表演结束了，照射着地板的灯光也熄灭了，房间又回到刚进来时的酒吧形式，秋叶站起身来。

呆在这儿继续喝酒也可以，不过到下一场表演，还要等一个钟头以上的时间。

出了地下室的表演场所，在柜台付帐时，刚才扮演被处罚的女人也从里面出来。

她已经把身上的蜡油除去了，外面套著长袍，嘴里叼着香烟。刚才在表演时的凄惨表情，现在看起来却与一般的女子无异。

她似乎知道秋叶他们看过表演，轻轻地点了点头。

秋叶也对她点头，雾子却象是不好意思地，径自朝楼梯的方向走去。秋叶跟她走到外面，夜风凉爽宜人。

不知为什么？总觉得终于回到正常的世界来了。

秋叶朝着从狸穴开来的计程车挥手。

“到广尾。”

车子开动后，在可以看到饭食交叉点灯光的地方，他问雾子：

“怎么了?”

“奇怪……”

雾子深深地坐进椅子里，带着稍显害羞的语气回答。

“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刚开始时弄响鞭子比较可怕而已。”

“那个女人每天都要做那样的事情吗？”

“模特儿也许每天不一样，不过她好象已经很习惯了。”

“她还喜欢那种事吧？”

秋叶半开玩笑地说：

“下次我们做做看好吗？”

“不行啊……”

雾子马上摇头反对，过了一会儿又说：

“男人真是太坏了，又用绳子绑，又拉拉扯扯的，非要做尽各种坏事不可。”

“坏是坏，那是因为有它的趣味。”

“虽然有趣，可是实际上受苦和享乐的，却是女人吧？”

“的确。”

如果仔细想想，在性方面，男人就好象奉献者一样，而女人就是接受效劳的女王。通常男人一见到女人就蛮横地夺取，如果问什么，他们会说有征服对方的快感；但是得到成果的，却往往是女性。

男人照着自己的心情，一旦碰到女性的肌肤，便摇动着身体，有时甚至因全身反覆运动而出汗。

那种连续的动作，在女性看来，一定认为是热情洋溢的举动。

也许在微张的女人眼中，还反映着“好好加油”或“您辛苦了”的意思也说不定。

无论如何，男人总是倾全力让女人达到高潮，当他想

得意地说"怎么样"时，女人早已自己一个人沉浸在快感里了。男人是以征服者的心情感到满足，而女人则静静地咀嚼着肌肤相亲的喜悦。如果单就瞬间的满足来说，男人是精神上的，女人则可以说是肉体的。

事实上，随着年龄增长，秋叶越发深深地感到这一点。年轻时只要性欲获得满足，就好象够了。只要身体愿意，不管对方是谁都可以。

然而，由于年纪渐长，不单是身体上的满足，兴趣也逐渐转移到观察对方的反应。而且，也不再只是满足欲望而已。重要的是，做爱的过程以及结束的气氛。

这很明显的是肉体的老化，同时身体上的性满足，也变成精神上的满足了。

事实上，最近他常常看对方沉醉在喜悦之中的模样，也因此要设法使对方比自已先获得满足了。

"就好象车子的齿轮一样。"

秋叶靠着椅背，脑中如此想着。

女人从碰触对方皮肤的感觉中，就能得到快乐；相反地，男人是看了得到快乐的女人，才会感觉满足。

车子到达广尾雾子住的大厦，秋叶象是理所当然地下了车，而雾子也如平常一样先下车等着他。今晚由于看了奇怪的表演之故，不大有回家的兴致。

进入大厦的门口，站在电梯门前待着，深夜的走廊已悄无人影，门旁管理员室的小窗口，也早已放下窗帘。

乘电梯到七楼。雾子先拿出钥匙开门。秋叶也有锁，如果两人同时，就由雾子开门。进了房子，打开电灯，终于

回到平常的房间来了，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喝些什么？”

“茶好了。”

不管怎么累，雾子每天晚上都要洗澡，那是雾子喜爱干净的习惯，秋叶只好到床上去等了。

“喝了酒便不洗了，你今天也别洗了。”

“可是这样浑身是汗的。”

雾子从浴缸出来的身体，恰到好处的体温，令人觉得十分舒服；如能拥抱的话，触摸着光滑的皮肤，的确会使人感到愉快的。

“茶里面要加梅子吗？”

近来秋叶喝醉后，已经养成在浓茶中加入一颗梅子的习惯。

“我并没有醉嘛！”

秋叶虽然这么说，雾子并没有理会，把放了梅子的茶置于桌上。

在雾子身上向前弯的一刻，秋叶悄悄地碰了一下她那饱满的胸部。

“早点洗好澡来吧。”

秋叶喝了加了梅子的浓茶，便先钻入被窝里休息。

由于旅途的疲劳加上酒醉，头稍微感到沉重，却还未入睡。躺在点着座灯的房间中，秋叶想着雾子从浴室出来以后的事。

今晚也许可以尝试一下新的挑战吧？比如说，把她的手腕轻轻缚住，爱抚她那丰满的乳房。只是，雾子已有好

几次被爱抚胸部的经验了，但是绑住两只手，一定与从前的反应不同。

但是，如果说“我要绑你，伸出手来吧”，雾子一定会不老老实实地答应，所以得有绳子才行。

秋叶从床上起来，打开墙边的衣柜，里面挂着皮带。他从其中挑出一条软皮绳状的，端详了一会儿，这可以顺利地缚住雾子吧？

今晚注视那表演时，不知为什么，心里便打算做这种极为可恶的事情。虽然只想小小的恶作剧而已，不过雾子可能会吃惊而喊叫；或者惊乱以后，反而表示厌恶呢？

一方面感到不安。秋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对史子做这样的事。史子虽然不年轻，身材却保持不错；外表看起来很稳重。在床上却相当大胆。

尽管如此，为什么没有要求她呢？也许对于理性的女人难以说出那种卑鄙的事吧？或者，还是一开始就认为那是无理的呢？虽然认为自己做了可惜的事，不过已经太慢了。

正在不着边际胡思乱想时，雾子好象从浴室出来了，有开门的声音。

秋叶把皮带藏到枕下，被单拉到脸上，装成睡着的样子。屏息了好一会儿，雾子却还未进入卧室。

他很想问她到底在做什么，却怕一出声，所有的计划都要泡汤了。

秋叶不知道自己为何急于回到孩子时的心情，这就好象少年时代，瞒著父母做坏事时的心境。

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正想放弃，准备探一下起居室的时候，门突然动了。秋叶慌忙地再轻轻闭上眼睛，门后的光透进来，出现了雾子的身影。

“已经睡了吗？”

“嗯……”

本来，雾子是穿象男衬衫似的两截睡衣，最近已改成长下摆的睡袍了。水色的衣摆渐渐靠近床铺，站住了。

“嗳呀！怎么了嘛！”

秋叶睁开眼睛，看到雾子正在关衣柜的门；大概是刚才拿出皮带以后忘了关上吧。

象被发现做错事的孩子般，秋叶缩着脖子，雾子关好柜子的门，伏在枕边问：

“还没睡？”

“还没……”

本来是预定雾子进被窝时，便出奇不意地抱住她，然后一口气绑住，现在却好象被看穿诡计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令人扫兴的是，掀开棉被的另一边时，雾子问：

“这是什么……”

秋叶连忙探出头来，不过已经太慢了。枕头的另一端露出皮带的一头，雾子迅速地拉出皮带，挂在手上。

“这好象是从柜子拿出来的吧？”

“我没有。”

“但是柜子不会自己拿呀？”

如此一来，煞费苦心的计划泡了汤了。太过于期望和

等待反而不好。

"打算做什么呢?"

情况一变，似乎难以回答。他背转过身，陷入沉默，雾子悄声地问：

"是要用这个把我绑起来吗?"

"只是想开个玩笑嘛!"

"总是打歪主意，不行哟!"

秋叶微微感到泄气。原来准备悄悄绑她的皮带被发现了，大概会大吵一场。没想到雾子却装作不在乎的样子。

"好吧?"

"什么?"

"用这个绑一下嘛……"

"无聊嘛……"

雾子微笑，却象完全没有拒绝的样子。

"喂。"

秋叶鼓励自己似地，加重了声音，拉近雾子。

"做什么嘛?"

冷不防被强拉过去，雾子随即倒在床上，秋叶强行地抱紧她。从这时战斗才开始。现在秋叶已经是处罚的人了，而雾子则是被处罚的人。

打闹间雾子突然发出叫声，由于这是游戏，秋叶想到自己扮演著处罚的角色，感到很愉快。

秋叶压着雾子的上身，吻着她的嘴唇，雾子终于喘不过气来，不禁扭着脖子，全身力气用完时，他再慢慢地解开她胸前的衣服。

现在秋叶就是表演的那个男人。他一边盘问着雾子，一边把她的身体摆成侧卧的姿势。雾子以为自己从秋叶的控制中逃出来了。

但是背转身的一刹那，秋叶快速地抓住雾子的手反拧上去。

“停止……”

雾子摇着头。秋叶现在一定不放人。秋叶又把雾子的两手使劲拉近，让她的手在侧躺的背后重叠。然后，他把它们绑住，雾子竟然不反抗。秋叶拿出枕边的皮带，从背后靠近雾子的耳边说：

“今天不准。”

他看着越来越顺从的雾子，把皮带拉近身旁。首先，把雾子两支手腕拉齐，在上面绕上皮带，每绕一次就打一个结，慢慢地打着，原来的带子已经被绑成十字形了。

“不……”

秋叶慌忙停下手来，但是就此打住未免前功尽弃，他自我寻思后，又继续绑皮带了。

现在手腕虽然还激烈地舞动着，秋叶却不怕了。直到绑完，这实在要相当的耐力。

但是，手腕的绳子却不一定有绑的必要。即使稍微放松，呈十字形交叉的绳子也不容易解开，当然，手也就抽不出来了。

稍微放松使雾子安心的时候，秋叶已完全结好一条皮带了。

“只是这样啦。”

"讨厌，不要这样……"

雾子被绑了起来，好象重新注意自己的样子。

事实上，她虽只有两只腕被绑，但却正好使身体的自由受到限制。现在秋叶想，他可以自由地抚摸雾子的身体了。雾子所能抵抗的，充其量只是叫喊和扭动身体而已。

雾子被绑以后，看来好象郑重其事多了，就是反抗也已太迟了。

在晚亮的灯光下，雾子只穿一件小小的内裤躺着。被一条皮带缚着双手，雾子的双肩被往后拉时，胸部便突出来。本来雾子的乳房并没有这么大，但是现在羞怯的乳房却挺立著。

这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式，只一条皮带便夺去了雾子全部的自由，甚至榨出她的羞怯。秋叶突然被这种意外的效果震惊、感动了。

过去秋叶曾在床边的镜子里、浴缸中，看过雾子的裸体，也曾偷窥过好几次；但象这次那么紧张、而且痛苦的裸体模样，也还是第一次看到。

秋叶站起来俯看。雾子的身体十分艳丽，好象附着某种神圣的味道，甚至可以当成一件艺术品来欣赏。他情不自禁地碰碰因被缚而突出的乳房，捧起翘起的浑圆白晰的臀部，由轻而重的揉抚着。雾子孤立无助的样子令人爱怜。

"嗳！停停吧……"

艺术品哀求着：

"把灯关掉。"

刚才把座灯调亮的时候，雾子曾发出叫声。雾子也许

没有料到，手被绑了以后，灯光会加强。

"嗳，拜托……"

现在雾子已不管手被绑了，她甚至希望只要能关灯就好了。

但是好不容易才觉得可以一饱眼福，绝没有轻易放弃的道理。秋叶现在才觉得，自己把男人所有卑鄙的特征都表现出来了。

"这里好漂亮。"秋叶指的是乳头的色泽。经过吸吮的乳头更加俏立而红艳。"这里也溢满了蜜汁。"

雾子因被缚而不得不忍受秋叶任意摆弄和品评。徒劳的扭动反而增加了男人更为卑劣的欲望。奇怪的是，雾子在羞怯之下似乎也隐藏着与往常不同的欲望，对男人抚摸更为敏感。秋叶所指的"溢满了蜜汁"，就是指雾子的反应吧。

要使男人不在美丽的牺牲品前动武，就等于是要空肚子的人不能伸手拿面前的饭吃一样。

好不容易绑住雾子，在尽情地挑逗观赏之后，秋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躺在浑圆突出臀后，双手促住跳动的乳房，成为充满生气的花园的侵人者……

在大学里教美学、讨论艺术、撰写有关人类文明各种著作的男人，如今却变成一只雄性的动物，挑逗着被绑着的女伴。的确，秋叶现在就是一匹雄兽，君临于雾子之上，那种征服的快感终于到来。

随着到来还有使人痛快的高潮，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一时的猛烈回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安静，不过是一个钟头以

后的事。而回顾过去，却发现那是一场梦，尤其看着身旁女人继续起伏的喘息，更证明了那是绝对的真实。

象海边被打上岸的海藻一样，雾子的黑发盖住了背部，秋叶解开她绑在后面的双手。雾子心疼地看着重获自由的手，轻轻地甩动著。

"痛吧？"

雾子本人已经叫过痛了，这无异是多此一问。

"本来是想开开玩笑而已，你相当漂亮。"

"被绑起来还漂亮吗？"

雾子几乎掉下眼泪来。

"你侧卧的姿势很可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情调。"

事实上，被绑了起来，除了令人无地自容外，对于所谓美丽漂亮的说法，或许还不能接受。

"想起了那场表演的情形吗？"

"不要跟那个女人比较，你比她漂亮、神圣多了。"

"那……"

雾子叹了口气，好象觉得还可以的样子。秋叶因此获得了勇气，再说：

"下回我们还可以再试试吧！"

"好奇怪的人……"

"男人都是这样嘛！他们都有着想虐待自己喜爱的女人的倾向。"

"那很可怕啊。"

"什么？"

"如此说把她绑起来，然后优雅地折磨。"

"优雅……"

秋叶才一开口，又把话吞了回去。这该怎么说呢？对于秋叶而言，那不是优雅，反而是处罚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君临于雾子之上。

如果把它说成优雅的话，就错离谱了。那么，秋叶也会失去处罚者的立场。

"根本没有所谓的优雅吧？"

"那么，做那种事可以了？"

这种激烈的虐待企图，并不会延续到往后。不仅如此，相反地，还会有另外的疑问。

这种挂虑实在难得，所以看来重要的责罚都飘在空中了。

"那——现在抱紧我吧！"

雾子静静地靠过来。秋叶对于女性，向来有一个先见之明：如果开始时，男方要逞强，最后终究会败给女方；即使是开头一短时间的逞强，经过长时期之后，结果总会屈服的。

这种关系就形成男女表里的对等模式。有时乍见到男性有力气，就以为他很有价值、要他搬运笨重的石块，一口气走上百公尺，或是敲打厚墙，这种男性就可以脱颖而出。

但是，如果在需要耗费时间的情形之下，女人却比男人行。譬如堆积小石头，跋涉漫长的道路，或是每天打穿一小块厚墙，女人总会贯彻到底而成功。

换句话说，男人虽有瞬间的爆发力，但在持续力这一点上，却不如女人。那并不只是一个动作而已，在生命力方面，或许也一样。

秋叶曾听友人近冈医师分析，女人比起男人来，受伤疼痛与出血都比较厉害，虽然需要花时间治疗，但是基本上，女人的生命比较坚强，所以女人的平均年龄也许要比男人长得多。

但是，以前秋叶跟史子这样说时，却遭到反驳：

"男人从年轻时就暴饮暴食，胡搞一通，因而损坏了身体，所以就早死了。如果象女性这样老老实实地过日子，男人也长命百岁啊！"

刚听到这话时，秋叶觉得颇有道理，但是光这点理由，似乎还不足以说明平均年龄相差达五岁的原因。而规规矩矩、不喝酒、不乱来的男人，也未必能够长寿。

"再怎么说，男人的坚强只是虚有其表罢了，最后都败在女人的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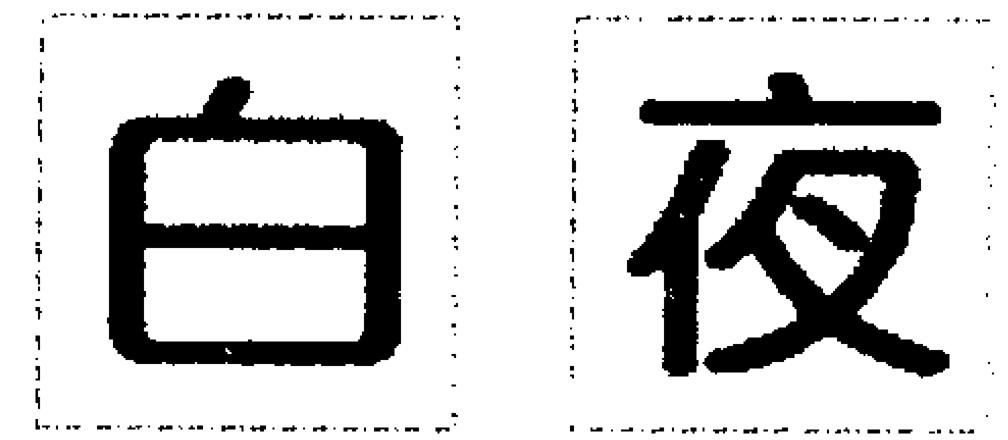
每次才开始时，男性总是相当猛烈，全部结束之后，得到满足而精神奕奕的却是女性，男性早已丧失精气而萎顿了。现实生活中，男女的个别差异状态，在性这种原始的事情中，最能够清楚地看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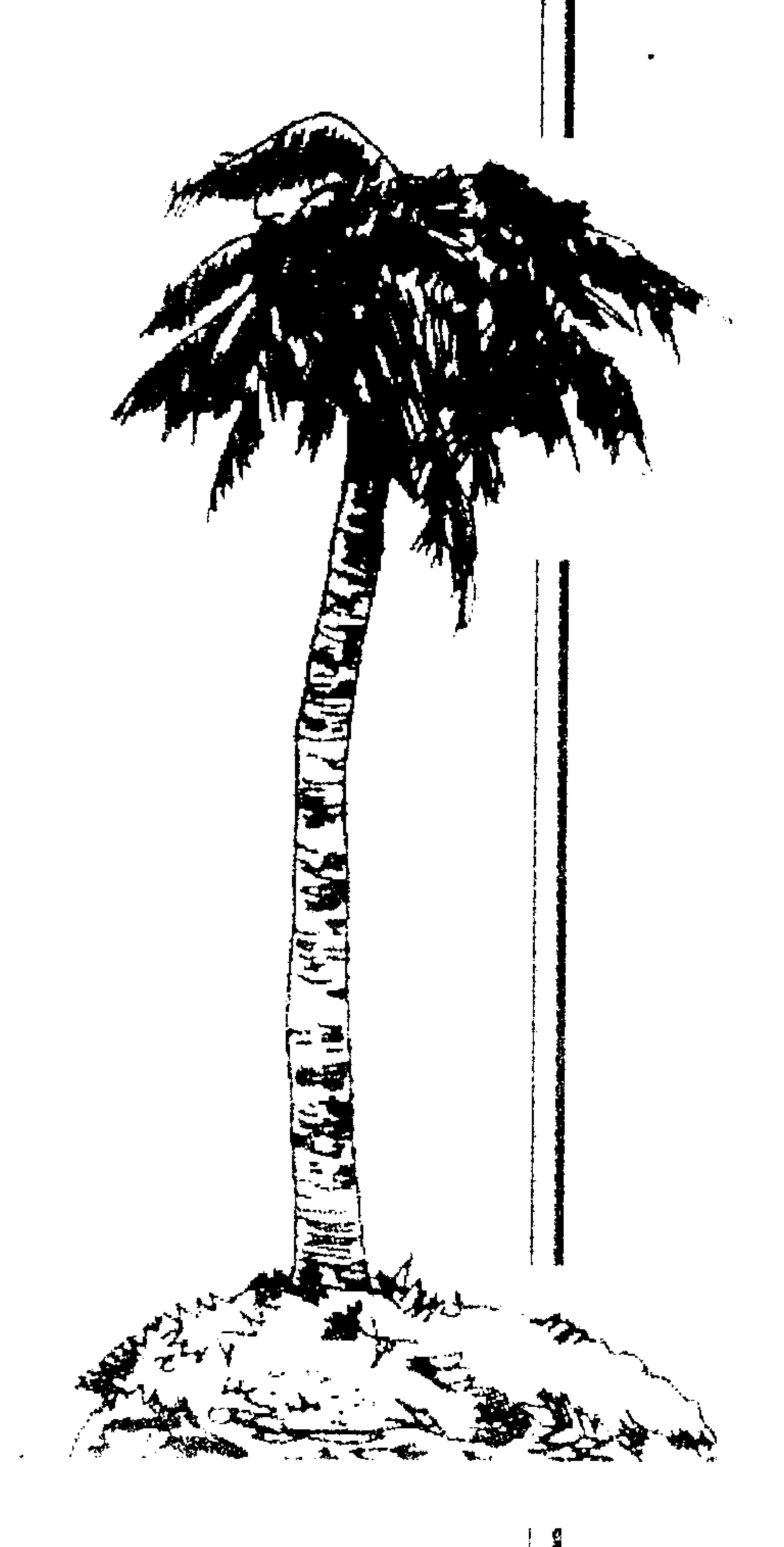
象现在把雾子绑起来，即使想处罚她，可是秋叶也发觉，充满活力的是雾子，丧失力气的正是自己。

"男人总是先败下阵来吧！"

秋叶一个人时，经常装成若无其事地这么说，但是那种感觉已渐渐逼近，就好象只有一个人玩着相扑一样，既

觉得孤单，也感到不安。


白夜



白　夜

山峰被白云遮断，悬浮于蓝天底下。院子里，大理花正开放着。时序已是盛夏，白日将愈来愈短了。当夜里外出吃饭时，或黎明做完了工作要休息的时候，秋叶总会觉察到那样的讯息。

初夏的时候，到了七点，天色依然微明，让人觉得还是黄昏，但一进入八月，下午七点便已是黑夜了。黎明也一样，原来四点时分东方的天空已现出鱼肚白，现在依旧是沉沉的夜色。

随着白日的缩短，秋叶已略微感到焦急了。

倒不是一天的长短有什么变化，而是由于白日的缩短让人一下子感觉到一年业已过去一半了！

反正一到五十岁，日月的飞逝，总令人惊愕莫名。当然罗，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感觉出日子过得很快，只是那时还没有那份已进黄昏的落寞！

从四十几到五十几，人生的进程便有遽然加速之势。那种感觉好象随着急流一泻而下的树叶。尤其是男人，只要到了看得见退休分界线的年龄，就会令人陷入更深一层的忧虑。

所幸，象秋叶那样的工作，并没有明确的退休年限。没有人规定到了五十岁或六十岁，就得封笔退休。

只是，究竟能够干到什么时候？心理总难免犯嘀咕。

虽然比上班自由，但是光是一个人做，万一生了病，可

就糟糕罗！不象公司那样有保障，放假时，月薪还是照样拿，心情自然不一样。

时至今日之所以考虑那么深，是因为五十岁为界线，一下子让人更加切实地回想到过去的关系。

早在今年夏天，有件事秋叶稍感惋惜，那就是从高中一直很要好的村尾，不幸因肠癌去世。听说同--期的伙伴，已经过世好几个，为此秋叶脑中不禁浮现一丝奇妙的牢骚——“我们就快一个个消失了！”

虽不愿意那样想，然而现实的情况似乎就是那样。

“完全象个老人样，那就完了！即使每个都象牙齿般地脱落，但在那孤寂的感觉中，也该泰然自若地活下去！”

且不论能不能活得泰然自若，单是想在那孤独中活下去，就需要相当大的气力，这是无庸置疑的。

“真烦人啊……”

夏天的一个下午，秋叶不经意地发出的牢骚，让躺在旁边的雾子听到了，问道：

“什么?”

最近过得愈来愈惬意的雾子，对秋叶叹息的真正意思，想都不可能想到。

“没什么……”

“我觉得近来胖了点。”

雾子的体质，原本就不是会胖的类型，骨头细细的，再胖，衣服穿起来仍然显瘦。

不过，对雾子来说，好象稍一疏忽，也有胖的时候。最早发现这种情形，据说是开始在银座上班的时候。原来是

白天上班，后来改为晚上，吃饭因而不规则。尤其是上班多到十二点、一点，便养成吃宵夜的情形。不过，再胖顶多也只胖两公斤而已。

“当我正穷困的时候，一个喜欢瘦女人的男人出现了，多亏他救了我。”

雾子嘴巴讲的救世主，当然指的是秋叶。

“那时候，如果和一个喜欢胖女人的男人要好的话，说不定现在会更胖。”

照雾子所说的，当女人想要瘦一点的时候，也许都会和喜欢瘦女人的男人在一起。为了迎合那个人的喜好，自然会往那方面去努力，结果就瘦下来了。这种情形比那差劲的节食疗法，不但效果良好，而且合情合理。

“不过，那时候我也看不出胖来啊！”

“我想，要是把店关了，过正常生活的话，大概不成什么问题，不过老是呆在家里也不是办法。”

最近，雾子似乎又胖了一点。

量了一下，又一次超过四十五公斤，可是秋叶并不觉得什么不好。整个身子匀称地多长了点肉，抱起来反而感觉充实些。

“怎么样？我想这里并没有粗了点吧？”

雾子不安地用手摸摸自己的腰。

话虽这么说，这一阵子，雾子的臀部的确胖了，紧一点的裙子，穿起来便绷得紧紧的。

“是那里常常动的关系吧？”

“讨厌……”

“倒是现在的样子性感呵！”

虽说瘦一点好，但是，干干巴巴地瘦过头了，反而味同嚼蜡。

雾子的两只手依然离不开自己的腰。最近由于胖了，老是显出不自在的样子。女人真是不可思议。

“放心吧！要是真的胖了，可以减肥啊。”

“说得容易，怎么减？”

“这还不简单，把自己绑在柱子上，一整天不给吃不给喝，不就结了。”

“你好残忍啊，我可不是你的奴隶。”

话刚说完，脑际蓦然闪出了做秀的女郎，的的确确就是被绑在地下室的房间，如果什么也没给她吃的话，要她瘦下来是绝不成问题的。

“只好每天晚上试它一试了！”

“那样搞下来，你会变成皮包骨啊？”

“可是瘦下来好呀！”

“是吗……”

“嗯嗯，正好对症下药也说不定呢！”

“好了！好了！”

秋叶显得有点意兴阑珊，端起雾子倒给他的咖啡喝了下去。

不吃饭，岂不是等于对发胖的惩罚，这种事哪能当真！如果真有这种办法，也只是胡思乱想而已，不过，那仍然是个好主意也说不定，这些想法在雾子的脑子里不停地打转。

自从看了那场秀之后，雾子多少带点被虐待狂的心态，也许是心存关怀所致吧！

“象现在的体重很好呀！”

“不行！稍微不注意就胖起来了。到底是呆在家里惹的祸。”

“但是，你不是常外出到服装设计学校或其他地方去吗？”

“不行呀！那些个地方都不紧张。终究还是正常外出工作的好。”

该怎么办好呢？雾子似乎又在考虑拿减肥当做理由，再到外面工作。

“唉呀！人家正为发胖着急呢。”

“着急什么，到美姿沙龙去练一练，也就够了。”

“虽没什么坏处，不过，光是那样还不够。”

雾子本有再到外面工作的意思，一度把它搁置了，最近那种念头似乎有愈来愈强的趋势。

也许，这样把雾子给绑在家里的确有困难。没有固定的工作总会感到无聊。也许让她去工作，自己有收入，就不必向秋叶伸手要钱，否则便觉得不自在，也说不定。

这次，如果雾子想到外面做事的话，秋叶已经打算答应她了。

当然，秋叶也耽心，如果让她外出的话，有可能会被某人给夺去。

与雾子在一起，形影不离快一年半了。这些日子里，雾子倒是没一点儿的不安于室的形迹。刚开始的时候，似乎

还有男朋友，经过半年的相处，那种顾忌早就没有了。继而唯恐自己太过天真，也曾心存警戒过一阵子，如今她在自己的身边，可以笃定地相信她了。

不过，雾子最近却说过："如果您敢在外面乱来的话，我就跟阿部定先生也来一下。"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有此意。

事实上，最近雾子对性倒是蛮积极的。

有时，秋叶因为工作太忙了，四、五天没要她，她就会把脸拉得长长的，要她做什么，理也不理，只顾把脸歪到一边。那种样子，正是她想要的迹象。

秋叶时常故意逗她着急，找到恰当的时机，便引诱她到花木扶疏的花园去。那个时候，也不一定用什么样的形式，总是抓住她内心饥渴的弱点，戏耍她一番，而后用绳子或什么绑住她，以求变化。

如果中规中矩地来，雾子会觉得太单调，因为她的精力正旺盛。刚开始变花样的时候，以为她会很难受，结果她欣然接受，如今积重难返，想规规矩矩地来，她却坦白地表示不够了。

在秋叶的调教下，雾子着实进步很快，变得愈来愈淫荡了。甚至没有秋叶，就不能满足。

"让雾子出去工作也没有关系"，一开始，秋叶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自信。还有一点令秋叶放心的是，雾子已经适应现在的生活了。

自从和秋叶相好这后，这一年半中，雾子的生活已为之一变。在这之前，雾子本来在银座上班，曾经借住店里

一间狭小的房间。现在住的是高级住宅区广尾的一栋大楼，有两房一厅，厨而俱全。此外，穿的都是高级品，吃饭经常出入一流的餐馆。又有轿车代步，过去那种穿着乡姑的服装，吃味噌青花鱼汤的生活，已经跟她完全隔阂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女人，很少有人能过这样奢侈的生活。一年半来，奢侈惯了的雾子，是不能舍弃这样的生活的。

当然了，难保不会有另一个男人，能让雾子过得更奢侈。而这才是秋叶始终丢不开的一件心事。最起码，秋叶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要说这样还不够，那也没办法罗。

性和现实的生活，两者秋叶都让雾子得到满足，并利用这点来牵绊住雾子。

想把那两道绳子给解开来，可没那么容易，秋叶有这样的自信，因此，他敢让雾子出去工作。只是，到底要让她做什么工作？有这一层顾虑，遂把事情搁在那里。

也曾想到让她当自己的秘书，但是，雾子对那个职务似乎不感兴趣。

"名义是秘书，恐怕没什么事好做吧？"

事实就象她所说的，名为秘书，其实连薪水都没必要发。

"不过，前两天我也说过，酒吧或俱乐部可不行喔！"

虽说外出工作，但是象那种接待客人的行业，诱惑太多，令人不能不耽心。

"可是象我这种料子，公司是不会要我的，不是吗？"

虽然曾经在银座上过班，然而，雾子依然保持着良好妇女的样子，平常的公司是极合适的。

“可是你说的那些公司，薪水都很低，而且人际关系也很麻烦呀。”

反过来想，上白天班的公司，年轻小伙子比较多，说不定更危险。

“装饰品店或小型时装店，难道没有适合你工作的吗？”

“在那样的店里工作，不是挺好吗？”

“当然还得看看场所和预算，不过……”

秋叶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大堆。过去，他也曾经梦想开一间店让雾子去经营。

那时候，雾子刚辞掉银座的工作没多久，他想到的是一家小小的俱乐部或者是酒吧。不用说，他是想借重雾子的美貌，以广招徕，每天都有塞得满满的客人。而实际上支配那个店的，则是后台老板的秋叶。

站在那种立场，雾子虽为成群男子所觊觎，但那并不是一件坏事。新桥或赤坂之类的地方，那些花街名妓的姘头，他们的心境可能就是这样。

自己据为禁脔的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多少男人以热切的目光盯着她转。做老公的看在眼里，心底所感受的恐怕不是那种独占花魁的优越感。相反地，大概要求老天保佑了。

因此，现在的秋叶，已经没有让雾子涉足俱乐部或酒吧的心。他也不认为雾子的心仍然向往那种地方，不过，也并没有放弃开店的念头。

两人混熟了以后，雾子的嘴巴伶俐多了，说话也满幽默，面对初次见面的人，她可不善于奉承人家，要她听话

总得花一点时间。这种性格的女孩，要她去当银座的妈妈可难了！吃茶店或者是时装店也许比较适合她。秋叶想象着在店里悠扬的音乐中，雾子身着洋装，对着前来光临的客人微微点头，面露笑容的样子。

场地最好选在六本木或青山一带。只有真正懂得品尝佳肴的客人，才会到这里来。如此才能使雾子高雅的气质充分发挥。

不过，想开这样的店，恐怕需要一大笔钱。或者一亿，或者两亿，看场地的大小而定，以目前秋叶的经济情况，是有困难的。

“难道没有不需花太多钱就能开的店吗？”

秋叶喃喃自语。雾子好象早就料到似地，回答道：

“以前就曾想到这一点，只有一种行得通。”

“说说看。”

“古董店。你看怎么样？”

“古董店？”

秋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不搞不懂是什么玩意儿。

“简单说，就是古衣店呀！”

“这一阵子不是有许多家庭，有穿不了的衣服或外套吗？我们把它收集起来，然后转手卖给需要的人。”

这么一说明，古董店的意思，大概就搞清楚了。

“提起古衣店，便会令人感到脏，不过，也有只穿两三次的，现在甚至有连穿都没穿过，就收藏到衣橱里去的。”

“但是，那些都是过时的东西吧！”

“过时的东西当然也有，不过太太们托给我们的东西

里，可能也有腰围粗了穿不合身的，也有太花俏不好意思穿的，把这些东西便宜买进来，再转手卖给想要它的人，你说的就是做这种桥梁的店吧！”

“说的没错，但不要把店弄得太大。”

“首先需要一个保管衣服和外套的房间，其次是，要知道那里面到底有多少好东西，如果有个展示的地方，就好办多了。”

身为男人的秋叶，只是不曾注意到罢了，一谈起来，的确有些见地。

“好象满有意思，象这样的店已经有人开了吧？”

“当然，原宿或涩谷已经有好几家了，但大都是卖年轻人的东西。年轻人比较不会在意旧的东西，他们也许认为旧的反而好穿些，我希望我们做的是专卖中年一辈的古董店。”

“就叫做古董店吗？”

“那样可以弄点花样，让人觉得好些。”

这番话叫秋叶听得动容，这种情形已经好不久曾有过了。

秋叶对古衣店的印象，总是有点脏脏的感觉，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真的有人不想买新的东西，老是往古衣店跑吗？

秋叶不仅对那种店的存在感到惊异，对于早就想到开那种店的雾子，更觉得惊奇。

“从前是美国人拿出来的衣服，都卖得很便宜。”

“就是太旧了。”

雾子咯咯地笑着。

昭和二十年代确实有这回事，秋叶想起他在少年时代就曾经从那里得到很大的帮助。

“说是旧衣服，实际上跟新的没什么两样。”

正如雾子所说的，稍微富有的家庭，有时只穿一两次的衣服，便被收到衣橱里去。雾子的意思就是好好利用那些东西。换句话说，古董店其实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以后所产生的一种生意。

“这么说，地点还是选在原宿或涩谷吗？”

听雾子这么一问，秋叶自然而然地提起劲了。

“那也可以，不过，我想最好还是代官山或自由之丘，那一带不象原宿那样吵杂，而且有钱的太太也比较多。”

虽是旧衣店，但不能摆在太平常的地方，宁可对准有闲太太的住宅区。

“如果代官山的话，离这儿很近。”

“那一带最近开了几家小巧而漂亮的服饰店，整个感觉很好。”

“但是，能不能把好卖的东西收集到手？”

“不做做看怎么知道？巴黎也有这种东西。”

那是秋叶初次听到的。

“我想亲自到巴黎看看，那样才会有新的点子。”

话越说越大了，倘若真的要做，到那边看看他们的店，或许好些也说不定。

“喂！以前你说过非走一趟欧洲不可，不是吗？”

秋叶为了写一本东、西方比较的书，的确想到欧洲一

行。

“带我去嘛！”

从开店扯到欧洲旅行，话愈说愈广了。

“那也行，反正要到欧洲一趟。”

秋叶曾经来回欧洲好几次，只有西班牙始终不曾去过。主要是懒得跑，同时，西班牙稍微偏离欧洲的主要航道也有关系。

不过，现在秋叶最开心的倒是西班牙。

据说，拿破仑远征西班牙的时候，曾经叹道：“越过庇里牛斯山就是非洲了！”西班牙似乎和欧洲完全两样，别有一番风味。拿破仑的话里，当然也含有西班牙远在欧洲西部，已经看到边境的意思。他们具有法国人独特的优越感吗？

摊开地图，如果把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当做陆地的话，西班牙不就在非洲吗？事实上，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都属于非洲，而地图上紧挨在上面的便是西班牙，把它当做非洲有何不可？

对秋叶这样的中年人而言，非洲这个名词，并没有给他太差的印象。

目前饿莩遍野的非洲中部或西非洲，的确让人有未开化的感觉。北非地处同样的地方，仍到处带着有出埃及记那股慷懒而娇媚的神秘感。这种情境，在战后不久，曾经一窝蜂搬上银幕，诸如“望乡”、“外国部队”、“北非谍影”等都是，还有“异乡人”那部小说，无可否认都是受到它的影响。

那些电影里，秋叶记得最清楚的是一部叫做“情妇玛依”的最后一个镜头。

两个逃避巴黎方面追缉的人，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沙漠中，女的已经气若游丝，男的把她掮在肩上，迷失于一片沙漠中。在艳阳高照的砂地上，女人的长发随风飘曳。终于，男的也力尽倒地了，此刻他已觉悟到逃生无望，只有一死。在午后死寂的烈阳下，男的先用沙把女的埋好，而后把自己也层层埋进沙里。在浩瀚的沙漠中，谁也不曾看到这幕悲惨的结局，只有秃鹰在空中悠闲地飞着。

秋叶便因看了这部电影，而喜欢剧中扮演玛依的凯隆琳·奥佛立。并不是因她的美，或娇好的曲线，而是欣赏她在天真浪漫中，潜存着女人特有的娇冶；奔放中，隐藏着义无反顾的爱。

就在回忆那部电影之后的瞬间，秋叶把雾子看成玛依，对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

心里一面想，如果雾子也象她那样放纵，那就糟了，一面却又想看看雾子的一生如果也是那样随便，不知是怎么个情形？

雾子当然没看过“情妇玛依”，也不知道有凯隆琳·奥佛立。提起非洲大概也只有未开化和饥饿的印象，究竟年纪太轻，还不能体会人生落魄的情境。

“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没见过西班牙，便不能说已经到过欧洲。”

秋叶这么一说，雾子便拍起手来，脸上绽放了天真的笑容。

“我也要去。在那里可以看到现场表演的‘佛朗明哥’（西班牙舞蹈）吧？”

可见她想到西班牙的印象，跟秋叶大不相同。秋叶听她这么问，只好点点头。

“只有那个地方跟欧洲不一样，空气干燥得很哩！”

秋叶曾经看过很多西班牙的摄影集。

大地一片红土，丘陵的彼方光秃秃的了无遮盖，大而圆的夕阳正沉沉下落，衬出一面悲怆的景象那就是西班牙的夕景。

导游手册上说，西班牙是个光与影的国度，真的，除了光与影之外，西班牙似乎别无所求。

和西班牙相比，日本四季分明，既有雨和雪，又有雾和霞。光是雨就有好多种，有梅雨、骤雨、时雨，还有谷雨、烟雨等，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真令人喜悦。

至于影，与其说日本也有影，不如说她是个翳的国度，纸门的素白，吊桥的黝黑，实在都令人玩味，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太阳阴影下的风土所致。欧洲似乎也有那样的阴影，往北到北欧或苏俄，自然环境便显得萧瑟而单调。巴黎及其四周，则是和着太阳的阴影跳动的景象，具有大自然的神秘气氛。

关于东洋和西洋的歧异，已经有许多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加以比较研究了，谈论两者文明的书籍，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秋叶一向重视风土与文明的关联，以他的观点来说，同为欧洲国家，比较其风土的差异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起到欧洲吧！”

越经考虑，秋叶的兴致便越高。

算来三年前的美国之行，是他最后一次出国。去欧洲是美国之行的前一年，等于四年没去欧洲。年轻的时候，几乎每年出国一趟，跑遍各地，有一次还在纽约住了半年。比较起来，最近出国的次数已经减少了许多。他不认为那是年龄的关系。若说是太过疏懒，不愿走动，那倒是千真万确。

“要去的话，什么时候走啊？”

雾子的口气，好象已经去定了。

“下个月积了许多工作，所以不能去，也许就在十月初吧。”

“那时候欧洲冷吗？”

“巴黎好象是秋天了，不过，西班牙也许还热。”

“十月去的话，你学校也结束了，正是时候。”

雾子已经想到服装设计、学习放假的事了。

“但是，那个店你真的要做吗？”

“连你都赞成了，好坏总得试它一试。”

其实，雾子并没有真的打定主意。你问她，她就说要做，但是，她自己并不积极去计划，也不采取什么行动，她就是这一型的女人。至少到现在为止，秋叶所了解的雾子，就是这样。然而这一次，她表示得那么坚决，实不能不令人惊讶。

“开店的事，你是听谁讲的？”

“怎么了？”

秋叶望着她，心想“那不象你呀”，却没有说出来。

“你的意思是我跟谁商量过了，是吗？”

“我可没那么想，不过……”

秋叶刚一否认，脑子里却好象看到雾子的背后有另外一个人在。也许，那个人是想利用商量的机会引诱雾子吧！是男的还是女的呢？才一瞬间，秋叶又想象到另一个人影。干脆问吧！

“你是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吗？”

“是呀！那种店电视介绍过，杂志也刊登过。”

秋叶稍稍放了心，点点头，雾子走到水槽把咖啡倒掉。

最近这段日子，秋叶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雾子的房里。

从今年七月初起，秋叶的母亲就很少到山中湖去。但打从梅雨季节开始，风湿症便日益恶化，为了寻求干燥空气，因此到山中湖去，昌代也陪她一起走，使得秋叶几乎每餐都在外面吃。晚上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可真无聊啊！这才到雾子那里过夜。

可是这样的话，万一母亲出了什么事，找不到人不行啊。因此秋叶每天早晨、晚上都打电话到别墅去。这样，表面上才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个孝顺的儿子，其实啊，他是天天外宿不回家呢！

他母亲曾一再要他周末时去看看她，只是，和雾子一起去不太方便。所以也就不去。可是这样又示免不近人情。自己一个人去嘛，雾子又要闹蹩扭。

“这个礼拜六，你还要去是吗？”

雾子端杯咖啡给秋叶时问道。

“老人家在那边怪寂寞的，没办法。”

“那么，你是真的要到别墅去罗？”

“那是当然啊！”

“不会在饭店里和女编辑一起吃饭吧！”

“喂！喂！你在说什么啊！”

秋叶拿起了咖啡杯，又把它放回到桌子上。

“那是什么意思？”

“这一次，你也可以在别墅打电话回来吗？”

“当然，我会打回来的。”

雾子好象也想到了，秋叶会不会趁着去别墅的机会，和别的女人幽会。既然提起了女编辑，可能在怀疑史子也说不定。

“你究竟怎么啦，怎么想到那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你怎么说呢？”

最近，雾子也会讲这种带刺的话。

“那次以后，我跟那个人一次也不曾会过面。”

“你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事情好办呀！”

今年过生日时，史子突然送来一束蔷薇，和她通过一次电话以后，再也没有史子的消息了。有时想到她现在不知怎么了，想打电话给她，但一直想起生日那天平淡的应对，也就算了，一直到今天。

虽然如此，但她为什么要送蔷薇来呢？女人有时会有心血来潮的冲动吧？这么想或许说得过去，但她的真意迄今仍叫人猜不透。

这件事，跟雾子说是越说越不清楚。

一年前，偶然在饭店碰到一名女子，这种事情到现在她都记得。从此以后，她似乎就在怀疑我是不是暗中和她有往来。老实说，秋叶再也不曾和她见面。因此，尽管雾子怀疑他，他也泰然自若。

自从在河口湖那次相遇，他和史子之间表情显得不太自然，雾子便意会在心里。那时，秋叶说她是在出版社工作，但那种假装相知不深的脸色，大概没有逃过雾子的一双眼睛。

思前想后，雾子也未免太可恶了，倘若觉得史子和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时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没有及时说出来也没关系，在别墅时，机会多的是，她尽管可以提出质问啊！只要经秋叶解释明白，疑团不就烟消雾散了吗？而她却一直怀疑到现在，这难道不可恶吗！

“没有益处的事情最好不在去想它。”

雾子之所以嫉妒，也许是心情不好引起来的，事实上，她怀疑的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是她太多心了。

“下个礼拜你生日，我们选个地方去吃饭吧？”

秋叶赶紧把话题转到一个礼拜以后雾子过生日的事情。

“去年是在中山湖过的，这次我们到横滨去看看，如何？”

“横滨？我没去过呢？”

雾子究竟还年轻，立刻对新的话题感到兴趣。

“在港口附近，有家古老的饭店。”

“这一次谁也不让参加。”

话题虽然变了，雾子可还钉着那疑团，她并没有忘记呢。

雾子生日的晚上，秋叶先生在赤坂的饭店等她，然后一起到芝公园附近的餐厅去。

东京市内的高级餐厅，大都设在银座或赤坂的大楼，只有这家店比较宁静安适，外面有公园茂盛的花木环绕，那是一栋砖瓦砌造，坚实挺拔的建筑。

在晚秋时节，踏着落叶，沿正面的石坂道拾级而上的那种感觉，和欧洲古色古香的饭店入口的气氛非常相似。房间则有古城山庄……等各种风情的房间，光是走马看花，也令人目不暇接。

因此之故，常有带着女伴的客人和演员、歌星在这里出现。

今天是雾子的生日。秋叶之所以选在这个地方，气氛好是主要原因。

因为正好是二十五岁的生日，还是选个又豪华、气氛又讨人喜欢，令人难忘的地方才好。

两人登上二楼，临街倚窗而坐，外面可看到路树和街景。坐下来，先干一杯香槟。

“生日快乐！”

秋叶举起杯子，雾子也跟着轻轻碰了一下，雾子缩着双肩，轻道一声“谢谢”，随即低下了头。雾子今天穿的是藤色的连衣裙，胸前和手腕上，都挂了银项链及手环。尤其是那条项链缀有细细的金铜赘，耀眼夺目，是很高级的

小东西，也是雾子最喜欢的首饰。

“已经二十五岁了喔!”

“才二十五岁呀!”

雾子再怎么样，对秋叶而言，二十五岁也还年轻了些。

“但是，已经很快罗!”

初认识时，雾子才二十三岁，至今已经过了两年了。

“看得出我二十五岁吗?”

“当然。”

“究竟是年岁增加了。”

“那可不，你已长成女人啦。”

“我本来就是女人呀……”

“以前只是个‘漂亮的女人’，现在是‘成熟的女人’。”

“漂亮的女人和成熟的女人有什么分别?

“漂亮的女人只是五官长得好看罢了。”成熟的女人则除了漂亮以外，还有女人的温柔、妩媚和风韵。”

“你又想歪啦。”

“你会这么想就表示你是个成熟的女人。”

现在的雾子，可说从美貌到精力俱全，而且还隐藏着一股浓郁的女人香味。

喝罢香槟，改喝白色的甜酒，前菜订的是盐渍鱼和鲑鱼，汤也喝了。今天的雾子，带她到任何地方去都毫不逊色。据说女人很能适应环境，谁又想到得一年前的她，还是个吃味噌青花鱼汤的小村姑呢!

“然而，二十五岁可说是欧巴桑罗。”

“二十五岁就算欧巴桑了，那么已经过了五十的男人，

又算什么呢？”

“男人还好，可是女人一到二十五，听说肌肤就会起皱纹了？”

“那是指了上年纪的女人。女人真正的美，从二十五岁才开始呢！”

虽然这情况也因人而异，但一般而言，女人的全盛时期是在三十岁前后的十年，秋叶对此深信不疑。

“年轻而美丽，说来只是稀松平常的事。”

“好象是吧？”

这时，侍者过来倒酒，雾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么说，年轻女人也会惹人厌喽！”

“年轻时候，容貌美与丑是另一回事，不管怎么打扮，看来总是花枝招展，可爱极了。小狗、小猪也一样，小的时候都可爱。”

“你说我到现在还是只小猪啊？”

“年轻的时候可爱，算不了什么。二十岁的美只能算平常，三十岁的美马马虎虎，四十岁如果还是美的话，那才是真的美。到了五十还是美，就很不容易了，上了六十仍然令人觉得美，那就不得了了。到了这种境界，无以名焉，只能说是一种天赋吧！”

“男人又如何呢？”

“男人嘛，年轻时候单纯、富正义感，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到了四十、五十仍能保持其正义感或纯洁的话，方能显示出他的才华来。”

“那么，我的美是从现在才开始罗？”

"你刚刚踏入成熟女人的阶段。"

吃罢正餐，秋叶又喝了两杯咖啡。

他们本来预定吃过了饭，由雾子开车到横滨去，但是，甜酒似乎喝太多了。

雾子早就想自己开车，驾驶执照下来没多久。

起初，雾子开车显得战战兢兢地，慎重又慎重，使得坐在旁边的秋叶跟着紧张。但最近雾子是一发动便飞奔起来。一个月前，秋叶让她送到千叶的高尔夫球场时，时速便超过一百公里，可见了雾子举止间潜存着意想不到的大胆。所以，实在很不放心让她载。

走出餐厅，秋叶便自己开车载雾子，往横滨的方向驶去。

好久没到横滨来，竟有点迷路。开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元町的夜总会。

横滨多坡道，那家夜总会就矗立在坡道上。白色的粉墙让人不由得想到白宫，在夜光下，仿佛是飘浮在地面上。据说这家夜总会从一九四六年就有了，在横滨众多的夜总会里，算是最早的。许多著名的队乐曾经活跃于此间，最早的当数乔治川口和南里文雄等，日本的爵士乐器制造厂也都设在这里。

秋叶第一次来到这家夜总会，约在三十年前，从那时起，演奏的音乐，惯例都是流行歌曲或爵士乐。

中央有个大舞台，桌子便围绕着舞台，排列成］字型，一楼和二楼是客席，跟从前没什么差别，令人有仿佛回到过去的那种兴味，因此之故，乐队所演奏的乐曲也以慢调

子为主，流行一时的迪斯科或霹雳舞那种喧闹的场面，在这里是听不到的。

目前，在东方都内，只跳慢步，讲究古典气氛的夜总会，已经寥寥可数了，只有这家夜总会仍因守过去的风格，一点也没改变。

秋叶所向往的，就是那种古老的风格！换句话说，他是来这里重温青春时代的一些片段、残景。

由于是个古老风味的老店，秋叶以为客人可能不多，进去一看，竟意外的吵杂。

最近，交际舞据说已走向神秘的潮流，此地大概也受到影响。

秋叶与雾子在中环的位置落坐，然后环顾一下大厅。在斜边的舞台上是乐队，只有几个人并排着坐，乐队的前面是舞池，正有几十组客人翩然而舞，带女伴来的客人似乎不少，这里备有舞师，没有女伴的男士照样可以跳舞。

"满大的嘛！"

雾子傻傻地愣在那里，大厅的中央也有客席，排得相当宽松，走动很方便。

当秋叶订了甜酒时，乐曲一变，奏起了"强尼吉他"。

"多么令人怀念的曲子……"

秋叶一下子被佩姬·李的旋律给唤醒过来，雾子则似浑然不觉。

"从前我经常跳这首曲子。"

"我也听过这首曲子。"

"听了它，全身的关节都松了，上学的劲儿也没了。"

雾了啜了一口甜酒，把杯子放回桌子上，呵呵地笑起来。

“明天要是没精神工作，可就糟了。”

“你替我做呀！”

“不行，男人就是要做事才象个男人。”

“没那回事，跳舞去。”

东京的俱乐部，雾子是跳过的，由于不曾正式地教过她，跳得并不怎么好。

在大舞池跳舞，这是第一次，雾子显得有点紧张，在秋叶的带动下，才慢慢地活泼起来。

秋叶把搭在雾子肩上的手，顺势滑到腰际，雾子的脸颊便侧近了他的嘴唇。

“强尼吉他。”

一名穿黑色长礼服的歌手，以宏亮的声音，故意对着雾子的耳朵吆喝，使得她象触电一般缩紧脖子。

“讨厌……”

秋叶安慰她，放在腰上的手搂得更紧，手指则开始在她背上蠕动了起来。

“拜托，不要……”

雾子把身子扭来扭去，哀求的声音被音乐给淹没了，根本传不到秋叶的耳朵。

跳舞，对贫苦的学生而言，曾经是一种最便宜而又最豪华的娱乐。约在一九五五年，只需花二、三百元的入场费，便可一亲女性的芳泽，这样便宜的娱乐去那里找啊！

至于比较不正规的场合，则要花点工夫了。一进入舞

场，首先得赶快用眼睛索寻容姿出众的女孩，在乐队开始演奏的同时，就必须向她求舞，否则的话，马上就让别人捷足先登了。所以，在那里想和看上眼的女孩共舞，胆子要大，动作要迅速。因此，如果没有自信能把舞跳得好的话，就没有邀女共舞一曲的勇气了。而当你还在犹豫的当儿，你看上眼的女孩子，早就投入别人的臂弯了。而你只有倚墙站立，对着人家干瞪眼的份儿。而且，一上舞池，有些人就霸住舞伴不换。乐队一曲奏完，他停在那里不动，等下一支曲子。因此，一开始没能把女孩邀到手，以后就难了！此外就算能幸运地在换手时拣到舞伴，但你如果不能从慢的普鲁斯跳到华尔滋、伦巴、爵士等，你的舞伴仍有可能半途离你而去呢！

秋叶的舞跳得并不怎么样，但是他在那种情况下，却能每支舞都跳遍，原因是他有一套途中不必放手的技术，那是最现实的，也是必要的。

虽然如此，让他看上眼的女孩子，在舞池虽能和他气息相通，步调一致，但总办法赢得对方的青睐。

“怎么样，你看我有这么标致的舞伴！”秋叶始终抱着这种向人夸示的期望。

现在，依偎在秋叶臂弯里的雾子，在这里应该也是容姿出众，令人侧目的对象。被一袭长长的连身衣裙紧紧裹着的身体，凹凸有致，婀娜生姿。尤其是，在优美的旋律中，裙裾随舞飘展，更展露了女性特有的风华。舞虽跳得有些蹩脚，但有出色的脸蛋和身段，便足以掩盖了。

“大家都在看你呢！”

秋叶在她耳畔轻声耳语，雾子嘟喃地回答说：

“没有那回事！”

“真希望年轻一点时，能在舞厅遇见你。”

“怎么，你当学生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雾子这么一驳，秋叶便搭不上话了。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样子可不赖呢！”

本想这么回她，可是如此一说，又会扯到从前去了。

雾子似乎比较喜欢迪斯科等新舞，不善于传统的交际舞，秋叶则对迪斯科一类的舞曲不怀好意，他认为迪斯科可不能算是舞，充其量只是一种消耗热量的运动而已。

曾经有过一种叫做“舞蹈教”的新兴宗教，迪斯科就跟那宗教一样。简单地说，一个人百无聊赖时，借着音乐的狂热，让孤独的人们暂时沉醉于忘我之境。

和素昧平生的人相拥共舞，能触发感情，引起遐想，那也是跳舞的乐趣之一。我退你进，你退我进，温柔的对话就在这反复进退中进行着。而这种感觉，只有身体的感触才能证实它的存在。

比起这种形式的舞，迪斯科等便显得单纯而过于率真，令人有运动胜于舞蹈的感觉。

秋叶之所以不赞成迪斯科，乃在于迪斯科可近似疯狂的团体性。很多人因此抛开了理性和幽默，疯狂地自顾自扭呀、跳呀！看到这种无理性的姿态，直令人窒息难忍。

秋叶说完了他的高论后，雾子禁不住问他：

“你总是这样向女孩子发表高论，是不是？”

“没那回事啊！”

“那怎么……”

雾子似乎已经习惯夜总会的气氛了。跳普鲁斯时，秋叶把两只手缠在她腰间，不时在她耳边喷出热热的鼻息，她也不以为意，并时而小鸟依人地把身体靠着秋叶！

“比起迪斯科，不是这种舞好吧？”

“那得看对手而论啊……”

的确如此，象迪斯科两人分开着舞，对方即使有点讨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老式的交际舞就不一样了。

雾子所说的看对手而论，不如说是看对方是不是自己喜欢的人。

跳过三支曲子后，两人回到席上，拿起甜酒喝，斜后方那一桌，有青年男子走过来。

“对不起，能不能赏光，一曲就好。”

是高高瘦瘦的男孩子，显得有点紧张，象是初出茅庐的样子。

“对不起，我们不兴这一套。”

秋叶代雾子加以拒绝。

后面一桌有四、五个青年人，大概就是那一桌的人。舞会才进行到一半，他可能坐在后面看得蠢蠢欲动，遂鼓起勇气过来邀舞。

“小姐这么美丽，我早就想请你跳支舞了。”

说得这么坦白，再要拒绝，就有失风度了。

雾子望着秋叶，似乎问他：“怎么办呀！”秋叶傲慢地对着那个年轻人。

“很包歉！”

青年人不理他，再一次鞠躬，便牵着雾子向舞池走去。

其他的男孩，眼看同伴请得雾子了，都高兴得拍手叫好。

乐队奏出一首缓慢的伦巴，两个陌生人起初是合在一起舞，继而分开手面对着面，然后又互相握着手共舞。青年人好象对舞满有自信似的，一边引导雾子跳舞，一边不知跟她说些什么。雾子先是不好意思，老低着头，慢慢才把头抬起来，听着青年讲话。

秋叶时而看着他们，时而别过头去，拿出香烟点上火。

抽了两根烟，再看看舞池，这时青年大概讲了什么笑话，雾子用手捂着嘴巴，不停地笑着。

一曲终了，雾子似有返回坐位的意思，然而，却就地站着跟青年聊了起来。

不久，另一首曲子再度响起，两个人又舞起来。

这次奏的是普鲁斯，雾子的脚步已经跟得很准了。

不知什么时候，跟刚才秋叶对雾子一样，青年的脸贴近雾子的脸，只差没有把搭在肩上的手滑到腰际而已，雾子小巧的身子仍整个埋进青年的臂弯里。

秋叶百无聊赖，一边透过玻璃酒杯看着两个人跳舞。

青年的身高约有一百七十公分，相对地，雾子比他矮了一个头，是年纪相当的一对。

秋叶横目而视，脸上现出不悦。刚才他来邀舞时，不是说只跳一曲吗？谁知跳完一曲，又跳一曲，真会缠人。

向有舞伴的人邀舞，而且赖着不走，本身就够缠了。看

他好象满纯情的，许了他的舞，谁知他如此不知进退，说不定是个花花公子。

秋叶有点自暴自弃起来，又向侍者要了一瓶酒，这时另一首曲子也奏完了，雾子才姗姗走回她的坐位。

青年也跟着一道过来，毕恭毕敬地向秋叶道声“谢谢”，然后转向雾子，以目凝视，轻轻地说一声“我走了。”

雾子点头回礼后，青年便回到他的同伴那里。

秋叶一句话也没说，重新点燃一根香烟。

“那个人跳得真棒。”

“……”

他家住在川崎，常常来这儿玩。”

“连那样的话他都跟你说了！”

秋叶拿起酒瓶倒了一杯，喝了一口然后说。

“反正是好玩嘛。”

“那个人还是个医生呢。跟他在一起的同伴也都是。”

“没有带女伴来，找这里的舞师不就得了。”

“我想只是应酬嘛，那人倒是个正经人，你又何必这么不耐烦。”

“女孩子宠他一下，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似的。”

“说来有趣，他们打赌我是不是会拒绝他。跟我跳了舞，他就不用付钱了，所以高兴得很哩。”

这种事情，雾子听来觉得满有趣的，秋叶则一点也不高兴。

当交换乐队时，秋叶站起来。

“我们走吧……”

才十一点，还不到打烊的时候，这么早就走了，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年轻人再向她邀舞？

雾子似意犹未尽，还想再跳，但是，秋叶已经站起来了，她只好默默地跟着。

秋叶什么也没说，只顾往出口处走，雾子好象跟那几个男孩子挥挥手道别。

秋叶走得很快，柜台付钱后，便迳往停车场，跨进了轿车。

虽然喝了点酒，脑筋倒是清醒得很。

照秋叶的计划，今天晚上先在芝公园附近的高级餐厅吃饭，然后到横滨的夜总会玩玩，就在那里找一家看得见海的旅馆过一夜。

前面过得挺愉快，没想到在夜总会出了问题。

当然，错不在夜总会，也不是地方选错了。在公共场所经常会碰到这种年轻人。

要是没有碰到那几个男孩子，应该会过得很惬意才对，都是那些人惹的祸，把好好的气氛给弄糟了。

秋叶心里这么想着，愈想愈气那个纠缠不放的青年。

拿女孩子是否应邀共舞为赌，干这种事的人本身就是混帐。

秋叶对那个青年尤其感到不快，一脸纯情的样子，其实，竟会干出这种大胆的事情。表面上礼节周到，心底却包藏着[illegible]的霸道和奢想。自以为年轻，就什么都[illegible]厢情愿吧！

雾子也不对。

譬如说，那个男人走过来邀舞，雾子要是毅然加以拒绝的话，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没想到一下子就让他给请过去，还跳了两支舞，高高兴兴地走回去，心里还抱着一些什么念头似地。

其实，他们也只跳一下舞而已．把心胸放开一点，不就过去了吗？

秋叶很愿意这样，但是，想来想去，心里的不快始终排遣不去，还是问问她。

“他没有把姓名和住址告诉你吧？”

“我问了，他没有讲呀。”

雾子轻声地笑着说。

“那个人还向我说，你是不是那家会社的社长呢？”

“那你怎么跟他说？”

“我没答他。”

你是我的情人啊！怎么不明白答复他呢？秋叶越想越不满意。

从夜总会到旅馆，不花多少时间就到了。

虽然有点醉了，路也不太好走，秋叶却开快车，忍着到达了旅馆。

横滨一带的旅馆，都不怎么大。也许是离东京太近的关系，这家旅馆倒是满大的。

秋叶看重的是，山脚下有个公园，而且看得见海，整个房子是横滨特有的西洋式建筑，盖得很牢靠。

夜阑人静，只有对面公园的街灯依稀可见，旅馆前方

的木头阶梯，点缀着古典的气氛。

侍者领着他们走进侧面一间看得见海的房间，那是秋叶特地向经理要来的。

等侍者离去，剩下他们两个人后，打开窗户，只看到公园一片漆黑的树影，越过那片树影，可看见点点灯光从船上透了出来。

“那边就是海喔！”

雾子把脸靠在窗框上，喃喃地说。

夜已深了，海的表情是看不见的，缀着灯光的船和栈橋，反而光凭夜眼便能看得很清楚。

“今天全部都选你喜欢的地方。”

“简直太棒了。”

“不过，有一处失败了。”

“哪里呀？”

“那个不识相的男人闯进来，打搅了我们。”

“那种事情……”

雾子好象要说没什么问题，却又回头望着海。

对雾子而言，到夜总会去，也许只是逢场作戏罢了，并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但是对秋叶而言，可没把它看得那么简单。

雾子竟然会被一个素未谋面的男子一请就跟他相拥而舞，还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令秋叶震惊的呢！譬如，秋叶点头答应了，雾子怎么不说“我的舞跳得不好”，委婉地拒绝他呢？

相反地，不但很快就答应了人家，而且还跳了两支舞。

幸好秋叶在场，若是雾子跟女伴一起去的话，万一跟那个男人要好起来，情形可就糟糕罗！

到目前为止，雾子凡事都让自己代为作主，碰到可怕的事情也不知厉害，一副无所谓，呆若木鸡的样子，倒真令人感到意外。

或许，那就是雾子的本性吧。

果真如此，过去的雾子倒是让我看走眼了。

“咱们去喝点什么吧。”

秋叶衣服也不脱就躺在床上休息，那表示他的心情正有一股小小的波浪在翻滚着。

两人走进高在四楼的酒吧，从那里看得见海，秋叶要了一杯纯白兰地。

既来到这里，就不必再开车了，心情一笃定，也就放胆地喝。

“横滨可真不错。”

雾子好象也有“宾至如归”的心情，放心地点了一杯含碳酸水的琴酒。

“再干一次吧！”

秋叶有意冲淡夜总会的不愉快。

“祝你生日快乐。”

“我已经二十五了，还祝什么啊。”

“但是，还不到我的一半啊。”

“女人的命不是比较短吗？不正正经经地来，是不行的呀！”

雾子突然严肃起来。

不知怎么搞的，最近的雾子，好象有点觉悟到什么似的。

那是为什么呢？秋叶也弄不清楚，以前都是乖乖顺顺，现在则有向前跨出一步之势，情形的确如此。

“你是正正经经的啊！”

秋叶对雾子的成长固然感到高兴，但总希望她仍跳不出自己的手掌。如果跳出了手掌心，飞向新的世界去，那么，过去培养她的心血，不都付诸东流了。

“还没什么好慌的。”

“然而，已二十五岁了，还是想一想的好。”

女人到二十五、六岁这种年龄，的确还是摇摆不定。

往后是结婚好呢？还是保持独身？如果独身的话，干什么好呢？总得有个生存的意义，现在已是面临非下定决心不可的年龄了。

“就照现在，永远依赖您也不是办法呀。”

“不要有那种想法。”

“不行呀！照这样下去会有养尊处优的毛病。”

老实说，秋叶实在没料到雾子会考虑到那里。也许是刚认识时，她那种战战兢兢，不知如何自适的样子，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跟现在积极且能自己拿定主意的雾子，简直判若两人，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现在听她讲话的口气，似乎已经决定那么做了。过去舒舒坦坦，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好象已经厌倦。

“反正，也不必想得那么深。”

雾子眺望着夜色里的海，欲言又止。

望着沉思中的雾子的脸,秋叶不由得感到坐立不安,好象雾子就要挣脱自己的手掌，展翅而去似的

秋实



秋　实

从丝瓜棚之间，可以看见家犬“可乐”的脸。

虽然这是从二楼书房往庭院俯瞰的景象，而狗并不知道秋叶在看它；只不过，正巧狗也抬头看着秋叶。

丝瓜还没完全长大，夹在那之间的“可乐”的脸，真是滑稽可笑。唉！还是赶快把心思拉回到工作上吧，不能老是这么松懈啊！

入秋以来，秋叶的工作跟着急迫起来。这忙碌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去年应该完成的“才能论”不如预期的顺利，一直拖延到今年初夏才完成。

由于大件工作延迟了将近半年，因此其他的工作也连带受到牵连。因此，本来今年夏天预定要开始写的“东西文明论”，到现在都还没办法动笔。

除此之外，从夏天到秋天，还写了一些随笔、书评之类的琐碎东西。这些不整理完的话，也没办法着手做大件的工作。

而一碰到评论之类的东西，往往又会牵扯到各种情况的小稿件，日子也就在这催稿的状况下过去了。

秋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因此特别留心，以两年一本为原则，从事整件完成的工作。

刚开始，这种进度绰绰有余，但最近也有些靠不住了。

本来秋叶做事就不算快。要写个什么东西，开始找资

料的时候，只要碰到一点问题引起他的注意，他就会一头栽进去。与其写，不如读来得有趣，等到警觉过来时，才发现不但没前进，反而后退了。

也有一些编辑好言安慰他，说是这种工作本来就费神。其实是自己的兴趣太广了，只要遇到一点有趣的东西就会分散注意力，而他向来有这种坏癖性。

但最近工作拖延的真正原因，却在于雾子。

坦白说，这一年之间，秋叶最关心的大事都在雾子身上。虽然，工作还是在某种进度之下进行着，但脑子里则经常想着雾子的事。包括小件的工作在内，在接受委托的时候，都先考虑与雾子的约定，才做决定。

这么一来，自然无法产生令人满意的作品；至少有份量的大部头工作，就很难进行了。

也有人说，有了心爱的女人，工作会更充实。秋叶刚认识雾子的时候也这么想，不过这也好象是程度问题。

这个秋天开始，要好好静下来写了。

秋叶一面对自己这么说，其实，一面正准备与雾子两个人一起到欧洲去旅行。

虽说是与雾子两个人，却是为了工作而去的旅行。为了写“东西文明论”，要构思基本架构而到欧洲走一趟。这是这次旅行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实在这个理由的背后，却隐藏着和雾子首次共赴海外旅行的乐趣。

从现在起，真的要开始认真工作了，秋叶已经下定了决心。而从那瞬间起，雾子一直跟在身边。

不过这次的旅行，也可以说是因为雾子而触发动机。虽然以前就一直想要去，不过并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去，将这个模糊的想法订出确实行程的，正是雾子。

年龄越大，就越怕到国外旅行。虽然心中想去，但如果不是真有必要的话，往往很难付诸实行。

使这沉重的身体活动起来的，既然是雾子，当然也就没有理由不奖励她了。

“十月初，大概要去两星期左右。”

旅行日程表也已经订好了，到了九月底，秋叶才第一次向能村提起。

“我想这次要以西班牙为中心，去绕一圈。”

“她也一起去吧？”

感觉敏锐的能村立刻识破了。

“因为她一次都还没有去过啊。”

“到底身份不同啊……”

“不，是为了工作。我想让她一起去，有时候比较方便。”

虽然这样辩解，但能村却拿着对水威士忌的玻璃杯，只管眯着眼睛微笑。

只有对这家伙，说不清理由，也拿他没办法。

“我认识马德里一位很爽快的导游，要不要帮你介绍？”

“女的吗？”

“对，已经在西班牙住了将近二十年，西班牙的事什么都知道。对美术和建筑也满清楚，又会开车。上次我们公司拍广告片，就请她帮忙过。”

“那就请她帮忙好了。”

本来出版社介绍了一位住在马德里的摄影师见面，但因为还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男性，秋叶有些犹豫。

让这样的男人，看见自己和年轻女人在一起，有些心理负担，而且万一他和雾子合得来就更麻烦了。

“明天就先跟那边打电话预定，好吗?”

能村把秋叶的日程记在记事本上，然后喃喃说道：

“两个人一起到西班牙去，真令人羡慕啊。”

“别讽刺了。”

“不，永远能象这样热情，真是一件好事。”

随着出国日期的逼近，雾子开始进入一种焦躁的状态，一有什么无聊事，就小题大作，或突然咯咯咯地笑起来。

一下子说：英文交给我负责。一下又说：我的英文是速成的，实在不行。好象忽然间又丧失了信心。

虽然如此，依然收看电视的英语会话，认真地学习。

第一次出国旅行，好象使雾子的情绪高昂起来。

三年前，也曾和史子到过美国，不过那时候的史子，虽然有点浮躁，但和现在的雾子比起来，还算是相当地沉着稳重。

不用说，因为史子以前曾经出过国，所以只要把飞机班次和饭店名称等交给她，她就会毫不差错地和旅行社联络。

由这点看来，雾子还有些不能令人信赖。虽说多少能讲点英语，但实际上却可能成为一个包袱。

不过能尽情表现出对出国旅行的高兴，却又叫人看了舒服。虽然她本人似乎已经努力收敛了一些，但心里的喜

悦还是表露出来了。

“秋天跟夏天的衣服，带那一种为主较好？”

雾子最关心的事不外服装。从决定去的那天开始，便每天想着带什么衣服去好。

“书上说西班牙相当温暖，不过巴黎大概已经入秋了。”

秋叶也是第一次去西班牙，因此不清楚；不过十月初的巴黎已经相当凉了。

“以夏天的为主，加上一点秋天的就行了。”

“这种衣服，穿到那边一定很奇怪吧？”

雾子试穿一件膝下缩紧的七分裤，配水色衬衫。好象是今年夏天自己悄悄买的，可能因为秋叶不喜欢裤装，因此没有看她穿过。

“姑且不管西班牙，巴黎大概不太有人这样穿吧。”

日本的流行服饰学美国，尤其是纽约和洛杉矶那种花俏的样子，学得太厉害了。

虽说流行是流行，不过真正追流行的，只不过是居住在都市的少数人，也就是所谓走尖端的那些人而已。而日本却连平凡的职业妇女也在争奇斗艳。

欧洲不用说，连美国也一样，真正有眼光的人是不管流行，只以适合自己的个性为原则，穿适合自己的服饰。这方面也希望能让雾子好好见识见识。

委托旅行社安排的日程，到最后决定时，已经是出发前的一星期了。

首先从北边绕一圈，直接飞到马德里，在那里停留三天后，转往巴塞隆纳。巴塞隆纳有天才建筑师高地设计的

建筑物，也有秋叶衷心想亲眼目睹的地方。之后再到格瑞那达、塞比利亚，再往南走，最后到马洛卡岛。然后离开西班牙，到巴黎住三天。

巴黎，秋叶已经去过几次，实在没有必要再去，只不过是为了转机而已，但因为雾子想看看，才决定住下来。

“终于真的要去了啊。”

雾子好象还不相信似的，看着日程表，忽然满脸怀疑的样子。

“这次不是团体旅行吗？”

“一直都只有两个人哪。”

起初秋叶是想参加旅行团的，但是若按照旅行社排的日程去走的话，就不能尽情看自己想看的地方，而且和一位年轻女人同行，也容易引起别的旅客的注意。

“不是旅行团，那一定非常贵罗。”

“是啊……”

幸亏秋叶的旅费是由出版社出的，只是雾子那一份不能不由他付。

来回欧洲一趟，私人去要九十万左右。费用相当高，令人难以决定，不过想着想着，野心越来越大，结果干脆决定坐头等舱去。

两个人费用加起来不得了，但对秋叶来说，这次的旅行，等于是和雾子的蜜月旅行。

从今以后，相信再也不会遇到象雾子这么美妙的女性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么热烈的感情了。这次应该是这辈子最后一次的恋爱。

想着想着，秋叶就想干脆奢侈一点。

上了年纪，光留着钱有什么用？虽然有些小题大作，但最后还是决定这样做。

“我觉得参加旅行团就很好。”

“一群人拖拖拉拉一起走，多累赘。”

“可是……”

雾子一脸好可惜的样子，不过连那困惑的表情都那么可爱。

“我没坐过那么豪华的。”

“当然，我也几乎不坐的。”

“那为什么要那么花钱呢？”

现在向雾子说明理由，她也不会了解，而且如果说出来，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每当要到国外旅行，秋叶最不放心的，便是母亲。

已经做过七十七岁的喜寿，今年梅雨以来，一直没好的风湿痛更加恶化，出外也不能随心所欲了。

虽然只有半个月，但到国外的期间，很难保证不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她自己最近向一位认识的相师请教过，说是“会活到九十岁”，因此心情轻松些，也就比较有元气了。

本来以为如果告诉她说要出国，一定会觉得寂寞吧，却没想到母亲反而提醒他：

“国外治安不好，要多注意啊。”

“西班牙没问题的。”

“不过你是一个人去吧？”

这次旅行只说是为了工作去搜集资料，当然没说和雾子一道去。

“最好跟大家一起走比较安全。”

“在那边有熟人，不用担心。”

对母亲来说，也许和雾子一起反倒安心，但他还是没有勇气说。

告诉母亲的第二天，真理子也许是从祖母那里知道的，打了电话来。

“爸爸，带我去嘛！”

秋叶好象忽然着急起来似的说：

“学校不是要上课吗？”

“不过如果能带我去，可以请假啊。我当爸爸的秘书不错吧？”

女儿们当然不会知道是和雾子一起去。

“爸爸，要保重噢！”

真理子说完，忽然又极不自然地加一句：

“万一死了就见不到了，所以这星期天要不要去见个面。”

“喂！别乌鸦嘴了。”

秋叶想起今年正月，能村要出国以前，先写好遗书那件事。

“因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过了五十岁，还是应该预先写好遗嘱才行。”猛一看，能村的个性象是颇豪放，其实也有细心的一面。

秋叶现在也试着思考在旅途中死去的可能。

因为已经跟妻子离婚了，留下的财产自然应该分给两个女儿。法律上的规定不太了解，说不定连分手的妻子，也还有权利也说不定。

这姑且不管，倒是也想分一点给雾子，以现在的心情来说，至少想留一份和孩子相等的给她。

想到这里，忽然留意到是和雾子一起去的，不觉一个人苦笑起来。如果要死，也是和雾子死在一起，因此没什么好牵挂。

虽然每次都一样，随着出国日期的逼近，秋叶就会渐渐胆怯起来。

开始是屈指数着离出发还有几天，从十天前开始，到五天，然后两天；随着日子的迫近，又后悔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虽然这是由于生来懒散的关系，但一有长途旅行，那前后就得忙起来，被工作逼得喘不过气。

去得这么辛苦，是不是值得呢？一面制定计划，又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一面暗暗希望因为某种原因而取消行程。

不过，这也只限于出发以前，一旦飞机起飞之后，那些迷惑也就烟消云散了。

十月初的夜晚，秋叶和雾子一起从成田出发。

上了飞机，和雾子坐定之后，机长就过来问安了。

“秋叶先生和八岛小姐，两位都是到马德里吧？”

事务长一面核对名册，一面依次看看秋叶和雾子。

“我陪各位到安克雷治为止，如果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请不要客气，尽管吩咐。”

秋叶一面点头，一面留意事务长的眼睛；而雾子则好象对坐椅特别有兴趣。弄来弄去之后，雾子很佩服地喃喃说道：

“这椅子好舒服噢，可以往后面倒，而且还有垫脚的台子。”

“因为这是头等舱啊，这些是起码该有的服务。”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坐头等舱。”雾子总是直接地表露她的欢喜。

第一次带她去高级餐厅吃饭的时候、订做衣服的时候、租公寓给她的时候，都是这样全心全意地表达她的喜悦。

但是只要经验过一次以后，第二次就完全沉着自然，好象老早就习惯了似的。这种适应的速度令人惊异。

这或许该算是年轻的力量吧，或者是天生顺应能力就特别强？

虽然女人跟男人比起来，这类的顺应能力比较优越，但雾子似乎特别明显。如果这样下去，习惯了各种奢侈享受，最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面按照喜欢的方式对待她，一面考虑到将来的发展，秋叶不知不觉有些恐惧起来。

虽说是夜里出发的，但一从成田起飞，马上就送餐点来了。饮料之后是西餐，然后是份量颇多的正餐。

“到底是头等舱，饮料和餐点都完全不一样。”

雾子颇稀奇地一一用叉子挑起来，仔细观察以后才开始吃。秋叶吃得不多，为了能好好睡觉，要了点白兰地喝。

经济舱好象是客满，但头等舱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空

位。有两对外国人，其他是日本人，看来这些人都象是到欧洲去办事的样子。

秋叶对于自己和一位年轻女人同行，依然颇在意。

坐头等舱还带着女伴，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

但实际上并没有那类露骨的视线投过来，也许是秋叶自己想得太多了。

用餐完毕以后，座位的灯光暗了下来。开始放电影，秋叶的情绪总算安定下来，电影是有点老旧的喜剧片。秋叶和雾子把座位放倒，要了毛毯来，一面盖着，一面看画面。电影片名虽然听过，但电影内容秋叶还是第一次看。

一面带着耳机看，雾子一面轻轻侧转身体靠过来。

“想睡觉吗？”

“不，睡觉多浪费时间哪。”

承受着画面的反光，雾子的眼睛笑盈盈的。

“谢谢你，带给我这样棒的旅行。”

因为座位还有余裕，靠背也相当宽大，因此只要坐下来，就不必担心会被别人看见。

雾子终于慢慢从毛毯底下把手伸过来。这边也反握过去，雾子便让手指保持互相交握的姿态。

四周暗暗的，乘客不是望着正面的电视，就是在睡觉。空中小姐也不再走动，两个人的周围仿佛是一间密室一样。

画面上，肥胖的女主人正回到房间，小偷急急忙忙从阳台逃出去。

秋叶往后面望了一下，确实没有人之后，便将雾子的手指，往自己身体拉进。

电影上，发现小偷进来过的女主人的脸部特写，正往阳台探望的时候，雾子的手指开始了小小的恶作剧。秋叶一面任随摆布，一面眼睛盯着画面。

到安克雷治时，是当地时间上午十时。

雾子走出飞机场的平台，一面任风吹拂着头发，一面向阿拉斯加的群山深深地吸着气。从那清爽的侧面，实在看不出一点刚才曾经恶作剧的影子。

休息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飞机便继续飞越北极，向欧洲前进。

照例又是一出发，马上就送餐来。

“象这样不断的吃下去，一定会变胖。”

“那就喝点酒，睡觉吧。”

“可是，好不容易有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多可惜呀。”

用餐完毕再度开始放电影，演完之后，乘客几乎都开始睡了。

“不久就要通过北极点了。

“如果在这种地方掉下去，不知道会怎么样噢？”

“粉身碎骨，什么也不知道。”

秋叶想象着报纸上自己的名字和雾子的名字并排出现的情形。

当然分手的妻子、女儿们和史子，都不会知道这两个人是结伴同行的。如果说知道的话，顶多只有能村，或者还有母亲。

“你还年轻，应该还有很多事情想做的吧？

“对噢，现在还不太想死。”

虽然并没有期待听到想一起死的话，但回答得太坦白了，也让秋叶有些迷惑。

“如果死在北极的冰地上，尸体会永远原样保留下去吧。”

“少乌鸦嘴了。”

雾子还年轻，因此对死或许还觉得颇罗曼蒂克的，但到了秋叶的年纪，却只会觉得忧郁。

“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哪。”

雾子把窗帘拉开往外看，空中小姐走过来说：

“前面那边模糊发白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极光。”

听她这么说，仔细一看，前面确实有淡淡的霞光隆起。

两个人这样看着时，雾子问道：

“什么叫做极光？”

“接近北极的大气，因为某种原因而发光吧。”

详细情形不太了解，不过只记得极光在拉丁语中是“黎明”的意思。

“要去还是要回/在极光之下/俄罗斯是北国/无边无际……”

秋叶忽然想起“流浪之歌”的一节。

雾子当然没有理由知道，听秋叶嘴里喃喃哼着，便问道：

“那是什么歌？”

“这是大正时代的歌。一位叫做松井须磨子的女演员，在舞台上唱出来以后就大为流行。”

“从前的歌旋律慢慢的，好罗曼蒂克噢。”

“而且歌词也好，这首应该是北原白秋作的词。从前的一流诗人作了很多词，所以优秀的歌词很多，跟这首歌比起来，现在的歌简直不成样子。”

“可是，歌也会随时代改变哪。”

“当然改变没关系，可是最近的歌词太粗浅了，有的差劲得让你觉得，连这样的句子也能配上曲子吗？”

可能因为是写评论的，因此秋叶对歌词特别注意。最近的东西，只是想到那里说到那里式的语言罗列而已，不用说没有诗心，连省略或推敲的形迹都找不到。多余的字或接续词也都随便塞进去，因此歌引不起盛况，把好好的曲子都糟蹋了。

“可是现在就是流行这种普通说话式的歌啊。”

最近雾子对秋叶的话，不一定只是听的份儿，有时也会代表年轻这一代来反驳。

“不管怎么流行，只要是歌，就需要有诗心哪。现在有很多连一丁点写诗才能都没有的人，也在随随便便地写歌词。”

“我想其中也有好的作品哪。”

“偶尔会有，不过有些歌是一个人作曲、作词全包办，也真过分，自己大概觉得两样都行吧。”

虽然不能马上想起那个人的名字，不过好象是热门歌曲这一类的。

“偶然一曲打红了，就错以为自己能写词，也真伤脑筋。”

秋叶现在哼了一遍之后，就在机上的菜单后面写出歌词，交给雾子。

要去还是要回/在极光之下

俄罗斯是北国/无边无际

西边夕阳西下/东边旭阳初升

远方钟声敲响/在晴空之中

"这里面真的有诗心，对吗?"

被这么强硬地一说，雾子也就失去了顶嘴的勇气了。

"那是看见北极光才忽然想出来的吧。"

雾子半带讽刺地这样说了，秋叶又再反驳道:

"真正的妙味，你们是不会懂的。"

以前，史子就知道这首歌，也曾经一起唱过。明明知道要对年轻的雾子做这种要求是没办法的，但依然不免有些落寞的感觉。

在富兰克福转机，到达西班牙已经过了中午。这趟旅行从成田出发开始，已经超过二十个钟头，不过可能因为坐的是头等舱，所以并不怎么累。

通过能村介绍的导游中桥小姐，已经在机场等着。

欢迎，欢迎！累了吧?"

中桥小姐看来大概四十岁左右，听说是到西班牙留学，然后定居下来的，看起来满认真，也满伶俐的样子。

秋叶自我介绍之后，便望着雾子这边，只说:"这位是八岛小姐。"

不知道能村有没有告诉她什么。中桥小姐笑着招呼道:"请多指教"，便去停车场开车子。

正如想象中的一样，西班牙万里晴空，风和日丽．虽然是十月初，却仍象东方的九月似的，穿短袖就可以了。

搭中桥小姐的车，先开往座落于美术馆附近的旅馆，办了住宿手续。

今天的行程，预定在旅馆休息到傍晚，然后去看看斗牛，吃吃西班牙菜。秋叶在门厅和中桥小姐先约好，请她五点半来接，然后就进房间里去。

“终于来到欧洲了噢！”

雾子一进门，就张开双手喃喃说道。秋叶于是从正面将她拥入怀中，顺势吻她。

忽然听见窗子那头有什么小声音，两人分开，拉起百叶一看，原来窗下面停着一只鸽子。

“被偷看到了。”

雾子用手指轻轻擦着嘴唇，走到窗子边打开玻璃窗。

“你看！好漂亮的庭园哪。”

窗子面临中庭，可以看见花和草镶成花团锦簇的图案。

“看起来好象蛋糕做的庭园似的。”

“这都是经过人工处理，按照人们的意思做出来的。”

秋叶本来想说这是西欧式的，但雾子却在托着腮望得出神。

“要不要冲个澡，休息一下？”

“我还不想睡觉。”

“不睡觉也可以呀。”

秋叶苦笑着开始脱衣服，雾子把秋叶脱下来的衣服用衣架挂起来，内衣和袜子折叠好放进衣柜的抽屉里。

秋叶先去洗完澡，然后等雾子从浴室出来，便怂恿她到床上。

“报复你在飞机上的恶作剧。”

“那不是恶作剧呀，是你自己随便把人家的手拉过去的。”

大概因为到了欧洲，心情整个解放，因此雾子很自然地溜出“你”这称呼。

西班牙的斗牛，一般只有在星期日或例假日才举行。秋叶会安排在星期天到达，也是为了想一到这里就去看斗牛。

过去海明威在这里很热中斗牛，曾经对几个斗牛士特别捧场。自从参加西班牙战争以来，他越来越热爱这个国家，其中的理由之一，好象就是被斗牛士的魅力所吸引。

一面读着海明威的小说，秋叶就一面开始想看斗牛了。

或许没有比把牛杀了，当做有趣的活动更残忍的吧？不过到现在还无法废除斗牛，自然是有其魅力存在吧。

中桥小姐按照约定时间，五点半来接他们。

“休息够了吗？”

秋叶被这一问，含糊地应着：“嗯……”

说真的，洗完澡之后，虽然和雾子躺在床上，但只有她尽了兴，秋叶只不过被戏弄了而已。最近，秋叶常常这样，只让雾子满足。

之后因为睡了一下，似乎也不怎么累。不过中桥小姐谅也不会知道那么多。

“穿这样会不会冷？”

雾子的短袖衫上套一件背心，手上还拿着一件搭配的

外套。

“没问题，这里即使入夜了，也不怎么冷。”

马德里的五点多，夕阳还相当明亮。

“今天很可惜没什么好的斗牛士，只有二流的斗牛士。”

“只要先去看一看斗牛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不过八岛小姐没问题吗？有很多女士们看了觉得受不了的。”

“真的把牛杀掉吗？”雾子皱着眉头问道。

“在牛脖子根部，用长矛刺进去，血就一直往下滴。”

“好可怕啊，要去看这个啊？”

“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不要看好了。”

既然来到这里，该观光的总不能不看哪。

车子开了大约二十分左右，就到达斗牛场前面。

如果在日本的话，就象是看棒球一样吧，圆形的斗牛场周围，聚集了一大堆人群，传过来威势勇猛的斗牛士之歌。

正面入口前，有卖汉堡、糖果、斗牛赛彩色照片，以及刺杀牛的剑和矛的模型。

因为中桥小姐已经预先买好票了，拿了票，就可以直接进去，座位在最前面的第三排。

“在这么前面看哪？”

雾子有些不安地望望四周，不过西班牙人不论男女都一面开朗地谈笑，一面愉快地等着开始。

终于看见斗牛士们在华丽的军乐演奏下，一一入场了。

已近黄昏的斜阳，照在圆形的斗牛场上，将东半面明

亮地浮上来，而西半面则沉入阴影里。斗牛，经常就在这光与影的两面之间举行。

斗牛开始的时间，因季节而有别，从夏天开始到秋天，时间便渐渐提早。

有趣的是，观众席落在影子里的西侧价钱比较高，而最后还晒得到阳光的东侧上段，则最便宜。换句话说，西班牙的西晒是那么的强烈。

幸亏秋叶一行人座位是在阴影下，不怕被眩眼的夕阳照到。

随着开场的记号之后，最先进场的是骑马斗牛士。

这可以算是个恶角色，必须给牛最初的一击，自己还要全副武装骑在马上，并用刃部附有锯齿的刺刀，对准牛头根部猛然一刺。

这是要让凶猛狂暴的牛减弱体力的一刺，不过如果连续数次刺得太深，牛太快变弱，也会降低斗牛的兴趣，而且对牛不公平，会引起公愤。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不太讨好的角色。

接着登场的是用长矛刺的斗牛士，在中了刺刀之伤的牛身上，再刺入长矛。

要空手面对负伤的牛，必须要有轻妙不凡的身手才行。虽然和斗牛士穿着同样的服装，其实颜色和花纹都略有差别。

接下来出现的是马达多尔（斗牛明星），每位都身穿华丽贴身的衣服，拿着那把要将牛杀死的利剑。

他们一个人各杀两头牛，因此有三位马达多尔，表示

今晚有六头牛要遭殃。

果然马达多尔一出场，观众马上爆出鼓掌声、口哨声和欢呼名字的声音。

马达多尔是主角，而刚才登场的长矛射手和骑马斗牛士则是配角。

最后登场的，是要搬运已死的牛出去的马和骑师，也就是所谓收拾残局的人。

以上是今晚与斗牛有关的全体人员，正朝西侧中央的主看台行礼致敬完毕，准备退场，不久第一回合的斗牛就要开始了。

“首先牛会从对面跑进来。”

中桥小姐以左手指着栅栏尽头的方向。

圆形斗牛场，被分为光与影两面，正静下来 等待一场血腥秀的开始。

在观众席上的乐队所演奏的军乐，时而有些改变。从刚才开幕式的记号演奏，转变为快速节奏的军乐，左手边的栅门打开了，一只漆黑的牛忽然冲进来。

如果是一流的斗牛士的话，通常是以超过五百公斤的巨牛为对象，而今天的牛，在门口的布告牌上揭示为四百六十公斤。

那头牛大概因为忽然跑到那么多观众的前面而显得有些迷惑，因此便在斗牛场的中央先站定下来，但立刻就发现斗牛士们闪闪烁烁的红披风，而冲了过去。

第一场斗牛终于开幕了。“危险……”

雾子嘴里念着，而斗牛士却不断将牛引到眼前来，直

到最后关头才转身闪避一旁。

牛因为失去了红色目标，只顺势往前冲了二、三十公尺，便重新调整姿势，再度朝红披风冲过去。

“那块布叫做‘卡巴’，表面是红色，里面是黄色，相当重噢。”

虽然是女性，但中桥小姐好象对斗牛满清楚的。

斗牛士每次把牛引近了，身体又闪开，这样连续几次重复下来，便躲进栅拦的休息间里去，接下来由代替的斗牛士拿着红披风去对付牛。

猛一看好象是在逗弄牛，其实在这中间，斗牛士就对牛的性格和癖性做了一番调查。

继续了五、六分钟之后，这下换成骑马斗牛士上场。马粗壮的两肋覆盖着防御用的马鞍，两只眼睛则用布遮起来。

大概因为要防止看见突然进攻的牛，一害怕就跑开而这样做的。

马达多尔以红披风巧妙地将牛引近马的身边，等靠近时，再由骑马斗牛士看准背上最高的地方把刺刀刺进去。

牛一生气，便认定马是该憎恶的对象，于是冲着马的侧腹部，用牛角顶撞，马被这冲击撞得几次摇摇晃晃地站不稳。

就在这时候，刺刀继续插得更深，牛脖子根部鲜血不断滴下来。

刺刀连续刺了几次之后，骑马斗牛士便退了下去，换成长矛射手登场上阵，正确名称应叫做“班德利列罗”，手持两支长矛，再度往牛头根部射进去。

“哎哟……”

刹那间，雾子惊叫一声把脸遮起来。

长矛正确地刺入牛背上，点点滴滴的牛血，便顺着牛的胸前流下，染红了前肢。

秋叶忽然开始觉得自己罪恶性感很深，如果象这样安然继续看下去，一定会被神惩罚吧？

由于不安而往旁边看时，却见雾子正两手托着腮，眼睛睁得大大的，正在注视那头血淋淋的牛。

一阵短促的军乐声再度扬起。差不多又该斗牛士上阵了。

骑马斗牛士用刺刀刺进牛背是第一场，算是前奏曲。班德利列罗的出现是第二场，属于节奏轻快的转场。从现在开始，可以说是进入最高潮了。

今天出场的三位马达多尔之中，以杀死第一头牛和第四头牛的算最高级的行家。

首先他们要向主持者及观众挥帽致敬，并宣誓表演一场好斗牛。

他们右手持剑、左手拿着叫“姆雷塔”的红披风。

他们跟牛的对阵时间是十二分钟。在这时间之内，必须将牛摆平。

看来年龄大约二十五左右，身材瘦削，眼光锐利的青年，一面以姆雷塔诱牛，一面巧妙地让牛从左右擦身而过。

“啾——雷！”

每闪过一次，观众便一面拍手欢呼，一面期待着将牛杀死的瞬间来临。

一人刺两支长矛，三个人共刺了六支。牛现在已经满身创伤。由于出了相当多的血，再被姆雷塔左翻右弄地，搞得口吐涎沫，粗壮的肚子不停地喘着大气。

终于短促的军乐声响起，暗示着最后片刻的逼近。

斗牛士好象要让自己定下心来似的，深深吸了一口气，将姆雷塔伸出前方，右手的剑以水平方向摆出，对准牛背最高的地方刺定。

斗牛最惊险刺激，也是对斗牛士最危险的瞬间终于到了。

从正面向着牛的斗牛士，和正在绞尽力气、做最后冲刺的牛，两者交错的瞬间，斗牛士的右手把剑放开，准确地从牛背上对着牛的心脏刺穿。

刹那间，牛象被什么打中似的一站定，便又痛苦地把头左右摆动。

剑似乎已经从牛背上贯穿了心脏，血从突出的剑端不停地洒落。

如果这一次剑没刺穿心脏，则必须再刺一次。

斗牛士为了确定一下，而再度伸展姆雷塔，牛又向左右摇了几次巨大的身体之后，终于不再前进，好象在沉思什么似的，将头垂下，并突然向前一跪，从膝部开始崩溃跌倒。

刹那间，尘土扬起，牛的四肢一面颤抖着，一面稍微抬起头来，不过那也只不过是最后的回光反照而已，不一会儿，便完全静止下来，安静地倒在斗牛场夕阳阴影下的一个角落。

从生龙活虎开始，到迈向宁静的死为止，一场戏剧终于闭幕。

一次的斗牛时间规定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在这中间骑马斗牛士登场，班德利列罗轻快地将长矛射入，再由马达多尔用剑杀死。

将一头勇猛狂暴的巨牛降伏致死的戏剧，在一定的节奏之下进行，然而这并不只是光由骑马斗牛士和马达多尔演出的。牛与斗牛士加上观众，三者成为一体，才造成场内的热烈气氛。

例如第二场的斗牛，如果骑马斗牛士把刀刺得太深时，会引起观众“费——拉、费——拉”的抱怨声。

而在第四场中的斗牛，由于马达多尔勇敢的迎战，一剑刺中要害，俐落地将牛射死，观众便一起挥动手帕，因此特别割下牛的一只耳朵，做为荣誉奖励。

马达多尔将这只牛耳朵高高举起绕场一周，狂热的观众则向他丢花束、手帕，甚至皮包。

如果比这更优秀的斗牛士，则可以得到两只耳朵，有时甚至可以领到牛尾到牛蹄的部分。

不过，马达多尔所得到的也并不只于荣耀而已。

在第五场的斗牛，马达多尔因为一瞬间闪避不及，而被牛角刺伤。

此外在第六场出现的马达多尔，因为一剑没刺中要害，延长了牛痛苦的时间，可以说丑态毕露，引得观众席上怨言四起。

在兴奋刺激之中，看完六场每次二十分的斗牛之后，时

间已经过了八点。

刚开始时，光影分明的斗牛场，现在已经完全变成阴影，夜幕已低垂。

位于低台地上的马德里，天空澄澈，白昼漫长，东侧观众席的上段，依然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中。

“走吧。”

在中桥小姐的提醒声中，秋叶和雾子站了起来。

“怎么样？”

“嗯……”

由于第一次看斗牛，强大的震撼使得他们难以回答。雾子一面叹息，一面喃喃说道：

“好可怕啊……”

一幕又一幕的血腥祭典，好象已使雾子觉得有些疲倦。

“不过，能从头到尾好好看完，实在很了不起呢。”

“那里……”

雾子摇摇头，跟她一开始的不安相反，反而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

走出斗牛场之后，中桥小姐带他们到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去。

这家小餐厅入口在一条僻静的小路上，但一进去之后，却发现里面很深，他们在最里面的位子坐下。墙上挂着海明威和斗牛士一起拍的照片。

过去海明威很喜欢这家餐厅，经常都坐在靠里面的位子上用餐，肥胖的老板亲热地这么说明。

与其住大饭店吃一流馆子，不如在这种雅致的餐厅进

餐，反而更能愉快地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

听老板说，桌子和四周的墙壁都和海明威健在的时候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改变。

不过这么一间有来历的餐厅，客人却只有一组，显得相当闲散。

在这午后休息时间（所谓歇斯达）特别长的国家，离晚餐的热闹时段还有一小段。

中桥小姐一面看着菜单，一面点了代表西班牙菜的“帕伊夹”和汤、蒸蟹等。

“因为量很多，所以只要两人份就够了。”

点菜一切都由她决定，秋叶以这家店特制的葡萄酒向中桥小姐敬酒。

“辛苦了！”

这句话包含着从东京远来此地打扰，以及一来就马上带去看斗牛等特别慰劳的意思在内。

“好好喝……”

看完六头牛被杀之后，不喝点象血色的葡萄酒，似乎无法心平气和下来。

“斗牛怎么样？”

“到底想象跟亲眼看到完全不一样。”

以前只是单纯地觉得在众人环视之下杀牛，是多么残酷，而实际上却不尽然。

“这好象是将一头凶猛狂暴的牛导向死亡，由生到死的一种仪式噢。”

“据说斗牛起源于公元九○○年左右，经过将近一千年

的岁月，才形成今天这种形式。”

“当然勇气和公正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斗牛最大的魅力，却在于能够窥见生与死之间的一刹那。”

秋叶印象最深的，是象那么凶猛狂暴的牛，二十分钟之后，血淋淋地倒在夕阳阴影下的红土上。

正因为刚才是那般的生龙活虎，因此那死就显得难以比喻的宁静、空虚了。

死的确是这么回事。那一动也不动的牛，似乎在这样诉说着。

秋叶一面看着横卧在宽阔斗牛场一角的一头牛，一面忽然想起志贺直哉“城之崎”小说中的一节。

到城崎温泉去疗养的主角，无意间从旅馆房间往外看，蜜蜂正飞到屋顶的一个角落来，激烈地回转着。主角为了打发无聊，时而抬头看看，有一天早晨却发现一只蜜蜂死在屋檐边缘。

已经变成残骸的蜜蜂，两肢紧紧地贴在腹下，一动也不动。主角看着看着，便被一种说不出来的寂寞所笼罩。

牛的死，也正如那一样，生前的勇猛，只有使那死亡显得更加寂寞空虚。

那种空虚，单看蜜蜂的死亡还不觉怎样。而当一头超过四百多公斤的黑牛，瞬间变成一动也不动的残骸时，才更显得寂静无比吧。

“海明威之会喜欢斗牛的理由，我好象可以了解。”

秋叶在微醉之中这么说道。

“他是被血淋淋的凶猛巨牛几分钟后就动弹不得的死

去，那种生死交接的戏剧化场面吸引吧。”

海明威的小说，总是在生的背后隐藏着死的阴影。

“如果在日本，也能看斗牛的话，或许可以减少一些不良少年的暴力行为吧。”

雾子歪着头倾听这突发的意见。

“看了斗牛之后，就知道在血腥与暴力之后，随之而来的死亡是多么空虚。年轻人之所以会随随便便去伤害或残杀别人，就是因为没有好好正视过死亡这回事。”

“可是，平常不容易看到啊。”

“从前爷爷、奶奶和孙子们大家都住在一起，因此从小时候就习惯面对死亡，知道什么叫做死。但自从变成小家庭制度之后，亲身体验亲人死亡的机会就渐渐少了。”

秋叶说着，中桥小姐也点点头：

“很多人以为西班牙人那么热中于斗牛，多少抱着粗野的印象，其实他们是荣誉感非常强的善良人民，马德里也是世界少数治安良好的都市。”

“那么，西班牙人是不是因为斗牛而将在狂暴的血发散出去了？”

虽然不晓得能不能这样清楚地确定，不过斗牛并不只是一种残酷的表演，则是可以确定的。

“那死掉的牛，被马拖着离开斗牛场的姿势，实在太凄凉了。”

看见满身尘土的牛被拖着走时，刚才那么热烈的观众也不禁沉默下来。

或许因为年龄的关系，秋叶对于多采多姿的生之后，所

跟随而来的空虚之死，更觉得印象难忘。

西班牙菜以鱼类和贝类比较多，油也放得少，因此容易吃。

本来秋叶对食物并不怎么挑剔，而这道含有鱼介类、肉、米，加蕃花化一起煮的“帕伊夹”，很象日本的拌饭，蛮好吃的。

正如中桥小姐说的，两人份的量已经相当够了，三个人也还是吃不完。

雾子好象也比想象中对西班牙菜合胃口。

“幸亏你们吃得来。”

中桥小姐因为自己推荐得好，总算放了心。

不过虽然如此，也并不是全部能吃完。喝完葡萄酒透一口气之后，脸红体胖的大师傅走了过来。

透过中桥小姐问道：“菜怎么样”，一听说非常好吃，他便眯眯笑起来，又开始跟中桥小姐谈起话来。

谈话很粗野，因为中途还摇着头说“NO”，所以以为他们在吵架，后来却听说是在谈论今天的斗牛。

根据大师傅的说法，第五次出场的斗牛士还不够成熟，实在没有资格出现在马德里的一流斗牛场上。

“如果到巴塞隆纳的话，后天是当地的假日，可以看到出色的斗牛，所以听说那天去不错，不过按照行程，是第四天到那里吧。”

被中桥小姐这么一提，秋叶忽然想提早一天到巴塞隆纳去。

“马德里还可以倒回来再看，所以就这么决定吧。”

秋叶这样一说，雾子满脸惊讶。

"你好象爱上斗牛了噢。"

"你还不是一面喊好可怕，一面看得津津有味。"

"因为看得心惊肉跳，担心死了嘛。"

"总之，是又怕又爱看恐怖的东西吧。"

"这么血淋淋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呢。"

或许在雾子美丽的身体之内，正隐藏着喜欢残酷之血的恶魔。

"确实第五个斗牛士真危险。"

正当十分惊险的时候，秋叶发现自己在期待看见斗牛士被牛刺伤的画面，忽然对自己害怕起来。不过也许在现场看着的人都有这种共通的心理。

"不过到底还是牛可怜，死掉的牛后来怎么样了?"

"在斗牛场附近的一个解体场被处理掉,明天就会出现在市场上。"

"人吃那个肉吗?"

姑且不管生与死的戏剧，日本人是不会想到立刻去吃那牛肉的。这也许应该算是西洋人理智和坚强的地方吧。

用完餐已经十点多了，西班牙人很晚才吃晚餐，因此现在餐厅好象才开始进入热闹阶段。秋叶一伙人座位四周的位子，现在已经被开朗的西班牙人所占据。

秋叶、雾子和亲切的大师傅握过手之后，就走出餐厅，中桥小姐开车送他们回饭店。

"今天累了吧？好好休息休息!"

"那么明天再拜托你。"

向中桥小姐道过谢，回到房间，全身的疲劳果然一起涌上来。

虽说是昨夜，但以日本时间来说，是一天前的夜晚，从成田出发已经整整一天了。一路上搭飞机，稍微休息一下，又去看斗牛，吃晚餐，在这中间虽然偶而睡了一下，但依然是相当吃力的。

秋叶又再泡了一次澡，换上睡衣，正在喝着从冰箱拿出来的白兰地时，雾子也从浴室走出来。

头发为了怕淋湿，向上绾起来，因此纤细的脖子显得特别明艳照人。

"喂！喂！你穿这样打算斗牛啊?"

雾子很稀奇地穿着一件红色的娃娃装，看起来有点象斗牛士拿的姆雷塔。

"那么你就变成牛了?"

"我要向红色的地方冲噢!"

秋叶站起来，两只手在头上两侧做出牛角的样子，身体向前弯曲。

"我要冲了噢!"

象小孩子一样，借着半醉的神志，自己就唱起军乐来，一面冲过去。

"哎哟!"

雾子小声惊叫，身体往左边闪开。

秋叶就那样顺势往前冲，在超过两、三公尺的地方，才重新调整姿势，再度往雾子逼近。

"嘿!"

这次雾子鼓起勇气往右边一跳。

秋叶冲到窗户边，在那里转过方向，再度向雾子冲刺。

“喔！”

秋叶一往前冲，雾子就把身体躲开，而顺势拉起娃娃装的下摆，露出白晰的大腿。

“投降了吧！”

“那有那么容易投降的？”

斗牛士一面和牛交谈着，一面在房间里团团转。

连续五、六次之后，装成牛的秋叶突然朝着雾子，由正面攻击。

“喂！这怎么可以？”

“嘿，是斗牛士没躲好哇！”

秋叶就那样把头往左右摆动，两手将雾子的腰抱紧。

“赖皮！赖皮！”

两只手想拍落挣脱，但秋叶不理，却把穿着娃娃装的雾子往床边带。

秋叶强行地脱下雾子的上装，由于失去了依恃和拚命挣扎，两只乳房跳荡不已。秋叶好不容易才促住了其中一只，另一只手却从娃娃装的下摆向上而大腿的根部探去。游戏状态的雾子的敏感部位竟然潮润而敏感。由于被男人促住了敏感部位，雾子安静下来，似乎期望着牛能做出更进一步的进攻。

斗牛士和牛的战争变成床上的战争之后，秋叶终于把雾子制服。

本来雾子就是演斗牛士的角色，因此斗牛士便被牛角

刺倒了。

也许是因为到欧洲第一夜的刺激，雾子温柔地发出颤栗的声音，达到高潮。

雾子满足之后，舒适地伸展的身体，已经不见娃娃装的踪影了。

“好不好？”

秋叶这样问，雾子便半张开眼睛点点头。

秋叶一面望着那含嗔带怨的眼睛，一面想起牛倒下时瞬间的眼神。

意识已经模糊，望着空中某一点的眼睛，也是象这样含着深深的怨恨。

女人达到高潮的时候和牛倒下的时候，状况虽然完全不同，但看来却有相似的地方，真是不可思议。秋叶一边抚弄着因高潮而更显饱满的乳房，享受着性爱欢愉后的余韵，一边说：

“我现在想到斗牛的情形。”

“……”

“因为你很象牛。”

“牛是你吧？”

雾子好象不明白秋叶想要说什么。

“好坏！”

雾子忽然觉得害羞起来，把床单拉到肩口，转身背朝这边。

“你在笑我吧？”

“为什么？”

“因为我太……”

雾子就此打住。

“睡吧!”

秋叶重新转成仰卧，而雾子却依然背向着这边。

“真讨厌……”

“什么事?”

“你看嘛! 那么……”

秋叶点点头，打了个呵欠。

“没关系! 这是好事。”

雾子似乎对于自己进入更深的喜悦而感到迷惑似的。而对于雾子的投入，秋叶一点也不在乎。

希望能象这样，明天比今天，后天比明天，一天比一天更深入下去。

至于深入尽头，有什么正在等着，现在想也没有用。

“好安静噢!”

秋叶只是喃喃低语而已，而雾子却仿佛点了点头。

“不觉得是在欧洲。”

这时候，吸满牛血的斗牛场，充满掌声和欢呼声的观众席，应该也都已经在黑暗中沉静下来了吧。

刚才还很困难的，但一决定要睡之后，反而清醒过来。旅途的劳累和看斗牛的兴奋，或许还残留在体内吧。

这样经过几分钟，雾子却起来了。秋叶沉默不语，雾子则好象拿起内衣走向浴室。

秋叶改成侧卧，把台灯捻亮之后，便从床头柜上拿起旅游指南来看。

明天预定要去参观市内的美术馆。除了普拉多、圣费南多美术馆之外，好象还有其他的考古学博物馆和民艺馆。

随便浏览一下之后，雾子从浴室走出来，这次和刚才不同，穿的是浅蓝色的睡衣裤。

本来以为会直接走到床边的，却没想到雾子站在窗边的椅子前，象在沉思什么。

"怎么了？"

"……"

"那里不舒服吗？"

"没什么。"

雾子走近床边，把台灯捻暗。

"我是不是有点怪？"

"那方面？"

"本来应该在旅行之前就没有的……"

雾子好象在说生理的事，秋叶把床单拉起来，示意要她进来。

"开始来了是吗？"

在淡淡的黑暗之中，雾子站着不动的轮廓，轻微地摇晃着。

"只有一点点。"

"大概开始旅行，太紧张了的关系吧。"

"可是，又好象不是。"

也许因为身体的关系，雾子的说法不很明白。"

"总之，睡一觉会比较好。"

雾子还有一点不以为然的样子，慢吞吞地上了床。

到现在为止，秋叶对雾子的身体，并没有详细地问过，雾子也没有主动说过。不过即使彼此都不说，但亲密地交往之后自然会知道。

例如，秋叶不明白实际的情形，有所要求的时候，雾子便悄悄说道："今天不行。"有时候会道歉说："对不起。"

"真的吗？"

在调情时，秋叶悄悄要把手伸进去时，雾子便急忙将身体缩起来。

"跟你说过不行嘛。"

这样说时，雾子可爱的地方，便被坚固地防御起来了。

生理期间内，雾子绝对不会容许亲热。即使稍过几天，认为该已经安定下来，仍然不会允许。

"你再不理人，小心会走私噢。"

秋叶这样威胁时，雾子便一本正经地说：

"我也会想要啊。"

秋叶一听说雾子也难过，便谅解她了。原来不只是自己，想到连雾子也在忍耐，心情便缓和下来。

有一次，为了补偿不满，而抚弄雾子的胸部。

刚开始用手抚摸，中途改用舌头去舔。这样继续下去之间，雾子便开始发出微弱的喘声。

"不要……"

脑子里好象依稀记得雾子生理期还没完全过完。

但秋叶却不予理会，只管继续下去，心里多少有点想要惩罚她，为什么人家这样迫切地要求，却不理会呢？

秋叶抚弄着乳房，雾子的头左右摇着，表示不行。

但是执拗的逗弄，使得雾子脑筋变空了。

再继续探下去，雾子的防御渐渐松懈下来，最后终于还是接受了秋叶。

虽然如此，雾子嘴里还无意义地哀诉着。

“不行，不要……”

但雾子的两手却背叛了嘴巴，反而紧紧拥抱住秋叶。

脑子里一面想着不可以，身体却先出动了。

秋叶看见雾子这种困惑的表情非常开心，也曾在生理期还没过的时候要求过她。

但现在雾子好象有些不一样。

躺在床上的雾子虽然静悄悄的，但显然并没有睡着。如果真的睡着了的话，应该会发出规则的呼吸声才对。

秋叶侧转身，轻轻将雾子拥近，然后问道：

“不是那个来吗？”

“本来以为是，可是……”

就秋叶所知，雾子的生理期并不稳定。有时候会提早来，相反地有时候也曾经慢很多。

“我想我大概是发育迟缓吧？”

如果是少女的话倒不用说，可是已经二十五岁了，生理期还会乱，不知是什么原因。从雾子纤细的身体来看，可能是子宫发育不良，但知道雾子会那样激烈燃烧的秋叶却并不这么想。

至少，在床上的雾子已经完全是个大人了。

旅行或有什么事情紧张的时候，月经就会乱掉，从这点看来，原因可能在精神方面。

不管怎么说，雾子生理期紊乱，对秋叶多少也有点影响。

朦胧地以为大概还没来吧，却突然听到“不行！”，多少有些胆怯。

不过雾子生理期的凌乱，对秋叶来说，也不全然是不愉快的。

确实在当时是有些生气，但这不能算是雾子的责任。

坦白说，秋叶对雾子这种会因些微的事情而变调的身体，特别地疼爱的。

到了二十五岁，每个月按时来访，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偶而又会有微妙的移动，雾子这种难以信赖的身体，令他喜欢。

雾子的身体或许确实还没完全成熟。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大人的样子，但身体内部却隐藏着类似少女的稚嫩。

实际上雾子穿着衣服的时候，看起来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女人，但赤裸时的胸部和臀部却有些薄弱，腰部也象少女一般纤细瘦削。秋叶很喜欢这种不太平衡的地方。

不过现在雾子所说的，好象不单纯是生理期的延后似的。

秋叶在黑暗中，考虑雾子刚才所说的。

“本来以为是，可是却不是。”从这点看来，白天也好象有过一次类似的预兆。

因此雾子一旦放了心，到晚上却好象知道不对劲了。

秋叶不是医生，因此对女人的身体不太了解，不过如果照雾子的情形，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的不稳定。

“不用担心。”

秋叶说完，忽然想到另一件事。

如果一开始预兆不对的话，当然就是月经过期了。

“平常大约是什么时候来？”

“一星期前……”

秋叶再想了一下。

如果照雾子所说的，正好是一星期的话，还不算慢多少。

“以前也曾经慢过这么久吧？”

“……”

“是不是因为旅行的紧张才慢的？”

如果象这样一直慢下去不来的话，雾子就是怀孕了。不管怎么不稳定，要是慢到两星期的话，还是令人担心。

不过到底雾子是不是怀孕呢？

坦白说，到现在为止，秋叶还没有想过雾子会不会怀孕的事。

到目前为止，虽然有过几次关系，但要说不负责任确实也真不负责任，但总觉得雾子好象不会怀孕似的。

如果要问理由何在，也无法回答，不过雾子跟怀孕好象不太相配。

虽然是个奇怪的想法，但现在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然和雾子在一起，秋叶并不是完全没担心过怀孕的问题。既然没有正式结婚，雾子也没有理由期望有孩子，因此如果怀孕了反而麻烦。

刚开始几次，秋叶是胡乱要求的，后来也想到该由自己来预防。

渐渐了解雾子生理的周期之后，便顺应着这节奏去要求。

那时候所根据的，是萩野式的测法。但关键在于雾子的生理期不稳定，因此就算是萩野式，也变得靠不住了。

本来以为快到了应该没问题吧，偏偏一慢就是一星期，实在靠不住。

后来知道是慢了，才想幸亏没发生问题，心里总算放下一块石头。

这样重复几次之后，开始猜想，或许雾子的身体是不会怀孕也说不定。

当然这并没有什么根据，或许只不过是一种直觉而已。

雾子虽然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但身体的某部分还残留着象孩子一样的稚嫩。

而且交往这么久了，雾子一次也没怀孕过。

这或许和秋叶本身的精力已经衰退也有关系，但没有理由说过了五十岁就不会有孩子。如果雾子自己真的害怕怀孕的话，应该多少会提起，但雾子到现在为止一次也没问过。

从头开始，秋叶要求什么，她便坦然地接受到现在。关于避孕的事，难道都交给秋叶负责吗？或者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不容易怀孕的。不管怎么样，那种漫不经心的样子，反而使秋叶觉得不安。



不过事实上交往了一年半，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征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色之酷　　（上册）
作者＝渡边淳一著
页数＝４１０
ＳＳ号＝１１４５１７７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６月第１版

前言

目录

上册

下册